取人而後聽目非取人而後視口非取諸人而後言也身非取諸人而後動也其守至約其取至近有心有形者皆有之也然而顏子且猶病之何也蓋人之道莫大於此非禮勿聽非謂掩耳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聰也非禮勿視非謂掩目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亂吾之明也非禮勿言非謂止口而無言也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之辭也非禮勿動非謂止其躬而不動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氣也天下之物豈特形骸自為哉其所由來蓋微矣不聽之時有先聰焉不視之時有先明焉不言之時有先言焉不動之時有先動焉聖人之門惟顏子可以當斯語矣是故非耳以為聰而不知所以聰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聽非目以為明而不知所以明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視聰明者耳目之所能為而所以聰明者非耳目之所能為也是故待鐘鼓而後樂者非深於樂者也待玉帛而後恭者非深於禮者也蕢桴土鼓而樂之道備矣燔黍捭豚汙尊抔飲禮既備矣然大裘無文大輅無飾聖人獨以其事之所貴者何也所以明禮樂之本也故曰禮之近人情非其至者也曾子謂孟敬子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觀此言也曾子而不知道也則可使曾子而為知道則道不遣乎言貌辭氣之間何待於外哉是故古之人目擊而道已存不言而意已傳不賞而人

自勸不罰而人自畏莫不由此也是故先王之道可以傳諸言効諸行者皆其法度刑政而非神明之用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去情却欲而神明生矣修神致明而物自成矣是故君子之道鮮矣齊明其心清明其德則天地之間所有之物皆自至矣君子之守至約而其至也廣其取至近而其應也遠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變化之應天人之極致也是以書言天人之道莫大於洪範洪範之言天人之道莫大於貌言視聽思大哉聖人獨見之理傳心之言乎儲精晦息而通神明君子之所不至者三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不失足於人不失色者容貌精也

不失口者語默精也不失足者行止精也君子之道也語其大則天地不足容也語其小則不見秋毫之末語其強則天下莫能敵也語其約則不能致傳記聖人之遺言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蓋言性也大禮性之中大樂性之和中和之情通乎神明故聖人儲精九重儀鳳凰修五事而關陰陽是天地位而三光明四時行而萬物和詩曰鶴鳴於九皋聲聞于天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揚子曰貌言視聽思性所有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也嗚呼禮樂之意不傳久矣天下之言養生修性者歸於浮屠老子而已浮屠老子之說行而天下為禮樂者獨以順流俗而已夫使天下之人驅禮

樂之文以順流俗爲事欲成治其國家者此梁晉之君所以取敗之禍也然而世非知之也者何耶特禮樂之意大而難知老子之言近而易輕聖人之道得諸己從容人事之間而不離其類焉浮屠直空虛窮苦絕山林之閒然後足以善其身而已由是觀之聖人之與釋老其遠近難易可知也是故賞與古人同而勸不同罰與古人同而威不同仁與古人同而愛不同智與古人同而識不同言與古人同而信不同同者道也不同者心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昔宓子賤爲單父宰而單父之人化焉今王公大人有堯舜伊尹之勢而無子賤一邑之功者得非學術素淺而道未明歟夫天下之人非不勇爲聖人之道爲聖人之道者時務速售諸人以爲進取之階今夫進取之道譬諸鉤索物耳幸而多得其數則行爲王公大人若不幸而少得其數則裂逢掖之衣爲商賈矣由是觀之王公大人同商賈之得志者也此之謂學術淺而道不明由此觀之得志而居人之上復治聖人之道而不捨焉幾人矣內而好愛之容蠱其欲外有便嬖之誘驕其志向之所能者日已忘矣今之所好者日已至矣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夫顏子之所學者非世人之所學不遷怒者求諸己不貳過者見不善之端而止之也世之人所謂退顏子之所謂進也人之所謂益顏子之所謂損也易曰損先難而後獲顏子

之謂也耳損於聲目損於色口損於言身損於動非先難歟及其至也耳無不聞目無不見言無不信動無不服非後得歟是故君子之學始如愚人焉如童蒙焉及其至也天地不足大人物不足多鬼神不足為隱諸子之支離不足惑也是故天之高也日月星辰陰陽之氣可端策而數也地至大也山川丘陵萬物之形人之常產可指籍而定也是故星曆之數天地之法人物之所皆前世致精好學聖人者之所建也後世之人守其成法而安能知其始焉傳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此之謂也故古之人言道者莫先於天地言天地者莫先乎身言身者莫先乎性言性者莫先乎精精者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聖人所以是故御人莫不盡能而造父獨得之非車馬不同造父精之也射人莫不盡能而羿獨得之非弓矢之不同羿精之也今之人與古之人一也然而用之則二也造父用之以為御羿用之以為射盜蹠用之以為賊

大人論

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夫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由其道而言謂之神由其德而言謂之聖由其事業而言謂之大人古之聖人其道未嘗不入於神而其所稱止乎聖人者以其道存乎虛無寂寞不可見之閒苟存乎人則所謂德也

是以人之道雖神而不得以神自名名乎其德而已夫神雖至矣不聖則不顯聖雖顯矣不大則不形故曰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易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夫易之爲書聖人之道於是乎盡矣而稱卦以智不稱以神者以其存乎爻也存乎爻則道之用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之矣剛柔有所定之則非其所謂化也且易之道於乾爲至而乾之盛莫盛於二五而二五之辭皆稱利見大人言二爻之相求也夫二爻之道豈不至於神矣乎而止稱大人者則所謂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爾蓋剛柔有所定則聖人之事業也稱其事業以大人則其道之爲神德之爲聖可知也孔子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此言神之所爲也神之所爲雖至而無所見於天下仁而後著用而後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及其仁濟萬物而不窮用通萬世而不倦也則所謂聖矣故神之所爲當在於盛德大業德則所謂聖業則所謂大也世蓋有自爲之道而未嘗知此者以爲德業之卑不足以爲道道之至在於神耳於是棄德業而不爲夫爲君子者皆棄德業而不爲則萬物何以得其生乎故孔子稱神而卒之以德業之至以明其不可棄蓋神之用在乎德業之間則德業之至可知矣故曰神非聖則不顯聖非大則不形此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也

致一論

萬物莫不有至理焉能精其理則聖人也精其理之道在乎致其一而已致其一則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易曰一致而百慮言百慮之歸乎一也苟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則可以入神矣既入於神則道之至也夫如是則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之時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為者則豈可以不通其故哉此聖人之所以又貴乎能致用者也致用之效始見乎安身蓋天下之物莫親乎吾之身能利其用以安吾之身則無所往而不濟也無所往而不濟則德其有不崇哉故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道之序也孔子既已語道之序矣患乎學者之不明也於是又取於爻以喻為非其所困而困非所據而據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以小善為無益以小惡為無傷凡此皆非所以安身崇德也苟欲安其身崇其德莫若藏器於身待時而後動也故君子舉是兩端以明夫安身崇德之道蓋身之安不安德之崇不崇莫不由此兩端而已身既安德既崇則可以致用於天下之時也致用於天下者莫善乎治不忘亂安不忘危莫不善乎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孔子之舉此兩端又以明夫致用之道也蓋用有利不利者亦莫不由此兩端而已夫身安德崇而又能致用於天下則其事業可謂備也事業備而神有未窮者則又當學以窮神焉能窮神則知微知彰知柔知剛

夫於微彰剛柔之際皆有以知之則道何以復加哉聖人之道至於是而已也且以顏子之賢而未足以及之則豈非道之至乎聖人之學至於此則其視天下之理皆致乎一矣天下之理皆致乎一則莫能以惑其心也故孔子取損之辭以明致一之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也夫危以動懼以語者豈有他哉不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故也故孔子舉益之辭以戒曰立心勿恒凶勿恒者蓋不一也嗚呼語道之序則先精義而後崇德及喻人以修之之道則先崇德而後精義蓋道之序則自精而至粗學之之道則自粗而至精此不易之理也夫不能精天下之義則不能入神矣不能入神則天下之義亦不可得而精也猶之人身之於崇德也身不安則不能崇德矣不能崇德則身豈能安乎凡此宜若一而必兩言之者語其序而已也

九卦論

處困之道君子之所難也非夫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盡性內有以固其德而外有以應其變者其孰能無患哉古之人有極天下之困而其心能不累其行能不移患至而不傷其身事起而不疑其變者蓋有以處之也處之之道聖人嘗言之矣易曰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此其處之之道也夫君子之學至於是則備矣宜其通於天下也然而猶困

焉者非吾行之過也時有利不利也蓋古之所謂困
者非謂夫其行自困者謂夫行足以通而困於命者
耳蓋於此九卦者智有所不能明仁有所不能守則
其困也非所謂困而其處困也踈矣夫惟深於此九
者而能果以行之者則其通也宜而其困也有以處
之惟其學之之素也且君子之行大矣而待禮以和
仁義爲之內而和之以禮則行之成也而禮之實存
乎謙謙者禮之所自起禮者行之所自成也故君子
不可以不知復欲知復不可以不知謙夫禮雖發乎
其心而其文著乎外者也君子知禮而已則溺乎其
文而失乎其實忘性命之本而莫能自復矣故禮之
弊必復乎本而後可以無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復
既復乎其本而不能常其德以自固則有時而失之
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恒雖能久其德而天下事物
之變相代乎吾之前如吾知恒而已則吾之行有時
而不可通矣是必度其變而時有損益而後可故君
子不可以不知損益夫學如此其至德如此其備則
宜乎其通也然而猶困焉者則向所謂困於命者也
困於命則動而見病之時也則其事物之變尤衆而
吾之所以處之者尤難矣然則其行尤貴於達事之
宜而適時之變也故辯義行權然後能以窮通而井
者所以辯義巽者所以行權也故君子之學至乎井
巽而大備而後足以自通乎困之時孔子曰作易者
其有憂患乎謂其言之足以自通乎困之時也嗚呼

後世之人一困於時則憂思其心而失其故行然卒至於不能自存也是豈有他哉不知夫九者之義故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六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七

論議

九變而賞罰可言
夫子賢於堯舜
三不欺
非禮之禮
王霸
性情
勇惠
仁智
中述
行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後世之人一困於時則憂思其心而失其故行然卒至於不能自存也是豈有他哉不知夫九者之義故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六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七

論議

九變而賞罰可言
夫子賢於堯舜
三不欺
非禮之禮
王霸
性情
勇惠
仁智
中述
行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九變而賞罰可言

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莫不由是而之焉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愛者仁也愛而宜者義也仁有先後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擅後下不侵上謂之守形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所謂物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是也所謂命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稱號之其命不同者是也物此者貴賤各有容矣命此者親疎各有號矣因親疎貴賤任之以其所宜爲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其所宜爲矣放而不察乎則又將大弛必原其情必省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辨是非是非明而後可以施賞罰故莊周曰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是說雖微莊周古之人孰不然古之言道德所自出而屬之天者未之有也堯者聖人之盛也孔子稱之曰惟天惟大惟堯則之此之謂明天聰明文思安安此之謂明道德允恭克讓此之謂明仁義次九族列百姓序萬邦此之謂明分守修五禮同律度量衡以一天下此之謂明形名棄后稷契司徒臯陶士垂共工此之謂明因任三載考績五載一巡狩此之謂明原省命舜曰乃言底可績謂禹曰萬世永賴時乃功蠢茲有苗昏迷不恭此之謂明是非臯陶方祗厥

叙方施象刑惟明此之謂明賞罰至後世則不然仰
而視之曰彼蒼蒼而大者何也其去吾不知其幾千
萬里是豈能知我何哉吾為吾之所為而已安取彼
於是遂棄道德離仁義略分守慢形名忽因任而忘
原省直信吾之是非而加人以其賞罰於是天下始
大亂而寡弱者號無告聖人不作諸子者伺其間而
出於是言道德者至於窈冥而不可考以至世之有
為者皆不足以為言形名者守物誦數罷苦以至於
老而疑道德彼皆忘其智力之不足悲然自以為聖
人者此矣悲夫莊周曰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
罰可言語道而非其序安取道蓋于其言之也莊周
古之荒唐人也其於道也蕩而不盡[illegible]聖人者與之

遇必有以約之約之而不能聽殆將擯四海之外而
不使之疑中國雖然其言之若此者聖人亦不能廢

夫子賢於堯舜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而世之解者
必曰是為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論也而孟
子亦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是豈亦門人之私言
而非天下公共之論哉為是言者蓋亦未之思也夫
所謂聖賢之言者無一辭之茍其發也必有指焉其
指也學者之所不可不思也夫聖者至乎道德之妙
而後世莫之增焉者之稱也茍有能加焉者則豈聖
也哉然孟子宰我之所以為是說者蓋亦言其時而
已也昔者道發乎伏羲而成乎堯舜繼而大之於禹

湯文武此數人者皆居天子之位而使天下之道寖明寖備者也而又有在下而繼之者焉伊尹伯夷柳下惠孔子是也夫伏羲既發之也而其法未成至於堯而後成焉堯雖能成聖人之法未若孔子之備也夫以聖人之盛用一人之知足以備天下之法而必待至於孔子者何哉蓋聖人之心不求有爲於天下待天下之變至焉然後吾因其變而制之法耳至孔子之時天下之變備矣故聖人之法亦自是而後備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之謂也故其所以能備者豈特孔子一人之力哉蓋所謂聖人者莫不預有力也孟子曰孔子集大成者蓋言集諸聖人之事而大成萬世之法耳此其所以賢於堯舜也

三不欺

昔論者曰君任德則下不忍欺君任察則下不能欺君任刑則下不敢欺而遂以德察刑爲次蓋未之盡也此三人者之爲政皆足以有取於聖人矣然未聞聖人爲政之道也夫未聞聖人爲政之道而足以有取於聖人者蓋人得聖人之一端耳且子賤之政使人不忍欺古者任德之君宜莫如堯也然則驩兜猶或以類舉於前則德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子產之政使人不能欺夫君子可欺以其方故使畜魚而校人烹之然則察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西門豹之政使人不敢欺夫不及於德而任刑以治是孔子所謂民免而無恥者也然則刑之使人不欺豈

可獨任也哉故曰此三人者未聞聖人爲政之道也然聖人之道有出此三者乎亦兼用之而已昔者堯舜之時比屋之民皆足以封則民可謂不忍欺矣驩兜以丹朱稱於前曰嚚訟可乎則民可謂不能欺矣四罪而天下咸服則民可謂不敢欺矣故任德則有不可化者任察則有不可周者任刑則有不可服者然則子賤之政無以正暴惡子產之政無以周隱微西門豹之政無以漸柔良然而三人者能以治者蓋足以治小具而高亂世耳使當堯舜之時所大治者則豈足用哉蓋聖人之政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能欺政足以使民不敢欺然後天下無或欺之者矣或曰刑亦足任以治乎曰所任者蓋亦非專用之而足以治也豹治十二渠以利民至乎漢處不能廢民以爲西門君所爲不從吏以廢也則豹之德亦足以感於民心矣然則尚刑故曰任刑焉耳使無以懐之而惟刑之見則民豈得或不能欺之哉

非禮之禮

古之人以是爲禮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禮也古之人以是爲義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義也夫天下之事其爲變豈一乎哉固有迹同而實異者矣今之人諰諰然求合於其迹而不知權時之變是則所同者古人之迹而所異者其實也事同於古人之迹而異於其實則其爲天下之害莫大矣此聖人所以貴乎權時之變者也孟子曰非禮之

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蓋所謂迹同而實異者也夫君之可愛而臣之不可以犯上蓋夫莫大之義而萬世不可以易者也桀紂爲不善而湯武放弑之而天下不以爲不義也蓋知向所謂義者義之常而湯武之事有所變而吾欲守其故其爲蔽一而其爲天下之患同矣使湯武暗於君臣之常義而不達於時事之權變則豈所謂湯武哉聖人之制禮也非不欲儉以爲儉者非天下之欲也故制於奢儉之中焉蓋禮之奢爲衆人之欲而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儉也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然天下不以爲非禮也蓋知向之所謂禮者禮之常而孔子之事爲禮之權也且奢者爲衆人之所欲而制令衆人能儉則聖人之所欲而禮之所宜矣然則可以無從乎使孔子蔽於制禮之文而不達於制禮之意則豈所謂孔子哉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釋者曰非禮之禮若娶妻而朝暮拜之者是也非義之義若藉交以報仇是也夫娶妻而朝暮拜之藉交以報仇中人之所不爲者豈待大人而後能不爲乎嗚呼蓋亦失孟子之意矣

王霸

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矣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其功異則其名不得不異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

天下也所以爲仁義禮信者以爲吾所當爲而己矣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爲之於此不知求之於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而患天下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其於禮信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霸者之心爲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爲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異也齊桓公劫於曹沫之刃而許歸其地夫欲歸其地者非吾之心也許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之道則勿歸焉可也而桓公必歸之地晉文公伐原約三日而退之三日而原不降由王者之道則雖待其降焉可也而文公必退其師蓋欲其信示於民者也凡所爲仁義禮信亦無以異於此矣故曰其事異也王者之大若天地然天地無所勞於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萬物雖得其性而莫知其爲天地之功也王者無所勞於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雖得其治然而莫知其爲王者之德也霸者之道則不然若世之惠人耳寒而與之衣飢而與之食民雖知吾之惠而吾之惠亦不能及夫廣也故曰其功異也夫王霸之道則異矣其用至誠以求其利而天下與之故王者之道雖不求利之所歸霸者之道不主於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則天下孰與之哉

性情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而存於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而見於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性善無它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情惡無它是有見於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於惡而不知七者之出於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於物而後動焉動而當於理則聖也賢也不當於理則小人也彼徒有見於情之發於外者爲外物之所累而遂入於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曾不察於情之發於外而爲外物之所感而遂入於善者乎蓋君子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情亦惡故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爲小人莫非情也彼論之失者以其求性於君子求情於小人耳自其所謂情者莫非喜怒哀樂好惡欲也舜之聖也象喜亦喜使舜當喜而不喜則豈足以爲舜乎文王之聖也王赫斯怒當怒而不怒則豈足以爲文王乎舉此二者而明之則其餘可知矣如其廢情則性雖善何以自明哉誠如今論者之說無情者善則是若木石者尚矣是以知性情之相須猶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曰然則性有惡乎曰孟子曰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楊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是知性可以爲惡也

勇惠

世之論者曰惠者輕與勇者輕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取而君子之行也吾曰不然惠者重與勇者重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疾而小人之行也故所謂君子之行者有二焉其未發也慎而已矣其既發也義而已矣慎則待義而後決義則待宜而後動蓋不苟而已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言動者賢不肖之所以分不可以苟爾是以君子之動苟得已則斯靜矣故於義有可以不與不死之道而必與必死者雖衆人之所謂難能而君子未必善也於義有可與可死之道而不與不死者雖衆人之所謂易出而君子未必非也是故尚難而賤易者小人之行也無難無易而惟義之是者君子之行也傳曰義者天下之制也制行而不以義雖出乎聖人所不能亦歸於小人而已矣季路之爲人可謂賢也而孔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夫孔子之行惟義之是而子路過之是過於義也爲行而過於義宜乎孔子之無取於其材也勇過於義孔子不取則惠之過於義亦可知矣孟子曰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蓋君子之動必於義無所疑而後發苟有疑焉斯無動也語曰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君子之行當慎處於義爾而世有言孟子者曰孟子之文傳之者有所誤也孟子之意當曰無與傷惠無死傷勇嗚呼蓋亦弗思而已矣

仁智

仁者聖之次也智者仁之次也未有仁而不智者也未有智而不仁者也然則何智仁之別哉以其所以得仁者異也仁吾所有也臨行而不思臨言而不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仁者之事也仁吾所未有也吾能知其爲仁也臨行而思臨言而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智者之事也其所以得仁則異矣及其爲仁則一也孔子曰仁者靜智者動何也曰譬今有二賈也一則既富矣一則知富之術而未富也既富者雖焚舟折車無事於賈可也知富之術而未富者則不得無事也此仁智之所以異其動靜也吾之仁足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不匱也然則吾何求哉此仁者之所以能靜也吾之知欲以上格乎天下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有時而匱也然則吾可以無求乎此智者之所以必動也故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山者靜而利物者也水者動而利物者也其動靜則異其利物則同矣曰仁者壽智者樂然則仁者不樂智者不壽乎曰智者非不壽不若仁者之壽也仁者非不樂樂不足以盡仁者之盛也能盡仁之道則聖人矣然不曰仁而目之以聖者言其化也蓋能盡仁道則能化矣如不能化吾未見其能盡仁道也顏回次孔子者也而孔子稱之曰三月不違仁而已然則能盡仁道者非若孔子者誰乎

中述

君子所求於人者薄而辨是與非也無所苟孔子罪宰予曰於予與何誅罪冉有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二子得罪於聖人若當絕也及爲科以列其門弟子取者不過數人於宰予有辭命之善則取之於由求有政事之善則取之不以不善而廢其善孔子豈阿其所好哉所求於人者薄也管仲功施天下孔子小之門弟子三千人孔子獨稱顏回爲好學問其餘則未爲好學者閔損原憲曾子之徒不與焉冉求宰我之得罪又如此孔子豈不樂道人之善哉辨是與非無所苟也所求於人者薄所以取人者厚蓋辨是與非者無所苟所以明聖人之道如宰予冉求二子之不得列其善則止之難全者衆矣惡足以取人善乎如管仲無所與則從政者若是而止矣七十子之徒皆稱好學則好學者若是而止矣惡足以明聖人之道乎取人如此則吾之自取者重而人之所處者易明道如此則吾之與人其所由可知已故薄於責人而非匿其過不苟於論人所以求其全聖人之道本乎中而已春秋之旨豈易於是哉

行述

古之人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而曰吾以學孔子者惑矣孔子之始也食於魯魯亂而適齊齊大夫欲害已則反而食乎魯魯受女樂不朝者三日義不可以留也則烏乎之曰甚矣衛靈公之無道也其

遇賢者庶乎其猶有禮耳於是之衛衛靈公不可與處也於是不暇擇而之曹以適于宋鄭陳蔡衛楚之郊其志猶去衛而之曹也老矣遂歸于魯以卒孔子之行如此爲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諸侯不以身先於賢人其不足與有爲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爲孔子也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是沽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蓋孔子之心云耳然則孔子無意於世之人乎曰道之將興歟命也道之將廢歟命也苟命矣則如世之人何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七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八

論議

夔說
繇說
季子
荀卿
楊墨
老子
莊周二
原性
性說
對難

遇賢者歟乎其猶有禮耳於是之衛衛靈公不可與處也於是不暇擇而之曹以適于宋鄭陳蔡衛楚之郊其志猶去衛而之曹也老矣遂歸于魯以卒孔子之行如此烏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諸侯不以身先於賢人其不足與有爲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爲孔子也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是沽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蓋孔子之心云耳然則孔子無意於世之人乎曰道之將興歟命也道之將廢歟命也茍命矣則如世之人何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八

論議

夔說
緜說
季子
荀卿
楊墨
老子
莊周二
原性
性說
對難

夔說

舜命其臣而勑戒之未有不讓者焉至於夔則獨無所讓而又稱其樂之和美者何也夫禹垂益伯夷龍皆新命者也故疇於衆臣而後命之而皆有讓矣棄契臯陶夔舊是時蓋已爲是官因命是五人者而勑戒之焉耳故獨無所讓也孔氏曰禹垂益伯夷夔龍皆新命者蓋失之矣聖人之聰明雖大過於人然未嘗自用聰明也故舜之命此九人者未嘗不咨而後命焉則何獨於夔而不然乎使夔爲新命者則何稱其樂之和美也使夔之受命之日已稱其樂之和美則賢人之舉措亦少輕矣孔氏之說蓋惑於命汝典樂之語爾夫汝作司徒汝作士之文豈與於命汝典樂之語乎且所以知其非新命者蓋舜不疇而命之而無所讓也舜之命夔也亦無所疇夔之受命也亦無所讓則何以知其爲新命乎夫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衆臣也非衆臣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舜也將有治於天下則可以無相乎故命禹以宅百揆也民窘於衣食而欲其化而入於善豈可得哉故次命棄以爲稷也民既富而可以教矣則豈可以無教哉故次命契以爲司徒也既教之則民不能無不帥教者民有不帥教則豈可以無刑乎故次命臯陶以爲士也此皆治人之所先急者備矣則可以治末之時也工者治人之末者也故次命垂以爲共工也於是治人之事具則宜及於鳥獸草

木也故次命益以爲虞也夫其所以治至於鳥獸草木則天下之功至矣治天下之功至則可以制禮之時也故次命伯夷以爲典禮也夫治至於鳥獸草木而人有禮以節文之則政道成矣可以作樂以樂其成也故次命夔以爲典樂也借使禹不能揔百揆稷不能富萬民契不能教臯陶不能士垂不能共工伯夷不能典禮然則天下亂矣天下亂而夔欲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其可得乎故曰爲之者衆臣也使舜不能用是衆臣則是衆臣亦不能成其功矣故曰非衆臣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舜也夫夔之所以稱其樂之和美者豈以爲伐耶蓋以美舜也孔子之所謂將順其美者其夔哉

鯀說

堯咨孰能治水四岳皆對曰鯀然則在廷之臣可治水者惟鯀耳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鯀雖方命圯族而其才則羣臣皆莫及然則舍鯀而孰使哉當此之時禹蓋尚少而舜猶伏於下而未見乎上也夫舜禹之聖也而堯之聖也羣臣之仁賢也其求治水之急也而相遇之難如此後之不遇者亦可以無憾矣

季子

先王酌乎人情之中以制喪禮使哀有餘者俯而就之哀不足者企而及之哀不足者非聖人之所甚善也善之者善其能勉於禮而已延陵季子其長子死既封而號者三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

矣乎夫長子之喪聖人爲之三年之服蓋以謂父子之親而長子者爲親之後人情之所至重也今季子三號遂行則於先王之禮爲不及矣今論者曰當是之時季子聘於齊將君之命若夫季子之心則以謂不可以私義而緩君命有勢不得以兩全者則當忍哀以徇於尊者之事矣今將命而聘旣聘而返遂少緩而盡哭之哀則於事君之義豈爲不足而害於使事哉君臣父子之義蓋足以兩全而不爲之盡禮也則亦薄於骨肉之親而不用先王之禮爾其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矣夫骨肉之復于土魂氣之無不之是人情之所哀者矣君子無所不言命至於喪則有性焉獨不可以謂命也昔莊周喪其妻鼓盆而歌東門吳喪其子比於未有此棄人齊物之道吾儒之罪人也觀季子之說蓋亦周吳之徒矣父子之親仁義之所由始而長子者繼祖考之重故喪之三年所以重祖考也今季子不爲之盡禮則近於棄仁義薄祖考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也又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臨人之喪而不哀孔子猶以爲不足觀也況禮之喪三年者乎然則此言宜非取之矣蓋記其葬深不至於泉斂以時服旣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孔子之稱之蓋稱其葬之合於禮爾獨稱葬之合於禮則哀之不足可知也衞有送葬者夫子觀之曰善哉此可以爲法矣若此則夫子之所美也聖人之言辭隱而義顯豈徒然哉

學者之所不可不思也

荀卿

荀卿載孔子之言曰由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曰智者使人知巳仁者使人愛巳子曰可謂士矣子曰賜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子曰回智者若何仁者若何顔淵曰智者知巳仁者愛巳子曰可謂明君子矣是誠孔子之言歟吾知其非也夫能近見而後能遠察能利狹而後能澤廣明天下之理也故古之欲知人者必先求知巳欲愛人者必先求愛巳此亦理之所必然而君子之所不能易者也請以事之近而天下之所共知者諭之今有人於此不能見太山於咫尺之內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也蓋不能見於近則不能察於遠明矣而荀卿以謂知巳者賢於知人者是猶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者爲不若見太山於咫尺之內者之明也今有人於此食不足以厭其腹衣不足以周其體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以贍足鄉黨也蓋不能利於狹則不能澤於廣明矣而荀卿以謂愛巳者賢於愛人者是猶以贍足鄉黨爲不若食足以厭腹衣足以周體者之富也由是言之荀卿之言其不察理巳甚矣故知巳者智之端也可推以知人也愛巳者仁之端也可推以愛人也夫能盡智仁之道然後能使人知巳愛巳是故能使人知巳愛巳者未有不能知人愛人

者也能知人愛人者未有不能知己愛己者也今荀卿之言一切反之吾是以知其非孔子之言而爲荀卿之妄矣楊子曰自愛仁之至也蓋言能自愛之道則足以愛人耳非謂不能愛人而能愛己者也噫古之人愛人不能愛己者有之矣然非吾所謂愛人而墨翟之道也若夫能知人而不能知己者亦非吾所謂知人矣

楊墨

楊墨之道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是也聖人之道兼楊墨而無可無不可者是也墨子之道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楊子之道利天下拔一毛而不爲也夫禹之於天下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聞呱呱之泣而不省其子此亦可謂爲人矣顔回之於身簞食瓢飲以樂於陋巷之間視天下之亂若無見者此亦可謂爲己矣楊墨之道獨以爲人爲己得罪於聖人者何哉此蓋所謂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也是故由楊子之道則不義由墨子之道則不仁於仁義之道無所遺而用之不失其所者其唯聖人之徒歟二子之失於仁義而不見天地之全則同矣及其所以得罪則又有可論者也楊子之所執者爲己爲己學者之本也墨子之所學者爲人爲人學者之末也是以學者之事必先爲己其爲己有餘而天下之勢可以爲人矣則不可以不爲人故學者之學也始不在於爲人而卒所以能爲人也今夫始學之時其道未足

以爲己而其志已在於爲人也則亦可謂謬用其心矣謬用其心者雖有志於爲人其能乎哉由是言之楊子之道雖不足以爲人固知爲己矣墨子之志雖在於爲人吾知其不能也嗚呼楊子知爲己之爲務而不能達於大禹之道也則亦可謂惑矣墨子者廢人物親疏之別而方以天下爲己任是以所欲以利人者適所以爲天下害患也豈不過甚哉故楊子近於儒而墨子遠於道其異於聖人則同而其得罪則宜有間也

老子

道有本有末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後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生則是聖人可以無言也無爲也至乎有待於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爲也故昔聖人之在上而以萬物爲己任者必制四術焉四術者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聖人唯務修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蓋生者尸之於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矣老子者獨不然以爲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爲也故抵去禮樂刑政而唯道之稱焉是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矣夫道之自然者又何預乎唯其涉乎形器是以必待於人之言也人之爲也其書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轂輻之用固在於車

之無用然工之琢削未嘗及於無者蓋無出於自然之力可以無與也今之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及於無也然而車以成者蓋轂輻具則無必爲用矣如其知無爲用而不治轂輻則爲車之術固已疎矣今知無之爲車用無之爲天下用然不知所以爲用也故無之所以爲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爲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爲用也則亦近於愚矣

莊周上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爲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爲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爲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爲辱殞身而不以爲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

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爲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旣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鈃愼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爲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爲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爲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爲書之心非其爲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爲貴悲夫

莊周下

學者詆周非堯舜孔子余觀其書特有所寓而言耳

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讀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爲周者之所以誣也周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又自以爲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謂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爲也及其引太廟犧以辭楚之聘使彼蓋危言以懼衰世之常人耳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然周之說其於道既反之宜其得罪於聖人之徒也夫中人之所及者聖人詳說而謹行之說之不詳行之不謹則天下弊小人之所不及者聖人藏乎其心而言之略不略而詳則天下惑且夫諄諄而後喻喻而後服者豈所謂可以語上者哉惜乎周之能言而不通乎此也

原性

或曰孟荀楊韓四子者皆古之有道仁人而性者有生之大本也以古之有道仁人而言有生之大本其爲言也宜無惑何其說之相戾也吾願聞子之所安曰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夫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於韓子且韓子以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性而曰天下之性惡焉而已矣五者之謂性而惡焉者豈五者之謂哉孟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惡夫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而

太極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於二子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謂人之性無不仁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人之性無不善而人果皆無之乎孟子以惻隱之心爲性者以其在內也夫惻隱之心與怨毒忿戾之心其有感於外而後出乎中者有不同乎荀子曰其爲善者僞也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惻隱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善者僞也爲人果皆無之乎荀子曰陶人化土而爲埴埴豈土之性也哉夫陶人不以木爲埴者惟土有埴之性焉烏在其爲僞也且諸子之所言皆吾所謂情也習也非性也楊子之言爲似矣猶未出乎以習而言性也古者有不謂喜怒愛惡欲情者乎喜怒愛惡欲而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仁也義也喜怒愛惡欲而不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不仁也不義也故曰有情然後善惡形焉然則善惡者情之成名而已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之言如此然則上智與下愚不移有說乎曰此之謂智愚吾所云者性與善惡也惡者之於善也爲之則是愚者之於智也或不可強而有也伏羲作易而後世聖人之言也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孔子作春秋則游夏不能措一辭蓋伏羲之智非至精至神不能與惟孔子之智雖游夏不可強而能也況所謂下愚者哉其不移明矣或曰四子之云爾其

皆有意於敎乎曰是說也吾不知也聖人之敎正名而已

性說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是以與孔子也韓子之言性也吾不有取焉然則孔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何說也曰習於善而已矣所謂上智者習於惡而已矣所謂下愚者一習於善一習於惡所謂中人者上智也下愚也中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矣有人於此未始爲不善也謂之上智可也其卒也去而爲不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有人於此未始爲善也謂之下愚可也其卒也去而爲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上智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下愚皆於其卒也命之夫非生而不可移也且韓子之言弗顧矣曰性之品三而其所以爲性五夫仁義禮智信孰而可謂不善也又曰上焉者之於五主於一而行之四下焉者之於五反於一而悖於四是其於性也不一失焉而後謂之上焉者不一得焉而後謂之下焉者是果性善而不善者習也然則堯之朱舜之均瞽瞍之舜鯀之禹后稷越椒叔魚之事後所引者皆不可信邪曰堯之朱舜之均固吾所謂習於惡而已者瞽瞍之舜鯀之禹固吾所謂習於善而已者后稷之詩以異云而吾之所論者常也詩之言至以爲人子而無父人子而無父猶可以推其質常乎夫言性亦

常而已矣無以常平則狂者蹈火而入河亦可以爲
性也越椒叔魚之事徒聞之左丘明丘明固不可信
也以言取人孔子失之宰我以貌失之子羽此兩人
者其成人也孔子朝夕與之居以言貌取之而失彼
其始生也婦人者以聲與貌定而卒得之婦人者獨
有過孔子者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孟軻以辯言性命者之失而有難子者曰子
之言性則誠然矣至於言命則予以爲未也今有人
於此其才當處於天下之至賤而反處於天下之至
貴其行當得天下之大禍而反得天下之大福其才
[illegible]於天下之至貴而反處於天下之至賤其行當
得天下之至福而反得天下之至禍此則悖於人之
所取而非人力之所及者矣於是君子曰爲之者天
也所謂命者蓋以謂命之於天云耳昔舜之王天下
也進九官誅四凶成王之王天下也尊二伯誅二叔
若九官之進也以其皆聖賢也四凶之誅者以其皆
不肖也二伯之尊者亦以其皆聖賢也二叔之誅者
亦以其皆不肖也是則人之所爲矣使舜爲不明進
四凶而誅九官成王爲不明尊二叔而誅二伯則所
謂非人力之所及而天之所命者也彼人之所爲可
強以爲之命哉曰聖賢之所以尊進命也不肖之所
以誅命也昔孔子懷九官二伯之德困於亂世脫身
於干戈者屢矣遑遑於天下之諸侯求有所用而卒

死於旅人也然則九官二伯雖曰聖賢其尊進者亦命也盜跖之罪浮於四凶二叔竟以壽死然則四凶二叔雖曰不肖其誅者亦命也是以聖人不言命教人以盡乎人事而已嗚呼又豈唯貴賤禍福哉凡人之聖賢不肖莫非命矣曰貴賤禍福皆自外至者子以謂聖賢之貴而福不肖之賤而禍皆有命則吾既聞之矣若夫聖賢不肖之所以為聖賢不肖則在我者也何以謂之命哉曰是誠君子志也古之好學者之言未有不若此者也然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由此而言之則聖賢之所以為聖賢君子雖不謂之命而孟子固曰命也已不肖之所以為不肖何以異於此哉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八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九

論議

禄隱

太古

原教

原過

進說

取材

興賢

委任

知人

風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晦川先生文集卷第六止九

論議

祿曆
太古
原教
原過
進說
取材
典賢
委任
知人
風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閔習

祿隱

孔子敘逸民先伯夷叔齊而後柳下惠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敘三聖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楊子亦曰孔子高餓顯下祿隱夫聖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於人而所行於已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於人而所棄於已者也然而孔孟生於可避之世而未嘗避也蓋其不合則去雖可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至於楊子則吾猶有疑焉當王莽之亂雖鄉里自喜者知遠其辱而楊子親狎比爲其左右之臣豈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抑亦有以處之非必出於此言乎曰聖賢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者迹也知所同而不知所不同非君子也夫君子豈固欲爲此不同哉蓋時不同則言行不得無不同唯其不同是所以同也如時不同而固欲爲之同則是所同者迹也所不同者道也迹同於聖人而道不同則其爲小人也孰禦哉世之士不知道之不可一迹也久矣聖賢之宗於道猶水之宗於海也水之流一曲焉一直焉未嘗同也至其宗於海則同矣聖賢之言行一伸焉一屈焉未嘗同也至其宗於道則同矣故水因地而曲直故能宗於海聖賢因時而屈伸故能宗於道孟子曰伯夷柳下惠聖人也百世之師也如其高餓顯下祿隱而必其出於

所高則柳下惠安擬伯夷哉楊子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蓋言事雖曲而通諸道則亦君子所當同也由是而言之餓顯之高祿隱之下皆迹矣豈足以求聖賢哉唯其能無係累於迹是以大過於人也如聖賢之道皆出於一而無權時之變則又何聖賢之足稱乎聖者知權之大者也賢者知權之小者也昔紂之時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三人者道同也而其去就若此者蓋亦所謂迹不必同矣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君子之無可無不可也使楊子寧不至于晚祿於弊時哉蓋於時爲不可去必去則楊子之所知亦已小矣

太古

太古之人不與禽獸朋也幾何聖人惡之也制作焉以別之下而戾於後世侈裳衣壯宮室隆耳目之觀以囂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得其所當然仁義不足澤其性禮樂不足錮其情刑政不足網其惡蕩然復與禽獸朋矣聖人不作昧者不識所以化之之術顧引而歸之太古太古之道果可行之萬世聖人惡用制作於其間必制作於其間爲太古之不可行也顧欲引而歸之是去禽獸而之禽獸奚補於化哉吾以爲識治亂者當言所以化之之術曰歸之太古非愚則誣

原教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教者之爲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於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爲恩矣致吾禮於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爲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於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爲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爲之制煩爲之防劬劬於法令誥戒之間藏於府憲於市屬民於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爲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爲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族鄰之長踈者時讀誥者日告若是其悉矣僨不有服教而附于刑者於是嘉石以慙之圜土以苦之甚者弃之於市朝放之於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浹於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於民之耳目而求浹于心以道强民者也擾之爲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然耳强之爲言其猶囿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噫古之所以爲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爲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或曰法令誥戒不足以爲教乎曰法令誥戒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而求之文吾不知其

可也

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鬭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楊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誣天下而叛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爲已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進說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于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于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爲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已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已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

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爲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弦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鐫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爲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況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以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爲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爲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爲進說與之

取材

夫工人之爲業也必先淬礪其器用掄度其材幹然後致力寡而用功得矣聖人之於國也必先遴柬其賢能練覈其名實然後任使逸而事以濟矣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自古守文之君孰不有意於是哉然其間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無焉稱職者有之謬舉者不能無焉必欲得人稱職不失士不謬舉宜如漢左雄所議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爲得矣所謂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辭而已必也通古今習禮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張然後施之職事則以詳平政體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之是也所謂諸生者不獨取訓習句讀而已必也習典禮明制度臣主威儀時政沿襲然後施之職事則以緣飾治道有大議論則以經術斷之是也以今準古今之進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經學古之儒生也然其策進士則但以章句聲病苟尚文辭類皆小能者爲之策經學者徒以記問爲能不責大義類皆蒙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見贅於時高世之士或見排於俗故屬文者至相戒曰涉獵可爲也誣豔可尚也於政事何爲哉守經者曰傳寫可爲也誦習可勤也於義理何取哉故其父兄勗其子弟師長勗其門人相爲浮豔之作以追時好而取世資也何哉其取舍好尚如此所習不得不然也若此之類而當擢之職位歷之仕塗一旦國家有大議論立辟雍明堂損益禮制更著律令決讞疑獄彼惡能以詳平政體緣飾治道以古今參之以經術斷

之哉是必唯唯而已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貫乎道學乎學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故才之不可苟取也久矣必若差別類能宜少依漢之職奏家法之義策進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計何先治人之要務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邊之計策何出使之以時務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聲病累其心策經學者宜曰禮樂之損益何宜天地之變化何如禮器之制度何尚各傳經義以對不獨以記問傳寫為能然後著之甲乙以升黜之庶其取舍之鑑灼于目前是豈惡有用而事無用辭逸而就勞哉故學者不習無用之言則業專而修矣一心治道則習貫入矣若此之類施之制延用之數民何嚮而不利哉其他限年之議亦無取矣

興賢

國以任賢使能而興棄賢専己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勢古今之通義流俗所共知耳何治安之世有之而能興昏亂之世雖有之亦不興蓋用之與不用之謂矣有賢而用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商之興也有仲虺伊尹其衰也亦有三仁周之興也同心者十人其衰也亦有祭公謀父內史過兩漢之興也有蕭曹寇鄧之徒其衰也亦有王嘉傅喜陳蕃李固之衆魏晉而下至於李唐不可徧舉然其間興衰之世亦皆同也由此觀之有賢而用之者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illegible]獻今猶古也今之天下

亦古之天下今之士民亦古之士民古雖擾攘之際猶有賢能若是之衆況於太寧豈曰無之在君上用之而已博詢衆庶則才能者進矣不有忌諱則讜直之路開矣不遂小人則讒諛者自遠矣不拘文牽俗則守職者辦治矣不責人以細過則能吏之志得以盡其効矣苟行此道則何慮不跨兩漢軼三代然後踐五帝三皇之塗哉

委任

人主以委任爲難人臣以塞責爲重任之重而責之重可也任之輕而責之重不可也愚無他識請以漢之事明之高祖之任人也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至於一人之身才有長短取其長則不問其短情有忠僞信其忠則不疑其僞其意曰我以其人長於某事而任之在它事雖短何害焉我以其人忠於我心而任之在它人雖僞何害焉故蕭何刀筆之吏也委之關中無復西顧之憂陳平亡命之虜也出捐四萬餘金不問出入韓信輕猾之徒也與之百萬之衆而不疑是三子者豈素著忠名哉蓋高祖推已之心而寘於其心則它人不能離間而事以濟矣後世循高祖則鮮有敗事不循則失故孝文雖愛鄧通猶遣申屠之志孝武不疑金霍終定天下大策當是時守文之盛者二君而已元成之後則不然雖有何武王嘉師丹之賢而脅於外戚暨宦之寵牽於帷嬙近習之制是以王道寖微而不免貽謝於天下也中興之後

唯世祖能馭大臣以寇鄧耿賈之徒爲任職所以威名不減於高祖至於爲子孫慮則不然反以元成之後三公之任多脅於外戚豎宦帷嬙近習之人而致敗由是置三公之任而事歸臺閣以虛尊加之而已然而臺閣之臣位卑事冗無所統一而奪於衆多之口此其爲脅於外戚豎宦帷嬙近習者愈矣至於治有不進水旱不時災異或起則曰三公不能燮理陰陽而策免之甚者至於誅死豈不痛哉沖質之後桓靈之間因循以爲故事雖有李固陳蕃之賢皆挫於閹寺之手其餘則希世用事全軀而已何政治之能立哉此所謂任輕責重之弊也噫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知其能則任之重可也謂其忠則委之誠可也委之誠者人亦輸其誠任之重者人亦荷其重使上下之誠相照恩結於其心是豈禽息烏視而不知荷恩盡力哉故曰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且蘇秦不信天下爲燕尾生此一蘇秦傾側數國之間於秦獨以然者誠燕君厚之之謂也故人主以狗彘畜人者人亦狗彘其行以國士待人者人亦國士自奮故曰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顧人君待之之意何如耳

知人

貪人廉淫人潔佞人直非終然也覬有濟焉爾王莽拜侯讓印不受假僭皇命得璽而喜以廉濟貪者也晉王廣求爲冢嗣管絃遏密塵埃被之陪扆未幾而

聲色喪邦以潔濟淫者也鄭注開陳治道激昂頹靡君民翕然倚以致平卒用姦敗以直濟佞者也於戲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古今一也

風俗

夫天之所愛育者民也民之所係仰者君也聖人上承天之意下為民之主其要在安利之而安利之要不在於它在乎正風俗而已故風俗之變遷繫民志闗之盛衰不可不慎也君子制俗以儉其弊為奢奢而不制弊將若之何夫如是則有殫極財力僭瀆踰倫以追時好者矣且天地之生財也有時人之為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費無窮以有時之財有限之力以給無窮之費若不為制所謂積之涓涓而洩之浩浩如之何使斯民不貧且濫也 國家奄有諸夏四聖繼統制度以定矣紀綱以緒矣賦斂不傷於民矣徭役以均矣升平之運未有盛於今矣固當家給人足無一夫不獲其所矣然而窶人之子短褐未盡完趨末之民巧偽未盡抑其故何也殆風俗有所未盡淳歟且聖人之化自近及遠由內及外是以京師者風俗之樞機也四方之所面內而依倣也加之士民富庶財物畢會難以儉率易以奢變至於發一端作一事衣冠車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旦更奇制夕染諸夏工者矜能於無用商者通貨於難得歲加一歲巧眩之性不可窮好尚之勢多所易故物有未弊而見毀於人人有循舊而見嗤於俗富者競以自勝貧者

恥其不若且曰彼人也我人也彼爲奉養若此之麗而我反不及由是轉相慕効務盡鮮明使愚下之人有逞一時之嗜欲破終身之貲産而不自知也且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淳朴之風散則貪饕之行成貪饕之行成則上下之力匱如此則人無完行士無廉讓尚陵逼者爲時宜守檢押者爲鄙野節義之民少兼并之家多富者財産滿布州域貧者困窮不免於溝壑夫人之爲性心充體逸則樂生心鬱體勞則思死若是之俗何法令之能避哉故刑罰所以不措者此也且壞崖破岩之水原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青葱禁微則易救末者難所宜略依古之王制命市納賈以觀好惡有作奇技淫巧以[illegible][illegible]罰之下至物器饌具爲之品制以節之工商[illegible]者重租稅以困辱之民見末業之無用而又爲[illegible]困辱不得不趨田畝田畝闢則民無饑矣以此顯示衆庶未有輦轂之內治而天下不治矣

閔習

父母死則燔而捐之水中其不可明也禁使葬之其無不可亦明也然而吏相與非之乎上民相與怪之乎下蓋其習之久也則至於戕賊父母而無以爲不可顧曰吾之不可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先王之道不講乎天下而不勝乎小人之說非一日之積也一二人之說甚爲不可不皆若戕賊父母之易明也先王之道不皆若禁使葬之之易行也嗚

呼吾是以[illegible]之道雖行也正觀之行其庶矣惜
乎宜[illegible]

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

論議
復讎解
推命對
使醫
汴說
雜著
論茶法
茶商十二說
制置三司條例
相鶴經
策問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呼吾是以[illegible]之道雖行也正觀之行其庶矣惜
乎宜[illegible]習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

論議

復讎解
推命對
使醫
汴說

雜著

論茶法
茶商十二說
制置三司條例
相鶴經
策問十一

復讎解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于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于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于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于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蓋讎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爲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使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爲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于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

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推命對

吳里處士有善推命知貴賤禍福者或俾予問之予辭焉他日復以請予對曰夫貴若賤天所爲也賢不肖吾所爲也吾所爲者吾能自知之天所爲者吾獨懵乎哉吾賢歟可以位公卿歟則萬鍾之祿固有焉不幸而貧且賤則時也吾不肖歟不可以位公卿歟則簞食豆羹無歉焉若幸而富且貴則咎也此吾知之無疑矣奚率於彼者哉且禍福君子置諸外焉君子居必仁行必義反仁義而福君子不有也由仁義而禍君子不爲也是故文王拘羑里孔子畏於匡彼聖人之智豈不能脫禍患哉蓋道之存焉耳曰予以爲貴若賤天所爲也然世賢而賤不肖而貴者亦天所爲歟曰非也人不能合於天耳夫天之生斯人也使賢者治不賢故賢者宜貴不賢者宜賤天之道也擇而行之者人之謂也天人之道合則賢者貴不肖者賤天人之道悖則賢者賤而不肖者貴也天人之道悖合相半則賢不肖或貴或賤堯舜之世元凱用而四凶殛是天人之道合也桀紂之世飛廉進而三仁退是天人之道悖也漢魏而下賢不肖或貴或賤是天人之道悖合相半也蓋天之命一而人之時不能率合焉故君子脩身以俟命守道以任時貴賤禍

福之來不能沮也于不力於仁義以信其中而屑屑焉甘意於誕謾虛怪之說不已溺哉

使醫

一人疾焉而醫者十並使之歟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爾烏知其尤良而使之曰衆人之所謂尤良者而隱之以吾心其可也夫能不相逮不相爲謀又相忌也況愚智之相百者乎人之愚不能者常多而智能者常少醫者十愚不能者烏知其不九邪並使之智能者何用愚不能者伺所不用一日而病且亡誰者任其咎邪故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爾使其尤良者有道藥云則藥食云則食坐云則坐作云則作夫然故醫也得肆其術而無憾焉不幸而病且亡則少矣藥云則食坐云則作曰姑如吾所安焉爾若人也何必醫如吾所安焉可也凡疾而使醫之道皆然而腹心爲甚有腹心之疾者得吾說而思之其庶矣

沐說

古者卜筮有常官所諏有常事若考步人生辰星宿所次訾相人儀狀色理逆斥人禍福考信於聖人無有也不知從何許人傳宗其說者澶漫四出抵今爲尤蕃舉天下而籍之以是自名者蓋數萬不啻而沐不與焉舉沐而籍之蓋亦以萬計予嘗聊沐之術士善挾奇而以動人者大祀宮廬服輿食飲之華封君不如也其出也或召焉問之某人也朝貴人也其歸也或賜焉問之某人也朝貴人也坐其廬旁歷其人

之往來肩相切踵相籍窮一朝暮則已錯不可計竊異之且竊歎曰吾儕治先聖人之言而脩其術張之能爲天子營太平歛之猶足以禔身正家顧未嘗有公卿徹官若是其即之勤也或曰子知乎渴者期於欒疾者期於醫治然也子誠能爲天子營太平禔身正家彼所存勢與位爾勢不盈位不充則熱中熱中則惑勢盈位充矣則病失之病失之則憂惑且憂則思決以彼爲能決子亦能乎不能則無異其即彼疏此也因竊不復異乆之補吏淮南省親江南有金華山人者率然相過自言能逆斥禍福噫今之世士之術奚適而不遇哉因以沐說詒之

議茶法

國家罷榷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販於方今實爲便於古義實爲宜而有非之者蓋聚歛之臣將盡財利於毫末之間而不知與之爲取之過也夫茶之爲民用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無而今官場所出皆麤惡不可食故民之所食大率皆私販者夫奪民之所甘而使不得食則嚴刑峻法有不能止者故鞭扑流徒之罪未常少弛而私販私市者亦未嘗絕於道路也既罷榷之之法則凡此之爲患皆可以無矣然則雖盡充歲入之利亦爲國者之所當務也况闗市之入自足侔昔日之利乎昔桑洪羊與榷酤之議當時以爲財用待此而給萬世不可易者然至霍光不學無術之人遂能屈其論而罷其法蓋義之勝利乆矣今

朝廷之治方欲刬百代之弊而復堯舜之功而其爲法度乃欲出於霍光之所羞爲者則可乎以今之勢雖未能盡罷榷貨而能緩其一亦所以示上之人恤民之深而興治之漸也彼區區聚斂之臣務以求利爲功而不知與之爲取上之人亦當斷以義豈可以人人合其私說然後行哉楊雄曰爲人父而榷其子縱利如子何以雄之聰明其講天下之利害宜可信然則今雖國用甚不足亦不可以復易已行之法矣是以國家之勢苟修其法度以使本盛而末衰則天下之財不勝用庸詎而必區區於此哉

茶商十二說

臣竊以須仰巨商有十二之損爲害甚廣請試陳之須仰巨商巨商數少相率既易邀賊遂繁故有場鎮明減闇減累累不已歲數百萬是饒減之損一也又既仰巨商巨商稀少積壓等候陳損既多或棄或焚或充雜用此稅既陷正稅又饒是陷稅之損二也又既仰巨商饒豐價薄園民困耗逋欠歲程至如石橋一場租額一百七萬而近歲買納才得十萬而虧及累年便乞減額是退額之損三也又既仰巨商須憑力禁是以捕捉之旅所在屯布掩緝之衆彌占川落官員請俸卒旅衣糧擾民費財總計不細是力禁之損四也又既仰巨商須置榷務諸郡津置或數千里所載綱運率自省破船材兵費風波盜竊每歲之計不爲不甚是遂萃之損五也又既仰巨商必先多備

茶體輕怯難掌易損架閣利燥封角利密而官數浩瀚堆積歲廩風枯雨濕氣味失奪候售待給已反陳損是堆積之損六也又失物分輕則得衆得衆則易竭今仰巨商本不及數千緡則不能行是分重而不得衆也故難竭而成積滯分重之損七也又凡貨利巳則精心精心則貨善貨善則易售今仰巨商非巳甚衆始從小戶次輸主人方納官場復支商旅是以小戶偷竊主人殽雜姦吏容庇皆以非巳而致貨不善也是非巳之損八也又既仰巨商遂爲一等新好者支弃商旅低陳者留賣南中食用不堪遂皆私易故一縣大率每歲以茶被刑者往往百數是煩刑之損九也又既仰巨商茶多積壞壞不堪賣遂轉變茶依給戶民悉不堪食虛納所直諸郡縣多是剜本之損十也又巨商悉係通商南方盡從官賣官賣既不堪食多配寺院茶坊茶多弃損錢實虛斂是削民之損十一也既仰巨商貨終難盡諸般折給從是生焉雖依元價折錢變賣難收什一請實虛損官亦虛損是刻土之損十二也其爲害廣也如此不可不去也

乞制置三司條例

竊觀先王之法自畿之內賦入精麤以百里爲之差而畿外邦國各以所有爲貢又爲經用通財之法以懋遷之其治市之貨財則亡者使有害者使除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則吏爲斂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凡此非專利也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下

之財不可以無義夫以義理天下之財則轉輸之勞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貨賄之有無不可以不制而輕重斂散之權不可以無術今天下財用窘急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以相知盈虛不以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定額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不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備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三司發運使按簿書促期會而已無所可否增損於其間至遇軍國郊祀之大費則遣使刬刷殆無餘藏諸司財用事往往為伏匿不敢實言以備緩急又憂年計之不足則多為支移折變以取之民納租稅數至或倍其本數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於不產責於非時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臣等以謂發運使揔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稅為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繼其用之不給使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在京庫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賣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矣所有本司合置官屬許令辟舉及有合行事件令依條例以聞奏下制置司參議施行

相鶴經

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

九火數七六十三年小變百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生三年頂赤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夜十二時鳴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乃潔白如雪泥水不能汙百六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胎化產為仙人之騏驥也夫聲聞於天故頂赤食於水故喙長輕於前故毛豐而肉疎脩頸以納新故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土木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也是以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清崇也其相曰隆鼻短喙則少瞑露睛赤白則視遠長頸疎身則能鳴鳳翼雀尾則善飛龜背鱉腹會舞高脛促節足力其文李浮丘伯授王子晉又崔文子學道於子晉得其文藏嵩山石室淮南公采藥得之遂傳於近代熙寧十年正月一日臨川王某筆

策問

問堯舉鯀於書詳矣堯知其不可然且試之邪抑不知之也不知非而以為聖也知其不可然且試之則九載之民其為病也亦久矣幸而羣臣遂舉舜禹不幸復稱鯀此亦將以九載試之邪以堯之大聖知鯀之大惡其知之也足以自信不疑矣何牽於羣臣也必曰吾惟羣臣之聽不自任也聖人之心急於救民其趣舍顧是否何如豈固然邪必以為後世法得無明哲之主牽制以召敗者邪或曰堯知水之數故先之以鯀或曰民病以大禹功是皆不然堯必不以民病私禹禹必不以利民病而大已功以民病私其

臣利民病以爲己功烏在其爲堯禹也又以爲泥於
數其探聖人也淺矣且謂之有數鯀何罪其殛死也
聖人之所以然愚不能釋吾子無隱焉耳

二

問皐陶曰在知人在安民大哉古之君臣相戒如此
夫雖有知人之明而無安民之惠心未可與爲治也
有安民之惠心而無知人之明則不能任人雖欲安
民亦有所不能焉然而天子之尊也四海之富也自
公至于士凡幾位自正至于旅凡幾職所謂知人者
其必有術可以二三子而不知乎

三

問聖人治世有本末其施之也有先後今天下困於
不革其爲日也久矣治教政令未嘗放聖人之意而
爲之也失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天下靡靡然
入於亂者凡以此夫治天下不以聖人所以治其本
不治也則爲士而不聞聖人之所以治非所以爲士
也願二三子盡道聖人所以治之本末與其所先後
以聞於有司

四

問記曰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也夏商受
命固有祖考奚無追王之事邪

五

問聖人之爲道也人情而已矣考之以事而不合隱
之以義而不通非道也洪範之陳五事合於事而通

於義者也如其休咎之効則予疑焉人君承天以從
事天不得其所當然則戒吾所以承之之事可也必
如傳云人君行然天則順之以然其固然邪僭常暘
若狂常雨若使狂且僭則天如何其順之也堯湯水
旱奚尤以取之邪意者微言深法非淺者之所能造
敢以質於二三子

六

問述詩書傳記百家之文二帝三王之所以基太平
而澤後世必曰禮樂云若政與刑乃其助爾禮節之
樂和之人已大治之後其所謂助者幾不用矣下三
王而王者亦有議禮樂之情者乎其所謂禮樂如何
也儒衣冠而言制作者文采聲音云而已基太平而
後世儻在此邪宋之爲宋久矣禮樂不接於民之
耳目何也抑猶未可以制作邪董仲舒王吉以爲王
者未制作用先王之禮樂宜於世者如欲用先王之
禮樂則何者宜於世邪

七

問舜命九官三后在焉呂刑所謂三后恤功于民乃
云命之何也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
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以功次之禹也稷也伯夷
也其可也以事次之民之災也富之也教之也其可
也今考其文辭未有次焉何也曰士制百姓于刑之
中以教祗德降典也則以民云制于刑之中則以百
姓云何也

八

問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爲之節然其所以法意不相師乎

九

問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說者曰垂衣裳以辨貴賤乾坤尊卑之義也夫垂衣裳以辨貴賤自何世始始於黃帝獨曰黃帝可也於堯舜曰堯曰舜可也兼三世而言之吾疑焉二三子姑爲之解

十

問詩論商之所以王本之契論周本之后稷夫成湯文武之仁聖[illegible]以嘗[illegible]綱之天下此夏商所以[illegible]處而商周得之也彼千歲之稷契何功焉其本之也不有說邪

十一

問桂兵於夷狄以弊百姓畋游倡樂賞賜無節而臺榭陂池宮室之觀侈此國之所以貧今皆無此而有司之所講常出於權利然亦不足於財信任親戚後宮之家尊顯公卿大臣之世布衣巖穴之秀蔽鄣而不得仕此官之所以曠今皆無此而所使在位皆公天下之選也然亦不足於士異時嘗多兵矣而不以兵多故費財今民之壯者多去而爲兵而租賦盡於糧餉然亦不足於兵異時嘗多馬矣而不以馬多故費土今內則空可耕之地以爲牧蓋鉅萬頃外則棄

錢幣以取之四夷然亦不足於馬此其故何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一

雜著

先大夫述并集序附
題王逢原講孟子後
許氏世譜
傷仲永
同學一首別子固
書瑞新道人壁
讀孟嘗君傳
讀柳宗元傳
讀江南録
書李文公集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4886I

書刺客傳後
孔子世家議
書洪範傳後
題張忠定書
題燕華仙傳
書金剛經義贈吳珪
與妙應大師說
題旁詩仲子正字

先大夫述

王氏其先出太原今爲撫州臨川人不知始所以徙其後有隱君子某生某某以子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衛尉寺丞某公考也公諱某始字損之年十七以文干張公詠張公奇之改字公舜良祥符八年得進士第爲建安主簿時尚少縣人頗易之既數月皆畏翕然令賴以治嘗疾病闔縣爲禱祠縣人不時入稅州督縣公曰孔目吏尚不時入稅貧民何獨爲邪即與校至府門取孔目吏以歸杖二十與之期三日盡期民之稅亦無不入自將已下皆側目爲判官臨江軍守不法公遇事輒据爭之以故事一政吏爲文書譏其上至公輒閣軍有蕭灘號難度以腐船度輒返吏呼公爲判官灘云豪吏大姓至相與出錢求轉運使下吏出公領新淦縣縣大治今三十年吏民稱說如公在改大理寺丞知廬陵縣又大治移知新繁縣改殿中丞到縣條宿姦數人上府流惡處自餘

一以恩信治之嘗歷歲不笞一人知韶州改太常博
士尚書屯田員外郎夷越無男女之别前守類以為
俗然即其得可已皆弗究公曰同是人也不可瀆其
倫夫所謂因其俗者豈謂是邪凡有萌櫱一切擿衿
窮治之時未幾男女之行于市者不敢一塗胡先生
瑗為政範亦掇公此事部縣翁源多虎公教捕之民
言虎自斃者五令斷虎頭輿致州為頌以獻公麾輿
者出以頌還令其不喜怍不以其道說之不說也如
此蜀劾忠士屯者五百人代不到謀叛韶小州即有
變無所可枝梧佐吏始殊恐公不為動獨捕其首五
人即日斷流之護出之界上邀佐吏固爭請付獄既
而鬪其徒謀若以首赴獄當夜劫之以叛衆乃怠[illegible]
公完營驛倉庫與城道隨所施設有條理長[illegible]公名[illegible]
嶺海服朝廷為置州守未有賢公者丁衛尉府君
憂服除通判江寧府閱兩將一以府倚公辦寶元二
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棄諸孤官下享年四十六公
於忠義孝友非勉也宦游常奉親行獨西川以遠又
法不聽在新繁未嘗劇飲酒歲時思慕哭殊悲其自
奉如甚嗇者異時悉所有又貸於人治酒食須以娛
其親無秋毫愛也人乃或以為奢居未嘗怒詈子弟
每置酒從容為陳孝悌仁義之本古今存亡治亂之
所以然甚適其自任以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
卒之官不充其材以夭嗚呼其命也毋謝氏以公故
封永安縣君娶某氏封長壽縣君子男七人女一人

適張氏處兩人將以某月日葬其處子某等謹撰次
公事如右以求有道而文者銘焉以取信於後世

先大夫集序

君子於學其志未始不欲張而行之以致君下膏澤於無窮唯其志之大故或不位於朝不位於朝而執不足以自効則思慕古之人而作爲文辭亦不失其所志也二帝三王羣聖人之時賢俊並用雖窮處巖穴亦扳而在高位其志莫不得施而文之傳于後者少矣後之時非古之時也人之不得志者常多而以文自傳者紛如也先大夫少而悖學及强年有仕進之望其志欲有以爲而遽沒其於文所不暇也一日諸子閱槖中乃得舊歌詩百餘篇雖此不足盡識其詩[illegible]以勵于道者不可以棄去也蓋得[illegible]視之嘗自知其不敢廢也

[illegible]逢原[illegible]孟子後

逢原在[illegible]時學者[illegible]問以孟子而逢原爲之論說是以如是其詳也不幾而逢原卒故其書纔終於一篇而考之時不同蓋其志猶未就也雖然觀其說亦足以槩見之矣若逢原所謂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其卒時年二十八嗚呼惜哉逢原卒於嘉祐己亥六月後十年講義方行

許氏世譜

伯夷神農之後也佐堯舜有大功賜姓曰姜其後見經者四曰申詩所謂申伯者是也曰呂書所謂呂

侯者是也曰齊曰許春秋内書齊侯許男是也周衰許男𦐂從大侯侵伐會盟竟於春秋及後世復國而子孫以其封姓然世傳有許由者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逃之箕山箕山上蓋有許由冢焉其事不見於經學者疑之或曰由亡求於世者耳雖與之天下蓋不受也故好事者以云而由與伯夷其生後先所祖同不同莫能知也漢興許氏侯者六人柏至侯盎宋子侯瘛嚴侯猜此二侯者其始以將封而史不書其州里平恩侯廣漢博望侯舜樂成侯延壽此三侯者同產昆弟也以外戚起於宣元之世昌邑人也盎孫昌嘗爲丞相延壽以廣漢弟子嘉嘗爲大司馬至王莽敗許氏始[illegible]有許荊者[illegible]也許慎者以經術處許峻者爲易林傳於世許楊者治鴻隙陂有德於汝南汝南之民報祭焉許靖者避地交州後入蜀先主以爲太傅與從弟劭俱善論人物劭兄虔亦知名世稱平輿淵有二龍焉慎峻楊靖皆汝南人也許褚者家於譙以忠力事魏封侯牟鄉許慈者家南陽入蜀父子爲博士司馬晉時有許孜者東陽人也德行高絜孝廉不起老於家其子曰生亦有至性焉初許氏爵邑於周子孫播散四方有紀者猶不乏焉至昌邑始大者間興於汝南其後祖高陽者爲最盛然高陽之族不見其所始有據者仕魏歷校尉郡守生允爲鎮北將軍允三子皆仕司馬晉奇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奇子遐侍中猛子式平原

太子自允至式皆知名允後五世詢司馬晉嘗召官之不起詢孫珪爲旌陽太守於齊珪生勇慧齊太子家令宂從僕射勇慧生懋篤學以孝聞卒於梁爲中庶子懋生亨爲陳衛尉卿嘗領史官次齊梁時事有子善心爲之卒業是時有許紹者善心族父也通守夷陵治有恩流戸自歸數十萬卒有勞於唐爵安陸郡公圉師欽寂欽明其後也圉師紹少子寬博有器幹劉自封平恩勇與敬宗俱龍朔中宰相欽寂謂紹曾大父也萬歲中帥師當契丹爲所敗執以如安東使説守者降至安東曰賊今且破城公勉守無忘忠也契丹即殺之是歲弟欽明亦遇殺欽明爲涼州都督案行卒與突厥遇亦執使降至靈州願爲虜言告守者所以破賊兄弟將兵一旦同以身徇邊鄰賢者榮之敬宗者善心子也始以公開郡於高陽與其孫令伯以文稱當世天寶之亂敬宗有孫曰遠與張巡以睢陽抗賊自以不及巡推巡爲將而親爲之下久之食已盡煮茶紙以食猶堅守賊所以不得南向以睢陽弊其鋒也卒與俱死者皆天下豪傑義士云唐亡遠孫儒不義朱梁自雍州入于江南終身不出爲儒生稠沈毅有信仕江南李氏參德化王軍事稠生規好道家言不以事自累嘗羈宦歙間聞旁舍呻呼就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君因指槖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負其骨千里幷黃金置死者家家大驚愧之因請獻金如

皃言以爲許君壽規不顧竟去於是聞者滋以規爲
長者卒葬池州後以子故贈大理評事生遂逖迥三
子遂善事毋里毋勵其子輒曰汝獨不慚許伯通乎
祥符中　天子有事於泰山加恩羣臣逖當遷讓其
兄遂　天子以遂試將作監主簿遂子俞字堯言名
能文章大臣屢薦之有與不合者官以故不遂嘗知
興國軍大冶縣縣人至今稱之俞兩子均爲進士逖
字景山嘗上書江南李氏李氏嘆奇之以爲崇文館
校書郎歲終拜監察御史後復上書　太宗論邊事
宰相趙普奇其意以爲與己合知興元府起鄭侯廢
堰以利民治澧荊揚三州爲盜者逃而去其事兄如
事父使妻事其長姒如事毋故人無後爲嫁其女如
己子有子五人恂眞州錄事參軍恢尚書虞部員外
郎怡今爲太子中舍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元
今爲江淮荊湖兩浙制置發運使平泰州海陵主簿
五人者咸孝友如其先人故士大夫論孝友者歸許
氏元以國子博士發運判官七年遂爲其使待制天
章閣自　天子大臣莫不以爲材其勞烈方在史氏
記余故不論而著其家行云迥字光遠其事毋如伯
通之孝事其兄如景山之爲弟也慷慨有大意少嘗
仕李氏後不復仕與其兄俱葬顏村有子會爲進士
方壯時亦慨然好議天下事今爲太廟齋郎臨川王
某曰余譜許氏自據以下其緒傳始顯焉然自許男
見於周其後數封而有紀之子孫多焉攷是論之夫

伯夷之所以佐其君治民余讀書未嘗不喟然嘆思之也傳曰盛德者必百世祀若伯夷者蓋庶幾焉彼其後世忠孝之良亦使之遭時沐浴舜禹之間以盡其材而與夫夔皐羆虎之徒俱出而馳焉其孰能概之耶

傷仲永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并自爲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爲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予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爲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爲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爲衆人而已邪

同學一首別子固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

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為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還江南為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為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常云爾夫安驅徐行轥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書瑞新道人壁

始瑞新道人治其衆於天童之景德予知鄞縣愛其材能數與之遊後新主此山之四年予自淮南來視蘇州之積水卒事訪焉則新既死於某月某日矣人知與不知莫不愴焉而予與之久久以深宜其悲也夫新之材信奇矣然自放於世外而人悼惜之如此彼公卿大夫操治民之勢而能以利澤加焉則其生也榮其死也哀不亦宜乎皇祐五年六月十五日臨川王某介甫題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讀柳宗元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彼哉

讀江南録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太宗命撰江南録至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厯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實録其於春秋之義春秋臣子爲君親諱禮也箕子之説周武王克商問箕子商所以亡箕子不忍言商惡以存亡國宜告之徐氏録爲得焉然吾聞國之將亡必有太惡惡者無入於殺忠臣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於亡紂爲君至暴矣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請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季梁在隋隋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宮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予自爲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殺忠臣之辠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質直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多爲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録言佑死頗似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於佑

其它所誅者皆以辠戾何也予甚怪焉若以商紂及隋虞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佑之死信爲無辠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毀生於嫉嫉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於朝廷間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說以佑見誅鉉又不能力諍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國之禍皆鉉之由也鉉懼此過而又恥其善不及於佑故匿其忠而汙以它辠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它所誅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謂鉉不唯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書李文公集後

文公非董子作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予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歎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爲不忍於小人可也爲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爲觸宰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爲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爲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爲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

以爲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爲賢歟

書刺客傳後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荊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孔子世家議

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舄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書洪範傳後

士某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驁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没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爲師則有講而無應爲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

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爲傳注者汩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爲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孰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爲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予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爲此譊譊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題張忠定書

忠定公没久矣士大夫至今稱之豈不以剛毅正直

有勞于世如公者少歟先公年十七以文見公實見稱賞遂易字舜良時在昇州也竊觀遺蹟不勝感慨之至

題燕華仙傳

燕華仙事異矣黃君所爲傳亦辯麗可憙十方世界皆智所幻推智無方幻亦無窮必有合焉乃與爲類則王夫人之遇豈偶然哉

書金剛經義贈吳珪

惟佛世尊具正等覺於十方刹見無邊身於一毒身說無量義然窮行之所載累譯之所通理窮於不可得性盡於無所住金剛般若波羅蜜爲最上乘者如斯而已矣

與妙應大師說

妙應大師智緣診父之脉而知子之禍福翰林王承旨疑其古之無有緣曰昔秦醫和診晉侯之脉而知良臣必死良臣之死乃見於晉侯之脉診父而知子又何足怪哉熙寧庚戌十二月十九日某書

題旁詩 仲子正字

旁近有詩去杜家園上好花時尚有梅花三兩枝日莫欲歸巖下宿爲貪香雪故來遲俞秀老一見稱賞不已去絕似唐人旁喜作詩如此詩甚工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一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二

書

荅韓求仁書
荅龔深父書
再荅龔深父論語孟子書
荅王深父書三
與王深父書二
荅劉讀秀才書
荅韓求仁書

比承手筆問以所疑哀荒久不爲報勤勤之意不可以虛辱故略以所聞致左右不自知其中否也唯求仁所擇爾蓋序詩者不知何人然非達先王之法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二

書

荅韓求仁書
荅龔深父書
再荅龔深父論語孟子書
荅王深父書三
與王深父書二
荅劉讀秀才書

荅韓求仁書

比承手筆問以所疑哀荒久不爲報勤勤之意不可以虛辱故略以所聞致左右不自知其中否也唯求仁所擇爾蓋序詩者不知何人然非達先王之法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不能為也故其言約而明肆而深要當精思而熟
講之爾不當疑其有失也二南皆文王之詩而其所
繫不同者周南之詩其志美其道盛微至於赳赳武
夫兔罝之人遠至於江漢汝墳之域久至於衰世之
公子皆有以成其德召南則不能與於此此其所以
為諸侯之風而繫之召公者也夫事出於一人而其
不同如此者蓋所入有淺深而所施有久近故爾所
謂小雅大雅者詩之序固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
有大雅焉然所謂大雅者積衆小而為大故小雅之
末有疑於大雅者此不可不知也又作詩者其志各
有所主其言及於大而志之所主者小其言及於小
而志之所主者大此又不可不知也司馬遷以為大
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而
其流及上此言可用也又宣王之大雅其善疑於小
而幽王之小雅其惡疑於大蓋宣王之善微矣其大
者如此而已幽王之惡大矣其小者猶如此也凡序
言刺某者一人之事也言刺時者非一人之事也刺
言其事疾言其情或言其事或言其情其實一也何
以知其如此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而卒曰國人疾
之而不可道也是以知其如此也刺亂為亂者作也
閔亂為遭亂者作也何以知其如此平王之揚之水
先束薪而後束楚忽之揚之水先束楚而後束薪周
之亂在上而鄭之亂在下故也亂在上則刺其上亂
在下則閔其上是以知其如此也管蔡為亂成王幼

沖周公作鴟鴞以遺王非疾成王而刺之也特以救
亂而已故不言刺亂也言刺亂刺褊刺奢刺荒序其
所刺之事也言刺時者明非一人之事爾非謂其不
亂也關雎之詩所謂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者孔子所
謂哀而不傷者也何彼襛矣之詩所謂平王者猶格
王寧王而已非東周之平王也所謂齊侯者猶康侯
寧侯而已非營丘之齊侯也鄭緇衣之詩宜也好也
蓆也此其先後之序也此詩言武公父子善善之無
已故序曰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蓆多也宜者以言
其所善之當也多者以言其所善之衆也緇衣者君
臣同朝之服也適子之館者就之也爲之改[illegible]緇衣
而授之以粲者衆而養之[illegible]之又能舉[illegible]之
此所以爲有國者之善善而異於匹夫之善善也夫
有國善善如此則優於天下矣其能父子善於其職
而國人美之不亦宜乎生民之詩所謂是任是負以
歸肇祀者言后稷既開國任負所種之穀以歸而肇
祀爾非以謂兆帝祀於郊也所謂卬盛于豆于豆于
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者言我既爲天子得祀郊則
盛于豆登其香始升而上帝居歆爾非以爲后稷得
郊也其卒曰胡臭亶時庶無辠悔以迄于今者言上
帝所以居歆何臭之亶時乎乃以后稷肇祀則庶無
辠悔以迄于今得郊祀之時爾蓋所謂文武之功起
於后稷故推以配天者此也衛有邶鄘之詩而說者
以謂衛後世幷邶鄘而取之理或然也既無所受之

則疑而闕之可也意誠而心正心正則無所爲而不
正故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之
言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也非以它經爲有異乎
此也吾之所受者爲此則彼者吾之所弃也所謂彼
哉彼哉者蓋孔子之所弃也孔子曰管仲如其仁仁
也揚子謂屈原如其智不智也猶之詩以不明爲明
又以不明爲昏考其辭之終始則其文雖同不害其
意異也心足以盡己恕足以盡物雖孔子之道又何
以加於此而論者或以謂孔子之道神明不測非忠
恕之所能盡雖然此非所以害曾子者也好勇過我
也者所謂徒勇而不能法者也能勇而不能怯非成
材也故孔子無所取材者鳳鳥至河出圖皆聖人在
上之瑞其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者蓋曰無聖人在
上而已矣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所謂美人也其於
尊五臣昇四惡非待教也若夫鄭聲佞人則由外鑠
我者也雖若顏子者不放而遠之則其於爲邦也不
能無累焉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
色孔壬由此觀之佞人者堯舜之所難而況於顏子
者乎夫佞人之所以入人者言而已言之入人不如
聲之深則鄭聲之可畏固又甚矣孔子曰如有所譽
其有所試矣謂顏子三月不違仁者蓋有所試矣雖
然顏子之行非終於此其後孔子告之以克己復禮
而請事斯語矣夫能言動視聽以禮則蓋已終身未
嘗違仁非特三月而已也語道之全則無不在也無

不爲也學者所不能據也而不可以不心存焉道之在我者爲德德可據也以德愛者爲仁仁譬則左也義譬則右也德以仁爲主故君子在仁義之間所當依者仁而已孔子之去魯也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辠行也以微辠行也者依於仁而已禮禮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信信此者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不及乎義禮智信者其說蓋如此也楊子曰道以道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揚子言其合老子言其離此其所以異也韓文公知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而不知仁義之無以異於道德此爲不知道德也

升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此孟子所謂天之大任者也不能如大人正己而物正此孔子所謂小器者也言各有所當非相違也昔之論人者或謂之聖人或謂之賢人或謂之君子或謂之仁人或謂之善人或謂之士微子一篇記古之人出處去就蓋略有次序其終所記八士者其行特可謂之士而已矣當記此時此八人之行蓋猶有所見今亡矣其行不可得而考也無君子小人至於五世則流澤盡澤盡則服盡而尊親之禮息萬世莫不尊親者孔子也故孟子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所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者先儒以國中之地謂之廛以周官

考之此說是也廛而不征者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法而不廛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或廛而不征或法而不廛蓋制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者衆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而不廛文王之時關譏而不征及周公制禮則凶荒札喪然後無征蓋所以權之也貢者夏后氏之法而孟子以爲不善者不善非夏后氏之罪也時而已矣責難於君者吾聞之矣責善於友者吾聞之矣雖然其於君也曰以道事之不可則止其於友也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王驩於孟子非君也非友也彼未嘗謀於孟子則孟子未嘗與之言不亦宜乎求仁所問於易者尚非易之蘊也能盡於詩書論語之言則此皆不問而可知某嘗學易矣讀而思之自以爲如此則書之以待知易者質其義當是時未可以學易也唯無師友之故不得其序以過於進取乃今而後知昔之爲可悔而其書往往已爲不知者所傳追思之未嘗不媿也以某之愧悔故亦欲求仁慎之蓋以求仁之才能而好問如此某所以告於左右者不敢不盡冀有以亮之而已至於春秋三傳既不足信故於諸經尤爲難知辱問皆不果荅亦冀有以亮之

荅龔深父書

某得手筆感慰尤喜侍奉萬福所示王深父事甚曉然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趣舍必度於仁

義是乃深父所以合於古人而衆人所以不識深父者也言之於深父何病揚雄亦用心於內不求於外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故某以謂深父於爲雄幾可以無悔揚雄者自孟軻以來未有及之者但後世士大夫多不能深考之爾孟軻聖人也賢人則其行不皆合於聖人特其智足以知聖人而已故某以謂深父其知能知軻其於爲雄幾可以无悔揚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奈何欲非之乎若以深父不仕爲過於雄則自雄以來能不仕者多矣豈皆能過於雄乎若以深父之不仕爲與雄異則孟子稱禹稷顏回同道深父之於爲雄其以强學力行之所至仕不仕特其所遭義命之不同未可以議於此深父吾友也言其美尤不敢略亦不敢誣所以致忠信於吾家然以久廢學恐所論尚不中不惜更詳喻及也

再答龔深父論語孟子書

某啓所論及異論其曉然道德性命其宗一也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則命有順有逆性有善有惡固其理又何足以疑伊尹曰茲爲不義習與性成出善就惡謂之性亡不可謂之性成伊尹之言何謂也召公曰惟不恭厥德乃早墜厥命者所謂命凶也命凶者固自取然猶謂之命若小人之自取或幸而免不可謂之命則召公之言何謂也是古之人以無君子爲無道以無吉德爲無德則出善就惡謂之性亡非不可也雖然可以謂之無道而不可謂之道無

小人可謂之無德而不可以謂德無凶可以謂之性亡而不可以謂之性無惡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相近之性以習而相遠則習不可以不慎非謂天下之性皆相近而已矣孔子見南子爲有禮則孔子不可告子路曰是禮也而曰天厭之乎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若有禮而無權則何以爲孔子天下之理固不可以一言盡君子有時而用禮故孟子不見諸侯有時而用權故孔子可見南子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將以行法也不如是則要盟者得志矣且有至于人而不得行則聖人之無所奈何孔子適衛非蒲之所能至則孔子何爲而不適衛蓋適衛然後足以明義此孔子之所微也凡此皆爲深甫道之以深甫之明何難於是而千里以書見及此固深甫之好問嗜學之無已也久廢筆墨言不逮意幸察

答王深甫書

某拘於此鬱鬱不樂日夜望深甫之來以豁吾心而得書乃不知所冀況自京師去潁良不遠深甫家事會當有暇時豈宜愛數日之勞而不一顧我乎朋友道喪久矣此吾於深甫不能無望也向說天民與深甫不同雖蒙丁寧相教意尚未能與深甫相合也深甫曰事君者以容於吾君爲悅安社稷者以安吾之社稷爲悅天民者以行之天下而澤被於民爲達己者皆執其志之所殉而成善者也而未及乎知命大

人則知命矣某則以謂善者所以繼道而行之可善者也孔子曰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又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之所謂善者如此則以容於吾君爲悅者未可謂能成善者也亦曰容而已矣以容於吾君爲悅者則以不容爲戚安吾社稷爲悅則以不安爲戚吾身之不容與社稷之不安亦有命也而以爲吾戚此乃所謂不知命也夫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彼非以達可行於天下爲悅者也則其窮而不行也豈以爲戚哉視吾之窮達而無悅戚於吾心不知命者其何能如此且深甫謂以民繫天者明其性命莫不稟於天也有匹夫求達其志於天下以養全其類是能順天者敢取其號亦曰天民安有能順天而不知命者乎深甫曰安有能視天以去就而德傾貶於大人者乎某則以謂古之能視天以去就其德貶於大人者有矣即深甫所謂管仲是也管仲不能正已者也然而至於不死子糾而從小白其去就可謂知天矣天之意固嘗甚重其民故孔子善其去就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此乃吾所謂德不如大人而尚能視天以去就者深甫曰正已以事君者其道足以致容而已不容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已而安社稷者其道足以致安而已不安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已以正天下者其道足以行天下而已不行則命也何窮達於吾心哉某則以謂

大人之窮達能無悅戚於吾心不能毋欲達孟子曰
我四十不動心又曰何爲不豫哉然而千里而見王
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王庶幾改之予
日望之夫孟子可謂大人矣而其言如此然則所謂
無窮達於吾心者殆非也亦曰無悅戚而已矣深甫
曰惟其正已而不期於正物是以使萬物之正焉某
以謂期於正已而不期於正物而使萬物自正焉是
無治人之道也無治人之道者是老莊之爲也所謂
大人者豈老莊之爲哉正已不期於正物者非也正
已而期於正物者亦非也正已而不期於正物是無
義也正已而期於正物是無命也是謂大人者豈顧
無義命哉揚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揚子
所謂大器者蓋孟子之謂大人也物正焉者使物取
正乎我而後能正非使之自正也武王曰四方有辠
無辠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橫行於天下
武王耻之孟子所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期
於正物而使物自正則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無爲
怒也孟子沒能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揚子而已
深甫嘗試以某之言與常君論之二君猶以爲未也
願以教我

二

某學未成而仕仕又不能俛仰以赴時事之會居非
其好任非其事又不能遠引以避小人之謗讒此其
所以爲不肖而得辠於君子者而足下之所知也往

者足下遠不棄絕手書勤勤尚告以其所不及幸甚幸甚顧私心尚有欲言未知可否試嘗言之某嘗以謂古者至治之世然後備禮而致刑不備禮之世非無禮也有所不備耳不致刑之世非無刑也有所不致耳故某於江東得吏之大辠有所不治而治其小辠不知者以謂好伺人之小過以爲明知者又以爲不果於除惡而使惡者反資此以爲言某乃異於此以爲方今之理勢未可以致刑致刑則刑重矣而所治者少不致刑則刑輕矣而所治者多理勢固然也一路數千里之間吏方苟簡自然狃於養交取容之俗而吾之治者五人小者罰金大者纔絀一官而豈足以爲多乎工尹商陽非嗜殺人者猶殺三人而止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反命某之事不幸而類此若夫爲此紛紛而無與於道之廢興則既亦知之矣抑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者竊有意焉足下以爲如何自江東日得毀於流俗之士顧吾心未嘗爲之變則吾之所存固無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也及吾朋友亦以爲言然後怵然自疑且有自悔之心徐自反念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爲於世也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又以愛憎喜怒變事實而傳之則吾友庸詎非得於人之異論變事實之傳而後疑我之言乎況足下知我深愛我厚吾之所以日夜向往而不忘者安得不嘗試言吾之所自爲以冀足下之察我乎使吾自爲如此而可以無辠固夫善

即足下尚有以告我令釋然知其所以爲臯雖吾往者已不及尚可以爲來者之戒幸留意以報我無忽

三

某啓不見已兩月雖塵勞汩汩企望盛德何日無之忽辱惠書承以論語義見教言微旨奥直造孔庭非極高明孰能爲之仰羨仰羨近蒙子固夷甫過我因與二公同觀尤所歎服何時得至金陵以盡遠懷

與王深父書

某頓首自與足下別日思規箴切劘之補甚於飢渴足下有所聞輒以告我近世朋友豈有如足下者乎此固某所望於足下者惜乎與足下相去遠過失日甚而不肯得聞於足下誠使盡聞而盡教之雖某之愚其庶幾少有成乎惟足下不以數以書爲勤幸甚幸甚

二

某頓首近已奉狀不知到否竟不得脫省中而今日就職聞足下當入都下幸能遂來冀得一見若足下來弄池則某此月乞去至淮南迎親矣出不過三四十日則還至都下幸足下且留以待某還事欲講於左右者甚衆切勿遽去若今不得一見又不知何時奉見切勿亟歸也有王逢原者卓犖可駭自常州與之如江南已見其有過人者及歸而見之所學所守愈超然殆不可及忽得報死矣天於善人君子如此可歎可歎如逢原者求之於時殆未見比不知常君

方之孰賢耳可痛可痛恨足下不得見之耳書不盡意自愛自愛

答劉讀秀才書

久不聞問忽得書承侍奉萬福良以爲慰見問進退去就之意蓋道之所存意有所不能致而意之所至言有所不能盡第深考微子一篇則古之聖人君子所以趣時合變蓋可瞭矣但闊愈遠惟自愛數以書見及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二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三

書

答徐絳書
答李資深書
答韶州張殿丞書
答司馬諫議書
答曾公立書
答呂吉甫書
與王子醇書四
與趙卨書
回蘇子瞻簡
與陳和叔內翰簡

方之孰賢耳可痛可痛悵足下不得見之耳書不盡意自愛自愛

答劉讀秀才書

久不聞問忽得書承侍奉萬福良以為慰見問進退去就之意蓋道之所存意有所不能致而意之所至言有所不能盡第深考微子一篇則古之聖人君子所以趣時合變蓋可賭矣阻闊愈遠惟自愛數以書見及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二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五

書

答徐絳書
答李資深書
答韶州張殿丞書
答司馬諫議書
答曾公立書
答呂吉甫書
與王子醇書四
與趙卨書
回蘇子瞻簡
與陳和叔內翰簡

答許朝議書

答蔡天啓書

與參政王禹玉書二

答曾子固書

答徐絳書

某啓某鄙朴未嘗得邂逅而蒙以書辱於千里之遠固已幸甚足下求免於今之世而求合於古之人不以問世之能言而欲有取於不肖此某之所以難於對也自生民以來為書以示後世者莫深於易易之所為作不出足下之所求文王以伏羲為未足以發世也故從而為之辭至於孔子之有述也蓋又以文王為未足此皆聰明睿智天下至神然尚於此不能以一言盡之而患其喻之難也況以區區之中材而遇變故之無窮其能皆有所合而卒以自免乎雖能有所合而有以自免其可以易言而遽曉乎此某夙夜勉焉而懼然不及者也其能遽有以進左右者乎然學者患其志之不同而有志者欲其為之不已某與足下幸志同矣如為之不已佗日邂逅得各講其所聞擇其可以守之庶其卒將有得焉蓋古之人其成未嘗不以友者此亦區區有望於君子也

答李資深書

某啓辱書勤勤教我以義命之說此乃足下忠愛於故舊不忍捐弃而欲誘之以善也不敢忘不敢忘雖然天下之變故多矣而古之君子辭受取舍之方不

一彼皆内得於已有以待物而非有待乎物者也非有待乎物故其迹時若可疑有以待物故其心未嘗有悔也若是者豈以夫世之毀譽者槩其心哉若某者不足以望此然私有志焉顧非與足下久相從而熟講之不足以盡也多病無聊未知何時得復晤語書不能一一千萬自愛

荅韶州張殿丞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至今不絶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閤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儁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

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答司馬諫議書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　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　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

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答曾公立書

某啓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興異論羣聾和之意不在於法也孟子所言利者爲利吾國[illegible]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莩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爲利哉姦人者因名實之近而欲亂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願何始以爲不請而請者不可遏終以爲不納而納者不可卻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不若與之然不與之而必至於二分者何也爲其來日之不可繼也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爲政非惠而不費之道也故必貸然而有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逋鼠雀之耗而必欲廣之以待其飢不足而直與之也則無二分之息可乎則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於道者論之則某之所論無一字不合於法而世之譊譊者不足言也因書示及以爲如何

答呂吉甫書

某啓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它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與焉則公何尤於我趣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攷實論情公宜昭其如此開喻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尚何舊惡之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爲於聖世而某苶然衰疢特待盡於山林趣舍異路則相呴以濕不如相忘之愈也想趣召在朝夕惟良食爲時自愛

與王子醇書四

某啓得書承動止萬福良以爲慰洮河東西蕃漢集附即武勝必爲帥府今日築城恐不當小若以目前功多難成城大難守且爲一切之計亦宜勿廢舊城審處地勢以待異時增廣城成之後想當分置市易務爲蕃巡檢大作廨宇募蕃漢有力人假以官本置坊列肆使蕃漢官私兩利則其守必易其集附必速矣因書希詳喻經畫次第秋凉自愛不宜

二

某啓承已築武勝又討定生羌甚善聞郢成珂等諸酋皆聚所部防拓恩威所加於此可見矣然久使暴露能無勞費恐非所以慰悅衆心令見內附之利謂宜喻成珂等放散其衆量領精壯人馬防拓隨宜犒勞使悉懷惠城成之後吏加厚賞人少則賞不費財賜厚則衆樂爲用不知果當如此否請更詳酌蕩除強梗必有穀可獲以供軍有地可募人以爲弓箭手

特恐新募未便得力若募選秦鳳涇原舊人投換仍
許其家人刺手承占本名官土人貟節級更與轉資
即素教之兵足以鎮服初附事難遥度心所謂然耶
試言之爾諸當條奏想不憚煩露次勞苦爲時自愛
不宣

三

某啓得書喻以禦寇之方　上固欲公毋涉難冒險
以百全取勝如所喻甚善甚善方今熙河所急在修
守備嚴戒諸將勿輕舉動武人多欲以討殺取功爲
事誠如此而不禁則方憂未艾也竊謂公厚以恩
信撫屬羌察其材者收之爲用今多以錢粟養戍卒
乃適足備屬羌爲變而　未有以事耎當[illegible]
非使屬羌爲我用則非特無內患亦宜賴其[illegible]
外寇矣自古以好坑殺人致畔以能撫養致其[illegible]
公所覽見且王師以仁義爲本豈宜以多殺斂怨[illegible]
喻及青唐既與諸族作怨後無復合理固然也[illegible]
近董氈諸族事定之後以兵威臨之而宥其罪使討
賊自贖隨加厚賞彼亦宜遂爲我用無復與賊合矣
與討而驅之使堅附賊爲我患利害不侔也事固有
攻彼而取此者服誠能挫董氈則諸羌自服安所事
討哉又聞屬羌經討者既亡蓄積又廢耕作後無以
自存安得不色聚爲寇以梗商旅往來如募之力後
及伐材之類因以活之宜有可爲幸留意念恤邊事
難遥度想公自有定計意所及嘗試言之春暄爲國

自愛不宣

四

某啓久不得來問思仰可知木征內附熈河無復可虞矣唯當省冗費理財穀爲經久之計而已 上以公功信積著處懷委任疆場之事非復異論所能搖沮公當展意思有以報 上餘無可疑者也某久曠職事加以疲病不能自支幸蒙恩憐得釋重負然相去彌遠不勝惓惓唯爲國自愛幸甚不宣

與趙卨書

某啓議者多言遽欲開納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倔強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衆大當彼寡小我尚疲弊厭兵即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illegible]得安息則彼上下忿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倔強也我明示開納則彼孰敢違衆首議欲爲倔強者就令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爲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怠寇也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此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蓋明示開納所以怠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聖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即與收接聞奏宜即明示界上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

回蘇子瞻簡

某啓承誨喻累幅知尚盤桓江北俯仰踰月豈勝感

悵得秦君詩乎不能捨棄致遠適見亦以爲清新嫵麗與鮑謝似之不知公意如何餘卷正冐眩尚妨細讀嘗鼎一臠旨可知也公奇秦君數口之不置吾又穫詩手之不捨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未相見跋涉自愛書不宣悉

與陳和叔內翰簡

某啓今日承以劵致餽喻今來取與和叔交游三十年豈敢復相求於末度然人道所以相交際亦宜秪有禮非苟以豢養爲利而已是以不敢拜貺竊恐此非公指然久客於此旬以煩費公帑爲慙自是壹經䫉不亦善乎餘留面叙不宣

答[illegible]書

某啓連得誨示豈勝感慰歲暮冰寒想比日安佳須在朝廷觀公議法每求所以生之想今宿州亦用此意公壽考康寧子孫蕃衍當以此也咫尺思一相見情何有已唯冀良食自愛永綏福履不宣

答蔡天啓

某啓近附書想達比日安否如何何時南來日以企佇得書謊同生基以色立誠如是也所謂猶如野馬熠熠清擾者日光入隙所見是也衆生以識精米合此而成身衆生爲想所陰不依日光則不能見想陰旣盡心光發宣則不假日光了了見此此即所謂見同生基也未即會晤爲道自愛數以書見及尊教援想比日安佳未及爲書

與參政王禹玉書

某啓越宿伏惟台候萬福某久尸宰事每念無以塞責而比者憂患之餘衰疹浸加自惟身事漫不省察持此謀國其能無所曠廢以稱主上任用之意乎況自春以來求解職事至于四五今則疾病日甚必無復任事之理仰恃契眷謂宜少敦僚友之義曲爲開陳使得遂所欲而不宜迪 上見留以重某逋慢之罪也區區之懷言不能盡惟望深賜矜憐而已不宣

二

某啓繼蒙賜臨傳喻 聖訓徬徨踧踖無所容措某羈孤無助遭値大聖獨排衆毀付以宰事苟利於國豈辭糜殞顧自念行不足以悅衆而怨怒實積於親貴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詖常出於交游之厚且據勢重而任事久有盈滿之憂意氣衰而精力弊有曠失之懼歷觀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終不累國者蓋未有也此某所以不敢避逋慢之誅欲及辠戾未積得優游里閭爲聖時知止不殆之臣庶幾天下後世於 上拔擢任使無所譏議伏惟明公方佐佑大政上爲朝廷公論下及僚友私計謂宜少垂念慮特賜敷陳某既不獲通章表所恃在明公一言而已心之精微書不能傳惟加憫察幸甚不宣

答曾子固書

某啓久以疾病不爲問豈勝鄉往前書疑子固於讀

經有所不暇故語及之連得書疑某所謂經者佛經也而教之以佛經之亂俗某但言讀經則何以別於中國聖人之經子固讀吾書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也然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爲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楊雄雖爲不好非聖人之書然於墨晏鄒莊申韓亦何所不讀彼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故異學不能亂也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視吾所知爲尚可以異學亂之者乎非知我也方今亂俗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沒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爲如何苦寒比日侍奉萬福自愛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三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四

書

上相府書
上富相公書
上曾參政書
上執政書
上歐陽永叔書四
與劉原父書
荅吳孝宗書二
荅錢公輔學士書
荅崔伯易書
與郭祥正太博書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與吳特起書

與曾子山書

與吳司錄議王逢原姻事書

上相府書

某聞古者極治之時君臣施道以業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其澤者爲之焦然恥而憂之瞽聾侏儒亦各得以其材食之有司其誠心之所化至於牛羊之踐不忍不仁於草木今行葦之詩是也況於所得士大夫也哉此其所以上下輯睦而稱極治之時也伏惟閤下方以古之道施天下而某之不肖幸以此時竊官於朝受命佐州宜竭罷駑之力畢思慮治百姓以副吾君吾相於設官任材休息元元之意不宜以私恩上而自近於不敏之誅抑其勢有可言則亦閤下之所宜憐者某少失先人今大母春秋高宜就養於家之日久矣徒以內外數十口無田園以託一日之命而取食不腆之祿以至於今不能也今去而野處念自廢於苟賤不廉之地然後有以共裘葛具魚菽而免於事親之憂則恐內傷先人之明而外以累君子養完人材之德濡忍以不去又義之所不敢出也故輒上書闕下願殯先人之丘冢自託於筦庫以終犬馬之養焉伏惟閤下觀古之所以材瞽聾侏儒之道覽行葦之仁憐士有好修之意者不窮之於無所據以傷其操使老者得養而養者雖愚無能無報感德於以廣仁孝之政而曲成士大夫爲子孫之

誼是亦君子不宜得已者也黷冒威尊不任皇恐之至

上富相公書

某不肖當朝廷選用才能修立法度之時不以罪廢而蒙器使此其幸固已多矣某竊自度守一州尚不足以勝任任有大於一州者固知其不勝也自被使江東夙夜震恐思得脫去非獨爲私計凡以此也三司判官尤朝廷所選擇出則被使漕運而金穀之事某生平所不習此所以蒙恩反側而不敢冒也惟不肖嘗得出入門下蒙眷遇爲不淺矣平居不敢具書以勤左右之觀省幸緣恩惠所及敢布其私心誠望閤下哀其忠誠戢賜一州處幽閒之區寂寞之濱其治式非敢謂能也庶幾地閒事少夙夜悉心力易以塞責而免於官謗也若夫私養之勢不便於京師固嘗屢以聞朝廷而熟於左右者之聽矣今茲蒙恩厚賜祿多豈宜復言私計不便乎雖然所辭者才力所不能而所願猶未安理分也亦冀閤下哀之

上曾參政書

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而役使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今也某材不足以任劇而又多病不敢自蔽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閤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某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久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閤

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安也伏惟閤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某得布其私焉論者或以爲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某竊以爲不然上之使人也既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無以報吾君下將無以慰吾親然且左右惟所使則是無義無命而苟悅之爲可也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材可以備一道之使而無不可爲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爲者盖不可勝數則某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論者又以爲人臣之事其君與人子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其材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爲臣而養可也某又竊以爲不然古之民也有常産矣然而事親者猶將輕其志重其禄所以爲養今也仕則有常禄而居則無常産而特將輕去其所以爲養非所謂爲人子事親之義也且某之材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尚有可任者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任豈有不便於養者乎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然以某之賤未嘗得比於門墻之側而慨然以鄙樸之辭自通於閤下之前欲得其所求自常人觀之宜

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宜不爲遠近易慮而不以親疎改施如天之無不燾而施之各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人之心區區好忮而自私不恕已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邪伏惟閤下垂聽而念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閤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觀閤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所願而樂者乎冒瀆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上執政書

竊以方今仁聖在上四海九州冠帶之屬望其施爲以福天下者皆聚於朝廷而某得以此時備使畿內交遊親戚知能才識之士莫不爲某願此亦區區者思自竭之時也事顧有不然者某無適時才用其於仕也苟以得祿養親爲事耳日月推徙遂非其據今親闈老矣日夜惟諸子壯大未能以有室家而某之兄嫂尚皆客殯而不葬也其心有不樂於此及今愆思自置江湖之上以便昆弟親戚往還之勢而成婚姻葬送之謀故某在廷二年所求郡以十數非獨爲食貧而口衆也亦其所懷如此非獨以此也某又不幸今茲天被之疾好學而苦眩稍加以憂思則往往昏瞶不知所爲以京師千里之縣吏兵之衆民物之稠所當悉心力耳目以稱上之恩施者蓋不可勝數以某之不肖雖平居無他尚懼不給又況所以亂其心如此而又爲疾病所侵乎歸印有司自請於　天

子以待放絀而歸田里此人臣之明義而某之所當守也顧親老矣而無所養勢不能爲也偷假歲月饕祿賜以徼一日之幸而不忖事之可否又義之所不敢爲竊自怒而求其猶可以冒者自非哀憐東南寬閒之區幽僻之濱與之一官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學以庚祿賜之入則進無所逃其辠退無所託其身不惟親之欲有之而已蓋聞古者致治之世自瞽矇昏聵侏儒蘧篨戚施之人上所以使之皆各得盡其才鳥獸魚鱉昆蟲草木所以養之皆各得盡其性而不失也於是裳裳者華魚藻之詩作於時而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言古之君子於士之宜左者左之宜右者右之各因其才而有之是以人人得似其先人又曰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魚者潛逃深渺之物皆得其所安而樂王是以能那其居也方今寬裕廣大有古之道大臣之在內有不便於京而求出小臣之在外有不便於身而求歸朝廷未嘗不可而士亦未有以此非之者也至於所以賜某者亦可謂周矣爲其貧也使之有屋廬而多祿廩爲其求在外而欲其內也置之京師而如其在外之求顧某之私不得盡聞於上是以所懷齟齬而有不得也今敢盡以聞於朝廷而又私布於執事矣伏惟執事察其身之疾而從之盡其才憐其親之欲而養之盡其性以完朝廷寬裕廣大之政而無使裳裳者華魚藻

之詩作於時則非獨於某爲幸甚

上歐陽永叔書

今日造門幸得接餘論以坐有客不得畢所欲言某所以不願試職者向時則有婚嫁葬送之故勢不能久處京師所圖甫畢而二兄一嫂相繼喪亡於今窘迫之勢比之向時爲甚若萬一幸被館閣之選則於法當留一年藉令朝廷憐閔不及一年即與之外任則人之多言亦甚可畏若朝廷必復召試某以必以私急固辭竊度寬政必蒙矜允然召旨既下比及辭而得請則所求外補又當遷延矣親老口衆寄食於官舟而不得躬養於今已數月矣早得所欲以紓家之急此亦仁人宜有以相之也翰林雖嘗被旨與某試然某之到京師非諸公所當知以今之體須某自言或有司以報乃當施行前命耳萬一理當施行遠爲罷之於公義亦似未有害某私計爲得竊計明公當不惜此區區之意不可以盡唯仁明憐察而聽從之

二

某以不肖願趨走於先生長者之門久矣初以疵賤不能自通閤下親屈勢位之尊忘名德之可以加人而樂與之爲善顧某不肖私門多故又奔走職事不得繼請左右及此蒙恩出守一州愈當遠去門牆不聞議論之餘私心眷眷何可以處道途邅迴數月始至敝邑以事之紛擾未得具啓以敘區區鄉往之意

過蒙奬引追賜詩書言高旨遠足以爲學者師法惟褒被過分非先進大人所宜施於後進之不肖豈所謂誘之欲其至於是乎雖然懼終不能以土副也輒勉強所乏以酬盛德之貺非敢言詩也惟恕其僭越幸甚

三

某以五月去左右六月至楚州即七舍弟病留四十日至揚州又與四舍弟俱失郡牧所生一子七月廿日視郡事承守將數易之後加之水旱吏事亦尚[illegible]冗故修啓不蚤伏惟幸察閤下以道德爲天下[illegible]方今之勢雖未得遠引以從雅懷之所尚[illegible]德所[illegible][illegible]然後[illegible]出處[illegible]無適不宜此[illegible]承餘論及之因試薦其區區某到郡侍親幸且順適但以不才而臨今日之民宜得辠於君子固有日矣

四

某以疵賤之身聞門願見非一日積幸以職事二年京師以求議論之補蒙恩不弃知遇特深違離未久感戀殊甚然以私門多故未嘗得進一書以謝左右伏蒙恩憐再賜手書推奬存撫甚非後進所當得於先生大人之門以愧以恐何可以言也秋冷伏惟動止萬福惟爲時自重以副四方瞻望之意

與劉原父書

辱手教勤勤尤感愧伏承動止萬福又良慰也河役之罷以轉運賦功本狹與雨淫不止督役者以病告

故止耳昔梁王墮馬賈生悲哀泄魚傷人曾子涕泣今勞人費財於前而利不遂於後此某所以愧恨無窮也若夫事求遂功求成而不量天時人力之可否此某所不能則論某者之紛紛豈敢怨哉閤下乃以初不能無意爲有憾此非某之所敢聞也方今萬事所以難合而易壞常以諸賢無意耳如鄙宗夷甫輩稍稍鶩於世矣仁聖在上故公家元海未敢跋扈耳閤下論爲世師此雖戲言願勿廣也前月被使江東朝夕當走左右自餘須面請

答吳孝宗書 孝宗字子經

比得周秀才所示書即欲奉報以多病多事未能如志重承手問尤以感愧知生事彌困爲之柰何某亦以故事見迫又田入不足故私計亦未能不以[illegible]然勢誅有命當順以聽之耳前書所示大抵[illegible]志若子經欲以文辭高世則世之名能文辭者已衆過矣若欲以明道則離聖人之經皆不足以有明也自秦漢已來儒者唯楊雄爲知言然尚恨有所未盡今學士大夫往往不足以知雄則其於聖人之經宜其有所未盡子經誠欲以文辭高世則無爲見[illegible]誠欲以明道則所欲爲子經道者非可以一言而盡也子經所謂斜鑿以矯矢背柄以矯舟此天下之所同而舟矢已來未之改也先志所論有非天下之所同而特出子經之新意者則與矯舟矢之意爲不類又子經以爲詩禮不可以相解乃如某之學則惟詩

禮足以相解以其理同故也子經以謂如何兩家各多難無由會合許明年見過幸甚未爾自愛

荅吳孝宗論先志書

某辱書又示以先志而怪某尚有欲爲吾弟道者責以一言盡之吾弟所爲書博矣所欲爲吾弟道者非可以一言盡然吾弟自以爲才不及子貢而所言皆子貢所欲聞於夫子而不得者也則某有欲爲吾弟道者可勿怪也積憂久病廢學疲懶書不能逮意知已就試國學隆暑自愛他俟試罷見過面盡不宣

荅錢公輔學士書

比蒙以銘文見屬足下於世爲聞人力足以得顯者銘父母以屬於不腆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輒爲之爾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爲之耳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也足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之如得甲科爲通判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林之勝此何足以爲太夫人之榮而必欲書之乎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茍不能行道適足以爲父母之羞況一甲科通判茍粗知爲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爲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於其心也太夫人能與於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此其所以爲賢而宜銘者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七孫業之有可道固不宜略若

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也諸不具道討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南去愈遠君子惟順愛自重

與崔伯易書

伯易足下得書於京師所以開我者不敢忘而人事紛紛不得修報以為到高郵即奉見得道所欲言者去軍城止三十里而遇親舟遂挽以北念還軍中則重煩親友然遂不得一見足下而西殊悒悒也逢原遽如此痛念之無窮特為之作銘因吳特起去奉呈此於平生為銘最為無媿惜也如此人而年止如此以某之不肖固不敢自謂足以知之然見逢原所學所為日進非止在高郵見之遂若不可企及竊以謂可畏憚而有望其助我者莫踰此君雖足下之言亦以謂如此今則已矣可痛可痛然此特可為足下道爾人之憂逢原者多矣亦豈如吾兩人者知之之盡乎可痛可痛苐亡必朝夕見之於京師不別致書為致意

與郭祥正太博書

某叩頭得手筆存問區區哀感所不可言示及詩篇壯麗俊偉乃能至此良以嘆駭也輒留巾㔸未以為玩山邑少事不足以煩剸治想多暇日足以吟詠無緣一至左右惟自愛重以副鄉往之私幸甚

二

某叩頭辠逆餘生奄經時序咫尺無由自訴伏承存

録眖以詩書不勝區區哀感詩已傳聞兩篇餘皆所未見豪邁精絶固出於天才此非力學者所能逮也雖在哀疚把翫不能自休謹輒藏之巾篋永以爲好也知導引事稍熟希爲人愼疾自愛幸甚

三

某叩頭承示新句但知嘆愧于固之言未知所謂豈以謂足下天才卓越更當約以古詩之法乎哀荒未能劇論當俟異時爾聞有殤子之釁想能以理自釋情累也某皁逆荼毒奄忽時序諸非面訴無以盡

與吳特起書

某啓適見錘檢正世美言上舍吳師禮浙人也有文[illegible]節行欲爲逢原增彼極多人欲增之而慕逢原節義故欲娶其女錘爲人不妄吳亦有名故欲作書奉報乃得來書更請審擇特起肯遠相過甚慰思渴老年待盡若復得一相見豈非幸願今歲暑雨特甚多逃於北山平生未嘗畏暑年老氣衰復值此非常氣候殊爲憊頓書不及悉千萬自愛

與曾子山書

某啓比聞上下呶呶何故人不患無材患韜晦之爲難況州縣之勢固已相逾郡若摧縣易於拉朽此不可不知也冬寒千萬自愛

與吳司録議王逢原姻事書

某啓仲冬嚴寒伏惟尊體動止萬福王令秀才近見文學才智行義皆高過人見留他來此修學雖貧不

應舉爲人亦通不至大段苦節過當他恐二舅不欲與作親久不得委曲不審尊意如何傳聞皆不可信也某目見其所爲如此甚可愛也未拜見千萬乞保尊重

二

某啓新正伏惟二舅都曹尊體動止萬福向曾上狀不審得達左右否王令秀才見在江陰聚學文學智識與其性行誠是豪傑之士或謗其所爲過當皆不足信某比深察其所爲大抵只是守節安貧耳近日人從之學者甚衆亦不至絕貧乏況其家口寡亦易爲贍足雖然不應舉以某計之今應舉者未必及第未必不困窮更請斟酌此人但恐久遠非終困窮者也雖終困窮其畜妻子當亦不至失所也渠却望二舅有信來決知親事終如何幸一賜報也尚寒伏乞善保尊重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五

書

與王逢原書七
與劉元忠待制書
與沈道原舍人書二
荅黎檢正書
與丁元珍書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與馬運判書
荅王伯虎書
荅段逢書
荅姚闢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48862 V.18

荅李參書

荅史諷書

上邵學士書

與王逢原書

某頓首逢原足下比得足下於客食中窘窘相造謝不能取一日之閑以與足下極所欲語者而舟即東矣間闊足下之詩切有疑焉不敢不以告足下詩有歎蒼生淚垂之說夫君子之於學也固有志於天下矣然先吾身而後吾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係吾得志與否耳身猶屬於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屬於命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又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孔子之說如此而或以為君子之學汲汲以憂世者惑也惑於此而進退之行不得於孔子者有之矣故有孔不暇暖席之說吾獨以聖人之心未始有憂有難予者曰然則聖人忘天下矣曰是不忘天下也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正吉象曰拔茅正吉志在君也在君者不忘天下者也不可榮以祿者知命也吾雖不忘天下而命不可必合憂之其能合乎易曰遯世無悶樂天知命是也詩三百如栢舟北門之類有憂也然仕於其時而不得其志不得以不憂也仕不在於天下國家與夫不仕者未始有憂君子陽陽考槃之類是也借有憂者不能奪聖人不憂之說孟子曰伊尹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

其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可謂憂天下也然湯聘之猶囂囂然曰我處畎畝之閒以樂堯舜之道豈如彼所謂憂天下者僕僕自枉而幸售其道哉又論禹稷顏回同道曰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則惑也今窮於下而曰我憂天下至於慟哭者無乃近救鄉鄰之事乎孔子所以極其說於知命不憂者欲人知治亂有命而進不可以苟則先王之道得伸也世有能諭知命之說而不能重進退者有矣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始得足下文特愛足下之才耳既而見足下衣刓屨缺坐而語未嘗及已之窮退而詢足下終歲食不葷不以絲忽妄售於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幾吾以謂知及之仁又能守之故以某之所學報足下

二

某頓首讀所辱書辭見足下之材浩乎沛然非某之所能及問諸邑人知足下之行學爲君子而方不已者也惜乎某之行亟不得久留從足下以遊及求足下所稱滿若者而見之所示業副輒留傳玩不審定復枉顧否不勝幸望也

三

某頓首逢原近已附書亦得所賜教殊感慰唯逢原見教正得鄙心之所欲方欲請而已被　旨還都遂得脫此亦可喜也但今茲所除復非不肖所宜居不免又干溷朝廷此更增不知者之譏然吾自計當如

此豈能頽流俗之紛紛乎不久到眞州冀逢原一來見就不知有暇否幸因書見報某止寓和州耳來眞唯迎親老來視女弟既而歸和俟命也冬寒自愛

四

某頓首彼　命使江東按刑獄事明日遂行欲至揚州宿留别乞一差遣切欲一見逢原幸枉駕見追只於丹陽奉候切勿以事爲解也它須面陳此不詳悉切見過專奉遲切切

五

某頓首自别逢原一得書遂不知行李所在伏計已達鄱陽今此介往幸諭動止之詳以慰思渴也居江陰果可以徙否某之勢恐未能自脫於此矣皐壤百積而欽然無友朋之救此緜蕞所以怵惕而不知所爲者也逢原不知可以遊番乎番亦多士可以優游卒歲試思之也人還一報餘自愛重

六

某頓首得手教承尚在江州思企何可勝言某昨到金陵忽忽遂歸番冬未須一到金陵不知逢原此行以何時到江陰今必與吳親同舟而濟但到金陵莫須求客舟以往否近制船難爲謀自金陵至潤只一兩程到潤則求舫至江陰亦易矣某處此遂未有去理如孫少述丁元珍曾子固尚以書見止不宜自求便安數瀾朝廷它人復可望其見察者乎皐夔百積而不知所以自脫足下安以爲我謀哉配兵不習水

事甚善但計今之勢如此等事皆不可與論說不知足下意以為當如何施行幸試疏示更有所聞悉望見教所至幸望留意訪以所不逮也至冬末到金陵欲望逢原一至金陵見訪不知可否私心極有事欲面謁切試思之幸能一來為惠大矣

七

某頓首逢原足下方欲作書而得所賜書尤感慰唯逢原所以教我得鄙心所欲出者窮僻無交游所與議者皆不出流俗之人非逢原之教我尚安得聞此方力求所欲但未知何時得耳及冬春之交未得縱此冀相遇於江寧不審肯傾否承教許如此當可如約也但不謀潤居何也江陰豈不可留乎若在潤與稍遇尤易耳配卒事須面敘乃悉餘更有晤閒悉望見教今世既無朋友相告戒之道而言亦未必可用大抵見教者欲使某同乎俗合乎世耳非足下教我尚何望於他人切無所惜也冬寒自愛

與劉元忠待制書

某啓久阻潤豈勝向往繼奉手誨勤勤懇懇尤荷眷念承欲求宮觀方 主上躬親庶政求才如不及之時人臣雖有邪心安能有所軒輊謂宜黽勉以俟休命不須如所喻也無緣面晤幸深思鄙言而已炎溽為時自愛

與沈道原舍人書

某啓辱手筆感慰又復冬至投老觸緒多感但日有東歸之思爾 上聰明日躋然流俗險膚未有已時亦安能

久自因苦於此北山松柏閒修雅說已極茂長一兩日今俞遜往北山因欲漸治垣屋矣於道原欲略布所懷

二

某啓久不作書然思一相見極飢渴也近因歙州葉尸曹至此論及說文因更思索鳥獸草木之名頗爲解釋因悟孔子使人多識乃學者最後事也續當錄寄道原何以淹留如此若道原有除吾甥當能一過江相見諸欲面晤何可勝言此時四姐亦當可以一來相見矣未閒自愛

答黎檢正書 侁

某啓前得所示詩蓋自秦漢以來所謂能文者不足如此竊以爲上之所尚者志志之所嚮者道苟不合乎聖人則皆不足以爲道唯天下之英材爲可以與此故欲以所聞告左右而嘗爲尊叔父道之足下聞之而遂自悔以足下如此之才而復之不遠又能如此此何所不至如某者衰久矣徒知思而已尚何能有所補助乎辱書愧嘆以不即見爲恨繼寒自愛

與丁元珍書

某頓首過廣曾欲作書遣人奉訊動止以有故亟歸是以雖作書而不果遣辱教承知屢暘悶然不得也亦嘗附狀何爲皆不至乎曹振佳士已爲發令狀如此人雖微元珍之教固不敢失況重以元珍之見喻乎前書已報左右恐不到故復以聞求郡固且止甚苟見教然某之所請不爲無辭若執政不察直以爲

皐則某何敢解免如欲盡其辭而然後加之皐則某事固有本末非今日苟然欲避煩勞而求佚也古者一道德以同俗故士有揆古人之所爲以自守則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士之欲自守者又牽於末俗之勢不得事事如古則人之異論可悉弭乎要當擇其近於禮義而無大譏者取之耳不審足下終將何以爲僕謀哉秋冷自愛重之望冬間復到廣州冀或一邀從者爲境上之會不審可求檄來否耳不宣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十月十日謹再拜奉書運使學士閣下某愚不更事物之變備官節下以身得察於左右事可施設不敢因循苟簡以孤大君子推引之意亦其職宜也鄞之地邑跨負江海水有所去故人無水憂而深山長谷之水四面而出溝渠澮川十百相通長老言錢氏時置營田吏卒歲浚治之人無旱憂恃以豐足營田之廢六七十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并向之渠川稍稍淺塞山谷之水轉以入海而無所瀦幸而雨澤時至田猶不足於水方夏歷旬不雨則衆川之涸可立而須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而旱輒連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歲之咎也某爲縣於此幸歲大穰以爲宜乘人之有餘及其暇時大浚治川渠使有所瀦可以無不足水之患而無老壯稚少亦皆懲旱之數而幸今之有餘力聞之翕然皆勸趨之無敢愛力夫小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誠有大利猶將强之況其所

願欲哉竊以爲此亦執事之所欲聞也伏惟執事聦明辨智天下之事悉已講而明之矣而又導利去害汲汲若不足夫此最長民之吏當致意者故輒具以聞州州既具以聞執事矣顧其措事之詳尚不得徹輒復條件以聞唯執事少留聦明有所未安教而勿誅幸甚

與馬運判書

運判閣下比奉書即蒙寵荅以感以作且承訪以所聞何閤下逮下之周也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爲家者不爲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市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在閤下之明宜已盡知當患不得爲耳不得爲則尚何賴於不肖者之言耶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汴水又絕其經畫固勞心私竊度之京師兵食宜窘薪芻百穀之價亦必踴以謂宜料畿兵之駑怯者就食諸郡可以舒漕輓之急古人論天下之兵以爲猶人之血脉不及則枯聚則疽分使就食亦血脉流通之勢也儻可上聞行之否

荅王伯虎書

辱書問以所疑如某者何足以語然聖人君子之行

則嘗聞於先生長者矣蓋曰不辱已不害人而已不辱已所以爲有義不害人所以爲有仁若夫操至治之成法責備於叔世以自絶與以仁施其身以及其親則皆聖人君子之所不爲不知足下謂當如此否因出見過得復從容爲左右道之

答段縫書

段君足下某在京師時嘗爲足下道曾鞏善屬文未嘗及其爲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詆鞏行無纖完其居家親友惴畏焉怪某無文字規鞏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鞏文學論議在某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纖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敝所頼者此兒耳此某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某之所見也鞏在京師避兄而舍此雖某亦罪之也宜足下深攻之也於罪之中有足矜者顧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邪鞏之迹固然邪然鞏爲人弟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鞏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鞏聞之輒瞿然鞏固有以教某也其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某家皐皐焉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略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可以絶固且規之規之從則已固且爲

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凡輩之行如前之云其旣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得爲賢者哉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謗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常多謗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凡道輩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過於聽者也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言縣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爲不孝孟子獨禮貌之孔孟所以爲孔孟者爲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也如惑於衆人亦衆人耳烏在其爲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毋輕議輩

答姚闢書

姚君足下別足下三年於茲一旦犯大寒絶不測之江親屈來門出所爲文書與謁并入若見貴者然始驚以疑卒觀文書詞盛氣豪於理悖焉者希閒而論衆經有所開發私獨喜故舊之不予遺而朋友之足望也今冠衣而名進士者用萬千計蹈道者有焉蹈利者有焉蹈利者則否蹈道者則未免離章絶句解名釋數遽然自以聖人之術單此者有焉夫聖人之術修其身治天下國家在於安危治亂不在章句名數焉而已而曰聖人之術單此者皆守經而不苟世

者也守經而不苟世其於道也幾其去蹈利者則緬然矣觀足下固已幾於道姑汲汲乎其可急於章句名數乎徐徐之則古之蹈道者將無以出足下上足下以爲何如

荅李參書

李君足下留書獎引甚渥卒曰教之育之在執事耳某材德薄不能堪足下望之又何過也夫教之育之某之所以望於人也足下卑某之望乎豈欲享尫人以壯者之食而强之負重乎然足下自言不樂雷同不喜超競審如是某誠愛焉誠慕焉誠欲告足下以所聞焉曰其人誠甚賢有它長稍近於諛則疾之若數世之讐審如是亦過矣天下靡靡然足下之讐豈少耶君子不爲已甚者求中焉其可也

荅史諷書

前日蒙訪及以易說一通且欲責某之一言以信之天下大非某智力之所能任也某於易嘗學之矣而未之有得故雖悅足下志意之高辭說之明而不敢斷其義之是非則何能推其義以信之天下雖然足下屬我良重不可以無說蓋學者君子之務本而教者聖人之餘事故學則求之教則應之有餘則應不足則求蓋有餘而求之者有矣未有不足而能應者也蓋見求而不應者矣未有不求而應之者也爲足下計亦志於學而已學足乎已則不有知於上必有知於下不有傳於今必有傳於後不幸而不見知於

上下而不傳於今又不傳於後古之人蓋猶不憾也知我者其天乎此乃易所謂知命也命者非獨貴賤死生爾萬物之廢興皆命也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且足下求以誨人者也道無求而誨之者求人而誨之則喪道喪道以求傳道則孰取以爲道足下其試思之

上邵學士書

仲詳足下數日前辱示樂安公詩石本及足下所撰復鑑湖記啓封緩讀心目開滌詞簡而精義深而明不候按圖而盡越絶之形勝不候入國而熟賢牧之愛民非夫誠發乎文文貫乎道仁思義色表裏相濟者其孰能至於此哉因環列書室且欣且慶非有厚也公義之然也某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襞積故實爲有學以雕繪語句爲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縟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某幸觀樂安足下之所著譬由笙磬之音圭璋之器有節奏焉有法度焉雖庸耳必知雅正之可貴溫潤之可寶也仲尼曰有德必有言德不孤必有鄰其斯之謂乎昔昌黎爲唐儒宗得子壻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益大今樂安公懿文茂行超越朝右復得足下以宏識清議相須光潤苟力而不已使後之議者必曰樂安公聖宋之儒宗也猶唐之昌黎而勳業過之又曰邵公樂安公之壻也猶昌黎之李漢而器略過之則韓李蔣邵之名各齊

驅並驟與此金石之刻不朽矣所以且欣且慶者在於玆焉郡庠拘率偶足下有西笑之謀未獲親交談議聊因手書以道欽誦之意且賀樂安公之得人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五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六

書

上田正言書二
謝張學士書
答李秀才書
答孫長倩書
上杜學士書
與孫莘老書
上徐兵部書
上宋相公書
上富相公書
上張樞密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驅並驟與此金石之刻不朽矣所以且欣且慶者在於茲焉郡庠拘率偶足下有西笑之謀未獲親交談議聊因手書以道欽誦之意且賀樂安公之得人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五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六

書

上田正言書二
謝張學士書
答李秀才書
答孫長倩書
上杜學士書
與孫莘老書
上徐兵部書
上宋相公書
上富相公書
上張樞密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郎侍郎書二

上運使孫司諫書

上浙漕孫司諫薦人書

上田正言書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頃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奬之執事知某不爲淺矣有疑焉不以問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聞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爲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痤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痼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邪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爲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迺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

瘝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有爲
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
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
是著于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
義未能自去孟子不去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盍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
強之辯不能爲執事解也迺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
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爲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
病治國之瘝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
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荅不宣

二

某聞公卿大夫才名與寵兼盛於世必有大功以
之否則君子指之執事姿略穎然出常士之表應進
士中甲科舉方正爲第一將朝車遍舉刺史事又陳
善策得譽書名與寵不已兼盛於世邪所未較著
者功爾本朝 太祖武靖天下 眞宗文持之
今上接祖宗之成兵不釋翳者蓋數十年近世無有
也所當設張之具猶若闕然重以羌酋梗邊主上方
覽衆策以濟之天下舉首戴目屬心執事者雖以一
二計爲執事議者曰朝廷藉不吾以宜且自贊以植
顯效醻天下屬已之意矧上惓惓然命之乎此固策
大功之會也抑聞之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執事
才名與寵可謂易汙易缺者必若策大功適足宜之
而已可無茂邪恭惟旦暮輔佐天子秉國事修所當

設張之具復邊人於安稱主上所以命之之意使天下舉首戴目者盜其願而退則後世之書可勝傳哉董仲舒有是才名顧不獲此寵公孫季有此寵不成此功有此寵而成此功者宜在執事不宜在宅草鄙之人不達大誼辱獎訓之厚敢不盡愚

謝張學士書

某頓首某不肖學不得盡意於文章仕不得行其所學苟居竊食動輒愧心而世之同好惡者已云少矣遇足下於此最爲相盡義不得諱其不腆之文過蒙推褒非所望也朋友道喪爲日久矣以某之不肖行於前而誨於後自已爲多矣況足下之明耶每望教督而終未嘗惟足下不遺以朋友之心見存不勝幸甚更數日遂東去千萬自愛不勝思懷也

荅李秀才書

昨日蒙示書今日又得三篇詩足下少年而已能如此輔之以良師友而爲之不止何所不至自淫至此蓋五百里而又有山川之阸足下樂從所聞而不以爲遠亦有志矣然書之所願特出於名名者古人欲之而非所以先足下之才力求古人之所汲汲者而取之則名之歸孰能爭乎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古之成名在無事於文辭而足下之於文辭方力學之而未止也則某之不肖何能副足下所求之意邪

荅孫長倩書

孫君足下比過江寧家兄道足下雖稱年有奇意欲務古人事於今世發爲詞章尤感切今世事犖犖有可畏愛者語未究足下來門見示以文見責以教誨觀足下所爲文探足下志信然獨責教誨爲失其所焉爾古之道廢踣久矣大賢間起廢踣之中率常位庳澤狹萬不救一二天下日更薄惡宦學者不謀道主祿利而已嘗記一人焉甚貴且有名自言少時迷喜學古文後乃大寤棄不學學治今時文章夫古文何傷直與世少合耳尚不肯學而謂學者迷若行古之道於今世則往往困矣其又肯行邪甚貴且有名者云爾況其下碌碌者邪反於是其亦幾何矣足下何覺之早邪其亦課道而不主利祿者邪語曰塗之人皆可以爲禹舜人有善性而未必善自充也若足下者充之不已不惑以變其又可量邪走將企聳嗟慕之不遑於教誨乎何敢

上杜學士書

竊聞受命攺使河北伏惟慶慰國家東西南北地各萬里統而維之止十八道道數千里而轉運使獨一二人其在部中吏無崇卑皆得按舉雖將相大臣氣勢烜赫上所尊寵文書指麾勢不得恣一有罪過然詰按治遂行不請政令有大施舍常咨而後定生民有大利害得以罷而行之金錢粟帛倉庾庫府舟車漕引凡上之人皆須我主出信乎是任之重也而河北又天下之重處左河右山強國之與鄰列而爲藩

者皆將相大臣所屯無非天下之勁兵悍卒以惠則悰以威則搖幸時無事廟堂之上猶北顧而不敢忽有事雖天子其憂未嘗不在河北也今執事按臨東南無幾何時浙河東西十有五州之吏士民未盡受察使宜嘗行而害之可除去者猶未畢也而卒然舉河北以付執事豈主上與一二股肱之臣不惟付予必久而後可要以效哉且以為世之士大夫無足寄以重獨執事為能當之耳伏惟執事名行於天下而材信於朝廷而處之宜必有補於當世故雖某蒙恩德最厚一日失所依據而釋然於心不敢恨望唯公義之存而忘所私焉

與孫莘老書

某昨日相見殊忽忽所示及信獄事深思如此難處足下試思其方因書示及今世人相識未見有切磋琢磨如古之朋友者蓋能受善言者少幸而其人有善人之意而與游者猶以為陽不信也此風甚可患如某之不肖雖不為有道計足下猶當以善言處我而未嘗有善言見賜豈以為不足語乎足下尚如此復何望於今世人也是為事某亦雖多復辨論非敢自強蔽以所職直以為不如是則亦有所未悟彼此之理不盡在他人恐以不能敬受其說而欲是者因而已在足下聰明想宜知鄙心要當往復窮究道理耳古之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蓋無朋友則不聞其過最患之大者況某之不肖所學者非世之所可用

而所任者非身之所能爲忍心拂性苟取衣食而昌人之寄屬其大過宜日日有方理稽求可以自脫冀足下時見諭也鹽秤子播擾事端跡示其詳不敢作足下文字施行要約束今後耳足下既受人民社稷於上官勢亦不得有所避避太過則其事將不直而職事亦何由理也如鹽秤子事悉望疏示自足下職事然某不敢漏露也王麾嶺鄉詩奉寄一覽也秋冷自愛

上徐兵部書

向蒙執事畀之嚴符開以歸路暮春三月登舟而南濟江絶湖繇三千里[illegible]波勁悍雨潦湍[illegible]窮兩月乃[illegible]家展先人之墓[illegible]今年[illegible]一日釋戴執事之賜此時惟當還職不特以禮以慙然去父母之道古人所爲遲遲也不識執事謂之實之宜將何如區區之懷無以自處矣恭惟執事實通籍再纍著有年宜留本朝補助風教利權之柄國家試重薦紳之論猶爲咨嗟靈降集可拱以俟伏惟爲國自壽逆迎休福某此月日行承序於左右在旦暮矣下情無任依歸頌願之至

上宋相公書

某愚蠢淺薄動多觸罪初叨一命則在幕府當此之時尤爲無知自去吏屬之籍以至今日雖嘗獲侍燕語然不能自同衆人之數也閤下撫接顧待久而加親及以罪逆扶喪歸葬閤下發使弔問特在諸公之

先而所以顧恤之尤厚此　蓋仁人君子樂於以禮長
育成就人材哀念一日之　雅而忘其終身不肖之醜
顧在私心宜何以報當閤　下以三公歸第四方奔走
賀慶之時而某尚以衰麻之故不能有一言自獻以
替左右之喜歲時不居奄及喪除可以有獻矣然所
能進於左右乃不過如此者心之委曲有不勝言冀
嘗有以恕之而已伏惟閤下以直道相先帝雖已不
在政事之地然絕德至行九州四海所共矜式朝廷
大議在所諮諏伏惟爲時自壽幸甚

上富相公書

某以閤下在相位時獨蒙拔擢在常人之情固以歸
德於左右然某以謂大君子以至公佐　天子進天
下而某適以不肖誤在選中閤下非故爲賜也則
某宜不知所得矣及以不孝得罪天地扶喪南歸閤
下以上宰之重親屈手筆俯賜慰勉過於朝夕出入
牆屏之人又加賜物以助其喪祭然後慨然有感槩
於私心而雖在縈號摧割之中不能以須臾忘也近
聞以旌纛出撫近鎮而尚以衰麻故不得參問動止
卷卷之情何可以勝日月不處既除喪矣而繼以疾
病又念之曲折造次不足以自達故曠日引久而闕
然不即叙感竊冀寬大仁明有以容而察之而已伏
惟閤下以盛德偉畫豐功茂烈爲天下所鄉往而又
忠言讜議終始如一此志義之士所以尤勤勤於祝
頌也伏惟體道爲國自重以荅輿人之心幸甚

上張樞密書

某愈陋褊迫不知所向在京師時自以備數有司而閤下方斷國論故非公事未嘗敢以先人之故私請左右脩子姪之禮及以罪逆扶喪歸葬閤下方以醫藥自輔哀疚迷謬闕於赴告凡此皆宜得疎絶之罪者也然閤下拊循顧待既久而加親追賜手筆哀憐備厚當是時某方纍然在喪服之中無以冀於全存故不能有所獻以謝恩禮之厚今既除喪可以叙感矣然所能致於左右者不過如此蓋拳拳之心書不能言實冀寬大仁明有以容而亮之而已伏惟閤下以正直相天下翊堯戴舜功不世有辭寵去寄而退[redacted]一州所以承下風而望[redacted]澤非特門牆小人而已伏惟爲國自重幸甚

上郎侍郎書

某啓伏念先人爲韶州明公使按其部存全挽進誼固已厚先人不幸諸孤困瘵而又遭明公於此時閔閔煦煦視猶子姪兩世受惠缺然不報唯其心不敢一日忘也身賤地遠又不敢慨以書通左右得邑海上道當出越庶幾進望塵下解積年企仰之意失於問聽到越而後知安車還在杭也不敏之罪無所辭誅伏惟尊明赦之不遣弃絶以終夙昔之賜幸也不敢必然覬也既到職下拘於法不得奔走以詗下從者伏惟以道自壽下情不任惓惓之至

某啓昔者幸以先人之故得望步趨伏蒙撫存教道如親子姪而去離門墻凡五六年一介之使一書之問不徹於隸人之聽誠以苛禮不足報盛德空言不能輸欲報之實顧不知執事察不察也去年得邑海上塗當出越而問聽之繆謂執事在焉比至越而後知車馬在杭行自念父黨之尊而德施之隆去五六年而一書之不進又望門不造雖其心之勤企而欲報者猶在而執事之見察其可必也且悔且恐不知所云輒試陳不敏之罪於左右顧猶不敢必左右之察也不圖執事遽然賜損手教重之蜀箋充墨之賜文辭反復意指勤過然後知大人君子仁恩溥博度量之廓大如此小人無狀不善隱度妄自悔恐而不知所以裁之也一官自緻勢不得去欲趨而前其路無由唯其思報心尚不怠

上運使孫司諫書

伏見閤下令吏民出錢購人捕鹽竊以爲過矣海旁之鹽雖日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相捕告則州縣之獄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衆無賴姦人將乘此勢於海旁漁業之地摇動艚戶使不得成其業艚戶失業則必有合而爲盜賊殺以相仇者此不可不以爲慮也鄞於州爲大邑某爲縣於此兩年見所謂大戶者其田多不過百畝少者至不滿百畝百畝之直爲錢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千而已大抵數口之家養生送死皆自田出州縣百須又出於其

家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時得者錢也今責購而不可得則其間必有鬻田以應責者夫使良民鬻田以賞無賴告訐之人非所以爲政也又其間必有狃州縣之令而不時出錢者州縣不得不鞭械以督之鞭械吏民使之出錢以應捕鹽之購又非所以爲政也且吏治宜何所師法也必曰古之君子重告訐之利以敗俗廣誅求之害急較固之法以失百姓之心因國家不得已之禁而又重之古之君子蓋未有然者也犯者不休告者不止糶鹽之額不復於舊則購之勢未見其止也購將安出哉出於吏之家而已吏固多貧而無有也出於大戶之家而已大家將有由此而破產失職者安有仁人在上而令下有失職之民乎在上之仁人有所爲則世輒指以爲師故不可不慎也使世之在上者指閤下之爲此而師之獨不害閤下之義乎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閤下之爲之甚而有司或以謂將請於閤下求增購賞以勵告者故某竊以謂閤下之欲有爲不可不慎也天下之吏不由先王之道而主於利其所謂利者又非所以爲利也非一日之積也公家日以窘而民日以窮而怨常恐天下之勢積而不已以至於此雖力排之已若無奈何又從而爲之辭其與抱薪救火何異竊獨爲閤下惜此也在閤下之勢必欲變今之法令如古之爲固未能也非不能也勢不可也循今之法而無所變有何不可而必欲重之乎伏惟閤下常立天子之側

而論古今所以存亡治亂將大有爲於世而復之乎二帝三代之隆顧欲爲而不得者也如此等事豈待講說而明今退而當財利責蓋迫於公家用調之不足其勢不得不權事勢而爲此以紓一切之急也雖然閤下亦過矣非所以得財利而救一切之道閤下於古書無所不覩觀之於書以古已然之事驗之其易知較然不待某辭說也枉尺直尋而利古人尚不肯爲安有此而可爲者乎今之時士之在下者浸漬成俗苟以順從爲得而上之人亦往往憎人之言言有忤己者輒怒而不聽之故下情不得自言於上而上不得聞其過恣所欲爲上可以使下之人自言者惟閤下其職不得不自言者某也伏惟留思而幸聽之文書雖已施行追而改之若猶愈於遂行而不反也干犯云云

上浙漕孫司諫薦人書

某今日送出城以西度到潤州必得復望履舃故不敢造辭以戀起居明州司法吏汪元吉者其爲吏廉平州人無賢不肖皆推信其行喜近文史而尤明吏事有論利害事一編今封獻左右伏惟暇日略賜觀省其言有可採者不以某之言爲妄則儻可以收備從吏役使有仕進之望乎蓋薄惡之俗士大夫之修行義者少矣況身處汙賤之勢而清議所不及者乎勸奬之道亦當先錄小善務以下流之有善者爲始今世胥史士大夫之論議常恥及之惟通古今而明

者當不以世之所恥而廢人之爲善爾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六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七

書

上張太傅書二

上人書

代人上凌屯田書

與祖擇之書

與孫子高書

與孫侔書三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二

荅孫元規大資書

荅孫少述書

荅王該祕校書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當不以世之所恥而廢人之為善爾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六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七

書

上張太傅書二
上人書
代人上凌屯田書
與祖擇之書
與孫子高書
與孫侔書三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三
荅孫元規大資書
荅孫少述書
荅王該祕校書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荅張幾書

荅楊忱書

荅陳梲書

荅余京書

荅王景山書

上張太傅書二

某愚不識事務之變而獨古人是信聞古有堯舜也者其道大中至正常行之道也得其書閉門而讀之不知憂樂之存乎已也穿貫上下浸淫其中小之爲無間大之爲無崖岸要將一窮之而已矣中不幸而失先人毋老弟弱衣穿食單有寒餓之疾始憮然欲出仕往叩焉而乃幸得於今三年矣唯[illegible]力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也學日以落而廢[illegible]不能以免其敢出所有以求當世貴者之識哉其[illegible]偷祿焉而已矣今也執事延之勤問之密而又使[illegible]其所爲文其又敢自閉匿以重不敏而虛辱命之辱哉謹書所爲原說誌序書詞凡十篇獻左右夫文者言乎志者也既將獻故又書所志以爲之先焉冒犯威重惟赦之

二

某蠢昧淺薄不知所以爲文得君子過顧不能閉伏所短以終取憐聞命之辱輒具以獻追自悔恐且得罪戾而失所以望於君子者伏蒙執事有時之盛名而不以矜愚有使者之重而不以驕微賤報之書授

之欲其至於道加賜所作使得規而法之誠見執事之賢於人也賢與衆人之所以異不在此其將安在伏惟執事之用心持久而力行則瓌偉閎廓自重之士將皆願綴於門闌之游豈獨某哉其將從非者始也既拜賜敢不獻其將然

上人書

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云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望聖人於百千年中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並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卒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者也韓子嘗語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託以爲作文之本意且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爲本以刻鏤繪畫爲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爲器也不爲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某學文久數挾此說以自治始欲書之策而傳之人其試於事者則有待矣其爲是非邪未能自定也執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書雜文十篇獻左右願賜之教使之

是非有定焉

上凌屯田書 代人作

俞跗疾醫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狼疾焉而不治則必歛然以爲已病也雖人也不以病俞跗焉則少矣隱而處俞跗之心其族婣舊故有狼疾焉則何如也未如之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也今有人於此弱而孤壯而屯蹙困塞先大父棄館舍于前而先人從之兩世之柩窆而不能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則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此其甚也今也乃獨以窶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說鬱其爲子孫之心而不得伸猶人之狼疾也奚有閒哉伏惟執事性仁而躬義憫艱而悼厄窮人之俞跗也而又有先人一日之雅焉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也是敢不謀於龜不介於人跋千里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爲得所歸也執事其忽之歟

與祖擇之書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爲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詩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

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詩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某生十二年而學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間或悱然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躬若施於友朋褊迫陋庳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雖自知明敢自蓋邪謹書所爲書序原說若干篇因叙所聞與所志獻左右惟賜覽觀焉

與孫子高書

子高足下辱賜教獎勞甚渥反復誦觀慙生於心某天介疎樸與時多忤始者徒以貧弊無以養故應其京師名錯百千人中不願過爲人知亦誠無以取知於人獨因友兄田仲通得進之仲實二君子不我鄙而許之朋往往有溢美之言寔疑於人抑二君子實過豈某願哉兄乃板其辭以爲既是重二君子之過而深某之慙也其敢承乎兄粹淳靜深文彩熠然而摧縮鋒角不自夸奮具大樹立之器人所趨慕宜擇豪異而朋之顧眷眷於某豈今所謂同年交者固皆當然哉某願從兄游誠不待同年然後定也承日與介第講肄圖史商較世俗甚盛甚盛孔子曰垂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私有望於兄焉此月奉計牒當度江南十一日盡室行江山清華有可歡愛無良朋以共之亦足憮然春暄職外奉親自壽

與孫侔書

某頓首辱書具感恩意之厚先人銘固嘗用子固文但事有缺略向特忘與議定又有一事須至別作然不可以書傳某於子固亦可以忘形迹矣而正之云然則某不敢易矣雖然告正之作一碣立於墓門使先人之名德不泯幸矣子固亦近得書甚安樂云不復來此遂入京恐欲知故及此朱氏事固如足下論而朱祕校乃已入京考於禮蓋亦皆如足下之說但慈孀不能具道此意以質於賢者耳銘事子固不以此罪我兩人者以事有當然者且吾兩人與子固豈當相求於形迹間耶然能不失形迹亦大善唯強食自愛某悲愁不可言千狀萬端書所不能具思足下欲飛去可以一吐吾心所欲言者唯正之子固耳思企思企千萬自愛

二

某辱手筆感媿近亦聞正之喪配未敢即問人生多難乃至此乎當歸之命耳人情處此豈能無愁但當以理遣之無自苦爲也然此乃某不能自勝者二年之間愁禦相仍居常忽忽不自聊勉從俗往還其心唯欲閉門坐卧耳欲往奉見久矣況以書見趣乎親老常多病生事林迫如坐燒屋之下不可以一日輟而不圖其能遠來千里之外乎欲足下一至廣德某當走見矣爲十日之會亦足以晤言矣或潤州亦可也諸侯両論此不復云夫正之或來潤或廣德不可

復以它爲解矣某甚竃去親側若正之難來此亦無所係著但至潤及廣德尤爲易耳

三

某到京師已數月求一官以出旣未得所欲而一舟爲火所燔爲生之具略盡所不燔者人而已家人又頗病人之多不適意豈獨我乎然足下之親愛我良厚其亦欲知我所以處此之安否也故及此耳知與公蘊居甚適何時當邂逅以少釋愁苦之心乎且頫以書見及某自度不能數十日亦當得一官以出但不知何處耳子高當已入京不知得及相見於京師否諸不一一千萬自愛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爲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爲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臣爲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爲君臣不知所以爲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爲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恥在舜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歛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某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爲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爲之師某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

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二

惠書何推褎之隆而辭讓之過也仁人君子有以教人義不辭讓固已爲先生道之今先生過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自辭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豈先生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夫謗與譽非君子所卹也適於義而已矣不曰適於義而唯謗之卹是薄世終無君子唯先生圖之示詩質而無邪亦足見仁人之所存甚善甚善

荅孫元規大資書

某不學無術少孤以賤材行無可道而名聲不聞於當世巨公貴人之門無可進之路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通以故聞閤下之名於天下之日久而獨未嘗得望履舄於門比者得邑海上而閤左右之別業實在敝境猶不敢因是以求聞名於從者卒然蒙賜教督讀之茫然不知其爲媿且恐也伏惟閤下危言讜論流風善政簡在天子之心而諷於士大夫之口名聲之盛位勢之尊不宜以細故苟自貶損今咳唾之餘先加於新進之小生疑左右者之誤而非閤下之本意也以是不敢即特報謝以忤眎聽以累左右而自得不敏之誅顧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今茲使來又拜教之辱然後知閤下眞有意其存之也夫禮之有施報自敵以下不可廢況王公大人而先加禮新

進之小生而其報謝之禮缺然者久之其爲罪也大矣雖聰明寛閎其有以容而察於此而獨區區之心不知所以裁焉

答孫少述書

少述足下某天禀疎介與時不相値生平所得數人而已兄素固知之置此數人復欲強數指不可詘唯接兄之日淺而相愛深別後焦然如失所憑兄賜問者八九奉荅卒不過一再而已以爲吾黨之相與情誼何如爾問之密疏不足計也不然今之游交竿牘之使午行於涂豈某於兄顧不能哉此月十二日抵眞州明日當舟行無事嘗爲朱先生叙字且賡所既詩以寄元珍六月代去民兄受鄞辟爲之柰何近日人事可嗟可怖者衆何時見兄論之春暄自重

荅王該秘校書

某不思其力之不任也而唯孔子之學操行之不得取正於孔子焉而已官爲吏非志也竊自比古之爲貧者不知可不可耶今之吏不可以語古拘於法限於勢又不得久以不見信於民民源源然日入貧惡借令孔子在與之百里尚恐不得行其志於民故凡某之施設亦苟然而已未嘗不自愧也足下乃從而譽之豈其聽之不詳耶且古所謂蹈之者徒若是而止耶殆不若是而止也易子之事未之聞也幸教之亦未敢忽也

某頓首自足下之歸未得以書候動止而以慰左右者之愛乃辱書告以所不聞幸甚如見譽則過其實甚矣告者欺足下也其尤顯白不可欺者縣之獄至或歷累月而無一日之空屬民治以苟自免以得罰者以十數安在乎民之無訟而服役之不辭哉且某之不敏不幸而無以養故自縻於此蓋古之人有然者謂之爲貧之仕爲乘田曰牛羊蕃而已矣爲委吏曰會計當而已矣牛羊之不蕃會計之不當斯足以得罪牛羊蕃而已矣會計當而已矣亦不足道也唯其所聞數以見告幸甚

答張幾書

張君足下某常以今之仕進爲皆詘道而信身者顧有不得已焉者捨爲仕進則無以自生捨爲仕進而求其所以自生其詘道有甚焉此固某之亦不得已焉者獨嘗爲進說以勸得已之士焉得已而已焉者未見其人也不圖今此而得足下焉足下取爲進士賞其才而以自娛於文而貧無以自存此尤所以爲難者凡今於此不可毋進謁也況如某少知義道之所存乎今者足下乃先貺損而存之賜之書詞盛指過不敢受而有也惟是不敏之罪不知所以辭敢布左右惟幸察之而已

答楊忱書

承賜書屈欲交之不知其爲懼與媿也已又喜焉聞君子者仁義塞其中澤於面浹於背謀於四體而出

於言唯志仁義者察而識之耳然尚有其貌齊其言賈其言齊其實賈者非天下之至察何與焉某嘗窮觀古之君子所以自爲者顧而自忖其中則欲然又思昔者得見於足下俯數刻爾就使其中有絶於衆人者亦未嘗得與足下言也足下何愛而欲交之邪或者焯然察其有似邪夫顧而自忖其中則欲然其爲貌言也乃有以召君子之愛宜乎不知其爲懼與媿也然而足下自許不安交則其交之也固宜相切以義以就其人之材而後已爾則某也甚有賴其爲言也可以已邪

答陳伲書

曩辱狀蒙不遺不肖而身辱先之示之文章使得究其所蘊又取某所以應見問者序而存之以寵其行足下之賜過矣不敢當也某懦陋淺薄學未成而仕其言行往往背戾於聖人之道擴而後復者非一事也自度尚不足與庶人爲師況如足下之材良俊明安能一有所補邪雖然足下過聽所序而存者或非某所聞於師友之本指也則義不得默而已莊生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此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說則其爲亂大矣墨翟非亢然誣聖人而立其說於世蓋學聖人之道而失之耳雖周亦然韓氏作讀墨而又謂子夏之後流而爲莊周則莊墨皆學聖人而失其源者

也老莊之書具在其說未嘗及神仙唯葛洪爲二人作傳以爲仙而足下謂老莊潛心於神仙疑非老莊之實故嘗爲足下道此老莊雖不及神仙而其說亦不皆合於經蓋有志於道者聖人之說博大而閎深要當不遺餘力以求之是二書雖欲讀抑有所不暇某之所聞如此其離合於道惟足下自擇之

答余京書

某行不足以配古之君子智不足應今時之變竊食窮縣而無勢於天下非可以道德而謀功名之合也今足下貶損手筆告之所存文辭博美義又宏奧守而充之以卒不遷其至可量邪顧告之非其所推褒之過不以賓禮[illegible]我以書敎毆足下者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不知人也此亦足傷足下知人之明獨媿而已不敢當也

答王景山書

某愚不量力而唯古人之學求友于天下久矣聞世之文章者輙求而不置蓋取友不敢須臾忽也其意豈止於文章耶讀其文章庶幾得其志之所存其文是也則又欲求其質是則固將取以爲友焉故聞足下之名亦欲得足下之文章以觀不圖不遺而惠賜之又語以見存之意幸甚幸甚書稱歐陽永叔尹師魯蔡君謨諸君以見比此數公今之所謂賢者不可以某比足下又以江南士大夫爲能文者而李泰伯曾子固豪士某與納焉江南士大夫良多度足下不

徧識安知無有道與藝閟匿不自見於世者乎特以二君槩之亦不可也況如某者豈足道哉恐傷足下之信而又重某之無狀不敢當而有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聖人之言如此唯足下思之而已聞將東游它語須面盡之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八

書

荅邠大夫書

與章參政書

與王宣徽書三

與彭器資書

與程公闢書

與李修撰書 俊主

與徐賢良書

與楊蟠推官書二

與孟逸祕校手書九

與樓郁教授書

偏識安知無有道與藝閉匿不自見於世者乎特以二君槩之亦不可也況如某者豈足道哉恐傷足下之信而又重某之無狀不敢當而有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聖人之言如此唯足下思之而已聞將東游它語須面盡之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七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八

書

荅郟大夫書
與章參政書
與王宣徽書三
與彭器資書
與程公闢書
與李修撰書 俊主
與徐賢良書
與楊蟠推官書二
與孟逸祕校手書九
與樓郁教授書

荅王逢原書
荅王敔先生書
同文太尉書
回元少保書二
荅范峋提刑書二
荅孫莘老書
荅涌秀老書
荅宋保國書
荅熊伯通書一
荅蔣穎叔書
荅內大夫書

……嗣里銘……文發揮德美足以傳後信令

感慨豈可勝言衰疾遂於人事怕块見令嗣數辭請之心所愛尚不知應接之勞也不圖奄忽遂隔生死言及於此祇傷慈念然壽夭有命悲痛無補惟當以理自開釋耳無緣會晤千萬良食自愛

與章參政書

自聞休命日與賢士大夫同喜承誨示重以感愧又喜動止多福某外尸榮祿幸可以小惕而痞喘稍瘳即苦瞀眩投老殘年況不復久唯祝公爲時自愛勉建功業稱明主眷遇而已書不逮意想蒙恕亮

與王宣徽書

某頓首再拜阻闊門墻忽彌年月惓惓鄉往豈可勝言某屏居丘園衰疾日嬰闕於修問想蒙矜恕比都

銜校偶至北山得聞比日動止康豫深慰鄙情也南
北遼闊無緣進望履舄惟冀爲時倍保崇重無任禱
頌之至

二

某頓首再拜留守宣徽太尉台座久遠言侍豈勝瞻
仰山川阻闊修問曠疏竊惟尊體動止萬福門內吉
慶新正伏冀爲國自重下情禱頌之至不宣

三

某惶恐再拜伏承屢求自佚　聖上貪賢想必未遂
高懷無緣造詣豈勝企仰某衰疾日積待盡丘園每
荷眷記但深感切

與彭器資書

某啓數得會晤深以慰釋遽當乖闊豈勝係戀衰疾
無緣追路且爲道自愛謹勒此以代面叙

與王公闢書

某啓比承救六遠屈踪以不獲從容爲恨更煩專使
既以好音豈勝感悵陰晴不常寒暄屢變尤喜跋涉
動止安豫平字韻詩不敢違指聊供一笑集古句亦
勉副來喻不足傳示也尚此阻闊惓惓可知千萬自
愛以副情禱也不宣
厚之康強必數相見久欲致書未果幸因晤語爲道
惓惓也

與李修撰書　復圭

某啓比得奉餘論殊以不從容爲恨忽復改歲豈勝

思仰乃煩枉教慰感何可復言尤喜動止多福日冀
別膺休命夜得展晤於丘園未間良食自壽不宣

與徐賢良書

某叩首罪逆尚活向蒙賢者不以無狀遠賜存省區區哀感所不可言自後日欲修問而乃重煩手教先加撫慰重以愧恻也從是北征計在旬月過潤去此甚近以几筵之故無由一至京口奉候瞻向之情可以意知也自別後不復治禮亦時時體中疾病諸非面見何可言也千萬自愛數以書見及幸甚尊兄丈福不及別削也

與楊蟠推官書

某頓首推官足下辱手筆所以見教者過當不敢當[illegible]竊通乎道者固有志乎道可也亦當求正乎[illegible]其取正人乎哉讀足下之文但知畏之而已足下固嘗得賢人者而師之願造請所聞焉以私故未遑謹奉手啓不宣

二

某頓首區區之意已白左右卒不見亮而相責望加焉夫豈敢有愛哉特無以當所欲耳雖然得聞將試進其疑者亦冀足下或有以聞之不宣

與孟逸秘校手書

某頓首仲休兄足下自京師奉別於今已八九年事物之役少休息時不得馳問但增勤企忽得書乃知尚滯下邑幸得會合歡慰固無量顧忝一日之雅而

以公函見賜竊慙怍不知所謂也拜見在近千萬自
愛他留面陳

二

某頓首昨日以旱事奉報既而且以書抵王公言今
旱者皆貧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諸富民之有良
田得穀多而售數倍之者貧民被災不可不恤也度
治所已接狀矣然民既爲使者所沮得無貧懦力不
能復自訴者乎惟念之也旧必已入城矣前治宿松
事何其詳也錦鷄吏求兩雌不欲怍物性耳秋涼自
愛

三

某頓首數日傳[illegible]懷渴殊深伏惟
[illegible]縮得處作當有完紛之[illegible]亦不
[illegible]頭人矣按出良苦惟寬中自愛兩日
稍寒矣尤宜自愛

四

某頓首到郡忽忽欲一詣邑奉見尚未果伏惟動止
萬福歲饑如此幸得賢令君相與爲治宜不至有失
所否然聞富室之藏尚有所閉而未發者切以謂方
今之急閤下宜勉數日之勞躬往隱括而發之裁其
價以予民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悠悠之議恐
不足恤在力行之而已不知鄙見果可行否幸一報
有以見教幸多及也田尊候萬福不及上狀不知端
州何時可以到此欲及其將至使人以書迓之幸一

爲致問示及不久得奉見未爾自愛

五

某頓首某不肖學不得盡意於文章仕不得行其所學苟居竊食動輒娵心而世之同好惡者已云少矣遇足下於此最爲相盡義不得諱其不腆之文過蒙推褒非所望也朋友道喪之日久矣以某之不肖行於前而悔之於後自己爲多矣況足下之明邪每望教督而終未蒙惟足下不遺以朋友之義見存不勝幸甚更數日遂東去十里自愛不勝思慷也

六

某頓首辱書感慰想按旧勞苦乞自愛惟下戶所得亦不多又誠可哀至於豪右雖所鐲至少未爲塡也仁明審處之而已寬利甚好但某亦自實知數十子恐不免嫌謗也邑中但痛繩之豈有不從者乎孩罡一二人自然趨令矣日夕思一見無由聞常因檢覆至近郊能入城否或不欲入城憚請謁之煩即至近郊可示諭當走城外奉謁也

七

某頓首辱書感慰非凡之愛厚何其能勤勤不忘如此也奔走南北而事多不能如心去就之際未知所擇安能無勞於心邪不知凡代者何時到乎春暄千萬自愛以慰鄙懐也時以書見及不勝幸願

八

某頓首近別殊思渴甫不足遽止爲之柰何兩日欲

作書往而私門不幸再得小功之計愁苦豈可以言說邪元規得南信否昨日報之當更重其愛思然恐其急於得實又當走人往候之故耳前日所議云何欲以公往可否然元規方内憂暇議此否此決無害事但已之爲不可耳更裁之黄任道書煩送去無聊上問不謹幸憐察

九

某頓首幸以一日之雅而每辱以公禮見加非所望也蒙論具曉盛意舉踮若行辭不難也至於閤下治行自一物諸公所知不患無知己也惟以道自釋餘留而究圻□□雖乙入今歲如何邑亡歲之凶固賢令仁在政□□所及也竊以爲□

某竊邑無狀每自隱度宜得罪於□者敢圖不遺□賜手筆而副以褒揚之辭乎此乃重某之不肖使不得聞其過惡而非所以望教誨之意也足下學行篤美信於士友窮居海瀕自樂於屢空之内此某所仰歎也

答王逢原書

某啓不見已兩月雖塵勞汩汩企望盛德何日忘之忽辱惠書承以論語義見教言微旨奥直造孔庭非極高明孰能爲之仰美仰美近蒙子固夷甫過我因與二公同觀尤所歎服何時得至金陵以盡遠懷不宣

荅王致先生

某頓首先生足下久不見顏色傾渴無量蒙賜手筆存奬尤過新將頗慰民望固幸甚足下無事於職而愛民之心乃至於此可以爲仁矣他留面陳怱怱不謹

回文太尉書

某再拜留守太尉儀同台座久違言燕豈勝悵仰山川阻闊久曠馳問仰惟尊體動止萬福丘園衰疾候望無階唯冀爲時倍保崇重下情祝望之至不宣

回元少保書

某啓比承存問不敢因郵叙感日詷詧從之東馳布細幅專使臨門誨諭稠疊區區感激何可具言承動止康寧深以爲慰相望數驛而衰憊日滋無緣馳詣但有鄉往若春氣暄和乘興遊衍得陪几杖何幸如之未緣間伏乞良食自重不宣

二

某啓久闕修問豈勝企仰新歲想膺多福貴眷各吉慶山川相望拘縶無緣造晤冀倍自壽重以副惓惓也程公闢想日得從容也

荅范晌提刑書

某啓久阻闊豈勝鄉往承誨喻示及知舟馭已在近聞良喜動止萬福冀得瞻晤又重以喜餘非面叙不悉

某啓承營從數辱丘園得聞餘論多所開釋戒行有日適以服藥廢頓不獲追路豈勝愧悵冒涉方遠冀良食自壽以慰係戀謹奉啓以代面叙

答孫莘老書

某啓丘園自屏煩公遠屈衰疾不獲奉迓仰惟營從跋涉勞苦謹遣人馳此奉候不宣

答俞秀老書

某啓比嬰危疾療治百端僅乃小愈竊聞秀老亦久伏枕近纔康復不知營從何時如約一至乎歲盡當營理報寧庵舍以佇遊惕餘非面叙不悉未相見間自愛令弟見訪闕於從容又聞邀之已過江矣聞不久復來不及別惱也

答朱保國書

某啓使人三至示以經解副之佳句勤勤如此豈敢鹵莽以虛來旨所示極妙尚有少疑想營從非久淹於符離冀異時肯顧我可以究懷未領爲時自愛不宣

答熊伯通書

某啓幸得會晤豈勝欣慰遽復乖闊實深悵戀明日當展親墓不獲追送瞻依旌旆重增愧恐唯冀爲時自重度非久北還餘非面叙不可宣究也

二

某啓又欲相送於崇果適值展墓今日聞舟師尚次淮濱猶欲與七弟一往而疲憊殊甚惓惓之情何可

具言重煩誨喻感激感激沈氏書即馳送幸託婚姻之末豈勝欣慰冬寒跋涉自愛想公非久淹南方冀復朝夕會晤於此爲時自愛不宣

答蔣穎叔書

阻闊未久豈勝思渴承手筆訪以所疑因得聞動止良以爲慰如某所聞非神不能變而變以赴感特神足耳所謂性者若四大是也所謂無性者若如來藏是也雖無性而非斷絕故曰一性所謂無性曰一性所謂無性則其實非有非無此可以意通難以言了也惟無性故能變若有性則火不可以爲水水不可以爲地地不可以爲風矣長來短對動來靜對此但令人勿著爾若了其語意則雖不著二邊而著中邊此亦是著故經曰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長瓜梵志一切法不變而佛告之以受與不受亦不受皆爭論也若知應生無所住心則但有所著皆在所訶雖不涉二邊亦未出三句若無此過即在所可三十六對無所施也妙法蓮華經說實相法然其所說亦行而已故導師曰安立行淨行無邊行上行也其所以名芬陁利華取義甚多非但如今法師所釋也佛說有性無非第一義諦若第一義諦有即是無無即是有以無有像計度言語起而佛不二法離一切計度言說謂之不二法亦是方便說耳此可冥會難以言了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九

啓

賀韓魏公啓
賀致政文太師啓
賀留守侍中啓
賀留守王太尉啓
賀致仕趙少保啓
賀呂参政啓
回謝王参政啓
賀章参政啓
免参政上兩府啓
荅高麗國王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48663 v.19

罷相出鎮回謝啓
謝皇親叔赦啓
賀韓史館相公啓
回留守太尉賀生日啓
除參知政事謝執政啓
回王參政免啓
參知政事回宗室賀啓
回曾簽書免啓
上執政辭僕射啓
除宰相上兩府大王丞啓二
回謝舍人啓
回韓相公啓
回文侍中啓

賀韓魏公啓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節膺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某官受天間氣爲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命揔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爲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爲大恥以國本不建爲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

英宗以哀疚荒迷慈聖以謙冲退託内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

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
善政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爲元功未有獨運
廟堂并安社稷彌亮三世救寧四方巍然在諸公之
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
其時以彼相方又爲特美某久叨庇賴實預甄收職
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
自絶於高閎非敢忘於舊德遜聞新命竊仰遐風瞻
望門闌不任鄉往之至

賀致政文太師啓

伏審明制閔煩安車歸悲位在三師之首名兼兩鎮
之崇誕告敷聞具瞻胥慶豈惟末契竊仰高風恭惟
致政儀同太師聲冠時髦望隆國棟天應時而生德
帝考實而念功蕭何漢之宗臣方叔周之元老寵靈
莫二宜受祉之難窮懇惻有加遂留賢而弗獲瞻承
雖阻企慕實深

賀留守侍中啓

伏以露章有請辭寵甚堅遂迴渙號之孚以徇撝謙
之美爰以衍食舊鎮撫臨雖非朝廷爵以報功之心
玆見君子廉以激貪之節高風所泊薄俗以敦恭惟
留守太保侍中躬授將明之才出逢開泰之運謨謀
王體秉執事樞勳庸已著於三朝寵祿具隮於多祉
惟特出處作世表儀未遑慶牘之修首辱古書之貺
未言感戢實被悃悰

賀留守王太尉啓

恭聞孚號崇奬耆明肇建節旄再司管籥睢周邦之獨尉乃黎獻之交欣伏惟留守太尉朝廷偉材宗廟貴器華問既大寵祿用光取甘茂之十官最先諸老問季友於兩社乃允具瞻將壇之拜既崇公袞之歸豈晚某舊蒙識拔尚阻趨承踊躍之私實爲倍百

賀致政趙少保

竊審抗言辭寵得謝歸榮繇西省諫諍之官序東宮師保之位殿庭鳴玉尚仍前日之班里舍揮金甫遂高年之樂伏惟慶慰資政少保懋昭賢業寅亮聖時伯夷之直惟清仲山之明且哲所居之名赫赫豈獨後思爾瞻之節巖巖方當上輔遂從雅志實激貪風未耶披承徒深欽仰

賀呂參政啓

竊聞明命登用大儒是宜夷一之交歡豈特親明之私慶某官以君子之器值聖人之時直道正言石投水而必受淫辭詖行雪見晛而自消果膺夢卜之求式受鈞衡之任王功方就庶無一簣之虧國勢已安更加九鼎之重豈徒惠好過示撝謙冀同雅操之堅以稱茂恩之厚

回謝王參政啓

伏審光被上恩寵參國論明綸敷告庶位交忻歷選廷衡之君疇咨當軸之輔尚友九違之敢弼則曰汝無後言欲謨問之能宣則曰予有疏附厥懷協濟乃稱具瞻當盛德之日躋攬衆材而時舉懋膺休顯允屬

耆明恭惟參政侍郎秉哲在躬推仁及物告嘉謀于
后學皆會於本原揚孚號于庭辭必稽於典要以陳
善閑邪之賴應賛元經體之求重念羈單最稱眷舊
牽絲一府久承論議之餘特蒙三朝常出踐更之後
復叨榮於並命茲竊幸於為僚曲荷至懷先詒重問
方勵同寅之志敢忘胥額之勤

賀章參政啓

承聞大號登用正人國論所歸帝畀將當伏惟參政
諫議素所蘊蓄實在生民久於韜湮乃遇明主遠大
蓋存乎道術緒餘宜見夫功名湖海殘生門闌末契
方士師之未立可謂曰知歟樂正之有為云胡不喜
更荷誨言之無間但慚慶讖（讖誤）之不先

免參政上兩府啓

忽奉明綸俾參大政蒙恩則厚撫己不遑切以聖明
之時尤艱輔弼之任置人或誤累上非輕內揆拙踈
竊慚優渥雖已陳情而懇避猶疑涣汗之難迴敢竭
吝衷更煩公議伏惟某官望隆熈世謀協睿聰儻矜
一介之誠願借片辭之助使安常分無忝盛時亦所
以正選用之繆恩不獨荷保全之私惠

荅高麗國王啓

伏以鯨疆阻闊覿止無階道義流聞譽言有素使旟
及國摯實在庭逮以好音申之嘉惠眷存即厚慰感
實深恭惟大王膺保德名踐修猷訓纂榮懷之舊服
蒙壽豈之多祥冀順節宣采綏福履有少儀物具如

別牋

罷相出鎮回謝啓

此奉制恩許還宰柄妨賢廢事但淹歷於歲時辭劇
就安更叨逾於寵數受方國藩宣之寄兼將相威儀
之多在於無功是謂叨寵此蓋留守太師忠能與善
美器成人顧惟疲曳之餘每賴推揚之助得紆符紱
歸貴丘園仰玷寵光之私實踰分願之素

謝是親叔故啓

此者叨被命書延登揆路方至神之[illegible]道[illegible]聖以
上行褒典所加治功宜[illegible]菲薄材之[illegible][illegible]高位之
歎安市集浼[illegible]懷遠[illegible]周[illegible]甚[illegible][illegible]勝

賀韓大[illegible]相公[illegible]

伏覩制命登用臣宗大忠當朝[illegible]正欣朝伏[illegible][illegible]
恭惟史[illegible][illegible]相公[illegible]實業符合聖時道直方而行[illegible]
不疑氣剛大而養之無害逮尊國祠[illegible][illegible]庭[illegible][illegible]
以廉惟[illegible]勇之行是劾枉者更直則成[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知
某久曠舊恩尚竊榮[illegible]以本流而自劾知[illegible][illegible]之所
歸

回留守太尉賀生日啓

閭史記時永念劬勞之報于兵傳教乃蒙慰賜之加
仰荷眷憐豈勝感惻伏惟判府留守太尉望隆國棟
聲冠時髦如畎畝之餘生乃門闌之舊物尚負品題
之賜每愧愚憧敢圖恩紀之施未遺幽遠仰承嘉惠
增激儒衷

除參知政事謝執政啓

此者登備近司與聞大政誤膺休命良積媿懷竊念某早以孤生出膺將仕稍蒙推擢遂至叨逾久於侍從之班初乏論思之效皇明繼照符守外分亟被召還得參勸講巳汗禁林之選更陪宰席之延據非其宜知有所自此蓋伏遇某官貫行忠恕啓佑善良因令危拙之身亦與訏謨之地敢不自致進爲之義庶以上同經濟之心

回王參政免啓

伏審卄年　帝恩進陪國論爭號布宣於朝位歎言騰溢於士林草與朋游實先慶抃恭惟某官元精發秀冲氣鍾和贊密命於三朝蔚隆名於四海大忠無擇常而於上心縕德不回非外移於衆口久畜於民之施果膺置輔之求方當上同扶世之猷庶以自免瘝官之責過煩重問曲喻至懷冀回操以就工遂協謀而許國

參知政事回宗室賀啓

此者叨被　上恩使陪國論惟才能之淺陋荷眷遇之特殊遜避弗容省循知畏此蓋伏遇某官道行博愛志務上同有許國之至懷樂推賢而與共因令孤拙得冒寵靈先蒙慶問之勤尤積媿顏之厚

回曾簽書免啓

伏審顯膺優詔進貳中樞伏惟歡慰某官鍾才宏遠逢運休明夙東注於宸心克將明於王政乃寘民瞻

之地實資世濟之才明命誕敷師言咸允而刻章上
奏辭寵更堅惟秖若於王休庶共釐於邦采

上執政辭僕射啓

竊以中臺揆路之要左省侍班之崇以疇茂勲乃稱
公論某誤尸宰事久曠天工方慙莫副於具瞻豈意
更叨於殊獎比陳愚款未賜俞音伏惟某官仁在曲
成義惟兼善特借末辭之助庶逃虛授之尤

除宰相上兩府大王免啓二

伏奉制命特授云云綸綍之言布宣於朝廷鈞衡之
任揔率於臣工必收特出之才乃稱具瞻之實某叨
歷事任叅豫政機雖有許國之愚忠初無濟時之明
致久思自弛以免無尤敢圖眷注之私更寘崇章之
地方蒙曲諭未獲終辭伏望某官深亮懇誠俯垂憐
惻少借半辭之助以紓曠責之慙

二

竊以鈞衡之任寔總於百工苟非經濟之材曷熙於
庶績某曩叨柄用已乏事功方追虛責之尤豈稱具
瞻之實敢圖眷眷未獲固辭伏惟某官仁以曲成義
惟兼濟願借重言之助庶逃虛授之慙

回謝舍人啓

伏審詔試公府書命帝庭茂對明綸之恩遂膺顯服
之賜豫遊惟舊懷慰良多舍人美行邁倫高材濟務
自翺翔於朝路實熠燿於士林孚號載揚師虞惟允
未皇賛喜特在鳴謙感愧之私敷言曷罄

回韓相公啓

伏審祗服命書已臨使府來章得請尤欣閭里之還舊俗去思胥慶旌麾之入伏惟某官氣凝簡厚學造本元忠義著於三朝功名垂於一代銅臺坐鎮居多恬養之休棠訟日清久被仁漸之化未遑馳慶先辱貽書惕然汗顏俯以拜貺其爲感戢實倍悃悰

回文侍中啓

伏審顯奉制書榮遷官秩暫解樞衡之密出分藩輔之憂伏惟某官器範瓌式才猷膚敏著三朝之茂烈爲一代之宗工遽辭機務之繁屢貢近藩之請詔音錫可顧志願之莫違寵數有加唯德功之宜稱豈期明哲尚屈謙虛況當成命之行允協僉言之望冀迴津守以對茂恩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七十九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

啓

回賀冬啓三

回賀正啓三

賀文太師啓

謝知制誥啓

回謝館職啓

知常州上中書啓

知常州上監司啓

上揚州韓資政啓

上郎侍郎啓二

上田正言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

啓

回賀冬啓三

回賀正啓三

賀文太師啓

謝知制誥啓

回謝館職啓

知常州上中書啓

知常州上監司啓

上揚州韓資政啓

上郎侍郎啓二

上田正言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撫州知州啓
謝孫龍圖啓
謝王司封啓
謝提刑啓
謝夏罷察推啓
荅交代張廷評啓
賀致政楊侍讀啓
荅桂帥余侍郎啓
遠迎宣徽太尉狀
上韓太尉先狀
荅程公闢議親書
回賀冬啓三

伏以七始載華三微遂[illegible]明主撫辰之[illegible]膺祉之冬恭惟伐同太[illegible]一代宗工三朝耆俊適履新陽之盛備膺諸福之[illegible]以娛消陰於椿壽睹發祝頌實倍等夷

二

伏以四序密移一陽來復氣驗管灰之應官書雲物之占伏惟某官佐主以將明之材庇民以平易之政践揚機要時所具瞻就立功名老方益壯甫臨穀旦宜介多祥邈無萬壽之由第切馳情之極

三

伏以陽朋初復主景寖長惟勳德之並隆宜福休之荐至某官材高百辟望重三朝收善世之榮名往蓄

王室暢經邦之遠業復荷天衢延政台華彌增善頌

回賀正啓三

伏以杓回寅位德盛木行物乘引達之陽朝布始和之令伏惟留守司徒侍中深忠許國令德在民方穀旦之甫臨宜春褀之協應某方兹居里適阻造門顧叙慶之弗遑在馳誠而曷已

二

伏以杓回寅位德盛木行品物時亨吉人類長伏惟某官元功致主茂德宜民烝庶之所詠歌神明之所輔相甫臨穀旦宜介吉祥稱慶末塗鳴謙遽及感銘之素蔑叙何殫

三

肇履歲端始和治本惟國元老荷天純休伏惟某官抗志極高守氣甚約措之事業而盛大發爲聞望而輝光暫息价藩佇還宰席瞻馳頌願倍百等夷

賀文太師啓

伏以歲旦更始物得以生當命相布德之時乃使民觀象之月伏惟致政儀同太師王纘之事天降之才冕服命圭極上公之貴號神旗豹尾總全魏之嘉師宜獲相於明靈以畤膺於戩穀某限以病居在遠慶賀無階同善頌於輿人以自輸於微志

謝知制誥啓

據非其稱慙甚兹榮切以通會朝之籍於禁中出誥命之書於天下自昔必求乎良士方今尤謂之美官

非夫能道先王之言及通當世之務文章足以潤色知術足以討論一有誤居必乖衆論某素出貧賤偶遭盛明讀書雖勤未免是古之累更事雖久終無適時之才製作淹遲而不工思慮短淺而不敏有此一物自足窮於多士之時兼是四端豈宜辱於邇臣之列此蓋伏遇某官以忠純翼戴以寬大甄收謂其引分而無求儻或負能而有待因加獎借使得超踰蓋大公之賜所加唯至誠之報爲稱敢不内盡致身之德庶以上同許國之心

回謝館職啓

奉膺明詔綜理秘文凡與交游衆同慶慰惟館閣圖書之府實朝廷俊乂之林或起賢良進士之高科或以獻文詩之列鴻圖術流弊稍容濫進或非由選用校讎多得其才於近歲蓋爲其謨謀之已審故不必課試而後知某官以甚高之資加至美之行服異能於大衆蓋已千人積素望於明時固非一日鉅工所以極論而無避先帝所以特用而不疑雖列職書林於儻未塞然奮功朝露其進可量未獲造門先承枉駕私懷感愧豈易敷言

知常州上中書啓

將毋之求屢聞於聽覽長民之寄終累於陶鎔勢則便安心焉震悸蓋聞抱關擊柝所以待士之爲貧宜鑄蒙錫所以處人之有疾其志卑者其獲少其能薄者其任輕自非審分以取容則必近刑而速謗如某

者湮淪素業邀會時恩備官牧人既以貧而擇利奉
使畿縣又以疾而告勞甚矣能薄而志卑宜乎任輕
而獲少尚蒙優詔猥備方州自惟欽然何以稱此茲
蓋伏遇某官上同一德而以寬裕處心旁燭萬情而
以平均待物遂令踈賤亦至切逾永惟憂國之所存
獨可勤民而上副顧今州部已遠朝廷田疇多荒守
將數易教條之約束人無適從簿書之因緣吏有以
肆惟是安庸之資當茲凋瘵之餘自非上蒙寵靈少
假歲月則六年弗息彼將何望於少休晝土復擾此
亦無逃於六譴更期元造終賜曲成

知常州上監司啓

蒙恩寬裕得郡便安諏日造官以身受察竊念某鄙
陋之質補跡於時聞先子之緒餘慕古人之名節黽
勉仕宦聊盡爲貧之謀尚偷歲時亦預在庭之數來
佐群牧甫更二年數求州符就更畿縣顧神明之罷
耗當事役之浩穰慙非其宜辭得所欲遂以一身之
賤猥分千里之憂尚覆露之生成出儒賢之撫按竊
惟幸會良用震驚惟此陋邦近更數守吏卒困將迎
之密里閭苦聽斷之煩自非由客少賜優假緩日月
之效使教條之狎則何以上稱督臨下寬彫瘵伏惟
某官逢亨嘉之會奮將明之材簡在清衷久於煩使
體愛養元元之意樂扶持斷斷之能庶幾始終得出
芘賴未期望履尤切馳情顧順節宣以需褒寵

上揚州韓資政啓

某受才素卑趣世尤拙冒干從事之選積有敗官之憂汎由恩臨得以理去違離大旆留止近邦惟德之依無時以懈整僕夫之駕方爾就途拜使者於庭遽然承教未忘故吏之賤加賜上樽之餘望不素然報將安所念當述適顧獨長懷行願高明之才還處機要坐令褒廢之俗復覩太平伏惟為上自願副人所望

上郎侍郎啓二

伏蒙過采浮議使承乏官借寵則榮循涯而懼顧留平聽得究下情頑疏之人滯固於事席先子之緒業玷太常之寺名備位於茲歷年無狀安全者幸廢去乃宜何言誤知欲觀頌試辭處私計進惟舊聞不越妲以代庖[illegible]有守未操刀而使割可必無傷輒敢用是固辭誠願易而他使依違于事雖名理之未安妄冒人知亦生平之不欲高明在上惆悵發中臨啓怔忪果於得請

二

某備官有守望履無階職是簿書之憂欽然筆牘之獻顧惟薄陋最荷庇存實賴盛恩之臨不誅苛禮之疑惟春且暮於氣已暄伏惟養福有經衛生無恙伏惟某官望隆先進德茂老成言歸典刑動應的表早效功於要路晚得謝於明時貴而能貧恬以養智為時所嚮於義可師伏惟順序節宣慰人祈望

上田正言啓

謝宗寵廷歸安子舍逮今旋月惟日想風會稽孜之
相仍穎勝書而不暇伏況賢哲異禀神明與休起居
安恬福履膍厚恭以某官剛絜不倚沈深内明逢時
以征敢佐如登朝所恃賴士相据依矧惟甚盛之才
實在可言之職廟堂中失物議否臧有足敷陳諒無
回隱仰裨大政取繇目聰四面所瞻一心以徯某早
煩教育曉出處延芳兹辦裝不日臨職趣馳之地固
未有涯茂賴之心尚爰所適

上撫州知府啓 代人作

講聞風聲積有時序刺史之大所莅先人之樹固存
仰高之心惟出爲藩紳賤官之有守通私謁之無階
恭惟班宣有終保釐多福伏以某官學周事變行應
秉義比以將明之才當寬恤之選一麾出牧狂原
於遠圖三節造庭宜膺於顯數伏惟爲國自愛副人
所瞻

謝孫龍圖啓

伏念某冣爾之材儻然而仕進有官謗未嘗不競退
無私田何以自處苟安朴野之分無意賢達之遊矧
勢位之嚴尊加功名之儁偉 天子之所倚重士人
之所取平敢干肙進之誅自廢退藏之守過蒙收引
親賜撫臨因使下材得聞餘欬蓋忘千乘以友賤貧
之士先匹夫而輕貴富之身在古已希豈今宜有顧
無報稱私用震驚比聞治舟既祖取道悵造門之獨
後慚追路之不遑尚幸仁明儻存哀恕糜身於此望

屢何階順變于時養安以御

謝王司封啓

伏念某孤窮之人少失所恃雖勉心竭力求以合於古人而固陋顓蒙動輒乖於時變以此而遯於世未嘗見怨於人而自趨走下風習聞餘教慰藉之禮稱揚之私忤嚴顏而不加犯上之誅拂盛指而更以首公爲是書辭報答騎從見臨不以先進略後生不以上官卑下吏以至其去重煩送將又囑其行使不留滯爰初就道甫爾踰旬乖離雖新感仰殊甚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謝提刑啓

叨備一官由吏三歲不時罷廢實賴全安遭會使志接臨州部頗望風而震慝將投劾以去歸政閫高明見遇優過載銜盛德尤激下情乖離尚新企仰殊甚茂惟賢儁善迓福祥固有神明陰來輔相褒陞之寵倚立以須伏惟爲上自愛副人所望

謝憲臺察推啓

伏審某官策足盛時收名異等以財自稱爲議所歸特惟私幸之多代有同升之義惟當造請勢未暇遑敘闔高明不自重貴親存敝館申貺華牋竊覽以思懼惡且媿感泚無賴於海島章甫不加乎越人夫何謙辭乃爾虛辱方且揆日以時造門

答交代張廷評啓

某學才無它竊邑於此更書始下已傾自附之誠賜

問撫臨重荷相存之意維茲地所邇在海濱方條教之未孚得仁賢而復治蒸以其人天材粹美地勢高華生逢盛時進取顯仕分一雷之土雖屈遠圖撫千室之弦坐期美政趣承在近企仰居深

賀致政楊侍讀啓

伏審得謝中樞戒歸下國孔殘致仕議臣雖願其留踈廣乞身觀者固榮其去丁時翕艷取道阻長擊盛德之可師宜明神之賚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伏惟某官逢辰清明取位通顯義勇不挫忠精無疵咨備諫工當巳告嘉猷于后奉將使節則以下膏澤於民儀儀會朝稟侍從功名之美既濯於將來智略之閑猶嗟於不試引年大位循禮得中惟其養恬自以蠻薄某望塵非數見器則深竊冒上官之太知惟所不欲推揚後進之美意云何敢忘備位於茲仰高無止

答桂帥余侍郎啓 安道

受才無狀馳義有年矧以先人是爲雅故夫何竿牘之間乃後門闌之厮誠以賢否之分殊而又卑尊之勢隔恭惟某官以挺生輔世以簡傑帥邊戒猾夏之近憂與保民之長利有紀之政當謹後世之傳無能之詞敢虛遠人之屬過蒙收引先賜拊循丹青甚微本累玉瑩之粹土木至陋猥承絺繡之華莫副推揚徒知感服念當拜賜宜在至前冀歸節於本朝得望塵於末路私懷未果善禱良深

遠迎宣徽太尉狀

伏審某官遠驅台旆甫次國都朝論具依上心虛佇某阻於官制莫遂郊迎冀邀命之弗遲副瞻風而已久謹奉狀攀迎

先狀上韓太尉 魏公

昔者幸以鄙身託於盛府無薄才以參籌筴之用有疏節以累含容之寬久而再惟滋以自愧伏惟某官憂國愛君之操仁民恤物之方賓禮賢豪包收疵賤蓋嘗沐浴於餘澤而且歌舞於下風就去離遂自疏斥徒以地殊南北勢隔卑尊小夫竿牘之勤不足自效莫府文書之衆或以為煩方隨傳車得望步履閫顧階緣於疇昔因得鏘仰於緒餘敢圖高明先賜勞來貴以下賤不稱其行之疵賢而容過不誅其禮之曠夫惟昔之有道皆慎所以與人欲示其自養之汙隆必觀其所遇之能否深慙固陋有玷獎成將次郊闉即趨牆屏其為感眷豈易談言

答程公闢議親書

某啓言念某政通德之門馳誠數仞叙宜家之慶拜貺尺書伏承賢郎推官蘭砌傳芳鯉庭稟訓辱好逑之首逮貝父要之彌敦鴻儀之復問敢稽鵲喜之叶古既吉眷惟姪女未習婦功交秦晉之歡俶從嘉命望金張之館俯愧衰宗榮幸所兼敷陳嚋悉謹奉狀謝伏惟照察謹狀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一

啓

知常州謝運使元學士啓
賀慶州社待制啓
賀運使轉官啓
賀鈐轄柴太保啓
賀知縣啓
上宋相公啓
上集賢相公啓
上梅戶部啓
上杭州范資政啓
上江寧府王龍圖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一

啓

知常州謝運使元學士啓
賀慶州社待制啓
賀運使轉官啓
賀鈴轄柴太保啓
賀知縣啓
上宋相公啓
上集賢相公啓
上梅戶部啓
上杭州范資政啓
上江寧府王龍圖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泉州畢少卿啓
上信州知郡大諫啓
上明州王司封啓
上運使孫司諫啓
上發運副使啓
上李仲偃運使啓
上通判啓
謝范參政啓
謝知州啓
謝隣郡通判啓
謝葛源郎中啓
謝林中舍啓
謝徐秘校啓
謝林犀長官啓
荅林中舍啓二
荅定海知縣啓
荅戚郎中啓
上樞密王尚書啓
與交代趙中舍啓
與張護戎啓
與譚主簿啓
上范資政先狀
謝許發運啓
謝王供奉啓

答馬太傅啓二
答沈屯田啓
答陳推官啓
賀集賢相公啓代人作
賀樞密相公啓代人作
賀鳳翔知府陳學士啓代人作
賀樞密相公啓代人作
賀昭文相公啓代宋宣獻公作
謝及第啓

知常州謝運使元學士啓

叨恩兩觀備任一州以無能之賤身在有道之深庇依歸之志已結於東南詶問之儀當塵於左右恪立爲國瑋器有時威名久矣臧吏之勞山嵩寄屬之重傳節所莅神民具依膺時維休介福有裕約齋上路將前受於指令請祝下風唯更加於調護

賀慶州杜待制啓

伏審拜命宸章作藩侯閫凡假聲猷之重居深慶諮之僚恭惟某官華國粹賢逢辰吉旦以儒雅飾治術以器業結上知樹績計庭之司飛榮書殿之祕吳都按部聳群吏之廉隅陝服登車峻列侯之風采國家以邊城之寄戎路所圻眷內閣之近班督師臣之重柄申伯宣力方維屏以顯庸韓侯獻功即介圭而入覲佇叅讞報以協具瞻北律方嚴沖眞尚遠希上爲宗社保固藩靈

賀運使轉官啓

躋榮中旨進秩郎闈服顯命之褒優竦輿情而驩抃某官器博以遠道粹而明學際天人之端識通治亂之本紬祕延閣剸劇外司彼方碌碌以巧圖此獨安安而養正恬於所守人之難能本朝推越次之恩旌非常之士遷左兵之名部實文臺之美資矜飾端廉敦厚風教尚煩使節之寄以漸台衮之榮某側聞詔聲阻隨賓慶瞻望英重云云

賀鈐轄柴太保啓

榮拜恩章總持師柄伏惟慶慰竊以一都會之府二淅統於權維諸刺史之兵五符歸於節制國家以安娛之地域民甚於富穰備豫有經置使斯於紀律宜得飛將之士以雄鎮領之方恭惟某官器識端良機守強濟出天姻之貴而自任清節持使斧之重而素高能聲此執朝命遂董戎寄韜謀成倍坐肅於南州軒陛圖功即膺於寵數爲閫掌於支郡阻面慶於賓榮瞻企風稜豈勝欣悚

賀知縣啓

光膺芝檢榮宰花封凡屬庇庥良增欣抃恭惟某官資性敏悟器懷坦夷直哉有古人之風挺然生賢者之後自歷煩任聲施幹林美聲聞于帝聰佳器稱乎國寶是乃拜綸綍之命殿子男之邦凜乎清風聳是羣望操刀之能製錦素顯殊勳彈琴之不下堂行聞異政

上宋相公啓

此者冒躋官次榮託使車躬裁瑣瑣之文私布惓惓之意于磨爲吝震疊于懐會走幹之鼎來辱滕書而寵荅優爲體皃略去等夷槩獎予之大隆滋回皇之失次恭審鎮臨以簡保御惟和積有休祥來護輿寢伏況某官風華靈茂天韻閎深早冠冒於士人亟奮翔於朝野讜言善策發爲天子之光厚實美名布在輿人之誦惟江都之舊壤乃天塹之上游地接京師聊倚諸侯之重民瞻嵓石方圖師尹之譽曾是頑跡終然庇賴尚茲嬰薄未即趨馳

上集賢相公啓

爲吏南州抗塵末路處洪鈞之大器小以自持磬矣衮之尊蹤孤而難階恭惟法宮議道賢業熙天燮措禊之至和納亨嘉之感福伏惟某官乘堪輿浩直之氣爲廟堂倚平之材逢辰清明發策高妙垂紳近署之列直筆中臺之端龍閣之富圖書密承顧問蜀部之風教化遂協都俞遽促鋒車入參嚴瀍旋屬圖虛糴狼角之色任寇毒清河之民擊義節以請行先堂兵而制勝淮西入命晉公大宣慰之名朔方殫威子儀開幕府之盛盡劉大憝入奏元功式尊通宰之榮上正文昌之坐方將圖講熙事修舉治綱坯治一陶輔成於醇化簫勺羣慝躋格於太寧顧惟平進之微獲此庇睥之下伏希上爲國體保固台嚴西首鈞庭下情無任云云

上梅戶部啓

某一涯季乏自晦於塵容百舍懷賢坐傾於風美欽想承流之暇妙均安節之休恭惟某官奥學丕天懿文華國躋榮膴仕逢吉大辰由郡署之階擢臺端之要公毅執法而邪孽不奸謨明盡規而權綱自正疇咨心術之具往貳計侯之司式是均勞遂淹補外朱轓問俗訪山水之昔遊文石疏恩即褫掞而日見入持政柄允副民瞻屬臨懷氣之辰尚遂隆堂之拜願臻顯衞前對寵光

上杭州范資政啓

某近遊制壤久挹風猷當資斧之無容幸曳裾之有地猝王之彩開眉宇以照人綺星之文借談端而飾物轉頭方嗟於中露逢迎下問於施樹仍以安石之甥復見卑之舅慈惟雅故少稔燕閒言旋桑梓之邦驟感神麻之詠寫與綾之危思未盡棨瞻憑楚乙之孫風但傷聞闕愜台胃序虛白調神禱頌之私不任下懇

上江寧府王龍圖啓

某位貌閒殊風規高遠思賢百舍無階贄見之儀季之一涯彌闕門牆之便恭審鎮臨會府燕息黃堂訟鉛書清道環天枍伏惟知府龍圖巖廊佳品時棟土材逢亨會於凝旒躋榮階於近署龍圖司祕閣之奧使臺峻右陝之班均逸方城為國巨屏帝暉溫晬召還即對於清光台座熒煌圖任必歸於舊德蕭辰方

爾宇藩尚遥伏希上爲治朝保和福履

上泉州畢少卿啓

自去容暉何嘗從問朅來究局顧委瑣之自爲陰想价藩知崇高之勢附伏審履和嘉月靜車雄堂訟鉐書清道環天粹茂惟知府凝姿恬懿遠器康深出相家之名家而無靑衣之逸領使符於壯齒而無巧宦之議全德所高上意必簡方將治成坐鎮擢寘近班習練臺閣之規此大勳業之舊某最惟孤苦夙佩奬知短羽早飛已廿心於枝粒陰虬自躍思遠耀於風雲尚遥堂下之趨益切城中之詠

上信州知郡大諫啓

懷德名之重竊伏猷爲佩庭角之姿何嘗見敢謂玉堂之彥時飛寶刻之音垂貴塵容過形諱柄外詳榮佩中所銘藏恭惟某官挺不世之資敦絶俗之器敷揚大業陟降泰庭演潤鑾坡先大訓辭之美保釐天邑具瞻表則之材屬邪正之秉運亦勞逸之均致銀符補郡聊福於民艱鵷鷺贊謀即稽於天若某海濵承乏守藩未趨伏希上爲本朝精調均履

上明州王司封啓

伏審使旌來臨州部把江湖之重阻留淮楚之近藩令德所存明神來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恭以某官國之老成士所素仰入參省討出擁州麾竊聽海瀕之謡迎貪善政特憂朝右之討思得壯猷曾無幾時遂去玆土某竊邑無狀苑身有歸

上運使孫司諫啓

近者承頒使㞵獲拜於真賢恪次海濵已虔於命著顧賦材之艱拙藉容厚之庇存蹈景為懷向風增悚某官清機昭理大業鎮浮以謨明抗論諫垣以才識典校仙藏亦棠按部一新廢置之綱文石疏恩即還清切之禁伏冀為時寶練延國寵章

上發運副使啓

海濵重寄天韻闓踈想經制之會煩固和倪之粹隱恭惟某官材為時棟名著吏師澄清廢置之綱仰給兵農之大宴成久次即冠近班屬陽月之届和謀福基之敦裕未涯拜伏益用瞻祈

上李仲偃運使啓

伏念某得邑海瀕寄身節下撫舟取道[illegible]過庭白顧下寮之愚敢扳先子之雅坐蒙高義曲借善頽載惟恩私有過分願去離門守來造者居取庇自今融情無遠要之螽莫唯是曠官之憂庶也始終不為愛巳之負歲時回游氣候沍寒明賢之姿休福所嚮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上通判啓

飈馳歲事屮轉音塵詠德所深搖旌曷諭伏審某官陞華儲悾顯被於王靈貳政侯藩益隆於宸寄忝守官於支邑將仰芘於公村欣抃之誠倍萬常品

謝范資政啓

竊陶大化瞻若重霄執訊隆堂近修於常禮占辭記

室屢致於尊光賜逾褒衮之榮仰極高山之詠恭想鎮海都會宣國福威御六氣之和薦百嘉之祐伏惟某官道宗當世名重本朝思皇廊廟之材均逸股肱之郡即還大政以澤含生某客跡海濱被光台照章爲署第夙荷於揄揚立鯉聯榮復深於奬眷幸當棲庇以處鈞成

謝知州啓

某擢科人之附攀德輝顧庸陋之無堪辱庇存之尤厚終逃官謗得近宸慈希驥仰高惟日爲歲恭惟布宣善治棲有太和伏以某官美業內充懿文彌飾傳會升平之世躋陞通顯之官風開日益龍蜚交至潢延下詔大尊千里之師謝守論功莫爲九伯之冠行進列[illegible]謂愈言秋氣正剛風[illegible]居[illegible]爲等倫

謝修郡通判啓

某備官於茲聞問之久非席趨承之舊難陳嚮慕之私敢圖高明過自貶損之溫教奬以謙辭惟茲感銘其敢忘去進德之盛知名於今當褒以遷可拱而族仰惟自壽下副所瞻

謝葛源郎中啓

伏念某受材單少趨道闊疎時所謂賢少焉知慕刻先君之德友實當世之名卿唯門牆之高未始得望故竿牘之藜無容自通如其仰望之勤豈有須臾之間敢圖風誼親與書辭追講前人之權坐忘介子之

醜拜嘉已厚論媿則多恭以某官邦之耆明朝所貴
重聲舊行乎四海勢猶屈於一州雖牧養之仁士民
猶賴而褒升之寵日月以須唯茲惷愚其卒芘賴伏
惟爲道自愛副人所瞻

謝林中舍啓

鄉風有年修問無所維家伯氏得婚高門顧惟幸會
之多曾是趨承之晚比問州郛云改縣章治所相望
私誠甚喜謂宜朝夕可布腹心敢圖高明見遇勤恪
先賜撫存之教曲加獎引之辭雖睦婣之風可以厚
俗而貶損之意有如過中言觀以思頗恐且媿餘暑
謝去薄寒來歸吉士所居明神實相茲惟體氣怡有
休祥未即承顏惟祈養福

謝徐祕校啓

因幸會得奉光儀再荷眷存之深遂傷睽隔之遠
忽承高誼特損謙辭顧獎引之過中非孤蒙之敢望
拜嘉之重爲媿則多賢儁之材神明所相茂惟興止
休有福祥未即趨承惟加調護竚膺殊擢以慰遐思

謝林肇長官啓

伏蒙貺損猥先臨存方以出行渠川未嘗得望車騎
繼陳悃愊叙謝高明敢圖仁人見遇如舊申錫重問
相存有加唯賤且貧尤愚不肖孝焉昧道仕則曠官
荷推褒之過情處負媿以終日三陽肇歲萬物同春
茂惟賢明休有祉福以時自壽良副所瞻

答林中舍啓三

幸隣封眕叨綴戚婣仰風誠勤奉問顥缺敢圖感意
申既華辭荷相存之至隆非遽數之可既欽承德履
茂享春祺更冀保綏少符傾嚮

二

去德不遠嚮風誠勤日有簡書之煩久無竿牘之獻
敢圖風誼遠損書辭仰銜存愛之隆實重頑踈之過
未由占對竊冀保綏禱頌之私指陳不旣

答定海知縣啓

[redacted]邑海旁[redacted]鄉境上布私書之未暇辱重問以相先
惟知感悰豈尹縷指未涯占對尤積詠思惟加自頤
[redacted]副所望

答戚郎中啓

[illegible]閫風猷罔當許忠重慶諧章摧陛郎署開敘之晚
裁賀未皇敢意謙明首形緘問辭博以厚義高且醇
承拜置前誦玩亡數實聞王事優簡神宇粹平某官
奉國不回處官以正秩中臺之顯要柄外鎮之慘舒
民無隱情治有異迹行聞旌召續附慶書

上樞密王尚書啓

竊以璿璣上列齊七政以均和帝袞輔成欽四鄰之
基命親逢華旦允屬宗工恭惟某官與國忠純爽邦
明哲對越光華之旦居然文雅之宗簡在上心欝爲
時棟維容禁署嘗密贊於睿謀叅貳宰司多褒成於
治體奮庸甚盛注意特隆屬恩誥之誕頒分鎮臨之
重寄居留神甸爲表則於四方寵進樞庭當折衝於

萬里聲教所暨慶抃幸同俯念空疎夙叨存記綰縣
章而祗役望君幄以勞懐恭聽吉音豈勝至願

與交代趙中舍啓

嘗請代期當留聽下單舟在境敢無告於候人善政
可師將有求於令尹自餘占對乃盡布陳

與張護戎

鼎來敝邑甫次近郊傳聞使旌適在州部將親威德
尤激懽悰

與譚主簿

爰茲治邟亦以造境將聯職治可互規模惟喜則多
非陳所悉

上范資政狀

承此者之官敝邑路道樂郊引舟將次於沂沂緣
邸邇於前屏瞻望麾幟下情無任

謝許發運啓

近持幡幅進叩高明荷溫敎之見存假畫舟而使濟
亦既就道即將造門惟茲下情感喜殊甚

謝王供奉啓

伏審拜恩鼎來視職惟茲疎賤將庇高明敢圖恩私
先賜教督感竦之極數言曷殫

答馬大博啓二

伏審進被恩章來臨職任茲惟幸會得奉光儀敢圖
隆私先賜華問感佩之至云云

伏審光奉聖恩已諧禮上未皇修好先廚賜書感慰
至深叙陳不旣

荅沈屯田啓

邇承維舊違去尚新唯是企思之深曾無忘去之頃
敢圖恩紀特賜書辭仰荷眷存之尤內懷恐媿之極
歲云郁沐物且長蕃茂惟賢明多有休福竊況藩宣
之盛倚成陪貳之良伏惟順序自順副人所望

荅陳推官啓

某受材無它竊邑於此高明賜教褒諭過情窺覦以
惡懼恐且媿未由占對良自保綏

賀集賢相公啓代人作

恭以禁庭流恩殊堂還秩寵兼常伯寄在冬官伏惟
慶慰恭以某官襲氣堪輿稟精河岳風華標美曉若
東南之筠天韻純淪溫如西北之璞不階尺木遂致
青雲世圖任於老成日對揚於休命股肱作相素同
國體之安喉舌命官遂致文明之政茲爲異數允荅
具瞻某充位外藩希風上國觀文辯敘彌高天老之
台違謁爲儀寔遠豆晏之日懽愉無狀震慄兼常

賀樞密相公啓代人作

恭審遷秩上公聯華冢宰伏惟慶慰竊以某官略非
世出韻自天成時歸英特之材獨稟高明之器光華
漫漫遂適於泰辰文學彬彬適階於膴仕逮濬明之
正統圖衛翼之元勳周歷清華之階越登機密之首
通規亮節朝矜式以取平深策遠猷上咨嗟而倚重

懋惟儆𢿱允合膚公命布福貟喜盈覩聽某久從外補遂聽上臚曾馳謂之未遑第承風而竊抃瞻依之厚度越于常

答福州知府學士啓（代人作）

某啓竊聞義風累更元曆雖疆城之相卬愧緘疏之未皇敢意謙明首書存聘賜之良實重以好辭無因至前忝拜知悚某官卿材修固國器方廉登步本朝注翔盛問維高闕之要地實南越之舊都頗賴忠良鎮此襟帶既聞善治宜有寵章用冀保和且須來命

賀鳳翔知府陳學士啓（代人作）

恭審拜命恩綸須符侯府竊惟慶慰某官器謀確濟業履粹明名日起以貴成勢龍階而獨上儒林材識之館方指事以載功岐陽襟帶之邦出承流而宣化國家試能補郡顧偃然天即須寬大之書召還清切之禁某衰晚無狀情契所同顧海上之身实為俗吏瞻幕中之彥敢附青雲末涯賛君之儀益切瞻言之素願臻持攝前對寵光

賀昭文相公啓（代宋宣獻公作）

恭審詔被寵靈參司樞要伏惟慶慰竊以安危所繫文武相須眷注意之殊時崇仰成之異禮至若萬務通于四海二柄萃于一門簡在休辰職謙全德恭以某官風華博照天韻雄成挾旦奭之謀謨龔章平之系胄逢辰鼎盛序爵彌高清議被民卓冠一時之傑豐規振俗遥躋三代之隆嗟彼羌豪警吾邊吏有嚴

天討爰整王師上方深拱以倚平博謀而取重畀茲
全責欽若壯猷輿誦所同巖瞻惟允昔魏通函谷繫
沛邑之宗臣威被何奴寔漢家之貞宰宜今具美與
古兼徽某夙附末光雅煩善庇仕藩城而待罪隱若
目安佔宿邸之移文芝然滋喜依歸之素有過等夷

謝及第啓

三月二十二日　皇帝御崇政殿放進士棠　恩賜
及第釋褐者四方之傑茂對清光一介之技猥塵華
選冒榮之辱撫已而慚竊以國家摠八寓之廣具萬
官之富一化所染人有善行數路之舉野無滯材取
士如此之詳得人於斯爲盛然猶謙不自足樂於旁
求比詔郡邑詳延巖穴向其德行聲采著在觀聽而
以疏上勸竹塞人頌言如某者族敝而則材質且跡
逢世治文追師鄉道負冠方纔有賤儒之名高文大
冊無作者之實吳乾不平先子夙喪儒家異士歸掃
窮閻上不能執軒冕以取高下不能力稼穡而爲養
俛首干進嶄榮逮親適會詔之興昕遂負書而應令
鄉老署其行薦之明朝春官嘗其材置以異等率趨
法座弟試殊庭僅成骫骳之談復玷高華之選夫何
抵此厥有繇然茲蓋伏遇某官德厚兼容風華博照
斟酌元氣洪纖溥被其仁彫刻衆形姸惡曲成其彙
秉雲洒潤秉律噓枯使是寒士階於榮路敢不審圖
大方惇率常憲取所承學著之行事唯仁之守唯誼
之循不以邪曲回精忠之操不以寵利汚廉潔之尚

庶期盡齒無負大賜易此而他未知所裁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一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二

記

虔州學記
君子齋記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挂州新城記
太平州新學記
繁昌縣學記
芝閣記
信州興造記
餘姚縣海塘記
通州海門興利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庶期盡齒無負大賜易此而他未知所裁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一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二

記

虔州學記

君子齋記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桂州新城記

太平州新學記

繁昌縣學記

芝閣記

信州興造記

餘姚縣海塘記

通州海門興利記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TAIWAN, R.O.C.

虔州學記

虔於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椎埋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爲多慶曆中嘗詔立學州縣虔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爲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久矣然吏常力屈於聽獄而不暇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齋祠講說候望宿息以至庖湢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內外完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已而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也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爲之官師爲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爾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爲勸沮而已也然亦所以爲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爲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爲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

之者也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恠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曆數所以時其遲速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爲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爲人用其流及乎既衰矣尚可以鼓舞群衆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無爲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詠歎之不息凡以此也周道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屈己以學而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惡夫非之者乃燒詩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使人舍己之昭昭而從我於聾昏哉然是心非特秦也當孔子時既有欲毀鄉校者矣蓋上失其政人自爲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爲之難則是心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發尚同之論彼其爲愚亦獨何異於秦嗚呼道之不一久矣楊子

曰如將復駕其所說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蓋有
意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
今天子以盛德新即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
古之諸侯其異於古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
所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於教而
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虔雖地曠
以遠得所以教則雖悍昏囂凶抵禁觸法而不悔者
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況乎學問之民
故余為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
使歸而刻石焉

君子齋記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為此名也所
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
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
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
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
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
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
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
矣故古之人以名為蓋以實為慊不務服人之貌而
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為求在外者不可
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
屈辱為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詘辱不足以槩
吾心為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爲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失已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爲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勝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爲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爲君子獨智不足以爲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爲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爲君子也孰禦焉故余書其志而樂爲道之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沖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

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桂州新城記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甓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　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三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爲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爲

復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昔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于其君於為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夷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　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門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三年丙戌群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記

太平州新學記

太平新學在子城東南治平三年司農少卿建安李侯定仲求所作侯之為州也寬以有制靜以有謀故不大罰戮而州既治於是大姓相勸出錢造侯之庭願興學以稱侯意侯為相地遷之為屋百間為防環之以待水患而為田二十頃以食學者自門徂堂閎壯麗密而所以祭養之器具盡往來之人皆莫知其經始而特見其成既成矣而侯罷去州人善侯無窮也乃來求文以識其特功嗟乎學之不可以已也久矣世之為吏者或不足以知此而李侯知以為先既能不費財傷民而使其自勸以成之豈不賢哉然世

之爲士者知學矣而或不知所以學故余於其求文而因以告焉蓋繼道莫如善守善莫如仁仁之施自父子始積善而充之以至於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推仁而上之以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此學者之所當以爲事也昔之造書者實告之矣有聞於上無聞於下有見於始無見於終此諸子之所以散百家之所以成學者之所以訟也學乎學將以一天下之學者至於無訟而止遊於斯鋪於斯而余說之不知則是美食逸居而已者也李侯之爲是也豈爲士之美食逸居而已者哉治平四年九月四日臨川王某記

繁昌縣學記

奠先師先聖於學而無廟古也近世之法廟事孔子而無學古者自京師至於鄉邑皆有學屬其民人相與學道藝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學之所自於是乎有釋菜奠幣之禮所以著其不忘然則事先師先聖者以有學也今也無有學而徒廟事孔子吾不知其說也而或者以謂孔子百世師通天下州邑爲之廟此其所以報且尊榮之夫聖人與天地同其德天地之大萬物無可稱德故其祀質而已無文也通州邑廟事之而可以稱聖人之德乎則古之事先聖何爲而不然也宋因近世之法而無能改至今　天子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奠孔子其中如古之爲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者亦得爲之而繁昌小邑也其士少不能中律舊雖有孔子廟而庳下不完又其門

夫之像惟顏子一人而已今夏君希道太初至則修
而作之具爲子夏子路十人像而治其兩廡爲生師
之居以待縣之學者以書屬其故人臨川王某使記
其成之始夫離上之法而苟欲爲古之所爲者無法
取於今俗而思古者不聞教之所以本又義之所去
太初是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其不可以無
也

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
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
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
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
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
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
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
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
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
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
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
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
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
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
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皇祐五年十月日記

信州興造記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三年也姦彊帖然隱訟
發舒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
於高獄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
寺苞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敕吏士以桴收民鰥
孤老癃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
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
八十六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有二不足則
前此公所命富民出粟以賙貧民者三十三人自言
曰食新矣賙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七月甲午
募人城水之所入垣府之缺考監軍之室立司理
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
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

作宅曰迴車築二亭於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
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于兩亭之間以通車徒
之道築一亭于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賓也凡
爲梁一爲城垣九千尺爲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
十二自七月九日卒九月七日爲日五十二爲夫一
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
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凡
故之所有必具其所無也迺今有之故其經費卒不
出縣官之給公所以捄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
吏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
政出焉弛舍之不適裒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
乘民而民始病病極矣吏乃始謷然自喜民相與誹

且笑之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爲政其重困民多如此
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爲公
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乎無憾矣十月二十日
臨川王某記

餘姚縣海塘記

自雲柯而南至于某有隄若干尺截然令海水之潮
汐不得冒其旁田者知縣事謝君爲之也始隄之成
謝君以書屬予記其成之始曰使來者有考焉得卒
任完之以不廢謝君者陽夏人也字師厚景初其名
也其先以文學稱天下而連世爲貴人至君遂以文
學世其家其爲縣不以材自負而忽其民之急方作
隄時歲丁亥十一月也能親以身當風霜氛霧之毒
以勉民作而除其葘又能令其民翕然皆勸趨之而
忘其役之勞遂不踰時以有成功其仁民之心效見
於事如此亦可以已而猶自以爲未也又思有以告
後之人令嗣續而完之以求其存善夫仁人長慮却
顧圖民之災如此其至其不可以無傳而後之君子
考其傳得其所以爲其亦不可以無思而異時予嘗
以事至餘姚而君過予與予從容言天下之事君曰
道以閎大隱密聖人之所獨鼓萬物以然而皆莫知
其所以然者蓋有所難知也其治政教令施爲之詳
凡與人共而尤丁寧以急者其易知較然者也通塗
川治田桑爲之隄防溝澮渠川以禦水旱之災而興
學校屬其民人相與習禮樂其中以化服之此其尤

丁寧以急而較然易知者也今世吏者其愚也固不知所爲而其所謂能者務出奇爲聲威以驚世震俗至或盡其力以事刀筆簿書之間而已而反以謂古所爲尤丁寧以急者吾不暇以爲吾曾爲之而曾不足以爲之萬有一人爲之且不足以名於世而見謂材嘻其可歎也夫爲天下國家且百年而勝殘去殺之效則猶未也其不出於當時予良以其言爲然既而聞君之爲其縣至則爲橋於江治學者以教養縣人之子弟既而又有隄之役於是又信其言之行而不予欺也已爲之書其隄事因并書其言終始而存之以告後之人慶曆八年七月日記

通州海門興利記

余讀豳詩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嗟予豳之人帥其家人戮力以聽吏吏推其意以相民何其至也夫喜者非自外至乃其中心固有以然也既嘆其吏之能民又思其君之所以待吏則亦欲善之心出於至誠而已蓋不獨法度有以敺之也以賞罰用天下而先王之俗廢有士於此能以豳之吏自爲而不苟於其民豈非所謂有志者邪以余所聞吳興沈君興宗海門之政可謂有志矣既隄北海七十里以除水患遂大浚渠川釃取江南以灌義寧等數鄉之田方是時民之墊於海呻吟者相屬君至則寬禁緩求以集流亡少焉誘起之以就功莫不蹶蹶然奮其憊而來也由是觀之苟誠愛民而有以利之雖創殘窮

敝之餘可勉而用也況於力足者乎興宗好學知方
竟其學又將有大者焉此何足以盡吾沈君之才抑
可以觀其志矣而論者或以一邑之善不足書之今
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遺其民而不愧於幽之吏
者果多乎不多則予不欲使其無傳也至和元年六
月六日臨川王某記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二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三

記

鄞縣經遊記
遊褒禪山記
城陂縣興造記
慈溪縣學記
䓗宗泉記
揚州龍興講院記
撫州招仙觀記
石門亭記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真州長蘆寺經藏記

敝之餘可勉而用也況於力足者乎輿宗好學知方竟其學又將有大者焉此何足以盡吾沈君之才抑可以觀其志矣而論者或以一邑之善不足書之今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遺其民而不愧於旨之吏者果多乎不多則予不欲使其無傳也至和元年六月六日臨川王某記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二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三

記

鄞縣經遊記
遊褒禪山記
城陂縣興造記
慈溪縣學記
芝宗泉記
揚州龍興講院記
撫州招仙觀記
石門亭記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真州長蘆寺經藏記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揚州新園亭記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鄞縣經遊記

慶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雞山觀碶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謀作斗門于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蘆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入于瑞巖之開善院遂宿甲申遊天童山宿景德寺質明與其長老瑞新上石望玲瓏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堂遂行至東吳具舟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保福寺莊過五峯行十里許復具舟以西至小溪以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食普寧院日下昃如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歸云

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

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城陂院興造記

靈谷者吾州之名山衛尉府君之所葬也山之水東出而北折以合於城陂陂上有屋曰城陂院者僧法沖居之而王氏諸父子之來視墓者退輒休於此當慶曆之甲申法沖始傳其毀而有之至嘉祐之戊戌而自門至于寢浮屠之所宜有者新作之皆具乃聚其徒而謀曰自吾與爾有此屋取材於山取食於田而又推其餘以致所無然猶不足以完也而又取貨力於邑人以助蓋爲之以八年而後吾志就其勤如此不可無記惟王氏世與吾接而衛尉府君之葬於此也試往請焉宜昔於是其徒相與謁若於庭而使來以請

慈溪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至于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偪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

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摶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　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

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曆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于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溪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游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游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愼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

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于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萬宗泉記

僧道光得泉之三年直歲善端治屋龍井之西北發土得洑泉二萬宗命滿井而合焉東爲二池池各有滿注于南池而東南其餘水以溉山麓之田既穫善端請名余爲名其泉曰萬宗云

揚州龍興講院記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既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庳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爲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盍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絜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

可一卿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
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
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
以也夫

撫州招仙觀記

招仙觀在安仁郭西四十里始作者與其歲月乎不
知也祥符中嘗廢廢四五十年而道士全自明以醫
游其邑邑之疾病者賴以治而皆憂其去人相與言
州出材力因廢基築宮而留之全與其從者一人爲
留而觀復興全識予舅氏而因舅氏以乞予書其復
興之歲月夫宮室器械衣服飲食凡所以生之具須
人而後具而人不須吾以足惟浮屠道士爲然而今
之爲道士人須之而不可以去也其所以養於人也
視其黨可以無媿矣予爲之書其亦可以無媿焉慶
曆七年七月復興之歲月也

石門亭記

石門亭在青田縣若干里令朱君爲之石門者名山
也古之人咸刻其觀遊之感槩留之山中其石相望
君至而爲亭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而以書與其
甥之壻王某使記其作亭之意夫所以作亭之意其
直好山乎其亦好觀遊眺望乎其亦於此問民之疾
憂乎其亦燕閒以自休息於此乎其亦憐夫人之刻
暴剝偃踣而無所庇障且泯滅乎夫人物之相好惡
必以類廣大茂美萬物附焉以生而不自以爲功者

山也好山仁也去郊而適野升高以遠望其中必有槩然者書不云乎予耄遜于荒詩不云乎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夫環顧其身無可憂而憂者必在天下憂天下亦仁也人之否也敢自逸至即深山長谷之民與之相對接而交言語以求其疾憂有其壅而不聞者乎求民之疾憂亦仁也政不有小大不以德則民不化服民化服然後可以無訟民不無訟令其能休息無爭僂遊以嬉乎古今之名者其石幸在其文信善則其人之名與石且傳而不朽成人之名而不奪其志亦仁也作亭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通判撫州太常博士施侯爲閣於其舍之西偏旣成與客升以飲而爲之名曰見山且言曰吾人脫於兵火洗沐仁聖之膏澤以休其父子者餘百年於今天子恭儉陂池苑囿臺榭之觀有堙毀而無改作其不欲有所騷動而思稱祖宗所以憫仁元元之意殊甚故人得私其智力以逐於利而窮其欲自雖蠻夷湖海山谷之聚大農富工豪賈之家往往能廣其宮室高其樓觀以與通邑大都之有力者爭無窮之侈夫民之富溢矣吏獨不當因其有餘力有以自娛樂稱上施耶又況撫之爲州山耕而水蒔牧生馬用虎豹爲地千里而民之男女以萬數者五六十地大人衆如此而通判與之爲之父母則其人奚可不賢雖賢豈能無勞於爲治獨無觀游食饗之地以休其暇

日殆非先王使小人以力養君子之意吾所以樂爲之就此而忘勞者非以爲吾之不肖能長有此顧不如是不足以待後之賢者爾且夫人之慕於賢者爲其所樂與天下之志同而不失然後能有餘以與民而使皆得其所願而世之説者曰召公爲政於周方春舍於蔽芾之棠聽男女之訟焉而不敢自休息于宮恐民之從我者勤而害其田作之時蓋其隱約窮苦而以自媚於民如此故其民愛思而詠歌之至於不忍伐其所舍之棠今甘棠之詩是也嗟乎此殆非召公之實事詩人之本指特墨子之餘言贅行吝細褊迫者之所好而吾之所不能爲於是酒酣客皆歡相與從容嬉施侯所爲而稱其言之善又美大其閣而嘉其所以名之者曰閣之上流目而環之則邑屋草木川原陂隰之無蔽障者皆見施侯獨有見於山而以爲之名何也豈以山之在吾左右前後若蹯若踞若伏若鶩爲獨能適吾目之所觀邪其亦吾心有得於是而樂之也施侯以客爲知言而以書抵予曰吾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如此子其爲我記之數辭不得止則又因吾叔父之命以取焉遂爲之記以示後之賢者使知夫施侯之所以爲閣而名之者其言如七

眞州長蘆寺經藏記

西域有人焉止而無所繫觀而無所逐唯其無所繫故有所繫者守之唯其無所逐故有所逐者從之從

而守之者不可爲量數則其言而應之議而辨之也亦不可爲量數此其書之行乎中國所以至於五千四十八卷而尚未足以爲多也眞州長蘆寺釋智福者爲高屋建大軸兩輪而棲匭於輪間以藏五千四十八卷者其募錢至三千萬其土木丹漆珠璣萬金之閎壯靡麗言者不能稱也唯觀者知焉夫道之在天下莫非命而有廢興時也知出之有命興之有時則彼所以當天下貧窶之時能獨鼓舞得其財以有所建立每至於此蓋無足以疑智福有才略善治其徒暑從余求識其成於是乎書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見以爲教於天下而傳之後世後世學者或徇乎身之所然或誘乎世之所趨或得乎心之所好於是聖人之大體分裂而爲八九博聞該見有志之士補苴調胹冀以就完而力不足又無可爲之地故終不得蓋有見於無思無爲退藏於密寂然不動者中國之老莊西域之佛也既以此爲教於天下而傳後世故爲其徒者多寬平而不忮質靜而無求不忮似仁無求似義當士之夸漫盜奪有已而無物者多於世則超然高蹈其爲有似乎吾之仁義者豈非所謂賢於彼而可與言者邪若通之瑞新閩之懷璉皆今之爲佛而超然吾所謂賢而與之遊者也此二人者既以其所學自脫於世之淫濁而又皆有聰明辯智之才故吾樂以其所得者間語

焉與之遊忘日月之多也璉嘗謂余曰吾徒有善因者得屋於湓水之城中而得吾所謂經者五千四十八卷於京師歸市甎而藏諸屋將求能文者爲之書其經藏者之歲時而以予之愛我也故使其徒來屬能爲我強記之乎善因者蓋常爲屋於湓水之城中而因瑞新以求予記其歲時予辭而不許者也於是問其藏經之日某年月日也夫以二人者與余遊而善因屬我之勤豈有它哉其不可以終辭乃爲之書而并告之所以書之意使鑱諸石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某自揚州歸與叔父會京師叔父曰大中祥符觀所謂九曜者道士丁用平募民錢爲堂高廡已又爲閣罯九曜像其下從吾乞汝文記其年時汝爲之臨川之城中東有大丘左溪水水南出而北并于江城之東以溪爲隍吾廬當丘上北折而東百步爲祥符觀岸溪水東南之山不奄乎人家者可望也某少時固嘗從長者游而樂之以爲溪山之佳雖異州樂也況吾父母之州而又去吾廬爲之近者邪雖其身去爲吏獨其心不須臾去也今道士又新其居以壯觀游閣焉使游者得以窮登望之勝使可望者不唯東南而已豈不重可樂邪道士之所爲幾吾之所樂而命吾文又叔父也即欲已得邪惜乎安得與州之君子者游焉以忘吾憂而慰吾思邪閣成之日某年月日也

揚州新園亭記

諸侯宮室臺榭講軍實容俎豆各有制度揚古今大
都方伯所治處制度狹庳軍實不講俎豆無以容不
以偪諸侯哉宋公至自丞相府化淸事省喟然有意
其圖之也今太常刁君實集其意會公去鎮鄆君即
而考之占府乾隅夷茀而基因城而垣並垣而溝周
六百步竹萬箇環其上故高亭在垣東南循而西三
十軏作堂曰愛思道僚吏之不忘宋公也堂南北鄉
袤八筵廣六筵直北爲射埒列樹八百本以翼其旁
賓至而享吏休而宴於是乎在又循而西十有二軏
作亭曰隸武南北鄉袤四筵廣如之埒如堂列樹以
鄉歲時教士戰射坐作之法於是乎在始慶曆二年
十二月某日凡若干日卒功云初宋公之政務不煩
其民是役也力出於兵材資於宮之饒地瞰於公宮
之隙成公志也噫揚之物與監東南所規仰天子宰
相所垂意而選繼乎宜有若宋公者丞乎宜有若刁
君者金石可弊此無廢已慶曆三年四月某日臨川
王某記

盧山文殊像現瑞記

番陽劉定嘗登盧山臨文殊金像所沒之谷睹光明
雲瑞圖示臨川王某求記其事某曰有有以觀空空
亦幻空空以觀有幻亦實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子
所睹可以記可以無記記無記果亦有辨乎雖然子
既圖之矣余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熙寧元年四月十

日十年九月二十七日贈某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記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臨川之州城横溪上西出出城之上有宫巋然溪之汯汯流過其下東南之山皆在其門戶隱牖之間者曰祥符觀觀之中有屋四注深五十五尺廣七十二尺陛之高居深十八分之一楹二十有四門兩夾窻中象三旁象二十有六者曰三清殿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而能有此者曰道士黎自新出其力以歸於道士之說而卒成此者曰里之人鄧佺佺之子表故嘗與予遊予之歸表請其父之事而乞予文予不能拒也夫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者道士也予乃顧川道士下復何云哉皇祐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四

序

周禮義序
詩義序
書義序
熙寧字說序
新秦集序
老杜詩後集序
靈谷詩序
送陳興之序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石仲卿字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98664 v.20

伴送北朝人使詩序
唐百家詩選序
善救方後序
送陳升之序
張刑部詩序
送孫正之序
送胡叔才序

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　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　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亹亹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

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　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　上既使臣雱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為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庚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為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纘　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為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　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

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之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秖所以爲愧歎謹序

熙寧字說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毋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本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與夫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爲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之者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爲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爲余讀許慎說文而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爲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余之淺陋考之且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余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新秦集序

新秦集者故龍圖閣直學士尚書禮部郎中知諫院號畧楊公之文公以嘉祐七年四月某日甲子卒官而外姻開封府推官尚書度支員外郎中山李壽朋廷老治其槀爲二十卷公諱畋字樂道世家新秦其先人以忠力智謀爲將帥名聞天下至公始折節讀

書用進士起家嘗提點荆湖北路刑獄數自擊叛蠻有功得士卒心故儂智高叛時自喪服中特起之往擊其後爲三司副使天章閣待制侍讀知制誥數以言事有直名故遷龍圖閣直學士知諫院又數言事無所顧望所言有人所不能言者故其卒 天子錄其忠賻賜之加等而士大夫知公者爲朝廷惜也公所爲文莊厲謹潔類其爲人而尤好爲詩其詞平易不迫而能自道其意讀其書詠其詩視其平生之大節如此嗟乎蓋所謂善人之好學而能言者也

老杜詩後集序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壬辰五月日臨川王某序

靈谷詩序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翬翟之文章楩枏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

焉至其淑靈和淸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阯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翬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鑱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繢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送陳興之序

先人爲臨江軍判官實佐今駕部員外郎陳公其後二十五年公之子興之主泰之如皐簿某爲判官淮南以事出如皐遇之相好也其後二年歸京師興之亦以進士得嘉慶院解復遇之相好加焉興之試禮部有日今宰相其世父也奏前試罷之以避嫌興之當遠官踰數月乃得泉之晉江主簿夫陳公世大家仕官四十年連坐謫流落不得所欲其意不能毋望興之貴富世其家也興之亦誠博學能文辭有氣節吾意其爲進士宜有得焉今失所欲又爲所謂主簿者遠其親三千里不嘗是其心獨能毋介然者邪夫大公之道行上之人子弟苟賢者任而進之無嫌也

下之人固亦不以嫌之今輿之去知者皆憐其才之可以進焉而不得無以慰其親也吾於輿之又世故故又爲之思所以慰其親啓其心之介然者不得其說而獨以悲大公之道不行焉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君之未搢紳多聞之初君眡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將優爲之曰孔子嘗爲乘田委吏矣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蕃而已矣旣而又得調高郵閘吏人復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言如初色滋喜於戲今之公卿大夫據微乘機鑽隙抵巇僅不盈志則戚戚以悲吾乃皦然友之此蒙所以高君也抑有得焉古之材固多者宜哉景藏采恬處下列拔而致之卑使相誤謗今豈不若古邪奚疑君請而弗拔也

石仲卿字序

子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奚而爲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爲有可貴焉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閒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閩人石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爲之云爾子正於進士中名知經往往旣傳注而得經所以云之意接之久未見其行已有闕也庶幾不失其

所以貴者歟

伴送北朝人使詩序

某被勑送北客至塞上語言之不通而與之並轡十有八日亦黙黙無所用吾意時竊詠歌以娛愁思當笑語鞍馬之勞其言有不足取者然比諸戲謔之善尚宜爲君子所取故悉録以歸示諸親友

唐百家詩選序

余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諉余擇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善救方後序

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臣某伏讀善救方而竊歎曰此可謂不忍人之政矣夫君者制命者也推命而致之民者臣也君臣皆不失職而天下受其治方今之時可謂有君矣生養之德通乎四海至於蠻夷荒忽不救之病皆思有以救而存之而臣等雖賤實受命治民不推 陛下之恩澤而致之民則恐得罪於天下而無所辭誅謹以刻石樹之縣門外左令觀赴者自得而不求有司云皇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序

送陳升之序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illegible]

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孑孑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族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孑孑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烝然於上上必徵前日之所族而逆疑焉果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族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雖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族徵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爲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孑孑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張刑部詩序

刑部張君詩若干篇明而不華喜諷道而不刻切其唐人善詩者之徒歟君並楊劉楊劉以其文詞染當世學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叢庞無文章黼黻之序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方此時自守不污者少矣君詩獨不然其自守不污者邪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觀君之志然則其行亦自守不污者邪豈唯其言而已畀予詩而請序

者君之子彥博也彥博字文叔爲撫州司法還自揚州識之日與之接云慶曆三年八月序

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脩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脩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峩如大裾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絶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慶曆二年閏九月十一日

送胡叔才序

叔才銅陵大宗世以貲名子弟豪者馳騁漁弋爲已事謹者務多闢田以殖其家先時邑之豪子弟有命儒者耗其千金之產卒卒以爲誚莫肯命儒

者遇儒冠者皆指目遠　已然雖胡氏亦然
獨叔才之父母不然於叔才之幼捐重幣逆良先生
教之既壯可以遊資而遣之無所靳居數年卿試於
有司不合而歸邑人之呰者半竊笑者半其父母愈
篤不悔復資而遣之叔才純孝人也悱然感父母所
以教已之篤追四方士賢學作文章思顯其身以反
其親不數年遂能裦然爲材進士復朋試於有司不
幸復詘於不已知不幸愚而從之遊嘗謂予言父母
之恩而慙其邑人不能歸予曰歸也夫祿與位庸者
所待以爲榮者也彼賢者道淵於中而發之以藝雖
無祿與位其榮者固在也予之視猶群庸而置予於
聖賢之途可謂不賢乎或營或笑而終不悔不賢者
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祿與位殆不其然然則子
之所以榮親而釋慙者亦多矣昔之呰者竊笑者固
庸者爾豈子所宜慙哉姑持予言以歸爲父母壽其
亦若無異於予何如因釋然飾治裝而歸予即書其
所以爲父母壽者送之云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四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五

祭文

祭曾魯公文
祭范潁州文
祭周幾道文
祭張左丞文
祭高樞密文
羣牧司祭高公文
祭呂侍讀文
祭馬龍圖文
祭曾博士易占文
祭蘇虞部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五

祭文

祭曾魯公文
祭范潁州文
祭周幾道文
祭張左丞文
祭高樞密文
羣牧司祭高公文
祭呂侍讀文
祭馬龍圖文
祭曾博士易占文
祭蘇虞部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祭李省副文

祭高師雄主簿文

祭馬𤣥大夫文

祭盧侍郎文

祭杜待制文

祭丁元珍學士文

祭刁景純學士文

祭韓欽聖學士文

祭沈文通文

祭杜慶州杞文

祭曾魯公文

肅肅魯公爲時臣宗小大具宜濟以勤恭寔相累朝有德有庸帝序之爵三公是秩神介之祉乃終有吉顯允嗣子能世公休犖我軍樞紓帝之求公樂在家祿養其美既壽且康順以卒齒公則無憾以返其真天子震悼逮及國人況如安石辱知最久西望涕頤以薦食酒

祭范穎州文 仲淹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酋酋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爲忠

稽前引古誼不咎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釃河江
以灌尋尺宿贓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
講藝弦歌恭來千里溝川隄澤田桑有喜戎聾猘狂
敢齮我疆鑄印刻符公屛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
收士至佐維邦之彥磬之所加虜不敢瞯以其餘威
走敵完鄉昔也始至疥瘯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
旣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
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參宰相塗我典常
扶賢替佞亂究除荒官吏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
偷墮勉强彼闕不遂歸侍帝側卒殞于外身屯道塞
謂宜耇老尚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
猶不盡試迺其經綸功孰與討自公之昔厥庶適宰
和其色辭傲訏以容化于婦妾不啻珠玉翼翼公亡
弊締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孫女以嫁男成厥家
孰埋于深孰鍥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
邦國之憂矧鄙不肖疑公知尤矜凶萬里不往而留
涕哭馳辭以贊醪羞

祭周幾道文

初我見君皆童而幘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
隱憂困窮貌則侔年心顏如翁俛仰悲歔邈然一世
皓髮蒼膚分當先弊孰知君子赴我稱孤發封涕洟
舉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繾綣弔禍問疾書猶在眼
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雖穢義不愧心君實愛我
祭其知歆

祭張左丞文　若谷

嗚呼公作昇州先君實佐公爲其子請昏于我先君不幸公覲京師訃逮公門公哭殊悲弔問賻祭使來以時乃今公薨獨以寠故貧無以從　無以　祭又不時獨悲以慕惟公之生明惠裕和善懇於人恩實我多雖祭不時其吐之乎

祭高樞密文

越初生民降流于茲廢興亂治成敗安危歔爲之君辯論之師章書傳記箴賦銘詩[illegible]誥駁有萬其辭公於其間靡所不知江含海畜其[illegible]無[illegible]孰窮其源旋究其涯作時宗工出[illegible]洋洋厥閈可以敷施謂丞永年左右諫[illegible]八代[illegible]曷已其思爲此薄物以將我悲

羣牧司祭高公文

嗚呼惟公學問文章丘山巒巒湖海茫茫弼我密命作刑四方寅恭淑慎天子所誠駉駉之良兵賴以盛公用勤告遂圖厥政其等在職維公之依孰奪以逝邈乎不歸殯引就行有翩其旆來陳薄物以告長違

祭呂侍讀文

嗚呼伯夷相唐尚父宿周受氏胙國重光奕休于辰之逢發我文靖公實家嗣纘前之慶御書翰林典禮太常是爲世臣焜燿家邦方寒方番厥隕誰使震驚咨嗟上自天子凡居此列惟公弟僚於公之殯祗薦羞醪

祭馬龍圖父

嗚呼余託業於進士熟君名於垂髫既備官於淮南習爲縣之風謠去幕府而西遊依國門之崔嵬始逢君之執斲屢頓我而回鑣逮揚子之旣見方晥城之窮漂逢有通家之好終無技長之驕君言事以北出于罷官而南僑一江亭之邂逅話宿昔以終宵以牧官之在列當御史之還朝又追隨於暇日心所好而忘遥距乖隔之幾何忽水淺而風飄書半塗於萬里棄餘日於一朝維知君之日久信智邃而才超考前人之治亂講後世之賢昭釋衆言之牴牾排異學之傾搖衆相紛以異緒君獨悟而洞脩嗟境人之巳矣斤欲奮而誰要想明靈之猶在藉薄禮之能招

祭曾博士易占文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蔣而毀星日朓敗山傾谷圮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尙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唯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祭蘇虞部文

君慎足以保其身和足以諧於世嗟乎不淑而不永

年受命徂東纔三年耳孰云今者君以喪歸交游之
情哀痛何極聊陳薄奠以告長違

祭李省副文 壽朋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薄
雲漢兮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
康寧惟君別我往祠太一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既至
卽車亦降孔秩歸轍在途不返其室訃聞士大夫環視
太息矧我於君情何可極具茲醪羞以告哀惻尚饗

祭高師雄主簿文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曆之間愛我勤我
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歎
去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冶城之側握手笑
歎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艅安知彌年乃見哭亡
維君家行可謂修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
終於遠域豈唯故人所爲歎惜撫棺一奠以告心惻
尚饗

祭馬玘大夫文

嗚呼惟君才敏強明爲時能吏剸劇撥煩易於屈指
近畏遠懷有譽無訾使于嶺南俗易吏部江東內遷
厥勢方起孰云一朝壽止如此攄懷以辭薦此薄菲

祭盛侍郎文

某聞之行義非高位與年尊慼者則已行義既高位
與年下慼者則人在已無慼在人無憾有若公然其
又奚言惟昔先人捐我諸孤實在公藩公泫然哀憐

死賻存託殯得宮寓處得廬一出公恩公或我臨不有其尊我獎我矜均其子孫戴德莫酬誰謂我人去公三年問不再行豈曰怠忘戚不敢煩補官揚州公得謝歸曾幾何時訃者來門哭泣作書以弔後昆欲醊棺前縻不可奔會有吏役盡室而南識恨含慚轉移寒暄乃今來歸公喪且葬纔命使人薄進蘋蘩嗟嗟公恩死其敢諼

祭杜待制文

士恥無材恥不脩身身脩而材有不及民凡世可願於公皆有孰窮其年不使難老貴者善防其有孰窺公心谿谿不置牆帷有挾易驕不難拒善公義所在賑之無賤推以時施宜以亟成又況於公強果以行物貴於時常以其少豈矣乎思我知其又鍾山北埽江落而東完厚窀牢萬世之宮其歸孰知愚與在此酹公以文以配銘史

祭丁元珍學士文

我初閩門屈首書詩一出涉世茫無所知僂㩳蹇讓免於阽危雖培浸灌使有華滋微吾元珍我始弗殖如何棄我殞命一昔以忠出怨以信行仁至於白首困厄窮屯又從躋之使以躓死豈伊人尤天實為此有槃彼石可誌於丘雖不爲我我其徂求請著君德銘之九幽以馳我哀不在醪羞

祭刁景純學士文

嗚呼刁公不忮不求抑然立行之平裕然與人之周

既貴賤以同觀亦始終之相佯惟其動必依於仁故其壽若此之脩望音容而已遠欲親弔以無由慨臨風而出涕辭以侑乎酌羞

祭韓欽聖學士文

嗟爲君兮邦之特日揚秀兮頎長澤紛百家兮並涉超獨懷兮道德醇蕩蕩兮無畛寬恂恂兮莫逆出當官兮發論使權彊兮多忌年何尤兮止此禄不多兮誰嗇具壺觴兮酹哭攀喪車兮晉夕豈獨愁兮吾儕隱多聞兮諒直顧笑語兮已矣羞來嘉兮尚饗

祭沈文通文

嗚呼文通一世之英粹矣其光譁矣其桀有所不爲爲無不果有所不學學無不成然治行簡於人主之知名蓋溢於時士之口謂且復起誤設左右何與之以如此之才而不副之以須臾之壽悲傷歎息舉世皆然豈特故人爲之流漣馳哀一酹以訣終天

祭杜慶州祀文

嗚呼慶州一世之英濯濯其靈粲粲其明材能稱於天下言行信於朝廷號多其子而不足以齡不肖之身始佐公揚公後來東有賜於明昔飲同堂今奠於庭酒肴則薄豐者維誠再拜車公敢不如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五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六

祭文

祭吳侍中沖卿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張安國檢正文
祭李審言文
祭沈中舍文
祭束向元道文
祭陳浚宣叔文
祭王回深甫文
祭刁博士繹文
祭虞靖之文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六

祭文

祭吳侍中沖卿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張安國檢正文
祭李審言文
祭沈中舍文
祭束向元道文
祭陳浚宣叔文
祭王回深甫文
祭刁博士繹文
祭虞靖之文

祭北山元長老文

祭呂望之丹郡大文

祭程相公琳文

祭秦國夫人文

祭鮑君永泰王文二

祈雨文

謝雨文

哀辭

李通叔哀辭

秦興令周孝先哀辭

祭吳侍中冲卿文

嗚呼公命在酉長我一時公亡我出我後公去中間徙官有合有離後我而貳公歸仍亡朋則分攜暌連榛坐册則並行肩差豈願致及天實我貽公之停蓄及所設施有誥有誄亦有銘詩又將有史傳所不疑我既傴昵句辭能爲婚姻之故唯以告悲

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于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凄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

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
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邅
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
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
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
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
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
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
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歔
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
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予既已知之而臨風想望不能
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祭張安國檢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歎哉
此自君喪除知必顧予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
弟哭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為予助何生之艱而
死之遽君始從我與吾兒游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
於饑寒惟道之謀既掾司法議爭讞失中書大理無
為君屈遂升宰屬能撓彊倔辯正獄訟又常精出豈
君刑名為獨窮深直諒明清靡所不任人恍莫知亦
惻我心君仁至矣勇施而忘己君孝至矣孺慕以至
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
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以言辭

祭李審言文

嗚呼噫公之才豈獨我知公數困厄豈人能爲所暱
乎人豈能無病所作乎天我乃知之交不就利高明
所忌涖不失宜孤寡所思凡今君子疚實在茲公亦
如我如我公知厥交淡如唯正無私哀今亡矣䔲醪
以辭

祭沈中舍文

惟公之生于朝搢紳大夫人嬪之以作封君皆以壽終
而世有人昔我先子公倫之舊施于不肖遂爲世友
不腆之文旣藏于丘惟是區區以䔲醪羞

祭東向元道文

嗚呼京君其信然邪奚仇友朋[illegible]
我始[illegible]
吾儕不赴問疾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仕[illegible]
士莫敢匹洪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豪鷹[illegible]鶚
萬馬避逃直摩蒼天躋焉僅仕后愈以困洗藏錯塞
動輒失分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噬首與蹇同[illegible]
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
世孰予多學則同游仕則同科出作揚官君實其鄉
傾心倒屣迹斥形忘君於壽食我飲鄰水豈無此朋
念不去彼旣來自東乃臨君喪閟閟陰宮梗野榛荒
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於今萬世之別嗟屯無窮
閔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亡寺其何言君尚有知
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祭陳浚宣叔文

嗟乎宣叔學以爲己不溺於俗孤騫介峙孰以不羸孰忤不強卒躓窮巴乃命不祥怡怡在宮翼翼在外胡是不福貴爽壽悖我思古人祿世其初悲君之食不逮於孤古不昔死隆親急故今此營營誰瞻誰助自昔海濱以心相投俱宦於南邂逅綢繆頗合意同云誰無友諒直之好於君實厚有志不施又困無財雖痛何爲維以告哀

祭王回深甫文

嗟嗟深甫眞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維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受命于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爲友吾母知子過於予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餓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即死吾何能久博冒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爲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尚知否

祭刁博士繹文

惟君其先儆景之華君弱而良遂世其家誠天聖初上始即位開延闓人閶不容僞若古堯虞稷契親逢君子其時奮追齊龍五兩之綸三鍾之粟流才下吏間關樊蜀竭來揚州輔佐元侯朝其或者明試讜謀最未及論泯焉之幽龜紫紛如朱丹其車昔之同升泰亦衆已胡寧若人乃此乎止旻天介壽宜良者多良者弗壽謂旻天何親髮墮顚子髮猶竊帷堂一慟誰者無悲令龜得日棺還無咎銘旌悠悠利墓南首惟君之舊惟僚及友徘徊路旁涕洟奠觴

祭虞靖之文

剛耿直諒醇明博美敢於爲義我實知子達我所願窮吾所恥柰何終窮命也天只前年僕馬來自田里白顚莫鹹相見悲喜輸吾肝膈莫逆其蹤衰老邂逅綢繆山水念我難繼庶今少止翻然爲辭遂隔生死寓哀一酹嗚呼已矣

祭北山元長老文

元豐三年九月四日祭于北山長老覺海大師之靈自我壯強與公周旋今皆老矣公棄而先逝孰云遠大方現前饌陳告違世禮則然尚饗

祭呂望之母郗大文

嗚呼賢矣夫人善持門閫皓若玉雪一其終初允孝維婦允仁維姑實生才子我所歎與哀義率以困古不渝夫人之教著不可誣歸祔宅兆無悔無偷維子之故具此俎壺

祭程相公琳文爲高若訥作

嗚呼公在京師爲天子毗發論彊彊不苟其容公於四方爲鎮爲屏推良抑姦兩適寬猛自伯休父有稱于周及公千年追配前休時文而文時武而武顧我無狀辱公等侪庶見吉召乃聞凶歸馳哀一觴終古之違

祭秦國夫人文爲高若訥作

於惟夫人順慎和恭上之岐岐實護于中開號大邦福祿之隆康寧壽考而以榮終喪車其行肇此明發

上用舊德情之攀結凡我在位敢忘心怛莫云將之
且此薄物

祭鮑君求泰王文

年月日官某敢告于鮑君之神農夫之勞神之所知也歲之四時而於冬為最隙然猶築場圃治屋廬塗囷倉糞田疇未嘗一日而晏然以休息今茲令又以其暇時屬之使治渠川比常歲則農之勞蓋有加焉神宜哀憐而有以相之也治之無幾也而雨雨且止丁壯老弱相與行水而涸之猶未也而又雨非民獨病也而令亦夙夜以憂惟神相之以霽令是役早有卒也夫令之所以憂其職民也惟神之食於民也爲已久而憂之亦不可在令後也謹告

年月日敢再告于鮑君之神謁於神之明日而天地廓然以溫民賴以供役且卒事而復雨雨淫不止民愁而令恐意者令之治行無有可媚于神者而神不卒聽之乎令則有罪而民何尤且霜雪風雨之濫淫固其責自神而無與於令也巍然南面饗人之歸事已而利澤不加焉亦神羞也惟神降意以從令之言毋忽令亦能發明神之令德使民世事神不懈而有加焉謹告

祈雨文

惟神美名正氣崇之前史詳矣噫昔人也挺王臣之節忠信我任德言我負故時君倚焉今其神也享廟

食之貴陰陽吾職禍福吾柄故州民頼焉今千里旱暵及時不雨農夫悼心郡將失色某遂躬率僚屬來請于大廡下惟神全死生之大名開聰明于一方需甘霔以足民食則前謂人神之靈於古今無愧焉尚饗

謝雨文

夫廟其貌神其靈函聰明正直之德倂禍福倚伏之時用默於民而不知其所以用者斯之謂至神乎太守領天子命灌一都畱歲時豐凶疾苦得勞佚之使百姓無愁歎之聲斯太守之事也神陰也陰陽契合若影響然昨以郊原旱暵及夏不雨耘者耔者悼心自失遂祈福于大廡下惟神惻然開明靈惠然納至誠言然而雲興然而雨零苗植而生民默而歡聲又得非神之至乎今吏民潔牲醴奔走歡呼請償其靈某不佞輒書為千古世談尚饗

李通叔哀辭并序

通叔李不疑世為閩民通叔再從太學進士試斥不送自京師歸而其親道建溪溪水暴下亥其舟溺死年二十八云初予既孤寄金陵家焉從二兄入學為諸生常感古人汲汲於友以相鐫切以入於道德予材性生古人下學又不能力又不得友以相鐫切以入於道德予甚或者歸為塗之人而已邪爲此憂懼既而遇通叔於諸生間望其容而色睟然類君子即而與之言皆君子之言也其容色在目其言在耳則

子放心不求而歸邪氣不伐而自適去求其所爲文
則一本於古華虛蕩肆之學蓋未嘗攖於其心誠有
以開予者予得而友之憂懼釋然作太阿詩貽之道
氣類之同而合也通叔亦作雙松詩道氣類之同而
期之久也以爲報自予之得通叔然後知聖人戶庭
可策而入也是不惟聆於其言而已蓋觀其行而得
焉者爲多其再斥於太學而歸也予待禮部試留京
師別且言曰通叔去而歸某也不沒而入於愚也其
幾矣明年亦斥而歸或得官皆宜在淮江之南某也
不可以之閩通叔來若何通叔曰是亦不疑之言也
明年從事淮南將問且召焉則未也或以死狀訃
慟且疑且幸其不然會有江南之役過閩人輒問
還泊東流刷詞稽者閩人也乃知訃者信又知陳安
石者亦溺死安石字伯起亦閩人予嘗問通叔素友
獨言伯起云噫二子豈行殆也其亦命而已矣予悲
通叔窮以夭也其道之不及民也又悲夭之不予相
也作哀辭

我思古人兮維友之求燕處田講兮行相爲謀相翼
以進兮相持以脩要歸于道兮不入于尤辛聖若賢
兮其本則然我無以是兮甚懼以憂倚嗟吾子兮畜
德挾材傑然自如兮不群庸游考講六藝兮造窮微
深匪富貴慕兮匪賤窮羞曰予既逢兮朝夕其旁仁
義之光兮忠信之佩邪志蕩夷兮正氣獨完吾子賜
我兮於安以畤尚曰子興兮羽儀于世吾君德澤此

兮淳漓固倫孰神不棊兮隕子于溪子生適然兮欲誰仇所嗟存者兮志孤道遼子之不就兮一朝而休死不以所兮誰得子尸誰襚于棺兮誰坎于丘子欲慟哭兮子豈有聞子不可作兮弔生之愁

泰興令周孝先哀辭

吁嗟子思兮孝于父母施於族姻兮亦及朋友云然兮宜不富又曷為兮不壽藐藐兮其子煢煢兮其妻無廬與田兮哀者其誰吾無柰何兮哀以五辭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六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七

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魏公既葬之明年　皇帝篆其碑之首曰大儒元老之碑有詔其後賜公子使之并刻臣某昧死序列再拜稽首以獻曰

公諱昌朝字子明姓賈氏皇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晉國公諱注之子皇太子左贊善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齊國公諱琟之孫晉中書舍人史館修撰皇贈太師中書令魯國公諱緯之

兮淳漓固偷孰神不棐兮隕子于溪子生適然兮欲
誰仇所嗟存者兮志孤道遼子之不就兮一朝而休
死不以所兮誰得子尸誰殯于棺兮誰坎于丘子欲
慟哭兮子豈有聞子不可作兮尋生之愁

泰興令周孝先哀辭

吁嗟子思兮孝于父母施於族姻兮亦及朋友云然
兮宜不富又曷為兮不壽藐藐兮其子煢煢兮其妻
無廬與田兮哀若其誰吾無奈何兮哀以五辭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六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七

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魏公既薨之明年皇帝篆其墓碑之首曰大儒元老之碑有詔臣某文賜公子使之并刻臣某昧死序列再拜稽首以獻曰

公諱昌朝字子明姓賈氏皇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晉國公諱注之子皇太子左贊善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齊國公諱玭之孫晉中書舍人史館修撰皇贈太師中書令魯國公諱緯之

曾孫其先南皮人中徙獲鹿今葬開封而爲其縣人
者自公皇考始公少則好重謹密治經章解句達老
師宿學嘗歎以爲賢已天禧元年獻文章召試賜同
進士出身除常州晉陵縣主簿國子監說書又以江
州德化縣令兼潁川郡王院伴讀當是時孫宣公領
國子一見聽語待以公相數舉公學問當在　人主
左右大臣有以親嫌者故久弗用以知常州宜興開
封府東明兩縣監在京廣濟永濟兩倉又召置國子
監說書景祐元年積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
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爲之公於傳注訓詁不爲曲釋
至先王治心守身經理天下之意指物譬事析毫解
縷言則感心自　仁宗即位大臣或操法令斷天下
事緒言不至秦漢以上以儒術爲疏闊然　上嘗獨
意鄉堯舜三代得公以經開說則慨然嘗以爲善而
公由此顯矣於是　上所質問多道德之要公請悉
記錄歲終歸之太史詔以章獻太后故爲彭城郡王
諱其名公言母之諱禮不得以出於宮太平興國寺
災公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婁災寺觀天意蓋有
所在獨可勿繕治以稱　陛下畏天威愛人力之意
西域僧以佛骨銅像來獻公請加賜遣還毋以所獻
示外　上皆從之以直集賢院天章閣侍講史館修
撰判尚書禮部判太府寺天章置侍講自公始故事
親祠郊廟燕遊慢戲之物皆在儀衛公奏除之無幾
遂以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通進銀臺司兼門

下封駮事權判吏部流內銓權知開封府又以右諫
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而侍講如初公之
爲銓也河北蟲旱以公安撫公奏能詘姦於利害多
所興除異時縣令奉錢滿萬二千乃舉令公以爲法
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治乃請槩舉令而與其奉如
大縣其在御史劉平爲趙元昊所得邊吏以降敵告
議收其族公言漢殺李陵母妻子陵不歸而漢悔
眞宗撫王繼忠家後賴其力且平事固未可知乃不
果收侍講林瑀者言 天子即位當步其日占所得
卦以知吉凶公奏瑀所言不經不可用 上即爲公
罷瑀又奏劾駙馬都尉柴宗信公奪其州人以爲宜
初元昊反公言兵事興財不贍宜及今更經費罷減
諸不急至是詔與三司合議一歲所省率緡錢百萬
慶曆二年契丹來求地請婚公主其使責以信義告
之利害客詘服不能發口執政議使契丹攻元昊公
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必驕以弱我而責報無窮已
不且以我市於元昊矣且唐中極衰時聽吐蕃擊朱
泚陸贄尚以爲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泚合而陽言
助國今獨安知契丹計不出此乃言所以待夷狄者
凡六事 上皆行其策三年遂以本官參知政事四
年以尚書工部侍郎檢校太傅爲樞密使五年以集
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居兩月
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議祔章惠太后太廟公
言其非禮及祔獻懿二后客赦遷文武位一等賜外

內諸軍特支優給公又獨奏罷之既而數遷兩府官
公又不從乃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公爭言自古
將帥被執歸多不死元孫以不死七年　上以旱避
正殿貶食自責公因稽首遜位章六七入乃除武勝
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
兼北京留守河北安撫使妖人王則謀舉大名反河
南北使其黨挾書妄言冀得近公公疑爲姦考問具
服則惶恐不及會獨要貝州以反公即使部將王信
孟元郝質馳兵操攻具往且請自出搏賊不許終賊
所以擒滅功居多移鎮山南東道檢校太師賜爵安
國公公因請寬諸吏民爲則所脅者而捕河北妖人
洽殺之無所漏河決商胡方暑公暴暍上親指書出

[illegible]其家[illegible]百姓全活[illegible]流離接以[illegible]所活尤[illegible]
萬口契丹誘亡卒[illegible]南軍以賊夏人而邊法亡卒
自歸者死公變其法有歸者皆拔擢邀其伍於是歸
者衆因以知契丹國事契丹亦因拒亡卒黜南軍不
用邊人以地外質公請重禁絕主不時贖人得贖而
有之地則盡歸邊以不爭皇祐元年徙鄭州從公求
也至見留爲祥源觀使既而以尚書右僕射觀文殿
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朝會班宰相視其儀物歲中又
求任外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
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乃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又欲遷公四子各一官亦以公辭而止二年冊燕國
太夫人薨命以故官不起賜書寵慰從之公車燕國

以孝聞　上嘗賜銀飾肩輿士大夫以爲榮及薨自
鄭歸葬扶舁者然有足皆胝行路瞻望悲哀歎息四
年除故官侍講居頃出治許州將行矣　仁宗問易
之乾卦公既講解又作書以亢龍爲戒手詔褒荅以
公所獻藏太史五年又涖大名安撫河北中書議塞
商胡決以公異論故使建言者專其事公猶爭不已
河果不可塞建言者得罪而澶魏濱棣德博多水死
公乃請使撫巡賑救人用歸息嘉祐元年進封許國
公又兼侍中方避未聽而以樞密使召辛罷侍中而
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樞密使三年以鎮安軍節
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充景靈宮使又出許州七
年以保平軍節度陝州大都督府長史移大名兼安撫

公凡三至魏及許鄭皆以寬惠爲治人安樂之宅將
相賜公使錢多使牟利公度所賜爲用故在所尤不
擾　皇帝即位改節度鳳翔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
魏國治平元年求還使侍中守許州至六七終不許
二年乃授許州入見又辭不許使撫諭須秋乃發六
月告疾中人太醫問視相屬又力求解將相乃以左
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七月戊寅薨
上親臨哭發涕爲不聽朝二日賜龍腦水銀以斂制
服出司賓祭弔別賜黃金給葬贈司空兼侍中謚曰
文元以九月甲申葬開封汴陽里晉公墓次公年六
十八散官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號推誠保德崇
仁守正忠亮佐運翊戴功臣邑户萬五千實封五千

六百公所著書有春秋要論十卷羣經音辨十卷通
紀八十卷本朝時令十二卷又奏議文集各三十卷
元配王氏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軫之女追封
莒國夫人繼配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
女封魏國夫人六男子章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早卒
圭尚書比部員外郎田尚書駕部員外郎青尚書司
門員外郎齊大理寺丞炎未仕三女子國子博士程
嗣弼大理寺丞宋惠國太常博士龐元英公婿也其
後 天子以炎守將作監丞入官公內外族親凡九
人賈氏自誼及耽傳王相常以儒學至公又以經
術致將相出入文武有謀在 當中國治安四夷集
附寵祿尤大始終褒榮君臣之遭於是爲盛銘曰

於皇 仁宗時宋之隆賁此忠國四夷來同孰夾輔
承有畢魏公帝曰詢爾群公卿士朕欲考古以求亂
治有博六藝使熙朕志魏公乃來錫帝之求進于殿
中登聞說幽乃尹開封治民不緩乃丞御史督制庶
尤膏澤在下重望在上參國政事遂都將相帝延大
奎公帝之車帝御廣宮之辟之墉文條武塈具獻膚
功終徂在天公則隨邁廷褒元老隱加問賚有銘太
史有謚太常次詩不誣斲石墓旁
初上葬公汴陽里以水故改卜熙寧元年八月
庚申葬許州陽翟縣三峯鄉支流村奉 勅改
鄉名曰大儒村名曰元老里朝散大夫右諫議
大夫參知政事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

戸賜紫金魚袋臣王某謹記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戸食實封二千二百戸謚曰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宗始來請銘以作公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贈太師諱某者於公爲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爲祖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爲父蔡公從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爲契丹所得故馬氏又徙處浚儀今開封府祥符也公諱某字某初蔡公之終也年七歲 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直詔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乗驛稱詔捕公及秦隴廵檢劉文裕等將擊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延讓敗於君子館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契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于冀州端拱元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餽河北

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歛其腐
尚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
役事聞朝廷 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殘於契丹城
郭廬舍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
壞者完流者復與州志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爲能撫
我會保州不治移於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羌
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寇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即皆
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爲亂於
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爲先鋒平劍州召還至三
泉而後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
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
公力戰 日亡其卒大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
怒不能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遷洛苑
使五年除蜀漢九州都廵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
馬鈐轄 真宗即位改內苑使蜀卒劉旰聚黨數千
人爲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
與戰旰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
公爲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劫掠度江薄我既息
而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必
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旰等無噍類 真宗賜書
褒諭賞以錦袍金帶咸平元年加澄州刺史知秦州
諸羌質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訖
公去無一人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吏盡産以償
歲課而責之不已公奏得釋而歸其産四年就除西

上閤門使知成都府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龍騎士
謀爲變者所引以千數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
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爲送吏多坐漂
失籍其家公奏擇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
課其漕事爲賞罰至今便之六年移鄜延路駐泊兵
馬都總管兼知延州蜀人於公去皆號以泣公至延
州羌方以兵覘邊會上 元開門張燈視以無爲而羌
卒不能爲寇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
元年契丹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
盜錢二百者公即殺之於是自潭以北城郭皆晝閉
詔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
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寇
掠無所得車駕次澶州大將王超以兵數十萬逗留
不赴公屢趣之不爲動移書誚讓乃始出師猶辭以
中渡無橋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 上聞手詔
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定州又除
東上閤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
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爲行宮都總管
自此行幸必以公爲都總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
明約束審出入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
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
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遷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
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爲
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

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屯爭議甚衆　真宗多
以公言爲是七年除鄆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
常移以輸邊公爲論其害以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
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
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爲宣徽南院使
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時詔內朝別爲一班
免其蹈舞二年疾劇數告求去位　真宗不許而數
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
實病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爲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
而公固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稍間入謁　真宗輙
使閤門祗候二人伺公至即扶以入因敕其拜起數
屏左右問事常聽用三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貝州
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固辭
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爲本鎮至五月公疾作詔使
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路二鎮之人亦皆奔走
來問爲公請禱已而公疾革　真宗又使公弟之子
成美馳驛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
年六十五　真宗爲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錄其子
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
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
之美終內殿承制閤門祗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
已卒而慶宗今爲右班殿直慶宗今爲文思院知恩
州公少慨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
所與善必一時豪俊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

始仕以至登用遇事謇謇未嘗有所顧惮王冀公丁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 真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在浚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恵馬公之墓公當太宗 真宗之時謇謇諤諤謀行計施以寡擊強以少捕猾以賊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強必克維公之敏亦維公直帝曰直哉汝予良衡見國而已不知家室內朝十年典掌機密晝于一心綱紀庶物元功宗謀莫汝敢四公曰孤臣敢聽于榮讒說不用是維帝明士或困窮莫知其有既榮以位正或見醜公於可願兩得其尤不誇大者天爲不謂德歟於年孰爲老有孫後世公爲壽考刻跌象石作此銘詩陳

[illegible]

公[illegible]太祖召見禁中帝語言例當賞直詔[illegible]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入臨彭州[illegible]以嚴飭見憚如君將太平興國三年公兵戍[illegible]捕清水姦人李飛雄飛雄來驛稱詔捕公及秦隴巡檢劉文裕等將擊之秦州以盜庫兵以反公與其許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攻東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延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完葺樓櫓繕城治械如寇至而民初不恃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三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千冀州端拱元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餫河北

公告轉運使樊知古出軍聚兵少而積粟多雖甚寇
尚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
役事聞朝廷　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繇於契丹城
郭廬舍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
壞者完流者復與州忘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爲能撫
我會保州不治移往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羌
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寇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即皆
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爲亂於
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爲先鋒平劍州召還至三
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紀公抗直使守彭
州蓋於此卒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
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太半乃夜潰出招救兵復入賊
之疑陷六矣其詒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七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八

神道碑

贈太師中書令勤威馮公神道碑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護衛忠果功臣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威塞軍節度新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新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始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魯國公謚勤威馮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八

神道碑

贈太師中書令勤威馮公神道碑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護衛忠果功臣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威塞軍節度新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新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始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魯國公謚勤威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公神道碑

馮氏有家於滑州之白馬者莫知其始所以徙至魯公而嘗以公開國於始平曰其本出於漢杜陵楚相唐之後也公諱守信字中孚自爲兒童狀貌嶷然慷慨有大志人固已奇之矣既冠從其鄉人受學以三禮舉於鄉會太平興國初取兵民間公出應選有司以公儒者欲免之公曰吾以子弟免而父兄任其勞此儒者所不爲遂行以才武給宿衛　太宗征河東公奮身冒兵數取俘馘以獻于行在　太宗壯而勞之以功數遷至弓箭直副指揮使　眞宗再駕河北皆命公帥其所領先驅以禦契丹公所斬虜最諸將還天武軍都指揮使封州刺史充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公雖狃軍旅數以孝經論語爲人講說人尚以儒者目之至是　眞宗召問以孝經使講公講天子一章因言自天子至於士不可以無學學不必博孝經論語皆聖人以誨學者言行之要臣愚不足以盡識然所以事　陛下不敢一日而忘此　眞宗嗟嘆者久之由封州數遷至捧日四廂都指揮使英州防禦使知瀛州兼高陽關都部署由瀛州召還領步軍司公事當是時河決滑州天子以爲憂問誰可使者公自言少長河上能知河利害詔以公爲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容州觀察使知滑州兼修河都部署河怒動埽埽且陷公坐其上指畫自若也遂號其部人以一日塞之　天子賜手書獎諭召還領步

軍如初已而遷威塞軍節度使是歲天禧五年也公
年六十六以八月二日薨于位　天子悼慟爲之罷
朝二日贈太尉賜錢三百萬敕宣慶使蔣州團練使
韓守英禮部郎中直集賢院石中立給護其喪事遂
以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開封之祥符縣黃溝鄉大
里之原公曾祖諱倫祖諱筠皆不仕考諱蘊贈官至
左屯衛大將軍先夫人劉氏玉城縣君後夫人張氏
清河郡夫人子男十三人於是文懿左侍禁文吉文
提文德文慶文顯文質文貴文銳並右班殿直文燦
文俊並右侍禁文郁文雅皆已卒公孝謹忠篤遇人
有恩祖母夫人疾病公不釋帶以侍輙數月常患世
醫不足賴以爲養乃學方藥遂通其術公弟常欲亡
其子爲公子以取高蔭公判之慨然曰吾自行伍蒙
主上拔擢至此欲棄軀以報久矣顧不在所求何欺
之是歲弃公子無所蔭曰以明吾心於弟非有愛也
韋城董方廉直爲公所友其卒有三女無以嫁公爲
選士擇壻嫁之如已子公將兵治民寬簡有法故人
人畏愛之而無敢犯所居有迹賢士大夫多稱之者
公葬之三十二年而以其子故累贈至中書令兼尚
書令追封魯國公又二年始請謚於　天子而
天子賜之謚曰勤威又五年文顯爲西京左藏庫副
使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始作碑以表公墓而
以銘來請予問諸太常問書於太史問諸故老以
考公子之所告而得公之所爲如此於是爲銘曰

九文　眞宗俊乂在工相協子武有來馮公馮公領
節奮節金革有聲中邦外動夷狄自公在野手不去
經率其所學以撫戎兵公之所撫貔貅豹虎指麾進
退秀若兒女武室以藏文罷於柔維時馮公兩取其
優孰施其文有壤千里孰致其武宿衛　天子
帝咨馮公爾往視河河決已塞滑人來歌　帝聞而
嘉勞以手勑公拜稽首匪臣之力　帝曰來爾予羅
爾勤授之旄節留掌我軍方朝告老有詔罷視弔贈
時葬哀榮終始追拜爲令尚書中書賜爵國公附以
魯墟士生顯榮沒則多已維時馮公至今受祉在周
方虎咸有褒詩至漢本國維爲之辭誰能詩公流示
無止刻碑墓門公實有作

二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
碑
[illegible]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
事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事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梅公
之墓在[illegible]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鼎臣
[illegible]臣寶臣輔臣清臣清臣今獨在爲尚書司門郎中
以公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文以刻墓碑時
熙寧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爾周涉秦不見史策有鋗有福
著漢名籍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之里
公第廷中判官利豐再歲而擢以丞將作以寺仁和

人與用父主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　天子以爲知
己詔曰試哉遂試中書爵之集賢賜服緋魚於時繼
還兵我西鄙老弱傀守丁疆多死靈州告危　帝視
不怡公請擇人使潘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
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子汝嘉閒陷奈何公拜且跪
颺言而起尚紆西師臣不發死出書授之往說豳謀
至疆物還會集靈州　帝察公藝可書　帝制和或
止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支果宥西賊論將料敵皆如
所策或從或違或擠或推梧合阻夷神者公尸黜之
倅州用獄一眚去杭而蘇列國東屏漕輸淛河就付
將領三年告功僅得故省又以讒按守彼淮州有僚
許公相得今此與之欣然樂以忘從使于湖北遷自
濠梁又奪一官徙禪于崇坐發驛馬給介耍者于鄂
于蘇剖將之符捴節關中使捴其輸煌煌金章厥賜
特殊謀復靈武度兵蒟蘆秦有將嫜諂公與俱會肆
召還公復淪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察後捕
而誅自懐徂池冉副六車　真宗新陟罪垢苦滌爲
郎度支以將廣德外吏四州楚壽陝荊乃還待制中
糾獄刑有歸能圖其唐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閣直轄
之銓衡秉傳臨弁超遷郎秩進直樞密趣歸封駁考
國中失申命選事得權進紐加職侍讀陜司群牧移
之審官審是在服伐閥積遷給事于中告疾出許鼓
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談辭慨然　帝悅而嚮
及後晚出皆爲將相今則老矣將歸田里康定辛巳

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南昌勳爵第一
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封君彭城其卒先公公卒明年
季秋抉日于州山西上祔而吉公有四子伯爲進士
丞于殿中與仲前死仲賜科名叔也皆丞將作殿中
或廢或興有顯惟季時丞衛尉今爲郎中論序初終
實來求詩刻示無窮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既以嘉祐七年九月某甲子
葬開封府之祥符縣韓村皇考魏公之塋至十二
月公子世範等乃來求銘以作公碑蓋公昆弟皆從
先人游而某又嘗得識公父子故爲序其實而繫以
銘序曰

公諱某字良器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衛國公
諱嵩者爲曾祖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
諱光嗣者爲祖而尚書左丞集賢院學士諱恕之子
也左丞當 眞宗時參知政事後以其子岐公之貴
而贈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公岐公之弟
也而於魏公爲少子年六十八以嘉祐七年六月得
疾分司而以乙巳棄世于陳州階至朝散大夫勳至
上柱國爵至頴川郡開國子食邑至六百戶賜紫金
魚袋官終於司農卿而所更者秘書省正字太常寺
太祝大理評事光祿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
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郎中司農光祿
少卿少府監任終於知陳州而所歷者監楚州衛州

酒稅知衡州江山縣知南恩州通判江揚洪廬潭州
知衡州監江寧府糧料院知興化軍知均州判登聞
鼓院知曹州判殿中省知郢州鄭州其通判揚州廬
州皆有所避不赴知郢州則未赴而徙凡仕四十三
年蓋其行事可記者衆矣而公子所往記者在江州
人大饑且疫公爲具館粥醫藥不足則取廬山諸佛
寺餘財以續之所活以萬數有盜刈人之禾而傷其
主者當死公曰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盡矣然尚緩
刑況今哉即奏貸其死洪州大水城之不沒者十五
水衝城竇以入舉城惶擾不知所爲公豫具薪蒙不
終日以塞州人德之曰無陳公吾屬如何矣衡州之
南山廣袤百餘里與夷接境大木蒙密中國人迹罕
其中嘗納夷人數出寇常寧諸邑其酋有挾左道者
人傳以爲能致風雨官軍尤憚之公誘以恩信則率
衆數百來自占已而與其黨亡去又將爲寇州人皆
恐公設方略以一日捕得殺之　天子賜詔書獎諭
公因圖上山川形勢攻取之策以爲賊今不除黨附
日衆夷人謂中國無能爲必出助之可須農隙發千
人使操斧斤隨以強弩斬木除道則賊失所恃不攻
而自窮又出其材可以佐經用奏未報轉運使害其
事劾公擅擧斷不聽用佐吏又嘗稱病不自祭炎帝
公坐此罷州人乞留不得而賊果侵尋不制朝廷出
使發兵擊之數年然後定興化多進士就鄉擧者常
八九百人而學舍弊小無文籍公至則新而大之爲

之購書而國子之所有者皆具均州漢上舟子數溺
商旅取貨財而以溺爲解公請案實法因取近灘數
家除其徭使表水險涉者因此得不死曹州多盜亡
命之尤凶强者七十餘人公集重購得之幾盡又修
律令五家爲保之法故盜往往逃去之它境蓋公施
於政者能如此公嘗爲書十二篇上之曰國政要事
其說多聽用而中書欲遷職事以奬之公乃自言外
祖王氏葬揚州無主後願除淮南所當得之一官以
往視其丘墓而已岐公之葬也天子自曹州召公
歸襄事特詔許公升殿公謝岐公遭遇始終因稱之
厚因乞御篆岐公之碑首上爲動容賜其首曰[illegible]
之碑而公終無一言自及既分司無田園[illegible]以
居自爲棺斂葬埋之制趣於儉而已少長好書以至
於老於篆籀尤善有集二十卷其文能世其家者也
夫人馮氏江南李氏時宰相延巳之孫子男五人世
範前商州洛南縣尉世安前廣州新會縣令世修大
理寺丞世永將作監主簿世弈太常寺太祝女四人
長適大理評事柳安期次適右班殿直王[illegible]懿次尚
幼也陳氏漢太丘長諱寔之後故其望在潁川而世
居洪州之南昌縣當唐末五代之亂無仕者魏公布
衣起閭巷明敏諒直稱天下仍父子執國柄而至岐
公尤盛公於仕嘗齟齬然尚至九卿以榮禄自終蓋
太丘之仁隱阨於一時而紀諶群泰貴顯者數世豈
魏公之先遭世不治亦有潛德晦行如太丘者乎不

然何其後世之興如此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虞賓夏商其後爲陳屢絕復封以示聖人至漢太丘
棄時就德詒祿魏晉子孫世食旣又困窮乃生魏公
魏公之出甦名碩實有公有卿饋祀其室公則盛矣
天子所思繩繩維卿亦顯于時治官牧民入出具宜
胡公之虛太丘之里兩有州國紹榮本始歸葬浚郊
皇考在前峙此銘詩爲告新阡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即位大賚羣臣陞
朝者及其父母具官某父具官某率德蹈義不躬榮
祿能教厥子並爲士臣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
天下之爲人父者嘗備以慰孝子之心其可特贈衛
尉卿翌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賜寬
等以待墓焚寬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
世行治始卒來請曰先人賴天子慶施賜之官三
品矣而墓碑未刻惟德善可以有辭于後世者夫子
實聞知某曰然衛尉公墓隧宜得銘久矣於是爲序
而銘焉序曰

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于光山五世
祖諱某以其郡人王闓從之始爲建安人曾祖諱某
皆不仕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
舉進士中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
父大理評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尚書遊豫章
樂其湖山曰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爲豫章人尚書

之子伯曰虛已官至尚書工部侍郎以才能聞天下
其季則公也公諱某字公濟少篤學讀書兼晝夜不
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即以兄蔭爲郊社齋郎再選福
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名遷饒州餘干縣令至
於毀淫祠取其材以爲孔子廟率縣人之秀者與子
學蒙宗大姓斂手不敢犯法州將部使者奏乞與京
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殺人以免當是時
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
游以灑掃先人廬冢尚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
郎之卒也天子以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
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説欲官
之終以其不可強也而晏元獻公爲公請乃除太子
洗馬致仕初尚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
退也亦皆未老自尚書至公兩世皆有子而皆以嚴
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蓋
近世士多外自藩飾爲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
老往往顧利冒恥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
嗚呼其可謂賢於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
六年然後已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
公老矣二子就養如公之爲子弟也寬嘗爲江浙等
路提點鑄錢坑治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
爲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爲世聞人
以恩遷公官至尚書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勳至護
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於豫章之第室年八

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既葬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葬於夫人之墓左曰雲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某官湘之女湘有文行尚書與爲友故爲公娶其女子三人寛定寔寛守秘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葬也寔爲尚書司勳員外郎定爲尚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十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公既葬而二子以恩贈公衛尉卿云銘曰

李世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孫遯于閩嶺海之間乃生尚書節行有偉始來江南考室章水繩繩二子隱顯兼榮孰多後祿其季維卿幼壯躬孝唯君之踐能不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終身於家

[illegible]

[illegible]故而臣身于山[illegible]以[illegible]

衛以官就府天子之仁既具祉[illegible]

于幽乃賜卿號代石西山作爲[illegible]

墓詩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illegible]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淮南江淛荊湖南北等路制置兼都大發運副使贈尚書工部侍郎蕭公神道碑
尚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狄公神道碑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刑部尚書李公神道碑
贈禮部尚書安惠周公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其衆經後遂博極天下

之書屬文操筆布紙謂爲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司理再舉進士甲科選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知滑州滑當是時人未趣學乃改作廟學召吏民子弟之秀者親爲據案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爲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爲是而用君議編於勑慶曆二年擢爲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彈奏狄武襄公不當沮敗劉滬末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爲戒仁宗大獵干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隕于殿中君奏跡即是夜有詔止獵繇居和

寂游南以君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海州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尚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之儂智高反君即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韶會除廣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知高方熇　天子出大臣部諸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惶擾窘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塹修器械屬州多完而師饒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尚書司封員外郎初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賊所以破滅皆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綏撫而兼險阻旱瘴毒經理出入啓居無時以皇祐三

年二月初七日卒于治所年五十四官至尚書工部
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騎都尉君所爲州整齊
其大體潤畧其細故與賓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
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
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爲文自少
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掇拾貫
穿無所不言而詩爲多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
於衛得望於富春其在黟縣自君之高祖棄廬陵以
避孫儒之亂而至君曾大父諱師睦善治生以致富
歲饑賑出米穀以斗升借糴者得驩心於鄉里大父
諱旦始盡棄其產而能招士以教子父諱遂良當終
時君始十餘歲後以君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君初
娶黃氏又娶吳氏又娶俞氏封太康縣君五男子適
迒迪迋遘適皆從予遊年十四論議著書足以驚人
參永州軍事推官邈今滁州上常縣令亦好學能文
狀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君之卒也　天子以适試祕
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嫁太廟齋郎李簡夫一嫁進
士鄭安平君以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黟縣
懷遠鄉上林村歙之爲州在山嶺凋谷崎嶇之中自
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
也黟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罕至君爲童子徒
步市學終以就立爲朝廷顯用論次終始作爲銘詩
豈特以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詒其鄉里銘曰
在　仁宗世蠻跳不制餽師牧民實有虜使踐糶來

危條變畫奇癘毒旣除膏馥以治方遂旣隕之豈山
夷維此膚便文優以仕禄則不殖其書滿筒書藏于
家銘在墓前以告縣人孫氏之阡

故贈左屯衞大將軍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宋故贈左屯衞大將軍李公墓在河中府河東縣陶
邑鄉仙觀里紫金山北初咸平二年公以東班殿侍
隨彰國軍節度使康保裔部軍于高陽關契丹內侵
真宗狩于魏大將帥城千里閉逃保裔以其屬出公
提少卒所戰輒破寇搏我兵孤壁弗支舉軍陷焉乃
以義死當是時十二月九日也公年四十六有詔賻
恤録公子樞以為西班殿侍蓋六十九年而樞以行
治勞烈積官至皇城使賀州團練使而嘗一再辭賞
以求追榮其父母　天子亦[illegible]
之親而公九贈官自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至左[illegible]
門衞大將軍逮　今上卽位則再至三品而公夫人
朱氏亦封錢塘仙遊永安縣太君太君有美志純行
年六十三以天聖七年六月六日卒於其子之官舍
而以嘉祐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與公合葬公幼而還
恭長而敏武洗書喜謀將有以爲而卒不克蓋知者
傷焉推忠壯不屈以詒禄于其後世而團練君實能
力率以大微家意其可銘也哉李氏世家鄭之原武
公諱興字仲舉曾祖諱顒祖諱光父諱元皆弗仕
公生一男二女二女皆早死孫六人其二人早死而樂
今爲尚書都官郎中餘皆以父廕仕曷嘗終三班差

使業令為右班殿直榮令為左班殿直銘曰
李姓之始聃周隱史厥家鄭邦代晦其光公奮自田
啓蹟班行匪熊匪羆彼蠻其族帝徂伐之孰致予武
操戈以先所遇糜逃曰敵可盡其來滔滔終沉于戎
唯義之濟罔有傳祿追榮以暨誰無孫子錫命在告
我以吾功克稱無若詒詩後觀有石道周

故淮南江淛荊湖南北等路制置茶鹽礬
酒稅兼都大發運副使加尚書工部侍郎
蕭公神道碑
蕭氏故長沙人也去馬氏亂遷江南又為廬陵人公
曾祖諱霽仕李氏終洪州武寧縣令祖諱渙考諱良
輔皆不仕公諱定基字守一州大[illegible]舉進士補[illegible]
州軍事推官以母夫人陳氏喪罷後除處州觀察推
官人饑說州將以便宜糶倉米秋糴償之所救活甚
多監納潭州茶米舉者十八人遷大理寺丞知廬江
軍新喻縣移監成都府市買務蜀引二江溉諸縣田
多少有約李順為亂時成都大豪樊氏盜約改一晝
夜為六由此他縣歲賂樊氏縣乃得其餘水訟二十
年不決轉運使以屬公公曰約所以為均即不均約
不可恃也乃親決水視一晝夜而樊氏縣水有餘樊
氏即伏罪諸縣得水如故約轉運使以為能舉知黎
州州近蠻出善馬異時勢人多以託守公一拒絕蠻
大喜於是累遷至太常博士以博士召兼監察御史
裏行成都王殿請鑄小鐵錢為大錢當十鑄十得三

是廢十得三十也公疏以爲不便而罷議詘中貴人
妄告兩浙轉運使罪以公往治直之蘄州王蒙正恃
勢豬橫猾誣扁縣長罪死又以公往治告隨吏曰蒙
正賂汝受之以告我蒙正果賂吏直三百萬公因以
正其獄　仁宗欲官公一子公乃以讓其隨吏除開
封府判官於是自監察再遷至侍御史除江西水陸
計度轉運使奏事稱　上意賜三品服三司抗賦鵰
鷲羽民入一尺費錢百錢奏以鵝鸛代之宜州蠻爲
寇乃移廣西兼安撫公馳至問所以反曰吾知之矣
乃蒐諸州溪洞忠敢士萬人守要害戒諸將賊至乃
擊歸則已蠻不復動明年邕州甲洞與永平寨將秦
珏爭銀治殺珏反邀大擾公曰蠻何敢是必珏有以
致之問之果然乃廢銀冶誅道賊數十人又移
交州討殺珏者而邊遂定　仁宗曰邊吏好生事蓋
其如此可召州三司度支判官王琪使江淮淛議鹽
酒事請公俱往乃除三司鹽鐵判官與琪俱使江淮
淛議鹽酒事至吉州除江淮淛荊湖制置發運副使
以官卒于家享年五十四實慶曆二年五月十四日
以其年九月二十日葬廬陵儒行鄉故舍之原公寬
厚寡欲內行孝友稱於鄉里尤知爲吏在所皆有聲
績夫人河陽縣君毛氏五男子汝礪汝諧汝器汝士
汝爽皆進士汝礪終太常博士汝器終殿中丞汝諧
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汝士今爲永州祁陽縣令故
累贈至尚書工部侍郎而墓碑未刻汝諧請曰先人

於王氏有故子銘士大夫多矣某曰然是宜以屬我
乃銘曰
蕭氏食鄭漢功之冠卒成齊梁以厭于唐人不絕史
與唐終始厥遷廬陵來自長沙使乎御史于宋初家
折獄樂戎有榮無譁祿則世繼而年不遐揚詩墓石
以相哀嗟

尚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狄公神道碑

狄氏故并人唐武后時有以諒直至宰相者有功中
宗以及社稷是為梁公公梁公之十四世孫也諱棐
字輔之曾祖曰崇謙通州桂陽縣令祖曰文蔚全州
清湘縣令考曰希顏絳州錄事參軍及公貴贈錄事
君至兵部尚書而公妣李氏封隴西郡太君蓋狄公
之後有兼著者亦有名顯至大官其後孫仕不絕然
寖微弗顯及公乃以行能為時用出使入侍終尚書
工部侍郎直樞密為學士天下稱為善人長者公少
孤力學中咸平三年進士甲科其官自大理評事歷
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員
外郎祠部刑部郎中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給事中
其職自直昭文館歷龍圖閣直學士其初任知袁州
分宜縣後嘗知開封府司錄通判饒州成都府為開
封府判官使京西成都府路轉運又使制置江淮荊
湖再判吏部流內銓知審官院知壁廣滑鄆隨陝鄭
同揚九州河中河南二府其知陝州河中府以趙元
昊反擾西方守吏其知隨州則坐在魏時軍事有驕

不遜者不即治其知揚州則不及赴而卒于京師慶曆三年二月十七日也享年六十七公惇厚篤實未嘗妄言笑雖有喜慍未嘗見色終身不言人過惡寵南海所賫無南物在陝中貴人有力者言將援公於上公為不聞接以它語退而歎曰吾束髮至此得爵祿皆以義可以老而自汚邪蓋其廉如此其治民出於寬仁不忍雖以此嘗得罪然自若弗悔也當時士大夫聞其死多歎惜累階至中散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山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四百戶夫人武城縣君路氏左司諫知制誥振之女初公以布衣見路公路公即譽公文學行治妻以其子[illegible]六男子遵道遵度遵禮遵懿遵路[illegible]

初遵道為古文志義甚高嘗為襄州襄陽縣主簿不幸早死君子莫不傷之遵路為太常寺奉禮郎與遵道遵懿遵彝亦皆早死遵禮今為尚書虞部員外郎六女子嫁衛尉卿王罕衛尉卿魏琰樞密直學士何中立尚書駕部郎中王信民二人早死狄氏當五代之亂占潭之湘潭至公始葬武城君於許州陽翟縣張潤里故以公合葬葬以慶曆五年既葬二十年而遵禮來求銘文刻之墓碑銘曰

維狄先公開號於梁扶國與帝仁柔義剛施垂子孫祿不曠仕歷世十四公為循吏內行掀掀以與人無恚無忌考終厥身陽翟古墟有幽新里銘詩不磨彼石之視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刑部尚書李公神道碑

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杭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贈刑部尚書李公諱陟字元昇少以進士舉太學衆推才高不妄交游獨與故相張文節公友善淳化中用甲科補河南府澠池縣尉羣盜四發以略行人朝廷出中貴人使捕公率其屬捕殺之盡以故爲轉運使所奏留再任方賞遭父喪去而契丹犯河北卒亡命相聚爲寇公居內黃大擾令尉初不自保公爲設方略擒滅[illegible]以無事攷除貝州司理參軍州將[illegible]公請[illegible]以屬公逐劇賊用一日[illegible]以歸[illegible]用及轉運使爲論功辟召見除大理寺丞知漢州什邡縣攺殿中丞知秀州嘉興縣　眞宗東封攺太常博士通判通利軍又以祀汾陰攺尚書屯田員外郎河決奪一官監貝州鹽倉杭州言浙江隄壞不可治詔江淮荆浙發運使舉可用者以公通判杭州隄成度用財力甚省而完且可久乃復得故官留再任當是時呂文靖公提點刑獄尤知公極論薦以爲材且召除御史矣會母夫人死公行内脩事母尤以孝聞所收恤親屬多貧不能北歸留治喪南京哀戚毀甚未及服除而卒年五十三天禧三年六月八日也留守王沂公賻助之乃能具棺殯凡五娶賈氏高氏張氏耿氏最後邊氏封太康縣君今皆贈郡太君邊氏則旦

州邊公女也邊公强明少所可知公而好之故女以
其子太康有賢行蓋見於國史公二男四女男曰中
庸守大理寺丞致仕曰中師給事中天章閣待制西
京留守女嫁太子中舍聶復貝州漳南縣令葛初平
尚書比部員外郎張參其一早死公初以文學自進
然喜吏事所至強果辨治終以愛利爲人所思嘉祐
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葬于衛州新鄉縣貴德鄉戒
海里至熙寧元年十月乃始作銘刻之墓碑李氏故
博平人後徙内黄曾祖諱祚弗仕祖諱守澄開封府
襄邑縣尉考諱昫殿中丞銘曰
矯矯李公升自辭科啓迹澠池終功潮河課文曰治
武奏厥多毀于大喪曽不及皤素琴未御虞殯遂乘
埀延在後寵祿有淵兆衛西南彼墳[illegible]陟隴崇我[illegible]之
哀如之何

贈禮部尚書安惠周公神道碑

公諱某字某姓周氏爲人倜儻有大節敏於文學達
於政事　眞宗初即位以進士甲科除將作監丞通
判齊州即有能名召還爲著作郎直史館提點開封
府諸縣鎮公事歷三司戸部度支判官又皆有能名
遂以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内銓數進見奏事
眞宗以爲材其後置登聞鼓院糾察在京刑獄及考
進士以糊名謄録之法　眞宗皆自選主者而輒以
屬公居糾察未幾遂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聽斷
明審無留事　眞宗滋以爲材至嘗幸其府問勞賦

詩樂歆然後去以公吏外事未久故不即大用而以
公知河中府又以知永興移天雄軍所至輒有聲績
數賜詔書獎諭於是　真宗知公果可付以政即召
還除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既而又以爲尚書禮部
侍郎樞密副使　真宗得疾幾不寤丁晉公用事遂
去寇萊公而以公爲黨亦逐去之以尚書戶部侍郎
知青州既而又以爲太常少卿知光州　仁宗即位
稍遷祕書監知杭揚二州晉公得罪去還公禮部侍
郎留守南京召見之將復用公病矣乃請知潁州自
潁徙陳自陳徙汝至汝若干年以某年某月某甲子
卒春秋五十九訃聞天子爲震悼贈禮部尚書賻賜
錄其子孫加等謚曰安惠初公奮白衣數年遂知制
誥特爲　真宗所禮禁中事大臣所不得聞者往往
爲公道之公亦慷慨爲上言事無所撓而其言祕世
莫得盡聞東封還公卿大夫皆獻文章頌功德公獨
上書進戒及在樞密進止侃侃不以丁晉公方盛爲
之詘節故爲所逐公好收挽後進士得一善汲汲如
世之夸者爲已進取未嘗問家人生產好讀書善爲
文有文集二十卷獨奏事諸草則公既焚之矣無在
者愛其弟越甚篤與越皆以能書爲世所稱每書輒
爲人取去積階至金紫光祿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
汝南郡開國公食邑至四千一百戶食實封至九百
戶嘗爲東京留守判官東封考制度副使亦皆
真宗所自選也周氏世爲淄州鄒平人公曾祖考諱

某祖考諱某皆儒者以學行知名山東考諱某仕歷
御史終尚書都官員外郎及公貴贈曾祖考某官祖
考某官考某官公夫人王氏北海郡夫人先公一年
卒於公之卒也公子延祜爲大理寺丞延讓爲太常
寺太祝延壽爲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延雋爲大理
評事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公鄭州新鄭縣平康鄉
之北原而以王氏祔其後若干年公子延雋爲尚書
都官郎中累贈公至某官始追序公世次閥閱行治
來請曰先人名位功德嘗顯矣而墓碑無刻諸孤獨
延雋爲後死微夫子許我則無以詔示久遠乎公之
事遠矣蓋雖公子有所不及知故所次止於如此然
觀公所以進而公之材可見視公所以退而公之行
可矣懆懆乎一世之名臣矣所次如此不爲略也銘
曰
桓桓侯侯御于　帝所出入百年將相文武有如周
公左右　眞宗自初纂位以至謀國輸顯險夷考終
一德公去州郡無民不思公來朝廷　天子所知發
論造功毋成無廢誰私黨讎用國威福請上不豫乃
讒乃逐既投有罪而以公歸退施一州遂隕于雕美
矣邦士公之季子銘詩墓門載以龜趾

臨川先生集卷第八十九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

行狀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魯國公贈太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墓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建昌王君墓表
處士征君墓表
鄱陽李夫人墓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

行狀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魯國公贈太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墓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建昌王君墓表
處士征君墓表
鄱陽李夫人墓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外祖黃夫人墓表

韶州翁源縣令楊府君墓表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祕書省校書郎起家中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尚書兵部員外郎以卒嘗知汝之穎陰縣校理祕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爲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修眞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最後以請知鄧州遂葬於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藏於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所至輒大興學舍莊懿明肅太后起二陵於河南不取一物於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學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聚爲妖積六七年不發公至立殺其首施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於吏部所施置爲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其職言郭皇后失位稱詩白華以諷爭者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獻大寶箴議昭武皇帝不宜配上帝請罷內作諸奇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宮請追所賜詔又以爲詔令不宜偏出數易請繇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嘗言甚衆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豫

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爲已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
銘其墓尤嘆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
入哭其堂椸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蓋食者數
十人三從孤弟妷皆在而治衣櫛纔二婢平居寛然
貌不自持至其敢言自守矯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
自受氏至漢魏無顯者而盛於晉宋之間至公再世
有名爵於朝而四人皆以材稱於世先人與公皆祥
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
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公諱瑋字寶臣眞定府靈壽縣人少以蔭爲天平定
寧二軍牙內都虞候至道中李繼遷盜據河西銀夏
綏州後又擊諸部并其衆李繼隆范廷召等數出無
功而朝廷終棄靈武繼遷遂強屢入邊州爲寇當是
時公爲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年十九 太宗問大
臣誰可使當繼遷者武惠王以公應詔 太宗以知
渭州而欲除諸司使以遣之武惠王爲公固讓乃以
本官知渭州 眞宗即位改内殿崇班閤門通事舍
人西上閤門副使移知鎭戎軍當是時繼遷虐使其
衆人多怨者公即移書言朝廷恩信撫納之厚以動
之羌人得書往往感流於是康奴諸族皆内附咸平
六年繼遷死其子德明來保塞公上書言繼遷擅中
國要害地終身旅拒使謀臣狼顧而憂方其國危子
弱不即捕滅後更盛強無以息民當是時朝廷欲以

恩致德明寢其書不用而河西大族延家妙等遂拔
其部人來歸諸將猶豫未知所以應公曰德明野心
去就尚疑今不急折其羽翮而長養就之其飛必矣
即自將騎士入天都山取之內徙德明由此遂弱而
至死不敢窺邊大中祥符元年召還除西上閤門使
邠寧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邠州東封遷東上閤
門使高州刺史再移真定府定州路都鈐轄已而又
以為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公乃圖涇原環慶兩
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真宗留其一樞密院
而以其一付本路使諸將出兵皆按圖議事祀汾陰還
四方館使初章埋騎於武延鹹泊擦臧掘崖於平涼
公皆誅之而汧渭之間遂無一寇犯塞八年遷英州
團練使知秦州秦西南蕃唃廝囉宗哥立遵始大為
獻方物求稱贊普公上書言戎狄無厭是其求必驕
中國人臣方疑其事會得公書遂不許而猶以為保
順軍節度使公曰我狃遵矣又將為寇吾治兵以俟
爾遵使其舅賞樣丹招熟戶郭廝敦為鄉導公即誘
樣丹捕廝敦而許以一州樣丹終殺廝敦公遂奏以
為穎州刺史而樣丹亦舉南市城以獻先是張吉知
秦州生事熟戶多去為遵耳目及公誅樣丹即皆惶
恐避逃公許之入牘自首還故地而至者數千人後
遂帖服皆為用至明年雖遵果悉衆號十萬寇三都
公帥三將破之追北至沙州所俘斬以萬計事聞除
客省使康州防禦使其後又破滅馬波吐臘鬼留等

諸羌雖邊遂以寇抄遂入境中而公斥境隴上置弓
門威遠凡十寨由是秦人無事矣天禧三年召還除
華州觀察使以西人之恃公也復以為鄜延路馬步
軍都部署四年遂除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
留後簽署樞密院事丁晉公用事稍除不附己者既
貶寇萊公即指公為黨罷宣徽南院使出為環慶路
都署又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晉公貶乃以公為華
州觀察使知青州天聖三年除彰化軍節度觀察留
後知天雄軍又移知永興軍而詔使來朝至則除昭
武軍節度使而復還之天聖五年以疾請求知孟州
得之會言事者以公宿將有威名不當置之閒處乃
以為真定路馬步軍都部署知定州七年換彰武軍

節度使八年正月薨于[illegible]年五十八 皇帝為罷朝
兩日贈侍中謚曰武穆公為將幾四十年用兵未嘗
敗衂尤有功於西方舊羌殺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死
如羌法公以謂如此非所以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不
許其贖又請補內附羌族以為上軍主假以勳階
爵秩如王官至今皆為成法陝西歲取邊人為弓箭
手而無所給公以塞上廢地募人為之若干畝出一
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望斂發兵戍守至今邊賴以
實所募皆為精兵在渭州取隴外籠干川築城置兵
以守曰後當有用此者及李元昊叛兵數出卒以籠
干川為德順將軍而自隴以西公所措置人悉以為
便也自三都之戰威震四海唃厮囉聞公姓名即以

手加額在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至多韁公不敢仰視契丹既請盟　眞宗於兵事尤重愼即有邊事詔詰難至十餘反而公每守一議終無以奪　眞宗後愈聽信有論邊事者往往密以付公可否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通春秋公羊穀梁左氏傳而尤熟於左氏始娶潘氏馮翊郡夫人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美之子後娶沈氏安國太夫人故相左僕射倫之孫光祿少卿繼宗之子子男四人僖禮賓使知儀州當元昊叛時以策說大將不能用及罪之遷韶州以死倚終內殿崇班供備庫副使拒元昊於龍亭戰死[illegible]刺史倩右侍禁一女子適四方館使榮州刺

祗候詡三班奉職[illegible]左班殿直[illegible]

魯國公贈太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公諱德用字元輔其先眞定人也世以財雄北邊而將公邢公皆倜儻喜赴人急歲飢所活以千計武康公當　太宗時貴寵任事以殿前都指揮使受遺詔輔　眞宗葬其先公河南密縣縣後分屬鄭州管城故今爲管城人焉公先娶其州韓國夫人朱氏事繼母魯國太夫人張氏以孝聞至道二年　太宗五路出師以討李繼遷之叛而武康公出夏州當是時公爲西頭供奉官而在武康之側年十七自護兵當前所俘斬及得馬牛功爲多及歸公又請殿將至監公

以爲歸之至隘而爭先必亂亂而繼遷薄我必敗於
是又請以所護兵馳前至隘而陣武康爲公令於軍
曰至陣而亂行者斬公亦令曰至吾陣而亂行者吾
亦如公令至陣士卒帖然以此行武康公亦爲之
投鑾繼遷兵相顧屬左右望公莫敢近於是武康公
嘆曰王氏有兒矣及論功武康公曰吾爲大將不可
使子躬與諸將分功絀公不列三年遷東頭供奉官
咸平二年遷內殿崇班三年換御前忠佐馬軍副都
頭景德二年爲馬軍都頭大中祥符元年爲邢洺磁
相巡檢捉殺捉賊男子張鴻霸聚黨界中爲盜朝廷
以名捕久之不得公以廂車載壯士爲服爲婦人誘
之於野於是鴻霸與其黨三十二人皆得朝廷以爲
材徙陝西京東路提舉捉賊自陝以東爲盜者聞公姓
名輒相告皆惴恐逃去五年爲環慶路指揮使奏事上
前言吾責授鄜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是歲武康公薨
天子命公乘驛護喪歸京師已而還其舊職七年遷
營虞候散都頭八年遷散員內殿直都虞候天禧四
年爲殿前左班都虞候[illegible]州刺史乾興元年爲捧日
左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天聖三年改博州團練
使知康信軍城壞公使其軍爲築槊者久之而無敢
竊言望公使已以非其事者城成　天子賜書獎諭
五年移冀州兼馬步軍都部署是歲除康州防禦使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又除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六
年除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歸就職又除環慶路副

都部署不行八年除并代州馬步軍副都部署又除
殿前都虞候十年除桂州觀察使侍衛親軍步軍副
都指揮使權馬軍都指揮使諸將皆遷與士之請馬
者皆不求有司而得故事衣粮錢於軍以給公使自
公始罷之使各置庫以內其軍用明道元年除福州
觀察使軍人挾內詔求軍吏公爭曰軍人敢挾詔
以干軍制後不可復治軍吏不可使求而得得則
軍人必大受其侵明肅太后固使與之公固不奉詔
已而太后亦寤卒聽公太后崩有司請衛士皆坐
甲公又不奉詔曰故事無爲太后喪坐甲也於是
天子心賢公以爲可用閱太后宮得請軍吏事遂
以公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公懇辭入不
是以嘗六任　天子使中貴人趣公入院公於朝廷
臨義慷慨言無所顧諱至於親戚故舊待之亦皆當
理而有恩故人爲人求官於公公問其得謝幾何故
人辭窮以實對公亦不拒也歸而使家人以銀與之
曰爾所求者在此矣官非吾有不可得居頃之除樞
密副使三年除明州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樞
密院事四年除安德軍節度使五年檢校太尉充宣
徽南院使寶元元年李元昊叛公嘗請將以扞邊
天子不許曰吾以公謀可也卒所以鎮撫扞治者亦
多公計策始人或以公威名聞天下而狀皃奇偉疑
非人臣之相御史中丞孔道輔因以爲人言如此公
不宜典機密在上左右　天子不得已以公爲武寧

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赴本鎮賜手詔慰遣
而言曰皆尚論公未止也又以公爲右千牛衛上將
軍知隨州人爲公懼恬然唯不接賓客而已移曹州
或聞孔道輔死以告曰是嘗害公者今死矣公愀然
曰孔中丞豈害某者乎彼其心所以事君當如此也
惜乎朝廷無一忠臣言者服公以謂有德而終身自
愧其言曹人喜闘多盜佗日獄未嘗空也公在曹嘗
無一人囚者數矣慶曆二年除檢校司空保靜軍節
度使 天子以手詔賜公曰賜卿御書飛白毋以
人言爲憂有傷卿者朕不聽契丹使劉六符過澶州
喜曰六符聞公久矣遇於此豈非幸也今[illegible]咸大
黝髯公仁政之効也六符曰明天子在上固當
多賢許此豈吾力也今朝廷多賢士大夫何畏以吾
老矣備位於此不足以累公稱數是歲移眞定府等
路駐泊馬步軍都部署來奏事京師 天子使中貴
人諭公入覲除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固辭不得未
行以契丹使使求周世宗所取三關故地聚兵幽薊
聲言侵邊者乃移公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聽以便
宜從事而以揚崇勳知成德軍崇勳使客問公所以
戰公曰吾患不仁不患不威患不知不患無功蓋見
敵而後勝可制吾所戰豈可以豫言也公至定州則
明賞罰以教戰契丹使人來覘或以告勸公執殺公
貰之不問曰吾視士卒皆樂戰可用矣使彼得歸以
告其主是伏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提

桴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而畢乃下令具
糗糧聽鼓於中軍將盡以汝行唯吾其所嚮契丹聞
之震恐已而　天子密詔問公方略公上書論近世
用兵之失與今所以料敵制勝之方甚備會兵罷徙
公知陳州過　天子使中貴人勞賜問公欲見否
公辭謝備邊無功幸蒙　上恩赦誅徙内郡非有公
事嘗對者不敢見三年移孟州召還署宣徽院事已
而出判相州六年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七
年移鄭州封祁國公八年還除會靈觀使又除[illegible]太
師判鄭州過都　天子召見慰勞皇祐二年除集慶
軍節度使進封冀國公三年以年老求致仕詔以太
子太師致仕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公威名雖老矣
尚為四夷所憚而　天子亦賢公以為可屬大事也
四年復強起公以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判鄭州六年遂以為樞密使契丹使至公伴
射使曰南朝以公使樞密而相富公可謂得人矣
天子聞之賜公御弓一矢五十以寵焉嘉祐九年進
封魯國公以年老求去位至六七　天子為之不得
已猶以為忠武軍節度使景靈宮使又以為同羣牧
制置使有詔五日一會朝給扶者以一子若孫一人是
歲公年七十八矣明年二月辛未公以疾薨　天子
至其第為之罷朝一日又為之素服發哀苑中而以
太尉中書令告其第又賜以黃金水銀龍腦等物出
内人撫其諸子公忠實樂易與人不疑不詰小過望

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及就之温如也平生少玩好不以名位驕人而所得祿賜多施之親黨善治軍旅寛仁愛士卒士卒樂為之盡與士大夫遊士大夫亦多服其度以為莫能窺也夫人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也累封安定郡夫人先公卒後以子追封榮國夫人孝慈恭儉有助於公男子咸熙東頭供奉官早卒以子故累贈至右千牛衛將軍次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咸庶內殿崇班早卒次咸英供備庫副使次咸康內殿承制女四人長嫁尚書駕部郎中張做詹其次嫁太常博士程嗣恭國子博士冠譓皆早卒孫七人澤淵皆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淑左侍禁淇左班殿直潭右班殿直沇瀛左侍禁湜未仕淑淇皆早卒曾孫二人任左侍禁价未仕公子卜以五月甲申葬管城之先塋而國夫人祔謹具公歷官行事狀請牒考功太常議謚并史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某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矯抗以為廉所不為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彫斲以為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為今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 天子悅其至虛己而問焉使莅諫職以觀其廸已也使董學政以觀

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既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己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不可得也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德安鄭湜書其父太常博士諱詒字正臣之行治伐閱世次因其妹壻廣陵朱介之以來請曰鄭氏故家滎陽有善果者卒於唐江州刺史子孫爲德安人自善果至陞七世生裔爲樂清縣令君之大父也裔生東君之父也以詩書教授鄉里而終不仕君以景祐四年進士爲洪州新昌縣主簿於是令老矣事皆決於君而新昌至今稱以爲能又爲廬州合淝縣尉盜發輙得故其後無敢爲盜者又爲同州朝邑縣令當陝西兵事起紛繁書度民力所堪以均賦役而人不困又掌集慶軍書記歲旱轉運使不欲除民租以屬其守而使君出視君以實除民租如法又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南康軍南康縣移知梧州方是時儂智高爲亂吏多避匿即不往君獨亟往治城壍集吏民以守而州無事經略使舉君以知賓州再遷至太常博士而歸爲陵臺令召見言事稱旨賜緋衣銀魚未赴以嘉祐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卒年六十君前夫人張氏後夫人吳氏子男三人其長則湜也次浤次

深女四人其三人已嫁矣蘄振何贊朱介之其壻也君爲人孝友諒直得人一善若巳出能振窮急而自養尤儉約自賓州歸所齎無南方一物其平生所爲如此今旣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德安之永泰鄉谷步里而未有以碣諸墓也敢因介之以告介之於余爲外姻而其妻能道君之實將懼泯沒而無聞數涕泣屬其夫求得余之一言以表之墓上蓋余嘗奉使江東泝九江上廬山愛其山川而問其州人士大夫之賢而可與游者莫能言也今湜能言其父之賢如此問其州人之游仕於此者乃以爲良然嗟乎鄭君誠如此豈特一鄉之善士歟而其子男與女子又能如此故爲序次其詞使表之墓上

黄池主簿沈君墓表

予先君女子三人其季嫁沈子也他日有問予先君之壻而予告以沈子其知沈子之家者必曰是其父能文學他日從沈子於銅陵而遊觀其縣縣人得沈子必曰是其父能政事已而予求其父所爲書於沈子沈子曰先君卒於逆旅其書悉爲人取去無在者又問其政事曰吾嘗聞於祖母矣先君爲池州貴池縣主簿令不能而縣大治者先君之力也嘗攝銅陵縣事縣人有兄弟爭財者先君能爲辨其曲直而卒使之感寤讓財相與同居其去也兩縣人追送涕泣遠焉而後去其施設之方則吾不得其詳也沈子遂言曰先君事生嚴喪死哀自族人至於婚友無所不

盡其心終身好書未嘗一日不讀而於酣樂嬉戲未嘗豫也循道守官以不諂其上而幾至於殆者數矣故其仕嘗有去志而無留心唯不得壽考富貴以卒其學問究其施設故其文章不多見而獨為士友所知其行義不博聞而獨為親黨所稱其政事不大傳而獨為邑人所記日月行矣不即論次懼將卒於無傳也吾願以此屬子矣子應曰然子之先君固賢而又有賢子其後世將必大不可使無考也於是為之論次曰君諱某字某而世家于杭州之錢塘而其先湖州之武康人也武康之族顯久矣至唐有既濟者為尚書禮部員外郎生傳師為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生詢為湖州刺史昭義軍節度使自昭義以上三世皆有名蹟列於國史昭義生冉為舒州團練判官舒州生牢江南李氏時為饒州刺史饒州生廷蘋為濠州軍事推官濠州生承諭　大宋為明州定海縣主簿累贈光祿卿光祿生玉尚書屯田郎中知真州軍州事君真州之子天聖二年以進士起家楚州司法參軍再調為池州貴池縣主簿年三十六疾卒於京師之逆旅夫人元氏生男子伯莊季長叔通皆為進士而季長則予先君之壻也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城北之原蓋其行義文學政事皆如其子之言云

建昌王君墓表

君建昌南城人姓王氏諱某字君玉少則貧窶事親

盡力未嘗佚游慢戲以棄一日亦未嘗屈志變節以辱於一人故雖食蔬水飲而父母有懽愉之心徒步藍縷而鄉人有畏難之色及其有子則盡其方以教子於是鄉人之子弟皆歸之君隨少長所能以教之盡其力蓋娶邑里周氏女有賢行能助君所為生四子無忌無咎無隱無悔皆進士無忌早卒而無咎獨中第為揚州江都縣尉率君之教博學能文篤行不怠然人以為君能長者以有是子而非特其教之力也君亦嘗舉進士不中某年年六十五以某月日卒於江都其子之官舍明年三月二十四日葬所居縣東屯之原葬久矣無咎始求予文以表君墓當時無咎方台州天台縣令叔授於常州世幽彌勸其行名顯其志業非有求於茲世而止能使君顯聞於後世庶其在此以予不肖而言之不美也安能有所重以稱君之老子耶亦論次之如此

處士征君墓表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醫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特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喜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于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過人至謹雖疾病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客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為詩亦好篆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筮故多為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

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爲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爲進士某今爲某官某今爲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爲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于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爲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鑱諸墓上征君諱嬰字大和孫君諱仲堅字某

鄱陽李夫人墓表

鄱陽處士贈大理評事黄君諱某之妻太平縣君鄱陽李氏者今太常博士巽之母也年若干以嘉祐五年十一月乙酉終而以後年十一月丙子從其夫葬鄱陽長順里之西原葬若干年而太君之子所與游者臨川王某表其墓曰太君之爲女子以善事父母聞於鄉里及嫁移所以事父於舅而致其禮有加焉凡在卑黨者無不禮也移所以事母於姑而致其愛無損焉凡在姑黨者無不愛也相其夫以正而順誨其子以義而慈處士君嘗娶而有子矣蓋視遇之無異於已子其後太君之子以進士起爲聞人而州之士大夫皆曰是母非獨能教亦其爲善也宜有子初其子爲尉於宣州之太平又參虔州録事皆欲迎太君以往太君曰吾助汝父享祠春秋於此義終不得

獨往及爲南劒州順昌縣令知洪州新建縣事而處士君已不幸乃曰吾老矣今而後可以從子故其終在新建其子之官寢太君生一男二女男即博士女皆已嫁其幼者卒其長者少喪其配事姑以孝聞而不嫁州之士大夫又皆曰是母能教非獨施於其一男而已蓋其女子亦母之力也嗚呼豈不賢哉

外祖母黃夫人墓表

外祖夫人黃氏生二十二年歸吳氏歸五十年而卒卒三月而葬康定二年十二月也夫人淵靜裕和不彊而勞事舅姑夫撫子皆順適吳氏內外族甚大朝夕相與居歲時以辭幣酒食相綴接卒夫人之世歲踈愚賤無閒言又喜書史諸人致往往引以[illegible]處士信厚聞於鄉子爲上無闕行緊夫人之助夫人資寡言笑聲若不能出雖族人亦不知其曉書史也某外孫也故得之詳明道中過舅家夫人春秋高矣視其禮猶若女婦然視其色不知其有喜慍也病且革以薄葬命子億其可謂以正始終也已舅蕃既誌其葬四年某還自揚州復其墓復表曰聖人之教必繇閨門始後世誌於教者亦未之勤而已天下相重以戾相蕩以侈流然毀矣自公卿大夫無完德豈或女婦然或者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隣里是職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是亦教之熄也人人之不能然也傳焉以美之宜也矧如夫人者有不可表耶於戲

翁源縣令楊府君墓表

君諱某字某故華陰楊氏其爲臨江軍之清江人蓋亦已久矣曾皇祖曰某仕江南李氏爲大理評事皇祖曰某皇考曰某　眞宗時以行義聞嘗召之不起初宰相王隨少時與友善　仁宗即位隨知杭州謀以皇考奉章入賀既至度不可屈乃已後然推子弟一官以與其子得太廟齋郎君是也初任袁州萍鄉縣尉會令免獨當一縣豪猾吏民以君少共爲十餘獄嘗之君立斷治大服又選饒州德興縣主簿舉餘干縣令大水民乏食有死者君以便宜出常平米計口賤糶又誘富人發錢米所活人蓋數萬縣人逮捕劫盜又因殺之謂捕以求賂君治服語捕曰汝歸卒有石鋪貧民所以謝我至州州吏疑捕人出[illegible]賂當是時范文正公爲將問捕汝來時長官何言捕道君語公曰楊某治此不自嫌可以無疑也捕卒得雪歸鋪民如君語蓋君爲文正公所信如此而能得民樂輸多此類又除潮州翁源縣令轉運使舉監廣州市舶司至一月卒年四十二某年某月某日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君事後母孝至然謹於人長或大集脫衣買棺以赴之平生如此不一既已未嘗爲人道死之日家所有獨其父書十餘篋聚者甚衆然仕終不遂其可惜也已娶陳氏子曰遷漳州軍事判官四通池州建德縣尉皆嘗所謂才士也天所以報施蓋將在於是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一

墓誌

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誌銘

給事中贈尚書工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王平甫墓誌

建安章君墓誌銘

王補之墓誌銘

員外張君墓誌銘

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誌銘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于契丹景德初契丹瀛州來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

墓誌

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誌銘

給事中贈尚書工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王平甫墓誌

建安章君墓誌銘

王補之墓誌銘

員外張君墓誌銘

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誌銘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于契丹景德初契丹瀛州略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師哀憐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　大子以爲廷臣
積官至太子率府率以終爲人沉悍篤實不苟爲笑
語生八男子多知名而公爲長子公少卓犖有大志
好讀書書未嘗去手無所不讀蓋亦無所不記其爲
文章得紙筆立成而閎博辨麗稱天下初舉進士賜
同學究出身不就後數年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
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喪罷去除喪補楚州團練判
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選秘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良
方正策爲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
召還將以爲諫官方是時趙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
公經略陝西言臣等才力薄使事恐不能獨辦請得
公自佐以公爲其判官直集賢院參都總管軍事
自眞宗朝兵至是且四十年諸老將盡死爲吏者
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士民震恐二公隨事鎮撫其爲
世所善多公計策大將有欲悉數路兵出擊賊者朝
廷許之矣公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邊者十
四事多聽用還爲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權修
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陝西用兵未已人
大困以公副今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歸
判三班院而河北告兵食闕又以公往視而保州兵
士殺通判閉城爲亂又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
德軍眞定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之論功遷起居舍
人又移秦鳳路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秦州遭太師
憂辭起復者久之　上使中貴人手敕趣公公不得

已則乞歸葬然後起旣葬託邊事求見　上曰陛
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鄙無事朝廷不爲無人而區區
犬馬之心尚不得自從臣卽死知不瞑矣因泫然流
數行下　上視其貌甚瘠又聞其言悲之乃聽終喪
蓋御臣得終喪自公始服除以樞密直學士爲涇原
路兵馬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渭州遂自尚書禮部
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利夔路兵馬
鈐轄兩川夷使邊公嚴兵憚之而誘以恩信即皆稽
顙蜀自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爲易動往者得便宜決
事而多擅殺以爲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之蜀
流離顛頓有以故死者公拊循教誨兒女子畜其人
有甚惡然後繩以法蜀人愛公以繼張忠定

公所斷治爲未嘗有誤歲大凶寬賦減徭發廪以救
之而無餓者事聞賜書獎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
丞充理檢使召爲未至以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
旣而又以爲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尚書禮部
侍郎正其使號自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鉤考財賦盡
知其出入於是入多景德矣歲所出乃或多於入公
以謂厚斂疾費如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所掃除變
更興起法度使百姓得完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
在　上與執政所爲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爲皇
祐會計錄上之以諭其故冀以寤　上上固恃公欲以
爲大臣居頃之以爲樞密副使又以檢校太傅充
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年遂任事於時及在樞密爲之

使之人超其正天下皆以為宜顧尚有恨公得之晚者
公行內修於諸弟尤篤為人寬厚長者與人語款款
若恐不得當其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
寧歸也相私使人招之公謝不往及為諫官於小事
近功有所不言獨常從容為　上言為治大方而已
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為公卿而其位未副
公得開靳為　上言之故文正公等未幾皆見用當
是時　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有所為蓋其
士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功則成因能任善不
必己出不為獨行異言以峙聲名故功利之在人者
多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此嘉祐三年十二月暴得
疾不能言　上遣使敕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損
輒以關公即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五猶不許而公
求之不已乃以為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
學士提舉景靈宮事而公求去位終不已於是遂以
太子少傅致仕致仕凡五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
酉薨于第享年五十九號推誠保德功臣階特進勳
上柱國爵開國京兆郡公食邑三千五百戶實封八
百戶詔贈太子太傅而賻賜之甚厚公諱況字元均
皇曾祖諱祐贈太保皇祖諱行周贈太傅皇考諱延
昭贈太師妻富氏封永嘉郡夫人今宰相河南公之
女弟也無男子以弟之子至安為主後女子一人尚
幼田氏自太師始占其家開封而葬陽翟故今以公
從太師葬陽翟之三封鄉西吳里於是公弟右賛善

大夫洵來曰十碁公利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壙者
蓋公自佐江寧以至守蜀在所輒興學數親臨之以
進諸生其少也與公弟游而公所進以爲可教者也
知公爲審銘曰
田室於姜卒如龜祥後其孫子曠不世史於宋無顯
自公攸始奮其華襲配實之美乃發帝業深宏卓煒
乃興佐時宰飪調暀文馴武克内外隨施亦有厚在
孰無衆毀公獨彼彼若榮辱已維昔皇考敢於活人
傳祉在公不集其身公又多譽公宜難老胡此殆疾
不終壽考掩詩於幽爲告永久

宋故朝請大夫 給事中贈尚書工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内河堤
勸農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
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
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
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
諱光嗣之曾孫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
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
諫院矣上書請 明肅太后歸政 天子而廷奏樞
密使曹利用尚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
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彊不遜内外憚之嘗爲
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閤以爭又
求見 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
之大節如此此世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

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魯初以
進士釋褐補寧□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
能使老吏憚驚□遷大理寺丞知兖州仙源縣事又
有能名其後嘗□□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
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
兖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兖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
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
身蓋未嘗自詘也其在兖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
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
道輔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
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
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人
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
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
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
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
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
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
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
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尚
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
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淘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
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
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

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禨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輈權彊所忌讒諂所讎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司封員外郎之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輒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素塔以狀至乃叙銘赴其葬叙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爲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也又爲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猜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爲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知端

州傈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君為循吏也　英宗即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祕閣書籍遂為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為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謂為不宜夫毆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尚以得罪於言者所貴理也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有遷尚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于武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君曾祖諱輝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柬之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郎除隮為進士其季恩兒尚幼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才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為達行於德為充道於古為可命於今為窮嗚呼已矣卜此新宮

王平甫墓誌

君臨川王氏諱安國字平甫贈太師中書令諱明之
曾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諱用之之孫贈大師
中書令兼尚書令康國公諱益之子自丱角未嘗從
人受學操筆爲戲文皆成理年十二出其所爲銘詩
賦論數十篇觀者驚焉自是遂以文學爲一時賢士
大夫譽歎蓋於書無所不該於詞無所不工然數舉
進士不售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第一又
以母喪不試君孝友養母盡力喪三年常在墓側出
血和墨書佛經甚衆州上其行義不報今上即位
近臣共薦君材行卓越宜特見招選爲繕書其序言
以獻大臣亦多稱之手詔褒異召試賜進士及第除
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未幾選崇文院
校改著作佐郎祕閣校理士皆以謂君且顯矣然卒
不偶官止於大理寺丞年止於四十七以熙寧七年
八月十七日不起越元豐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江
寧府鍾山母楚國太夫人墓左百有十六步有文集
六十卷妻曾氏子旊斿女婿葉濤處者四女適有學
行知名旊斿亦皆顯然有立君祉所施庶在於此

建安章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
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公爲宰相欲奏
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海嶺之間以至
京師無不造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
子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亦莫不得其懽心卒然

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知其喜慍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頽然而已矣昔列禦寇莊周當文武末世哀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于毀譽離性命之情而自託於人僞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大指尤善於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爲人道之知音樂書畫奕棊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旨召試君辭焉於是大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氷相上下又召君君即往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于京師年五十一娶辛氏生二男存孺爲進士五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侍其瑒早卒又娶其中女次適歙州祈門縣令黄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五世矣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仕江南李氏爲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尚書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弗績弗彫弗跂以爲高倚以狎於野仰以游於朝中則有實視銘其昭

王補之墓誌銘

君南城人王氏諱无咎字補之嘉祐二年進士也初補江都縣尉丁父憂服除調衛眞縣主簿嘗弃天台縣令以與子共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乃去補南康縣主簿會予召至京師因留教授上方興學校以

經術造士予言君可教國子命且下而君死君所在
學者歸焉賢士大夫皆慕與之游然君寡合常閉門
治書唯與予言莫逆當熈寧初所謂質直好義不爲
利疚於回而學不厭者予獨知君而已君之死年四
十有六實熈寧二年閏十一月丁巳至四年二月壬
申妻曾氏子絪緼始克葬君南城縣禮教鄉長義里

銘曰

安時所難學以爲己於呼鮮哉可謂君子

尚書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君墓誌銘

滁全椒張君諱琰字君玉其先有司泗州法者諱煦
於君爲曾祖嘗曰吾施德於人多矣後當有顯者尚
書刑部侍郎參知政事諱洎者於君爲祖有二子生
君者長子諱安期官終國子博士君以進士甲科守
祕書省校書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故事
得獻書不試君無所獻知建昌軍南豐縣通判鄂州
又將通判梓州而有以君爲言者乃召試以爲祕閣
校理於是自校書五遷爲尚書祠部員外郎年五十
五以嘉祐五年四月壬申卒京師夫人蓬萊縣君王
氏生三男子伯孫仲孫世孫三女子其一嫁試將作
監主簿蘇汲其次尚幼治平二年九月甲申葬君全
椒善政鄉脩仁里於是伯孫主邵武軍光澤縣簿君
與余善其能貧而不爲利余所畏其於故事蓋無所
聞而不知其好書天性也往往日旰竈薪不屬而闔
門讀書自若又能爲吏當官有所守疑獄必得其意

煞乎居旻言徐視易狎若無能者銘曰

有幽滁山滁水兩閒檗礴演迤乃多君子我儀其畜

以博厥聞我省其滁以清厥身書此哀石未詒崖濆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墓誌

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太子中舍沈君墓誌銘

祕書丞張君墓誌銘

司封郎中張君墓誌銘

葛興祖墓誌銘

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公諱致堯字正臣其先封鄫鄫亡去邑爲氏王莽亂都鄉侯據棄侯之豫章家之蓋豫章之南昌後分爲

南豐故今爲南豐人可徙爲宜州刺史冉世生仁旺
贈尚書水部員外郎公考也李氏有江南撫州上公
進士第一不就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中第還主
符離簿歲餘授興元府司録道遷大理評事遷光祿
寺丞監趙州酒召見拜著作佐郎知淮陽軍將行天
子惜留之直史館賜緋魚袋使自汴至建安軍行漕
詔曰凡三司州郡事有不中理者即驗之最鈎得匿
貨以五百萬計除秘書丞兩制轉運副使改正使始
諫議大夫知蘇州魏庠侍御史知越州王柄不礬於
政而喜怒縱入庠介舊恩以進柄喜持上公到劾之
以聞上驚曰曾某乃敢治魏庠克畏也克畏可畏也
語轉而然庠柄皆被紬楊允恭督楊子運數言事多
可人厭苦之公每得詔曰使在外便文全已非吾心
也輒不果行允恭告上上使問公以所守言
上縣此簿允恭不聽言苛稅一百三十餘條罷之移
知壽州壽俗挾貲自豪陳氏范氏名天下聞公至皆
迎自戢公亦盡歲無所罰既代空一城人遮行至夜
乃從二卒騎出城去郡轉太常博士主客員外郎
章聖嗣位常親決細務公言之又言民憊甚宜弛利
禁是時羌數犯塞大臣議弃銀夏以解之公奏曰羌
盡款屬我我分地王之非計也令羌席此劫宅種以
自助不過二三年患必復起矣宜擇人行塞下先調
兵食待其變而已不報二年羌果反圍靈州議臣請
去靈州勿事公議曰羌所以易拒者以靈州綴其後

也判三司鹽鐵勾院　天子欲以爲知制誥召試矣
大臣或忌之遷戶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請限六御
大夫于官京師陳彭年議遣使行諸部歲吏亘下其
事京西公曰彭年議無賢愚一切置不用邪抑擇愚
而廢之邪擇愚而廢之人材其可以歲暮驗邪　上
令極追使還數論事上感之還公既而王均誅命公
往蜀所劍吏百餘事李繼遷再圍清遠靈武以兵卻
淬堅爲邠寧環慶涇原儀渭經略使丞相引公爲判
官公奏記曰兵數十萬王超既以都部署爲之主又
相徙數易二朝士往臨之退有所吾進退乎吾能以
謀付之庶有不能自將千不并將西面嫌也邊之
[illegible]
略便宜兵皆以時赴公曰將在外而無人之虞事薄
而後追兵如後何遂辭行上怒未有所發會召賜金
紫公曰丞相敏中以非功德進官臣論其不可甫踰
月受命事未有效不敢以冒賜固辭上飜此與公爲
黃州團練副使既而遷梁敗清遠靈武延云會南郊
恩復官知泰州丁母夫人陳氏憂外除授吏部員外
郎知泉州公常謂選舉舊制非是請得論改之陳著
華子堯咨受請殿上爲姦以第界舉人取省華堯咨
有邪巧材朝廷皆畏忌而方幸無敢斥之者公入主
餘蹤辯之移知蘇州至五日移知揚州揚州守職田
歲常得千斛然遣吏督貧民耕民苦之公不使耕
天子方崇符瑞與昭應諸宮且出幸祠公疏言昔周

成王既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萬
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受命必脩人事以奉
天所以命之之意不專爲之天以息人事也終曰
陛下始即位以爵祿得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盜
賊大臣愈不懌移知鄂州封泰山恩遷禮部郎中始
解揚州受添支差多二月公尋自言患公者因復絀
公監江寧鹽酒西祀恩遷戶部郎中以祥符五年五
月丁亥疾不起年六十六階至朝請郎勳至騎都尉
遺戒曰毋陷於俗媚佛夷鬼以汙我家人之行所著
仙鳧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五十
卷西陲要紀十卷爲臣要紀三卷直言集五卷文集
十卷長於歌詩[illegible]以其年十一月歸葬南

豐之東臨水濵墓天聖元年改葬龍池鄉之源頭嶺
公娶黃氏生子男三人易占嘗爲太常博士以能文
稱公以博士故贈至右諫議大夫公殁八年而博士
子鞏生生三十五年乃以博士命次公生平事使來
曰爲我誌而銘之其視公猶大父也其少也則得公
之詳如其孫之云始公自任以當世之重也雖人望
公則亦然及遭　太宗自謂志可行卒之閉於姦邪
彼誠有命焉悲夫亦正之難合也雖其難合其可少
枉乎雖其少枉合乎未可必也彼誠有命焉雖然其
難合也秖所以見正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
君不可則止於戲公之節非庶幾所謂大臣者歟銘
曰

既葬而兜及者宅原誰來求銘公子與孫公初泊終
惟義之事雖才之完而薄于施乃其後人有克厥家
天啓予公坐在茲邪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

提點京東諸州軍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奉郎
尚書司封員外郎充集賢校理上輕車都尉賜緋魚
袋借紫陸君諱廣字彥博其先吳郡人也至君之高
祖始遷福州之候官以避唐末之亂曾祖諱景遷仕
吳越爲驍騎上將官檢校大漕祖諱崇褒以威武軍
節度推官從其王歸京師官至殿中丞歷知瀘道潮
貴四州以卒考諱中和不仕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
方員外郎君以天聖二年進士起至皇祐四年某月
以使走齊州某甲子卒於軍之平陰君子長倩等以
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葬君杭州之錢塘某所之原
而書君繫世官職行能勞烈卒葬之地一時以來求
誌墓銘曰
於惟陸氏吳郡其始福之候官近自唐徙君曾大考
太傅將軍實仕吳越爲皇陪臣太傅有子始來皇朝
丞于殿中歷將四州卒葬候官實生處士贈官職方
君實其子維君諱廣彥博其字文辭甲科四府從事
起家邵武再選徐州遂監稅酒滿歲陳留許昌之招
寧海之從乃令烏程乃丞開封始佐著作去爲尉氏
詠歌仁明無有壯穉移卭太邑告母高年免蜀就養
稅商于泉又移導江斗斛千錢君命振之以我公田

盜屠民家尉以因來囚言實盜君曰釋之尉方力爭
衆亦莫寤後得眞盜果如君慮離堆之江豪右擅焉
君修偃渠始詘其專灌田爲頃萬有七千鑴約示後
後無凶年鄭文肅公來治杭劇君以通判徃從其辟
州人儆屋吏代之輸君爲刱法遂無逋租由 書選君
御史推直有言朝廷今以爲勑久狩于郊太講戎兵
作儀以獻逆戒荒萌召試集賢以爲校理當時名氏
簡在 天子出知婺州惡吏先鉏募能拯溺民以不
漁婺之明年改命治泉泉人習君謡語讙然爲橋南
江濟者免覆置廩州學一懷我育有告衆叛當君燕
時命捕立得坐人不知凶饑息窮去害除弊使民以
聞守政尤異習高盤邊塞不時擢君書罷上嘆有方
聚衆佐三司廷論南師帝曰可哉汝言予施河京以
東高勢刑柄訴囚于齊至鄆而病集世平陰嘗五十
三有子四人扶喪而歸長倩惟伯仲惟長緒長怨惟
叔季惟長愈倩授秀州軍有辭章緒由君恩郊社齋
郎又女六人皆出陳氏維陳淑慎善相君子四男有
立女亦有歸受封長安郎養無違爱以嘉祐七年正
月歸君錢塘范村之兆惟君靜深不苟笑嘻降親篤
友過物愛慈讀書慨然慕古奇偉稱謂諸子仕當如
此官止外郎尚書司封又不得年以既厥庸有文藏
家後世之詒於君所得可以此窺有幽斯窆掩石在
下撰君初終以告來者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
脩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
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
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
脩者爲惡言欲傾脩銳甚天下洶洶必脩不能自脫
蘇君卒白上曰脩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
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爲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
寤言者不得意而脩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
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
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
救見以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
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几五年
之間再黜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
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
剛者治蘇君乎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
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
之卒再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戍大
恐即讙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
以一騎出卒間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
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
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爲兵敢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
司治之以死君輒縱去而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爲事
不集也事集矣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率而爲盜惟
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　天子以君言爲然而

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幣大家數十君悉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家于京師今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殷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尚書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爲清河縣君子台文永州推官符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崧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尚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某爲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莫我南服亢亢蘇君不圜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誰愠祇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銘

太子中舍沈君墓誌銘

沈氏世家吳興其後有陵者仕吳越王卒官明州家之五世而生公公諱兼字子達以五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再補尉有能名用舉者遷衛尉寺丞知湖之歸安縣移知邵武之歸化又有能名遷太子中舍通判蘇州其以能聞愈甚公好聞過事果急不顧計爲

通判日與守爭可否不爲之小屈重犯轉運使使守相與害公入之法除名　天子薄其罪免所居官而已公歸怡怡閒爲五字詩自戲娛無蹙戚言卒于家年七十三慶曆六年七月也子男一人起女三人起好學通政事能守節法爲進士與某同時得科名者也公之坐獄爲判官滁門立弃官從公世以爲孝將以其年某月葬公某處以夫人柳氏祔先三月來求銘與銘曰

生也不得其須而死死也何有有嘉者子嗚呼已矣夫

祕書丞張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先成都之新繁人曾祖諱某不仕祖諱某　太宗時以高貲徙內地除三班奉職非其好也即辭去不仕始家真州之揚子而葬焉皇考諱某起進士終登州軍事判官贈太常博士生三子而君長子也君寬和厚重友愛諸弟甚篤待朋友以信而樂弃其物以寬人之急年七歲日誦書數百言操筆爲辭章立就及壯與進士開封第一遂以釋褐爲宣州寧國縣主簿會南陵無令州以君行令事有能名用舉者令潁州之沈丘縣轉著作佐郎知江寧府上元縣事又皆有能名移知英州遷祕書丞以嘉祐二年十二月某甲子卒于州寢是時君年四十七　天子官其一子師軻太廟齋郎君之疾病也州人相與爲君奔走請命至有欲以身代者盖其得人心如此

夫人河南縣君丹陽吳氏生三男子長郎師軻次某次某皆尚幼五女皆未嫁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某州之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余與君相好又同年進士也故與為銘曰

嗚呼張公兮謹矣其光其先蜀產兮後葬于揚視瞻先人兮兆此新塋深泉高壤兮萬世之藏

司封郎中張君墓誌銘

君張氏諱式字景則其先建州浦城人後徙建安蓋弗仕者三世諱漢夫者曾祖也諱遜者祖也諱希顏者父也父以君貴乃贈尚書職方員外郎有氣節知君可教乃付家事長子而縱君遊學及長文辭行義為鄉里所推天禧二年擢進士補福州閩縣簿又簿將樂縣有鐵冶坐歲課不足繫者常數百人君釋其人使富貧財力相兼課遂有羨無繫者歸以勞除開封府祥符縣尉趙稹將并州辟軍事判官稹所為有不可於衆徐啟諭弗許稹以故聽兩君亦以此稱長者未幾遭母夫人喪服除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福州古田縣耕籍田恩遷太常博士知開封府咸平縣呂許公罷宰相以許州觀察判官辟從之又通判饒州獄有十數年不決者君一言而決會擇河北吏御史中丞薦君得澤州賜緋魚又以選知虔州虔於東南州為最劇君能鎮撫之以無事三司市紬絹十餘萬非經數君拒弗市民以君為有賜也又知濠壽二州人縊其妻而以自縊告獄既具詰立服舉

州譙以為明居貞召為開封府推官坐栲掠囚死出
知岳州皇祐二年九月六日卒享年六十二官至尚
書祠部郎中君廉靜好書長於政事所居官舉既去
而人思見時事有不便往往能極言之無所忌趙元
昊反時誘人出財助軍誘多得賞於是吏或劫富人
出財君疏罷之為開封推官時宮中以私財為佛寺
置田又疏以為亂法後遂以君言而止既老矣終不
肯治田宅所得祿以置書曰吾子業此足以自活不
然雖田宅何足妻姓徐濮陽縣君子六人悉志思甚
孫甚忍以君故得太廟齋郎與甚同時中進士第女
二人皆已嫁某月某日葬君某鄉某里銘曰
張祖爾侯世窮久幽君始士服起家以學發於州縣
治見稱興有言朝廷擢中出除維清厥誨尚後弗渝

葛興祖墓誌銘

許州長社縣主簿葛君諱良嗣字興祖其先處州之
麗水人而興祖之父徙居明州之鄞興祖葬其父潤
州之丹徒故今又為丹徒人矣曾大父諱遇不仕大
父諱珊贈尚書都官郎中父諱源以尚書度支郎中
終　仁宗時度支君三子當天聖景祐之間以文有
聲赫然進士中先人嘗受其摯聞之終篇而屢歎葛
氏之多子也既而三子者伯仲皆蚤死獨其季在即
興祖興祖博知多能數舉進士角出其上而刻勵修
潔篤於親友慨然欲有所為以效於世者也年四十
餘始以進士出仕州縣餘十年而卒窮於無所遇以

死嗟乎命不可控引而才之難恃以自見蓋久矣然與祖於仕未嘗苟闒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已其臨視雖細故人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與祖且老矣弊於州縣而服勤如此余曰是乃吾所欲於與祖夫大仕之則奮小仕之則怠忽以不治非知德者也與祖聞之以余之言爲然與祖娶胡氏又娶鄭氏其卒年五十三實治平二年三月辛巳其葬以胡氏祔在丹徒之長樂鄉顯揚村即其年十一月某甲子也與祖三男子蘊皆有文學蘊爲許州臨潁縣主簿蘊鄧州穰縣主簿顯尚幼也四女子皆未嫁云銘曰

[illegible]二以爲[illegible]允不愁施以年執上執謀無入憾賢德又將何求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二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三

墓誌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內翰沈公墓誌銘
王深父墓誌銘
王君墓誌銘
郎中刁君墓誌銘
王會之墓誌銘
推官蕭君墓誌銘
大理寺丞楊君墓誌銘
推官陳君墓誌銘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三

墓誌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内翰沈公墓誌銘
王深父墓誌銘
王君墓誌銘
郎中丁君墓誌銘
王會之墓誌銘
推官蕭君墓誌銘
大理寺丞楊君墓誌銘
推官陳君墓誌銘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公諱易占字不疑姓曾氏建昌南豐人其世出有公之考贈諫議大夫致堯之碑大夫當　太宗　真宗世爲名臣公少以蔭補太廟齋郎爲撫州宜黃臨川二縣尉舉三司法中進士第改鎮東節度推官還改武勝節度掌書記崇州軍事判官皆不往用舉者監真州裝卸米倉遷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知泰州之如皋信州之玉山二縣知信州錢仙芝者有所丐於玉山公不與即誣公吏治之得所以誣公者仙芝則請出御史當是時仙芝蓋有所挾故雖坐誣公抵罪而公亦卒失博士歸不仕者十二年復如京師至南京病遂卒娶周氏吳氏最後朱氏封崇安縣君子男六人曅鞏牟宰布肇女九人公以端拱己丑生卒時慶曆丁亥也卒之二年而葬其墓在南豐之先塋始公以文章有名及試於事又愈以有名臨川之治能不以威而使惡人之豪帥其黨數百人皆不復爲惡在越州其守之合者倚公以治其不合者有所不可公輕正之莊獻太后用道士言作乾明觀匠數百人作數歲不成公語道士曰吾爲汝成之爲之損其費太半役未幾而罷如皋歲大饑固請於州而越海以糴所活數萬人明年稍已熟州欲收租賦如常公獨不肯聽歲盡而泰之縣民有復亡者獨如皋爲完既又作孔子廟諷縣人興于學玉山之政既除其大惡而至於橋梁廨驛無所不治蓋公之已試於事者能如此既仕不合即自放爲文章十餘萬言而時議

十卷尤行於世時議者懲已事憂來者不以一身之
窮而遺天下之憂以爲其志不見於事則欲發之於
文其文不施於世則欲以傳於後後世有行吾言者
而吾豈窮也哉蓋公之所爲作之意也寶元中李元
昊反契丹亦以兵近邊陽爲欲棄約者　天子獨憂
之詔天下有能言者皆勿諱於是言者衾然論兵以
進公獨以謂天下之安危顧吾自治不耳吾已自治
夷狄無可憂者不自治憂將在於近而夷狄豈足道
哉即上書言數事以爲事不爾後當如此既而皆如
其云公之遺諓人以爲窮退而貧人爲之憂也而公
所爲十餘萬言皆天下事古今之所以存亡治亂至
其窮且困未嘗一以爲言公沒而其家得其遺藁
劉向有言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用賢人
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捨而善政還此可謂明
白之論切於今者夫夷狄動於外百姓窮於下臣以
謂尚未足憂也臣之所謂可憂者特在分諸臣之忠
邪而已其大略如此而其詳有人之難言者蓋公所
病而爲之未及上而終云嗚呼其尤可以見公之志
也夫諫者貴言人之難言而傳者則有所不得言諱
其略不失其詳後世其有不明者乎公之事親心意
幾微輒逆得之好學不怠而不以求聞於世所見士
大夫之喪葬二人遂一人之柩以歸又字其孤又一
人者宰相甥嘗爲贊善大夫死三十年猶殯殯壞公
爲增修又與宰相書責使葬之此公之行也蓋公之

試於事者小而不盡其材而行之所加又近唯其文
可以見公之所存而名後世故公之故人子王某原
其尤可以銘後世者而為銘曰
夫辨邪正之實失萬事之例而歸宰相之責合丘為
儀以立天下之本設學校獎名節以材天下之士正
名分定考課通財弊以成制度之法古之所以治者
不皆出於此乎而時議之言如此讀其書以求其志
嗚呼公之志何如也

內翰沈公墓誌銘

公姓沈氏諱遘字文通世為杭州錢塘人曾祖諱某
皇贈兵部尚書祖諱某皇吏部尚書父扶今為尚
書金部員外郎公初以祖蔭補郊社齋郎舉進士於
廷中為第一大臣疑已仕者例不得為第一故以為
第二除大理評事通判江寧府當是時公年二十八
吏少公而公所為卓越已足以動人然世多未知公
果可以有為也祀明堂恩遷秘書省著作佐郎歲滿
召歸除太常丞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權
三司度支判官又判都理欠憑由司於是校理八年
矣平居閉門非執政非公事不輒見也故雖執政初
亦莫知其為材居久之乃始以同修起居注召試知
制誥及為制誥遂以文學稱天下金部君坐免歸求
知越州又移知杭州鉏治姦蠹所禁無不改豈與賢
知得其歡心兩州人皆畫像祠之英宗即位召還
句當三班院兼提舉兵吏司封官告院兼判集賢院

延見旁問甚悉居一月權發遣開封府事公初至開
封指以相告曰此杭州沈公也及攝事人吏皆屏息
旣而以知審官院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
公旦晝視事日中則廷無留人出謝諸客從容笑語
客皆怪公獨有餘日而畿内翕然稱治人人如公坐
視其左右於是名實暴爆振發賢臨一時自 天子
大臣皆論以為國之器而閭巷之士奔走談說讙呼
鼓舞以不及為恐會母夫人疾病請東南一州視疾
英宗曰學士豈可以去朝廷也明日除翰林學士知
制誥充羣牧使兼權判吏部流内銓判尚書禮部公
雖去開封然皆以為朝夕且大用矣而遭母夫人喪
以去 英宗聞公去尤悼惜特遣使者追賜黃金
以金部君知蘇州公喪致哀寢食如禮以某年某
月得疾杭州之舍次某日至蘇州而以某月卒年四
十有三三男子六女中男恭嗣後公六日卒隆嗣延
嗣與六女皆尚幼夫人陸氏封安定郡君公官右諫
議大夫散官朝散大夫勳輕車都尉爵長安縣開國
伯食邑八百戶有文集十卷公平居不常視書而文
辭敏麗可喜强記精識長於議論世所謂老師宿學
無所不讀通於世務者皆莫能屈也與人甚簡而審
其能否賢不肖尤詳視遇之各盡其理為政號為嚴
明而時有所縱舍於善良貧弱撫恤之尤至在杭州
待使客多所凋略而州人之貧無以葬及女子失怙
恃而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之凡數百人於其李

知與不知皆爲之歎惜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杭州某
鄉某里銘曰
沈公儀儀德義孔時升自東方其明孰夷視瞻[illegible]
無我敢疵正書而隕嗚呼可悲亭傳有史亦在銘詩

王深父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
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
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
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眞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
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
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
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
以流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
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
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
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
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
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
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
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
者未必眞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
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
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
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

如此盖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
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候官爲候官人者三世曾
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
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甞以進士
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
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
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
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
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
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惟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
取莫吾知庸亦莫吾悔神則尚反歸形此上

叔父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之孝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
其以事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
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
其母憂悲愉樂不主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
服食飲玩好之物苟可以悅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
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豊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
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
歉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甞所
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懽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
爲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
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

閭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詘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
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
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爲賢
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
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爲則由外至者吾無
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爲善者不
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
氏子男一人其女子一人皆尚幼其葬也以至和四
年祔于眞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
爲銘銘曰
天孰爲之窮孰爲之爲吾能爲已矣無悲

虞部郎中刁君墓誌銘

刁氏於江南爲顯姓當李氏時君曾祖諱某甚貴寵
嘗節度昭信軍卒葬昭信城南皇祖諱某亦嘗仕李
氏歸朝廷以尚書兵部郎中直秘閣終　眞宗時其
墓在江寧牛首之北後秘閣再世不大遂然多名人
在世議中尚書屯田員外郎諱某者葬丹徒於君爲
皇考故君爲丹徒人君諱某字某嘗舉進士不中遂
用皇祖蔭仕州縣以尚書虞部郎中知廣德軍歸卒
于京師年六十一後卒之若干日治平二年二月十
五日葬丹徒樂亭村君敦厚謹飭治內外皆嚴以有
恩所居官舉其治以此多薦者初娶孫氏後娶郭氏
封金華縣君有六男子珉試將作監主簿璹守某縣
令吹玘瓌球珣爲進士三女長嫁尚書屯田員外郎

梁昱餘未嫁銘曰
刁氏南祖奮功以武詒禄于孫有蔚有文君以祖廷
廕艱初仕祇載不惰有榮于位徂相名原窆此新宮
箕云終吉銘告無窮

王會之墓誌銘

君諱逢字會之姓王氏太平州當塗縣人也嘗舉進士不中去以所學教授於是蘓州士人從轉運使乞君主其學學者常致數千百人君所獎養成就者少矣乃始以進士起家權南雄州軍事判官歸試判超等補袁州軍事判官留爲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王宅教授李某行内修謹君蓋有力焉岐國公主既家爲君求遷有命矣君辭焉乃已君少以文學知名於書無所不觀而尤喜易作易傳十卷乾德指説一卷復書七卷名士大夫多善其書者於是樞密使張公薦君可試館職而宰相無知君者故不用通判徐州以疾不赴求監蘇州酒以嘉祐八年正月六日不起年五十九至太常博士君爲人樂易篤於朋友故舊於勢利無所苟能愛人以得其歡心君皇祖考延嗣祖考皆不仕而皇考以君故贈大理評事前夫人蘇氏後夫人陳氏皆無子陳氏名家子亦有賢行以嘉祐八年四月二日葬君蘇州吳縣三玄鄉陸公原以前夫人蘇氏祔焉銘曰

宜壽也五十而已宜貴也止於博士謂卒有後也而
終無子嗚呼夫子命不可與謀其歸其安永矣茲丘

袁州軍事推官蕭君墓誌銘

袁州軍事推官新喻蕭君諱洵字公美初年十五以父命就學於鄉里後數舉進士不合用父蔭試祕書省校書郎選筠州司法嘗獨守法爭議脫數人於幾死又選吉州吉水縣主簿遂佐袁州攝行宜春令事縣甚治用舉者十四人當召對以治平二年五月十八日卒京師年四十五越四年二月三日葬新喻鍾山鄉鍾山里於是夫人張氏前死而別葬子男一人錞娶杜齋郎女六人其四人既爲士妻其二尚幼蕭氏故長沙人當李氏時遷江南或居廬陵或新喻後皆以才力名蜚自顯君曾祖諱紹有儒學不仕祖諱世則贈光祿卿父固嘗以尚書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守桂州經略南方號稱能臣已而有所擠以祠部郎中分司遂致仕君惇厚謹密事親左右不怠當官廉實以敏以故多舉者銘曰

於嗟蕭君嘗此新卜何性之祥而命之不穀匪父匪毋匪子爲憂自其邑里皆歎以愀有銘厥實藏在中丘

大理寺丞楊君墓誌銘

君諱忱字明叔華陰楊氏子少卓犖以文章稱天下治春秋不守先儒傳注資他經以佐其說其說超厲辟越世儒莫能及也及其爲吏披姦發伏振擿利害大人之以聲名權勢驕士者常逆爲君自詘蓋君有以過人如此然恃其能奮其氣不治防畛以取通於

世故終於無所就以窮初君以父蔭守將作監主簿數舉進士不中數上書言事其言有衆人所不敢言者丁文簡公且死爲君求職君辭焉後用大臣薦召試學士院又以父之不就積官至朝奉郎行大理寺丞通判河中府事飛騎尉而坐小法絀監蘄州酒稅未赴而以嘉祐七年四月辛巳卒於河南享年三十九顧言曰焚吾所爲書無留也以柩從先人葬八年四月辛卯從其父葬河南府洛陽縣平樂鄉張封村君曾祖諱津祖諱守度坊州司馬贈尚書左丞父諱偕翰林侍讀學士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特贈尚書兵部侍郎娶丁氏清河縣君尚書右丞度之女男兩人景略守太常寺太祝好古書學能自立景彥早卒君有文集十卷又別爲春秋正論十卷微言十卷通例二十卷銘曰

芒乎其孰始以有厥美崇乎其孰止以終於此納銘幽宮以慰其子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辨智敏給之材既得之矣能學問修爲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少假以年則其得有不暇乎修爲其爲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所以歎夫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陳君諱之元字某年二十七爲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爲兒童强記捷見能

不勞而超其長者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爲而又能學
其文章既以進士起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
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棄其
家書之官而蚤夜讀以思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
講解至於達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
則其成就當如何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
嗟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君某州之某
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某年某月某
甲子其兄之方爲之卜某州某縣某所之原以葬而
臨川王某爲銘曰
浮揚清明升氣之鄉沈躋濁墨降形之宅其升遠矣
其孰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臨川集卷九十三

文集十卷又別爲春秋正論十卷微言十卷通例二
十卷銘曰
芒乎其孰始以有厥美崇乎其孰止以終於此納銘
幽宮以慰其子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辨智敏給之材既得之矣
能學問修爲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
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
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少假以年則其得有
不暇乎修爲其爲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所以歎夫
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陳君諱之元字其年二十七
爲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爲兒童強記捷見能

不勞而趨其長者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爲而又能學其文章旣以進士起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棄其家書之官而蚤夜讀以思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達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如何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君某州之某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其兄之方爲之卜某州某縣某所之原以葬而臨川王某爲銘曰

浮揚清明升氣之鄉沈驚濁墨降形之宅其升遠矣其孰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四

墓誌

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殿直楊君墓誌銘
內殿崇班錢君墓碣
吳處士墓誌銘
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尚書祠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不勞而超其長者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爲而又能學其文章旣以進士起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棄其家書之官而蚤夜讀以思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達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如何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君某州之某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其兄之方爲之十某州某縣某所之原以葬而臨川王某爲銘曰

浮揚清明升氣之鄉沈濁畢降形之宅其升遠矣其孰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四

墓誌

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光禄少卿趙君墓誌銘
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殿直楊君墓誌銘
内殿崇班錢君墓碣
吳處士墓誌銘
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尚書祠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區希範誅廣西困於兵詔以尚書屯田員外郎蕭君知桂州兼廣西都巡檢提舉兵甲溪峒事至則因其故俗治以寬大廣西遂安而君以材選爲荊湖南路提點刑獄未幾以君之信於南方也又以君爲廣西水陸計度轉運使方是時儂智高蒐兵誘聚中國亡命陰以其衆窺邊境而邊吏士尚皆不寤君獨憂其以謂必爲南方之患乃選遣才辯吏說智高内屬一書言狀請因以一官撫之使抗交阯且可以紓患書下樞密樞密以智高故屬交阯納之生事以詔問君能保交阯不爭智高智高終無爲寇則具以聞君曰蠻夷視利則動必保其往非臣之所能顧今中國勢未可以有事於蠻夷則如智高者撫之而已且智高才武強力非交阯所能爭而畜也就其能爭則蠻夷方自相攻吾乃所以間而無事爭議至五六而樞密遂絀君言不報君又奏請擇將吏繕兵械修城郭以待變亦至五六久皆不報而君以召歸智高果反邕州殺其守將出入廣東西十有一州所至殘破吏士多走死樞密乃更歸責於君以知吉州一時士大夫紛紛欲爲君訟君遂絶口無所道世以此稱君長者又因知君智謀果可以任邊事居頃之遂復以爲廣東轉運使又以直昭文館知桂州當是時儂宗旦聚兵智高故地無所屬邕州爲之警諸將皆議興師君又獨持招降之議朝廷用君議宗旦遂釋兵服以爲西頭供奉官而邊無事於是君積官至尚書刑部郎

中以集賢校理修撰再任會[illegible]中紹[illegible]反巡檢宋士堯
戰死　仁宗使中貴人出視君坐士堯死降知江州
而提點刑獄因中貴人言君罪狀朝廷爲置獄而君
所坐止於贖金諸提點刑獄所言多無之然猶奪兩
官以免稍除監撫州鹽酒辭不往以分司南京就第
諸公多欲薦起之者君遂告老即以尚書祠部郎中
致仕君諱固字幹臣初以進士選桂陽監判官楚州
團練推官用舉者二十三人改大理寺丞知開封府
陽武永康軍青城兩縣通判虔州以方略擒盜賜書
獎諭移知江州所至皆有善狀推賢舉善束縛姦吏
明而不殘於財利尤能開闔斂散故在廣東收銅鹽
課[illegible]前以十萬數治平三年年六十五以九月十
日卒於家初娶[illegible]氏再娶彭城縣君[illegible]
氏子男二人淵袁州軍事推官洞試秘書省校
書郎知鄂州嘉魚縣事女三人嫁江州湖口縣主簿
何正臣冀州司戶參軍歐陽成其季尚幼也孫男女
十八人蕭氏故長沙人君曾祖諱處鈞當湖南馬氏
時爲衡州司馬以馬氏方亂棄其官歸李氏江南不
願仕有賜田百頃袁州之新喻新喻後屬臨江軍故
今爲臨江新喻人祖諱紹考諱出則皆以儒學不仕
而考以君故贈官至光祿卿君之疾革也出其奏議
焚之其子孫所錄傳尚二百餘篇蓋其言詳密多世
務之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葬君新喻安和鄉長宣
里佛子岡銘曰

司馬去荊望此南國君貴厥跡薦宗以殞致功奮芳
時告厥猶朝爲弗聞疆場用憂受愿不讓退安一州
既窮而通終以無偶銘詩幽宮傳載永久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
康州趙君余嘗知其爲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
監主簿選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
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爲君訟於朝以故得
無坐用舉者爲温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寧海
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己當於民心而
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
州而君之去江山[illegible]人[illegible]思君之所爲[illegible]
[illegible]吾又[illegible]大理寺丞知[illegible]州[illegible]
縣祀與堂凡改太子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
而儂智高來攻君衆裁卒三百以戰智高爲之少卻
至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
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爲也明
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押
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
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卧
不能著寢君卽大鼾比明而後寤夫死生之故亦大
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
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爲之棺斂又
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之人老

㓜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使而為君買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 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覬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録事參軍師陟為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武成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尚書比部郎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尚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武成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為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下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祔銘曰

何以無禍有功於時說其安業相顧莫為嗟其視吾銘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公李氏諱餘慶字昌宗年四十四官止國子博士知常州以卒然公之威名氣略聞天下自其卒至今久矣天下尚多談公之為有過於人者余嘗過常州州之長老道公卒時就葬於横山州人填道瞻送歎息為之出涕又為之畫像寘之浮屠以祭之於是又知公之有恵愛於常人也已而與公之子處厚遊則得公之所為甚具蓋公之為政精明強果事至能立斷而得久姦宿惡輒取之不貸至其化服則撫循養息悉有其處所以威震遠近而䝉其德者亦思之無窮也當明肅太后時嘗欲用公矣公再上書論事其言

甚直以故不果用而出常州嗚呼公之自任豈止於一州而已此有志者所以爲之惜也始公以叔父任起家應天府法曹參軍遇事輒爭之留守者不能奪也卒爲公改太常寺太祝知湖州歸安縣其後通判秀州州近監公作華亭海鹽二監以業盜販之民歲入緡錢八十萬又爲石堤自平望至吳江五十里以除水患人至今賴之其所至處利害多如此然非公大志所欲以就名成功者故不悉著著其利於民尤大而能以久者云公平生慷慨好議當世事其所趣舍必欲如己意雖強有勢終不爲撓嘗考前世治亂之迹與其君臣之間議論編爲七十卷藏於家此蓋其大志所存也公之先爲開封之陳留人五代祖爲吳越國因避地家於福之連江曾大父周不仕大父郁贈尚書虞部員外郎考慕玢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工部員外郎夫人龔氏永安縣君男五人處常忠武軍節度推官與誼誠皆已卒處厚大理寺丞與處道皆進士既葬之二十三年至和元年余蹡墓曰

公閩於家來自陳留維時方屯閉蓄函收其軌有源而久於幽自公之考乃施乃流其流至公孰敢泳游茫洋演迤小大畢浮舃塞于行使止一州庶其後發在後之修

左班殿直楊君墓誌銘

束鹿楊闢狀其先人曰君諱文詡字巨卿少孤鞠於世父世父戰契丹于常山君始十七能以兵入得甲

馬其後世父爲峽州麻谿寨主合州兵討蠻之叛者
君以二十五卒馳前與蠻三千遇蠻傳畏君勇悉還
走險其酋據險下射殺君卒幾盡君以兩矢自下顛
其酋而後世父軍亦至遂殲其衆以歸　天子賞世
父一官而以君爲三班爲殿侍君曾祖諱淵祖諱君
正父諱德成皆以經術教授鄉里遭五代變擾皆不
仕君亦少敏強記通五經刑名書數然負其材武思
一有所奮成功名以故爲武吏稍遷借職監睦州酒
由借職三遷爲左班殿直由睦州亦三遷爲邵州武
岡寨兵馬監押由武岡歸京師以慶曆七年三月二
十九日年七十三而卒初康定中將相欲五路兵攻
夏故相陳恭公爲陝西招討使欲君爲用知君者皆
曰君嘗有所試今其時也勉之君笑不應而謝以疾
顧謂恭公曰吾士卒惰久矣而數敗以此卒驟敵之
以入不測戰又講勝捍彊之戰愚不知計策所宜也
而已恭公默然而其後兵果不得出乃是君亦老矣
更讀書勸諸子以學無復言兵事方君少壯喜言兵
彎弓劒士莫敢伍然仁恕愛物遇人謙謹麻谿之卒
殺蠻無所擇君爲救止全活甚衆其武岡以恩信得
諸蠻蠻有嵩敘上下誠等州刺史至呼君爲父總君
去不爲侵竊君夫人杜氏生三男其長子早卒次閎
爲大理寺丞次闓三女子皆已嫁其長亦早卒夫人
少君十歲以嘉祐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卒于酸棗而
壽與君皆七十三六月二日合葬于陳州宛丘縣友

于鄉彭陵原臨川王某曰士之以材稱於世而能以義克者少矣子路學孔子者也然恃其勇以不得死君以此其材至白首無所遇而恂恂自克以考厥終竟有名子哉其行治其可銘銘曰

擐堅挽強可扞四方視時弛張以不悖于常維士之良

內殿崇班錢君墓碣

內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錢君之墓在和州之歷陽雞籠鄉永昌里初錢氏以布衣起王吳越當五代時諸侯王僭悖獨常順事中國道閉無所出則間以其方物取海上輸之　天子至　宋受命欲一天下吳越王即帥其屬朝京師而盡獻其地　天子受其土之淮海而寵遇其子孫蓋至於今百年錢氏之有籍於朝廷者殆不可勝數而以才稱於世嘗任事著此其出焉君諱某字某右屯衛將軍諱某之子昭化軍節度使諱某之孫吳越文穆王諱某之曾孫錢氏以才稱於世者也其爲子弟也父兄稱良焉其爲父兄又能教其子弟其爲吏又能修其職事而　天子嘗任之以爲材始以季父恩公蔭補三班借職稍遷至內殿崇班知欽州州人甚愛之歸奏事殿中稱旨遂遷內殿承制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在廣西四年以功次遷供備庫副使刺史當法賢士大夫多譽之當是時儂智高爲姦數嫚邊吏邊吏莫能抗諸州又皆無兵君即奏請戍兵以待變奏至五六而大臣終

不許即復上書求罷又不許而儂智高果反君坐謫三官監饒州酒居久之稍復遷至內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至廣德之明年嘉祐二年君年七十一矣以三月某甲子卒昭化之治和州也凡十八年有惠愛於州人其卒子孫遂留以葬故君子淇沂濮奉君喪以其年某月某甲子歸葬於永昌先人之兆而淇沂以余嘗從事於文辭自君之將葬至於今二三年跋涉而從余以求銘數矣然不止而愈[illegible]余不可以無銘於是為之敘次使歸而鑱諸墓

吳處士墓誌銘

君吳氏諱某字某其先建安大姓曾大父諱某建州貢史大父諱某偽驛巡官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右江南李氏所置也云李氏時吏部府君之父子同時仕江南者以十數云君之考諱某始以汀州軍事推官歸選於朝主鄭之新鄭簿君少孤事母夫人至孝與其弟軻相愛春秋祭先人雖老矣祗牲省器皆不以屬子孫俯仰齊慄如見其饗之者已祭未嘗不悲哀也讀書取大指通而已或勸之謀利曰吾貧久矣人以我為憂而我以是為樂不能改也有子三人甫申冉皆不使事生產曰士而貧多於工商而富也三人者皆以進士貢於鄉而申為太平州軍事推官君年七十八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太平之官舍甫等護其柩歸葬於江州某縣某鄉某原某年某月日也夫人前君卒別葬實南陽葉氏始君所居毀於水乃奉

毋夫人來客江州愛其山川而遂家之故其葬也以歸焉申之友南陽張頡論次君之事如此而申以告曰先人不幸力為善而不獲顯於天下今其葬宜得銘使後世有見焉嗟乎予不及識君矣然予之故人多能言君之教諸子盡其道故卒皆有立而申之文行尤以知名於世方今士大夫之列於朝者　天子於其父母皆有以寵嘉之其官封之卑鉅視其子所以勸天下之為父母而慰其子之心以君之善教而子之材宜及其身有高爵盛位之報焉其生也既不及其沒也孰知其不卒享也哉是故不宜無銘也銘曰

士或為仁稱止一鄉至其後興厥聞廼光或業以勤而傳之圯維是不朽實君有子

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彥博字文叔其先家齊州之禹城曾祖諱圯贈太子洗馬祖諱制又徙其家於蔡州贈尚書吏部侍郎父諱保雍仕至尚書刑部郎中兩浙轉運使君以廕為太廟齋郎調武昌縣尉能禁抑淫祠使盡去境內再調撫州司法嘗攝令臨川始取强悍者一人痛治以威而皆喜以畏却使者不急之須而使者不敢怒徙亳州鄲縣令用薦者監蘄州石橋茶場鎖廳應進士舉中其科尋丁毋憂服除調興化軍興化縣令僧有連結為姦黨者久至三十餘年君悉捕以置於法而廢其寺古田縣有劇賊卽遁去復調黃

州黃陂縣令稍築堤防以利農告使者更鹽利之法自是役頼以均改袁州軍事判官以治平四年十月六日卒于官享年四十九君少力學問尤知史書不憚折節以交賢士大夫而喜趍人之急教兄之孤子至於登第撫三女悉得所歸而其仕也所爲又能不苟故前後多薦者初娶劉氏又娶方氏子二人曰仲偉曰次賢君昔去石橋遂留居於蘄故其葬也從劉氏於蘄之安仁鄉芙蓉山葢熈寧二年十月六日也君於文章尤喜作歌詩有集四十卷藏於家銘曰

恭惠敏明交悦以稱不遂其成恢曠坦易或掇以累終以困躓惟人載德宜福多錫得壽亦嗇曷告其悲銘續風詩萬世之貽

尚書屯田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君仲氏諱訥字樸翁廣濟軍定陶人曾祖諱璨祖諱祚皆弗仕而至君父諱尹始仕至曹州觀察支使贈右贊善大夫君景祐元年進士起家莫州防禦推官年少初官然上下無敢易者時傳契丹且大擾邊朝廷使中貴人來問知州張崇俊未知所對公策契丹無他爲且奏論之崇俊喜曰朝廷必知非吾能爲此然亦當善我能聽用君也又權博州防禦判官以毋夫人喪去三年復權明州節度推官縣送海賊數十人獄具矣君獨疑而辨之數十人者皆得雪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清平卬州臨溪兩縣又通判解州於是三遷爲尚書屯田員外郎而以皇祐五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五君厚重有大志不妄言笑喜讀書爲古文章晩而尤好爲詩詩尤稱於世所在有聲績然直道自信於權貴人不肯有所屈故好者少然亦多知其非常人也其在越蜀士多從之學當寶元康定間言者喜論兵其討不過文守而已君獨推書所謂食哉唯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爲禦戎議二篇嗟乎此流俗所羞以爲迂而弗言者也非明於先王之義則孰知夫中國安富尊強之爲必出於此君知此矣則其自信不屈宜以有所負而然惜乎其未試也君初娶王氏尚書駕部郎中蘭之女又娶李氏尚書虞部員外郎宋卿之女三男子伯達爲太常博士次伯适伯同爲進士三女子嫁殿中丞任廙并州文城縣尉崔絳與亢府戶曹參軍任膺博士以熙寧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君於定陶之閔丘鄉而以余之間吾也來求銘

銘曰

於戲樸翁天偶人觭翔其德音而躓於時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臨川吳氏有子與宗字子善年二十喪母而其父以生事付之則先日出以作後日入以息日午矣家一人未飯其夫婦必尚空腹天寒矣家一人未纊其夫婦必尚單衣蓋如此者二十年而終三十年而已死凡嫁五妹辦數喪又以其筋力之餘及於鄉黨者有故必我勞人佚先往後歸而尤篤於友愛見弟有過

則顏色愈温須飲酒歡極之間乃微示以意既而卽泣下曰吾親屬我以汝吾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已其弟終感悟悔改爲善士以文學名於世此待其弟乃爾若於他人則絶口不渉其非然里中少年聞其謦欬之音往往逃匿若匿不及則俛首恐愧而嘗有所絓一至訟庭及着械同絓數十人爲之皆哭掌獄者驚起白守守立免焉其見畏愛多此類某謂其父爲諸男甚知其所爲故於其弟子經孝宗之求誌以葬也爲道而不辭子善嘗應進士舉後專於耕養遂不復應其死以治平四年八月九日而十二月十二日與其母黄氏共葬於靈源村父墓之域中父諱偃亦有行義用疾弗仕祖諱表微尚書屯田員外郎曾祖諱英殿中丞初娶姚毛氏一男良弼皆前卒再娶楊氏生兢适杼兢始九歲而四女幼者一歲云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四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五

墓誌

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吏部侍郎句公墓誌銘
工部郎中傅公墓誌銘
員外郎郭公墓誌銘
刑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縣令陳君墓誌銘

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陳晉公有子五人其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公之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五

墓誌

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吏部侍郎句公墓誌銘

工部郎中傅公墓誌銘

員外郎郭公墓誌銘

刑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縣令陳君墓誌銘

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陳晉公有子五人其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公之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而今宰相弟晉公諱某事始卒在史官公諱某字某九歲用晉公恩守祕書省校書郎晉公薨恩改太常寺奉禮郎服除久之會封禪恩改大理評事監鳳翔府酒稅又會祀汾陰改衞尉寺丞歸以最升知邵武之邵武縣獻文章得試學士院宰相才之議與科名公固辭親在願得進官職也不願得科名從之通判秀州改大理寺丞歸又獻文章表乞治劇郡得淮陽軍改太子中舍 今上即位恩改殿中丞是歲賜緋衣銀魚知臨江軍還得睦州薦者數人 天子以公名屬審官又徙知遂州以齊國太夫人疾辭還改虞部員外郎上便宜數事得引對因自贊 天子欲稍進用之而遭齊國太夫人之喪以去居無何睦州人王稷上書斥公赦前數事服除酒坐是監虔州稅明道元年恩改比部員外郎通判建州改駕部用舉者徙知吉州坐法免起爲比部監泗州糧料又坐法免起爲虞部監饒州錢監復得比部歸羈居京師久之乃出監江陰軍酒稅道疾病上書自言先臣怨得幸 先皇帝至大臣皆先臣以得仕屢進所學蒙記識方壯少時頗汲汲欲自奮收一日之效以卒事陛下而孤行單立無黨友之助又薄命不幸數遭小人以見困躝負先臣餘教辱 陛下器使之恩今老矣念終無以報盛德深自媿耻夙夜憂畏以故得疾病且死無田園以歸無強有力子弟以養唯男一人世昌去年爲進士得嘉慶院解臣兄在中書奏不得

試禮部今當爲遠官去臣家遠甚　陛下憐之幸聽
臣分司改世昌蘇常間一官以卒養臣天地之賜也
臣誠窮即不自言誰當爲臣言者書入未報竟卒於
江寧得年若干時某年月也夫人某氏子男兩人世
昌泉之晉江主簿次世長前死女兩人皆已嫁主簿
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某處葬有日使來乞銘初公爲
臨江軍先君爲之佐其後二十五年某得主簿於淮
南而兄事之仍世有好義不可以辭無銘也公名臣
于少壯得美任問以文藝自進意自以爲且貴富世
其家而遭平世槩以文法持臣下故其材不得有所
肆而存以齟齬終其感激怨懟往往見於文辭主簿
離其章爲二十[illegible]知其心之所存也而其求銘
詞甚悲因探其大槩而存之噫其亦可悲也夫銘
曰
於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樹之時又均或斷
而焚或剖以爲犧尊誰令然耶其偶然耶吾又何嗟

贈尚書吏部侍郎句公墓誌銘

公句氏諱希仲字袞臣景德六年以開封浚儀進士
起家歷選於吏部爲揚州江都主簿洪州新建縣尉
權管句洪州奉新縣事開封府右軍巡判官其後除
於審官爲監黃州岐亭鎮茶鹽酒稅監虔州稅知洪
州分寧縣知容州句當在京左右廂店宅務知高郵
軍知岳安袁吉筠五州又其後除於中書爲知隨州
又遂以疾求分司西京而以皇祐三年四月丁亥卒

於安州之傳舍享年七十一散官至朝奉郎職事官至光祿卿勳至上柱國賜緋魚袋公通訓詁工篆隸書能傳其父學又善爲詩其在高郵歲大饑以便宜振救所活萬餘人在鄂州前吏以逃戶諸稅責鄰人至或無桑矣而猶責其絲公歎曰 上恩及於無告而州縣若此縱之可乎即奏除之在吉州州素多事公至則御之以簡奸吏惡民顧不得有爲至相戒而去公奉寡嫂畜孤兄子尤篤於恩禮自爲郎中先任其兄子次及諸從最後乃蔭公子兄外孫尹構幼失父母公收教之再舉進士禮部矣顧言以構名聞構由此補郊社齋郎蓋其爲人敦厚長者詳於施人而累於養已如此何氏氏先京兆人公曾祖諱同章遷京都之華陽祖諱令宜皇贈光祿寺丞父諱祚正爲孟氏武泰軍節度使掌書記 太宗時自潞州錄事參軍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其後改直昭文在兩館二十六年同館事多去爲將相而公脩職守道未嘗爲之少屈以尚書屯田郎中卒於 眞宗之初而葬浚儀浚儀今祥符也故公卒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公開封之開封縣保安鄉永寧村公元配清河張氏繼配楚丘邊氏祥符劉氏劉氏封延安郡君三男子諶尚書屯田員外郎詵早世請太廟室長女子九人嫁尚書駕部員外郎王正巳湖州德清縣令郭直御尚書虞部郎中楊定殿中丞劉儛滎州錄事參軍張道古起居舍人鍾鼎臣殿中丞杜師益泰寧軍節

度推官謝京登州司理參軍王勗及公之葬也以公
子諶故張夫人追封仙遊縣太君邊夫人追封仙源
縣太君劉夫人追封仁壽郡太君而公亦贈官至尚
書吏部侍郎銘曰
句宗華陽世實京兆來家東都公考有廟温温句公
有美有相不衒不求卒爲圭璋考冀在上公丞在下
爲此幽宮亦浚之野

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贈尚書工部郎中傅公墓誌銘

公姓傅氏諱立字伯禮其先大名内黄人今鄆須城
人也慶曆二年以五舉進士得同三禮出身主鄭州
管城縣簿用舉者爲滑州靈河縣令遭母夫人喪喪
除以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磁州昭德縣事嘉祐四
年七月六日卒于官舍享年六十六公以文行有聲
於鄉其志氣甚大旣久困不遂因不復有仕意鄉人
强之乃起佐管城所爲問義理如何不肯有所顧計
貝州妖人爲亂吏坐不察者衆州縣懲艾有以妖告
者輒又致之刑辟或誣浮屠道人爲妖州捕之急公
辯其無罪即釋之在昭德縣人治河隄摠役者妄怒
以立威諸縣畏其糾劾莫敢校及笞公縣人公奪之
縱去縣人感悦不督而功自倍摠役者亦不敢復犯
公所部其施於政者多如此故其卒老稚相扶携祭
哭思慕久之不怠蓋公孝慈忠信剛毅有守遇事不
爲可愧其仁心尤至旣病亟呼其季子告曰吾嘗質

田於鄆數十口賴以活者三十年今田主往往而在汝兄仕於朝所不足者非財可以券還之於是長子方官於莫州及歸遭喪終以田歸主如公戒公曾祖諱嶷贈尚書庫部員外郎祖諱世隆尚書戶部員外郎知邛州父諱珏右班殿直凡三世皆以經學舉至公始爲進士而公子亦皆爲進士曰堯俞尚書兵部員外郎曰舜俞郊社齋郎曰君俞未仕餘四人皆早死兵部君以才德爲世名人嘗爲諫官以言事不合辭知雜御史不肯就以熙寧二年十月某日葬公於孟州濟源縣清廉鄉美化里以夫人長壽縣太君王氏祔於是公贈官至尚書工部郎中太君有賢行方兵部除知雜御史之適北使未返而親故皆賀夫人人[illegible]以孝[illegible]爲行及兵部歸而果辭不就以出世銘曰

惟傳嚴先相武丁告功皇天上比星公躬服仁世守經奮發華藻揚芬馨宦殖福祿引歲齡排擯沉淹以灝漾齎志弗獲終冥冥爰有美子集帝庭忠功孝名神所聽卜塋高原曰永寧

尚書度支員外郎郭公墓誌銘

公諱維字仲逸少好學有大志年二十五起爲秦州司理調秦眞二州判官以能聞監眞州之酒稅丁母憂服除攺著作佐郎知南豐縣俗喜訟令始至豪猾輒擿事入縣絫令能否公至即得其妄窮而徙之由此無敢犯法攺新都縣又以治稱旣去民思之相與繪公像祠焉使者薦其材就知雅州王蒙正姻明肅

太后家侵民田幾至百家有訴者吏數獄無敢直其事詔公治之其行也人爲公憚公至則拔根擿節不漏毫末以田歸民蒙正坐除名既歸　天子目之賜之朱衣得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常州至州索宿姦數人流之州以無事移提點淮南刑獄吏不治道聞公至往往豫以事求解部中肅然遷度支以卒慶曆二年正月也凡仕二十七年公剛毅能斷當事勇不自恤繇景德祥符之間四海平治寛文法待吏而吏乃相習爲遨嬉浮沉者或按一吏則交讓群詆以爲暴刻生事日浸月積而民敝於下矣至公始按吏而獨急於權倖有大臣出揚不治曲以禮事公公奏斥不報既代猶斥之以是被按一無憾言以發感聞而所至則有惠愛其嘗覊遊過常里中民有以數語相罵者其長者怒曰爾欲忘郭屯田邪蓋公在常以此法其民時卒已九年矣猶不忘之惜乎朝廷方欲顯用而公已不幸其出於治者猶未足以盡其志故不悉書特掇其一二而存之此足以見公之志也祖某不仕父某贈殿中丞母劉氏山源縣太君妻張氏南陽縣君子男三人先正烏江縣尉聰正舉進士祥正星子主簿女六人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處公之里也將葬先正等以今司封員外郎趙誠書來乞銘先人與公祥符八年以進士起而公子且與某遊有好也銘不敢讓銘曰

翼翼汾陽子儀始王德完道粹功蓋于唐宜享世澤

流如海長原原南寓執嗣而昌公生而明剛簡自徇
振身貧爵誼不辱進蘇窮斥姦惠立威振而年不長
志不時盡既奮既枓天奚弗憖刻銘在幽來者之感

贈尚書刑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江陵縣有合葬龍山之西者爲宋龍川令贈尚書刑部侍郎王公之墓公之卒得年七十一其葬之歲在辛卯爲皇祐三年十一月甲申龍川其所卒也以刑部侍郎贈公者曰公之子光祿卿周公諱文亮字昭逵其先晉丞相導也丞相十有六世之孫倫爲唐正議大夫刺明州始去長安之萬年爲明之奉化人大夫之兄曰滌滌生紳紳生韶韶生公四世咸爲縣令於錢氏之王吳越也公嘗試策入等爲其屬州之掾國除選於京師復掾密州尉薦奏郎爲邢之任令舉者二十餘人不用歎曰吾既其衰矣而爲是是不可以已耶即以疾去去之八年無復言進仕黨故強起之復歎曰仕不仕惟義也吾敢自必於其間耶起令龍川遂卒始公尚少以文稱於士友嘗度浙江有忘白金百斤於舟公最後獨見之留三日得忘者歸之而後去而不告以名佗日從者以爲言於是又稱其長者今兩縣吏民皆曰賢令也既亡皆哀焉合葬于龍山者天水郡太君權氏善草隸書誦數經能略通其說實唐貞孝公皐之十七世孫云子男四人向頻高爲進士充其業其季光祿君也女三人皆歸聞人光祿君方潔勤審下賢好學人以爲君子之子焉自

晋之亂而戎夷盜賊穴有中國且亂且治至于今歲
千年士大夫之家流落顛頓不常其世後雖有振起
者多不知其族之所出獨光祿君之家爲世甚家而
能自道尤詳自大夫伯仲至公四世之告命皆具在
命其宗人之子某銘公之墓者光祿君也銘曰
公先籍秦系相導大夫相孫紳作宇兄深遂留家海
浦子紳孫韶公祖考于東四傳弗甚耀藏仁厥家以
賚後後蕃而昌其必效今卿追公爲之兆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馬君諱遵字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
至於廷書其等皆第一守秘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
奉新縣移知康州當是時 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
爲求才能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大理寺丞除太子
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赴憂除知開封縣爲
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於是君爲太常博士
朝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爲監察御史
又以爲殿中侍御史遂爲副使已而還之臺以爲言
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爲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
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又
還臺爲右司諫知諫院又爲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
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銓數言時政多聽用始君讀
書即以文辭辯麗稱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爲辨治論
議條鬯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頽然若與人無所
諧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豪請

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遂無事及為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歎曰馬君之智蓋能時其柔剛以有為也嘉祐二年君以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為尚書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為某官又官其兄子持國某官夫人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弋陽縣歸仁鄉褭沙之原君故與予善予常愛其智略以為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幸早世不終於貴富也然世方懲尚賢任智之弊而操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於貴富其所為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已既葬夫人與其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為死而不朽乃為之論次而繫之以辭曰

歸以才能兮又予以時投之遠塗兮使驟而馳前無禦者兮後有推之忽稅不駕兮其然奚為哀哀嫠婦兮孰慰其思墓門有石兮書以余辭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為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為書以

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秦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眞州之楊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眞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漢陽軍漢川縣令陳君墓誌銘

陳君之墓在某州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陳君者諱之祥字某家某州之某縣某業進士其中等以皇祐二年其官滁州全椒縣主簿漢陽軍漢川縣令其爲人強於學果於行能使爲之長者聽爲之民者思其卒年三十二有一男一女皆出夫人李氏其葬臨川王某爲之銘

茁乎既壯而能充忽乎奚去而誰從歸形幽陰兮冢土以爲宮聚封其上兮爲記無窮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NATIONAL CENTRAL ...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六

墓誌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王公墓誌銘
胡君墓誌銘
員外郎邴君墓誌銘
馬漢臣墓誌銘
主簿蕭君墓誌銘
祕書丞謝師宰墓誌銘
郎中周公墓誌銘
侍禁周君墓誌銘
參軍周君墓誌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48667 v.23

員外郎周君墓誌銘

郎中晁君墓誌銘

郎中葛公墓誌銘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先生七歲好學毅然不苟戲笑讀書二十年當慶曆中天子以書賜州縣大置學先生學完行高江淮間州爭欲以爲師所留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慕聞來者往往千餘里磨礲浸灌成就其器不可勝數而先生始以進士下科補宣州司戶至三月轉運使以監江寧府鹽院又三月卒又七月葬則卒之明年四月也實皇祐四年墓在先君東南五步先君姓王氏諱益官世行治既有銘先生其長子諱安仁字常甫年三十七生兩女嗚呼先生之道德著於身而施於家不博見於天下文章名於世特以應世之須爾大志所欲論著蓋未出也而世之工言能使不朽者又知先生莫能深嗚呼先生之所存其卒於無傳耶始先生常以爲功與名不足懷蓋亦有命焉君子之學盡其性而已然則先生之無傳蓋不憾也雖然先生孝友最隆委百世之重而無所屬以傳有母有弟方壯而奪之使不得相處以久先生尚有知其無窮憂矣嗚呼以彼而推存痛其有已耶痛其有已耶先生有文十五卷其弟既次以藏其家又次行治藏於墓嗚呼酷矣極矣銘止矣其能使先生傳耶

主客郎中知興元王公墓誌銘

公王氏諱某字某其先著望太原而公之曾大考諱
某考諱某皆葬撫州之臨川縣公少力學以孝悌稱
於鄉里既壯起進士爲漢州軍事推官至則以材任
劇在上者交舉之遷大理寺丞知大名府大名縣就
除通判忻州又通判眞定府府帥王嗣宗恃氣侮折
其屬爲不法以故久之莫敢爲通判者公行嗣宗固
不懌稍侵公以氣公恬然不爲校也以禮示之而已
嗣宗詘服居十餘日公請視獄獄中繫者常數百人
嗣宗意慍輒久之不問吏亦不敢言洎公視獄所當
者數十人而已餘悉當釋無所坐於是嗣宗趣有司
如公指即日斷出之自是事無不聽公所爲公頼分
別可否而使其政皆由嗣宗以出雖府人或不知公
於嗣宗曰有助也一府遂治而士以此稱公慈愛公
始公中進士時同進有常陵公者嫉公先以被酒忿
公勑牒裂燒之公爲諱其事以失亡告有司而已及
後陵公者爲屬吏公舉遷之或非公以德報怨公曰
受詔舉京官彼今爲吾屬而任京官吾則舉之何嫌
怨之謂哉且吾與彼乃未始有怨也蓋公之行已多
知此居一歲移知保州又以舉者移知深州又以選
移知齊州二州之人皆曰公愛我已而提點刑獄淮
南兼勸農事公於爲獄務在寛民而以課田桑爲急
按渠陂之故誘民作而修之利田至萬九十頃
天子賜書獎諭後出氏名付大臣召用而當是時丁
謂爲宰相先是謂以二人屬公善視之曰皆能吏也

至則皆有罪公發其狀以聞由此謂欲傷公不果而久之公所任吏亦有贓坐即絀公監池州順安鎮酒稅會 今上即位移滁州又移知興元府日丁謂得罪徙南方論者皆以公宜復用而公亦且得疾不起矣享年六十二官至尚書主客郎中明年天聖七年葬和州之歷陽縣後若干年公夫人張氏葬而公墓埜乃改卜合葬於眞州揚子縣萬寧鄉銅山之原公子六人於是存者二人曰某爲殿中丞曰某爲進士其四人皆已卒曰某閒封士曹參軍曰某楚州寶應縣主簿曰某曰某爲進士而公以殿中君積贈官至右諫議大夫某公兄孫也受命於叔父而爲銘銘而大公之行事不能詳者以不得事公而公之沒叔父

皆尚少故也嗚呼於公之行事雖不得其詳而其略所聞如是蓋可以考公德矣銘曰

于亡貲封遂跡南土公始有廟妥其禰祖孰强而勝孰悍以爭孚孚恭寬在室而亨凝燒之節因時乃發曰噫子咎匪仇子過避善不名亦不隕聞寘銘新基維以長存

胡君墓誌銘

主某之治鄞三月其故人胡舜元凶服立於門揖入問乎故則喪其父五月留而館意獨怪其來之早也居數月語吾弟曰吾釋父之殯跋山浮江從子之兄于海旁願有謁也久矣不敢以言吾親之生我學於四方不得所欲以養今已不幸卒也得子之兄誌而

銘之藏之墓中可以顯於今世以傳於後雖吾小人與榮焉無悔焉不知子之兄可不可吾弟以告予歎曰審如是可以爲孝君子固成人之孝而吾與之又旹其何顧而辭耶取吾所素知者爲之誌而銘之誌曰君諱其池之銅陵人生於丁丑興國之年也卒於丁亥是爲慶曆七年子七人某某以十月葬君於谷垂山胡氏世大家閭門數百人君有子舜元獨紹甲先生教之爲士其卒也族分而貴宴舜元爲善士銘曰

壽七十一不爲不多吾與之銘千古不磨

屯田員外郎邵君墓誌銘

邵之先固燕其子孫[illegible]右猶食其邑至後[illegible]爲[illegible]氏今有田里丹陽者獨爲大家其所出往往一[illegible]子君丹陽人也諱某字某少敏爽皇考某欲大就之爲破貲聚留師宿以發其材及壯行内修不摽飾爲名而有譽於爲士者年四十始以進士出佐鎮東軍積功次入尚書爲屯田員外郎通判亳州遭母夫人某氏喪不行以卒君工爲詩歌喜飲酒與人交恬如也尤不好官爵至京師一不問權貴人所舍事有類君者自言得遷或勸君自言終不許然起家十九年更三縣以材奏君者甚衆卒之明年皇祐某年某月弟某葬君某所以夫人某氏祔子男兩人曰某曰某一女子尚幼銘曰

乘於朝葬於里厥嬪祔之祭則子以完歸[illegible]維有祉

馬漢臣墓誌銘

合淝人馬仲舒字漢臣其先茂陵人父皐爲江東撥發寓其家金陵漢臣因入學齒諸生爲人喜酒色其相語以褻私倚爲主父毋不欲之又隆愛之不能逆其意以教也然漢臣亦踈金錢急人險艱不自顧計於衆中尤慕近予予亦識其可教以禮法閑之果大寤遂自拕刻務以入禮法從予學作進士旣數月其辭章粲然充其科者也漢臣長予四年予兄弟視之漢臣視予則師弟子如也嘗助予叔父之喪若子姓然慶曆六年漢臣冠五年矣從予以入京師待進士舉六月病死死時予亦病其叔父在京師因得權斂歸金陵殯之某年某月乃葬于某處孔子曰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漢臣幾是矣噫誌其墓云

贛縣主簿蕭君墓誌銘

君諱化基字子同實蕭氏其先有自長沙避地廬陵者曰壽方李氏有江南爲洪之武寧令於君爲曾大父其後再世曰煥曰良輔皆不仕至君之兄侍御史定基始以材起爲名家而追贈其皇考尚書工部員外郎君於工部爲少子小謹厚能自力業其世以善富旣御史貴得任子弟君猶私其能不願治民然御史竟官君爲明之奉化尉主簿於虔之贛縣監眞州酒恬愼秪修在勢者任之春秋六十二至和元年四月癸酉以官卒其子汝霖汝能汝爲汝正護其柩歸以十一月壬午葬其縣之儒行鄉白沙原夫人楊氏前葬矣今不祔先人於御史以弟交君予丈人行也

二父皆有子知名南方交於予以故請銘銘者所以
名前人而燕孝子之心也於是爲銘銘曰
韓矣蕭宗楚產之良繩繩主簿有善其鄉我脩不苟
寔可爲康圖銘壙石維後之藏

秘書丞謝師宰墓誌銘

君姓謝氏諱景平字師宰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
陽夏公贈禮部尚書諱絳之子太子賓客陳留公贈
禮部尚書諱濤之孫泰寧君掌書記贈尚書吏部侍
郎諱崇禮之曾孫初以祖父蔭試秘書省校書郎守
將作監主簿既而中進士第簽書崇信軍節度判官
廳公事監楚州西河轉般倉累官至秘書丞年三十
三以治平元年十二月庚申卒妻尹氏生男女四人
皆前死其兄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鄧州穰縣五壟
山南謝氏故家河南某氏君六世祖仕吳越故自陳
留公以上三世葬杭之富陽至君始葬陽夏公於鄧
爲穰人而今以君祔葬君於兌不忮欲不求雖學
之力亦其天性故其孝弟忠信寬柔遜讓莊靜謹潔
稱於兒童以至壯長而成不充其志施不盡其材世
學士大夫所以哀其死而多爲之出涕也然吾又學
政事言語已能自達於一時其於道德之意性命之
理則求之而不至聞矣而不歸嗚呼可謂賢已銘曰
陽夏四子皆賢而材季也早死吾銘其埋今又銘叔
嗚呼可哀古之死者以死爲息嗟叔方剛何竭之亟
昭昭者逝巋巋者藏爲識在斯銘則不亡

尚書刑部郎中周公墓誌銘

周氏其先自華陰入蜀蜀孟氏時公之皇考諱某家以文章知名嘗至要官任事矣孟氏亡因不復仕而天子召以爲壽州下蔡令由下蔡以爲太子中允知江州賜紫衣金魚使撫初附之民其後爲秘書丞知泰州以卒而得州之北原以葬有子四人其卒皆在於朝而公第二公諱某正字幹之少與其弟弟俱以進士甲科起家爲通州軍事推官其後通判廬州提點福建刑獄知壽州爲三司鹽鐵判官故宰相丁謂慮其材天子以爲河北轉運使而公不就已而謂得罪公坐出知金州又知海州又知濠州而以工部郎中分司南京歸治疾于海陵之第明道元年以恩遷刑部二年年六十四以卒公寬厚而廉清而其才尤長於政事自爲推官時已能有所建易爲士民所託及奉使福建獄有冤輒辨之疑若可貸輒以聞所活至數十人而其治大抵過爲吏爲獨急子男五人曰象先今爲武康軍節度推官監台州稅曰彥先爲右侍禁知循州興寧縣曰茂先爲泰州司法參軍曰行先爲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江州彭澤縣曰嗣先爲進士女七人皆嫁爲士大夫妻嘉祐三年三月壬申公子與孫葬公皇考秘書丞贈尚書工部侍郎之兆東以安喜縣君錢氏祔縣君實左右公以有家者也銘曰周遷于蜀爰自先人考有四子發于海濱公有令聞豈維次子歸寬民人施刻有已方飛方騫方

[redacted]于天旣鍛以歸旣隕于泉有高其後有　其前作
爲銘詩兆此新阡

右侍禁周君墓誌銘

君周氏諱彥先字師古曾大父諱瓌贈大理評事大
父諱述秘書丞贈尚書工部侍郎考諱嘉正尚書刑
部郎中君少以郎中君蔭補三班奉職監泗州浮橋
又監楚州船場爲揚泰州巡檢而近臣薦君閤門祗
候大臣曰周某可用矣然吾將試之邊乃白以爲莫
等七州軍沿邊巡檢邊人兩界上爲羣盜君得姓名以
白安撫使移之契丹契丹悉捕斬之自是久之邊無盜
也已而君上書言漕事又言邊將使人耕邊以給公
使不即禁止往往能生事於是邊將大怒而君所部
吏有犯法者因誣君以不詰盜是監廣州清遠縣驛
場轉運使留君以監市舶宅吏方貴爲姦賕事而君
獨不買舶中一物轉運使嘗數稱君以媿宅吏而薦
君以知循州之興寧縣至則相縣南三十里寧昌驛
以爲治所而吏自此得不以瘴死然君既得疾於興
寧矣遂卒卒時年四十二縣人以君爲能撫我思之
也君先夫人盛氏尚書工部侍郎諱京之子後夫人
王氏尚書主客郎中諱貫之之子皆有賢行五子濤
洵淯瀅澥皆爲進士二女子嫁如皋史世德安鄭汾
亦皆爲進士而濤令爲著作佐郎知汝州梁縣以嘉
祐三年三月壬申葬君皇考郎中之兆次而以先夫
人祔臨川王某爲銘曰

君弟吾娣夫人吾姑君能有家不失疾徐治兵與民威愛之孚銘昭子孫以告不誣

泰州司法參軍周君墓誌銘

君周氏諱茂先字去華其先成都人至君大父諱述爲祕書丞知泰州以卒始葬泰州之北原而子孫遂爲州人不去父諱嘉正尚書刑部郎中君以父蔭爲楚州司戶參軍又爲泰州司法參軍皆有能名明道二年五月刑部君終于第君思慕哭泣至其年十月亦卒於是君年三十二夫人南陽張氏守其孤不嫁其后孤渙以進士起家洪州南昌縣主簿二女子嫁池州貴池縣尉宣城杳墊進士建安吳觀而以嘉祐三年三月壬申葬君北原之兆銘曰

綿綿之孤屬于單妻既恃而立纘錫告命曰維孝子從先人宅

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墓誌銘

君周姓諱濤字幾道中慶曆六年進士甲科歷亳州觀察推官撫州軍事推官著作佐郎祕書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汝州梁杭州錢唐二縣內行敏能爲政壹自急飭視民疾如在己不肯釋事實爲名聲要利所在民愛與甚於士大夫治平三年六月在京師授簽書梓州判官事七月十三日以官卒年四十有四曾祖諱述故鄂人皇祕書丞贈工部侍郎始占海陵以葬祖諱嘉正皇刑部郎中父諱彥先終右侍禁贈右監門衛將軍妻曰昭德縣君錢氏子男

五人稺穜秋穋稌以其年十月十六日葬君揚州江都縣同軌南鄉東武里銘曰

於勢與聲蹟循弗爭無忌其生於善與恥操終如始有哀其死

虞部郎中晁君墓誌銘

尚書虞部郎中晁君諱仲參字孝先以治平四年五月九日卒於通判舒州事其子以熙寧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卜濟州任城縣諫議鄉呂村之原以葬狀君之行來乞銘掇其語爲銘曰

晁望潁川衛有卿丙錯以術爪作漢家令魏晉南北史無傳人良正官唐仍不大振渊封于家徙鉅野縣辟時難屯出宋而一鄉迴舊布衣太子太師宗愨康

父子一時三朝四世錫榮丘墓侄令中書爲君曾祖有子迪者刑部侍郎乃生宗簡世德孔揚使京東西郎于刑部君實其嗣少則象賢仲父保任主簿上虞牢墨漆政易君仕初從容調睢史莫玩法墨以廉終弱伸強懾按宗擾獄夙如我謀君不爲奪摭囚于州將范文正歎愛而謂畏宜繩私公勇勿畏君顧將此畢身無尤薦監越酒旋宅父憂判官于滁攉丞大理汝州郟城來知縣事富姓賕吏寓田就家役煩且窘中戶愁嗟君覈僞券應手即辨完簸嘘枯俗戒以勸秦王諸孫上冢入郭卒㮲驛隷君擒而誅將劾中入匿車夜遁移內侍省罪令即訊乞明年至徙御無譴能聲震越號稱其家易曹濟陰太子贊善督尉壽益

里閭宴衎馬入毘牧地租于民厨傳貰劇輸之若[illegible]
君曰閔哉責豈無豫操書鐫守多絀其數遷官侍[illegible]
去領開州大築學校率衣冠游温湯之壟實不酬[illegible]
咸蠲五萬奏自君可抵疾不治謁巫代醫教以餌藥
盡投詭祠失怙恃者予其孥嫁生堂朝晡飲酒間[illegible]
英宗纂極員外于虞比為二部閔最而除今 天子
恩始正郎位攝舒蘄春年條教諭肄婣𡋮鄰邦賑𠊓無
僵扶攜飽去又遺之種較於除害未始愛力取[illegible]
河避雖利石折池口征合于銅陵一不失美冊無[illegible]
行人幸是為禮數十載趙令雖呼[illegible]有稚艾孤山焉
當藏漂百航蔡秋口浦直走雷注鋭滾風濤綫三[illegible]
皇章函驛聞就計具事[illegible]來告復君夏而徂書五
五識者歎吁齊公孫氏作配甚似封來康君誕惟四
子端仁端義端禮端智仁中進士常州司理裁郊社
郎餘則未仕五女四人歸為士妻石端倶彥倶歸而
婺苑胡二婿純粹儒孺幼處于家者孫有五男而笄
錢其二則女惟君平生外晦內明怍出不意默無畏
爭祿賙族𡓃恩稱疏戚庖無朝炊笑語如常晚乃靜
臞病不告遺極談性命方絶之時子丐埋辭哀慟走
汴援其緒餘以貢幽竁

度支郎中葛公墓誌銘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
明州之鄞後所遷也貫曾大考也遇大考也旺累贈
都官郎中考也進士公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參軍吉

州太和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監興國茶場威武軍節度推官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府雍丘縣秘書丞知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員外郎知慶成軍都官員外郎知南劒州司封員外郎祠部郎中江浙荆湖福建廣南提點銀銅坑治鑄錢度支郎中荆湖北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閱官也州將之甥與異母兄毆人而甥殺之州將脅公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為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將必覆公劾不為變此公之為司理參軍也州胥徒吉水行令事他日令始至大猾吏輒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曰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辭視有如吏所為者使自書乃許不能書者吏書之往往不能如此訟輒曰我不知為此乃某吏教我所為也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毛氏寡婦告其子以恩義說之不得即使人微捕得之與閒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具服為私謀評其子孫距州溪水惡而歲租幾千萬碩舟善敗民以輸為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為主簿也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劾公曰中貴人何憚為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恥之上書論其事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為縣於雍丘也屬吏常有隙於公同進者因讒之公察其旨不聽以為舉

首此公之為州於南劍也鑄錢歲十六萬其所施置後以為法程此公之為銀銅坑冶鑄錢也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賕出之公使再劾劾者又受賕獄如初而公終以為不直其弟訴之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為冤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賕狀論如法此公之為提點刑獄也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乙未卒之年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村公所葬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鄉邑孫氏今祔以葬者公元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良肱良佐良嗣公子也妻人常博士黃知良曰金華縣君公女也起造士為越州餘姚縣尉主公之喪而請銘以葬者良嗣也論次其所得於嗣而為之銘者臨川王某也銘曰

士嶔以養交兮弛官之不忌維公之所至兮樂職嗜事彼能顯聞兮公則不暫不銘示後兮孰勸為痒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六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七

墓誌

王逢原墓誌銘

司封郎中孫公墓誌銘

郎中劉君墓誌銘

運使李君墓誌銘

博士致仕李君墓誌銘

成固縣楊君墓誌銘

致仕周公墓誌銘

張常勝墓誌銘

王逢原墓誌銘

嗚呼。道之不明邪。豈特教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七

墓誌

王逢原墓誌銘

司封郎中孫公墓誌銘

郎中劉君墓誌銘

運使李君墓誌銘

博士致仕李君墓誌銘

成固縣楊君墓誌銘

致仕周公墓誌銘

張常勝墓誌銘

王逢原墓誌銘

嗚呼。道之不明邪。豈特教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乎道之不行邪豈特化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盖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古之所謂士也士誠有常心以操聖人之說而力行之則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於己道雖不行於天下必行於妻子內有以明於己外有以行於妻子則其言行必不孤立於天下矣此孔子孟子伯夷柳下惠揚雄之徒所以有功於世也嗚呼以予之昏弱不肖固亦士之有罪者而得友焉余友字逢原諱令姓王氏廣陵人也始予愛其文章而得其所以言中予愛其節行而得其所以行卒予得其所以言浩浩乎其將沿而不窮也得其所以行超超乎其將追而不至也於是慨然歎以為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於天下者將在於此余將友之而不得也

嗚呼今弃予而死矣悲夫逢原左武衛大將軍諱奉諲之曾孫大理評事諱某之孫而鄭州管城縣主簿諱世倫之子五歲而孤二十八而卒卒之九十三日嘉祐四年九月丙申葬于常州武進縣南鄉薛村之原夫人吳氏亦有賢行於是方娠也未知其子之男女銘曰

壽胡不多天實爾嗇曰天不相胡厚爾德厚也培之嗇也推之樂以不罷不怨以疑嗚呼天民將在于兹

宋尚書司封郎中孫公墓誌銘

公諱錫字昌齡曾祖釗祖易從父冉榮皆弗仕及公仕贈其父至尚書兵部侍郎公以天聖二年進士起家和州歷陽無為巢二縣主簿部使者又兩制以御

孔輿者十餘人改鎮江軍節度推官知杭州仁和縣
籍取兇惡戒以不改必窮極案治而治其餘一以仁
恕故縣人畏愛之以兵部喪去三年乃用輿者以集
慶軍節度掌書記充國子監直講豫校史記前後漢
書南北史脩集韻選蘇王宮伴讀教導有法宗室召
燕飲未嘗往居頃之改著作佐郎當罷矣又留爲國
子監丞講讀七年乃用舉者召試集賢校理同知太
常禮院判吏部南曹登聞鼓院爲開封府推官賜緋
魚坐考鏁廳進士舉籍中有不中格者兩人降監和
州酒務當是時龐籍相爲樞密使薦爲宜侍講禁中
方召而公以論去久之會明堂恩召還同判尚書刑
部是時主者多持事往決於中書公獨據法如何不

往戎州人向吉等挾兵貫販持共聚所過不輸物稅
州縣捕逐皆散走成都鈐轄司一切請不以南郊赦除
其罪後之逮捕親屬繫獄至更兩赦有詣闕訴者刑
部詳覆官以爲特劫遇赦不原者雖數赦猶論如法
公獨奏釋之凡釋百二十三人公於議法多如此後
爲開封府推官當隨尹奏事 仁宗問大辟幾何且
以慎刑愛人爲戒公因奏開封勑有重於編勑而當
改者數事 仁宗皆以爲然它日問尹以公姓名稱
之於是貴戚女使有奏讞上薄其罪付公監決曰此
人平恕可任也道士趙清貺出入龐宰相家受賕御
史以劾龐府治貲清貺自爲龐不知也清貺坐杖配
沙門島行兩日死御史又劾府希宰相指故杖清貺

殺之滅口　仁宗亦疑乃悉罷知府推判官而以公
知太平州初清既事獨判官王礪劾決公不自辨也
未幾　仁宗即位罷者皆復而以公提點淮南路刑
獄在淮南二年所活大辟十三人考課為天下第一
所舉多名士未嘗聽人請屬還為三司戶部判官求
知宣州州苦之特詔秩祿視轉運使至則召五縣令約
以州所下書有不便封還故縣得自為政而州無事
且滿州人詣轉運使提點刑獄乞留還又知舒州發
常平廣惠倉以活陳許潁蔡流人及歸計口量遠近
給食遣之去者率錢買香焚之府門以祝公至或感
泣初提點刑獄恐聚流人為盜又惜常平廣惠倉數
誅止公不聽申以手書又不聽[illegible]皆爭曰不可公
待之自若比代去州人闔城門留之若嬰兒號乃
得出遂以告老致仕於是官至尚書度支郎中散官
至朝奉郎勳至上柱國　今上即位遷司封賜金紫
以熙寧元年正月十二日卒年七十八孫氏世為廣
陵富姓兄弟五人其季婦有子寡欲分財以義
譬解不得乃悉推田宅與諸兄弟脫身携公居建安
軍揚子故今為真州人諸兄弟後破產而公歸居揚
子又卒為富姓為公千里迎師立學舍市書至六七
千卷公感勵奮激誦習忘寢食年十九舉進士開封
第二坐同保服罷而再舉又第一當是時以文學
稱天下及仕號為忠厚正直終身未嘗言利老而貧
不以為悔鄉人尤歸其長者有文集二十卷初娶莊

氏早卒又娶裴氏才氏才氏封壽安縣君亦前死子
湜澄涑湍淑湘早卒涑太廟齋郎後公數月死澄楚
州寶應主簿涑秘書丞集賢校理漸太廟齋郎女十
人一人嫁二人未嫁三人嫁而卒三人未嫁而卒九
月十六日葬公揚子縣懷民鄉北原銘曰
於戲孫公有直其道爲之少時以濟壯老人信公行
承邇爲保大順公德與公壽考維公有子喪事哀祇
慰其考思用此銘詩

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
墓誌銘并序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
郎中劉君年五十四以官卒三年十一月某日葬
州揚子縣蜀岡而子洙以武寧章望之狀來求銘望
余故人也爲序而銘焉序曰君諱牧字先之其先杭
州臨安縣人君曾大父諱彥琛爲吳越王將有功刺
衢州葬西安於是劉氏又爲西安人當 太宗時嘗
求諸有功於吳越者録其後而君大父諱仁祚辭以
疾及君父諱知禮又不仕而鄉人稱爲君子後以君
故贈官至尚書職方郎中君少則明敏年十六求舉
進士不中曰有司豈枉我哉乃多買書閉戶治之及
再舉遂爲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
爲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
師也遂以爲師文正公亦數稱君勉以學君論議仁
恕急人之窮於財物無所顧計凡以慕文正公故也

弋陽富人爲客所誣將抵死君得實以告文正公未甚信然以君故使吏雜治之居數日富人得不死文正公由此愈知君任以事歲終將舉京官君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公爲歎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善及文正公安撫河東乃始舉君可治劇於是君爲兖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於孫復與石介爲友州旱蝗奏便宜十餘事其一事請通登萊鹽商至今以爲賴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館陶縣中貴人隨契丹使往來多擾縣君視遇有理人吏以無所苦先是多盜君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爲盜者詔集強壯刺其手爲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爲欲走君諭以詔意爲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吾欺也留守稱其能雖府事往往咨君計策用衆者通判廣信軍以親老不行通判建州當是時今河陽宰相富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機宜文字保州兵士爲亂富公請君譙視君自長垣乘驛至其城下以三日會富公罷出君乃之建州方并縣諸里均其徭役人大喜而遭喪方君喪以去通判青州又以母夫人喪罷又通判廬州朝廷弛茶権以君使江西議均其稅蓋期年而後反客曰平生聞君敏而敢爲今濡滯若此何故也君笑曰是固君之所能易也而我則不能且是役也朝廷豈以爲它亦曰愛人而已今不深知其利害而苟簡以成之君雖以吾爲敏而人必有不勝其弊者及奏事皆聽人果便之除廣南西路

轉運判官於是修險阨募丁壯以減戍卒徙倉便輸
考攝官功次絶其行賕居二年凡利害無所不興廢
乃移荆湖北路至踰月卒家貧無以爲喪自棺椁諸
物皆荆南士人爲具君娶江氏生五男二女男曰洙
沂汶爲進士洙以君故試將作監主簿餘尚幼初君
爲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與其才君亦慨然
自以當得意巳而屯邅流落抑没於庸人之中幾老
矣乃稍出爲世用君將有以爲也而旣死此愛君者
所爲恨惜然士之赫赫爲世所驩者可睹矣以君始
終得喪相除亦何負彼之有哉銘曰
嗟乎劉君宜壽而顯何嗇之久而施之淺雖或止之
亦或使之雖其有命故止於斯

廣西轉運使李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寛字伯強姓李氏其先隴西人後移光山至君
六世祖又移建安今爲南昌人者以君大皇考爲鼻
祖君皇考諱某以太子洗馬致仕終尚書虞部郎中
其贈官至衛尉卿大皇考諱某以殿中丞致仕其贈
官至吏部尚書曾大皇考諱某當五代之亂無爵禄
以尚書故贈大理評事君始以世父蔭守將作監主
簿監洪州鹽院用歲課倍得知袁州宜春縣改知福
州福清縣當是時能聞朝廷矣就除通判桂州又通
判江州二州皆治遂知吉州請於　天子立學以教
學者常三百人施方略捕盜賊無衆寡遠近必得以
至米鹽酒榷皆爲除弊致利移衡州不赴改江州州

人曰是當巡我矣不待至而服未幾移潤州不赴改
信州又不赴改太平州轉運使言饒大劇州將不能
治而太平不足用君乃換饒州屬縣惡吏聞且至有
弃其官而去至則禁巫醫之罔民家畜蠱者遂以無
事安撫使言治行於江南爲第一毋夫人終去位三
年知虔州將行三司請君制置糧草河北一歲減緡
錢八十七萬由此提點江浙等路鑄錢坑冶以衛尉
丞奏徙治所南昌從之移提點荆湖北刑獄辭不往
又請便官以養乃改江西居一月遭衛尉喪服除又
之尚不忍去墓所詔就起君提點江東刑獄又移京
西除廣西轉運使自儂智高反宿軍邕州歲漕不足
乃多治船設賞罰而邕軍食以有餘所部擇官以三

十四貞爲額[illegible]君
第其課爲三等有闕以次補擇吏不煩由此始二
廣使者故不以春夏出會有詔閱邊卒君即出道遇
瘴歸卒年六十治平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也初李氏
旣居江南尚書未老致其事歸養其子侍郎以分司
歸亦未老當侍郎之歸衛尉又以從其兄弟仕仍世
德義爲南人所慕君旣生有美質而積書名教自爲
兒童侍衛尉側不惰終日及壯砥礪以材能自顯其
於吏治精壯果敏機張鍵閉姦不可知目所指取必
得其情狀故所在豪人猾吏重手累足以終君去不
敢有所觸君視遇其屬士大夫賢者尤謹所拔舉過
百人後多知名云夫人胡氏仁和縣君子男五人長

曰承勉宜州旌德縣令早卒爽曰亞夫太廟齋郎曰
獻夫試將作監主簿曰濕夫試秘書省校書郎曰太
平奴方晬而夭女二人長適蘇州常熟縣主簿余公
弼次適大理寺丞因真卿孫男三人君與弟尚書司
門郎中定相友愛尤篤遺奏以司門之子簡夫聞詔
除司門知太平州稍領太郊社齋郎又詔君喪所過
州發卒護送以明年二月歸殯于洪州某月某日葬
新建縣桃花鄉曹山去先墓五里君所自爲壽藏也
君積散官至朝奉郎職事官至尚書金部郎中勳至
護軍賜服緋至三品銘曰
李姓章浦自君考祖再開徂遷望此荆楚君於治人
無有當能部我千里如曲伸一丘嫭妓鉏彊以殖善柔
猶[illegible]君能孝祀
君則多子有來無窮其視章今

國子博士致仕李君墓誌銘

朝奉郎國子博士致仕騎都尉賜緋魚袋廣陵李君
者諱問字某以數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嘗爲韶州
樂昌無爲軍盧江二縣主簿河中府臨晉縣令以昭
德軍節度推官知邢州平鄉縣以大理寺丞知蘇州
吳江衢州江山二縣又以太子中舍殿中丞監在京
箔場太平州蕪湖縣酒稅遂告老會　今上即位遷
博士至明年丙辛又明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廣陵
某鄉某里君善爲詩當時名人柳開王禹偁稱之少
貧幾不自存有姊氏以田宅弗取也及爲吏所在推

誠愛人人至不忍有所負以累君去輒遮泣挽留及老矣而彌貧然終不以貧故變節有所取年九十精悍如此及將卒尚讀書與家人笑語自若投其書若將寐者遂卒卒時治平元年十一月十一日也李氏故金陵人其後遷高郵又遷廣陵君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以君故贈殿中丞君娶開封浩氏有兩男子察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登卒定集慶軍節度推官一女嫁杭州新城縣令許仲蔚定有文行從余遊故與爲銘銘曰

軻轗平家幽客工相方史諏日於惟君考此室猶其永寧尚終吉

朝奉郎守殿中丞前知興元府成固縣楊君墓誌銘

楊氏自太尉震守節於漢以死而將相名臣之族多出於華陰歷八九百年以至於今不絕爲士大夫家而尚能譜太尉之昭穆當五代之亂君曾祖諱某者在吳越因相其王王遷國除於　太宗之時而國相之子孫歸仕於　天子又多賢顯尚書刑部郎中諱某者君皇祖也尚書司封郎中諱某者君皇考也楊氏之爲江都人者自君皇考始君諱某字公適幼詳敏知好文學故我叔祖興元府君嫁之以其子及長而仕號爲能吏所在官治多舉者自太廟齋郎更九官而以殿中丞知興元府成固縣事治平元年歸得疾於楚州二月二十一日卒年六十五夫人王氏卽

興元府君尚書主客郎中諱某之女五男子浞洙治
滌淳湜宿州符離縣尉餘皆進士洙治前死四女子
其已嫁者二人太常少卿呂璹試將作監主簿孫綖
者君婿也其一人未嫁而前死諸子孫以二年十一
月四日葬君江都東興鄉之北原以某嘗得侍君而
君知之於少時者也故屬以銘銘曰
赫赫太尉窮于季世華陰之楊終爛而昌艱難徂遷
亦相其王王以家朝相隨內熾有子有姓尚多顯服
君勸厥紹考終世祿書銘在京兆實初卜

都官郎中致仕周公墓誌銘

尚書都官郎中南康周公卒之明年皇祐五年葬某
所子蘊詠使請銘次其語曰公諱某字某其先占蔡
之汝陽唐末遇亂於光蘄遷江州之星子鎮太平興
國中以鎮爲縣又以爲南康軍故今爲南康人焉曾
大父某大父某當李氏時皆以學行爲處士家皇考
某累贈尚書職方郎中始以進士起至尚書屯田郎
中求監池之永豐監遂致仕已而　今天子大享明
堂恩除都官于家以卒嘗令岳之沅江壽之霍丘池
之建德邛之依政河南之洛陽凡五縣通判池州守
二州曰蓬曰安其治之寬嚴視事劇易尤惠於池蓬
蓬人愛思至爲公畫像在洛陽明肅太后使中貴人
用事者來留守傾身媚附之中人諷公請已獨拒之
不往故相張士遜薦公說書國學且諭公見執政公
固謝之其篤學果行蓋有世士夫所難者卒時春秋

七十七戒喪葬無用浮屠說有文十卷世傳之先夫
人王氏封仁壽縣君二子蘊倅信軍節度推官詠太
廟齋郎銘曰
余聞異時宦官之幸雖隆名尊爵有紀於時者往往
爲之諱焉又觀古之士能無折身以市於貴勢蓋亦
少也信公之所守則其賢遠矣我銘公藏不刻其他
惟玆之存以勸毋邪

張常勝墓誌銘

君湖州烏程縣人姓張氏名文剛字常勝好學能文
孝友順祥再舉進士不第年二十七熙寧五年九月
九日卒以六年二月十日葬于鳳凰山曾祖任祖維
贈刑部侍郎父先尚書都官郎中致仕女三人君妻
辛[illegible]之姪也故君從之學銘曰
才足以貴而莫之知善足以壽而止於斯嗚呼逝矣
兮銘以哀之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七

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八

墓誌

御史王公墓誌銘
孔處士墓誌銘
致仕王君墓誌銘
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謝景回墓誌銘
參軍杜君墓誌銘
金溪吳君墓誌銘
南京沈公墓誌銘
吳録事墓誌
郡公宗孺墓誌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八

墓誌

御史王公墓誌銘
孔處士墓誌銘
致仕王君墓誌銘
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謝景回墓誌銘
參軍杜君墓誌銘
金溪吳君墓誌銘
南京沈公墓誌銘
吳錄事墓誌
郡公宗猗墓誌銘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南康侯仲行墓誌銘
華陰侯仲庬墓誌銘
祁國公宗述墓誌銘
將軍仲蕤墓誌銘
大將軍世仍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侍御史王公墓碣銘

慶曆五年　天子以尚書都官員外郎通判荆南府王公爲侍御史居一年以又言三司爲戶部判官又一年還之爲言事御史頃之奏事殿中疾作仆翌日卒其家以不起聞　天子悼閔遣中人賻之金帛又官其一子先是御史有物故者不賻由公始乃敕有司升賻蓋　天子之所以錄其忠如此自公舉進士時已能力學自立以經術游於江淮之南爲學者所尊至爲許州司理參軍則以其職與強貴人爭直其冤當死而賴以活者至數人再主簿於穎之鄢安豐之扶溝遂選開封府法曹參軍今皆不能出其治者亦不敢侵其守而薦者以十數歲當遷府推官惡不順已持其奏不肯書欲詘公請已公故不詘推官度終無可奈何乃卒任公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已而覃恩遷祕書丞乃出知洪州分寧縣入爲審刑詳議官數以疑似辨上前輒釋及佐荆南能以義悍其守錯諸不法事嘗上書論南方用師討儂蠻不如撫而降之利先是公在京師　天子以災異詔百官言事公輒言有以儆世者其後御史府惡老者在事不能自

已以言趣之去位公以謂於老者薄非所以廣仁孝於天下且養之非其道使至於無恥而專以法格之滋所以使人薄也乃推三代禮意爲養老頌以諷凡公之行已治民及所以論於上者皆出於寬厚誠恕而其言易直以明故其召而爲御史也未至而好公者已信其能稱職矣同時御史聞一事皆爭言塞職其已嘗言公未嘗從以言曰可悟上意足矣然排黨幸爲獨切其言多同時御史所不能言者每承上問言人不能無過若以古繩墨治之世殆無全人爲國家用者要之忠信而已忠信雖有過尚足用也其大指所存如此嗚呼古所謂淑人君子者公於是可以當之矣公既行内修其大者爲世所稱至其施於小

亦皆敏而盡力顧余不得盡載也然讀余之所載則亦樂足以知公矣公諱某字某其先爲鴈門太守者曰澤澤後十八世雄爲唐東都留守封望太原族墓在河南而世宦學不絶孫開始至唐之將亡雖諸孫頗陵夷始自缺其譜亡不知幾傳而至護始居福之候官曰本河南人雄之後也護生仲仲生延筒當閩王審知時被署爲安遠使有勞烈於其國審知死遂罷其官以老安遠二子其季居政要邑里姚氏女生公自護四世至公始以文行發名追官皇考至秘書丞而以昭德縣太君封其母夫人曾氏贈尚書兵部侍郎會之女封金華縣君婦順母嚴公所以紀其家蓋有助焉生五男子回向固同冏皆爲士其文學

行義有過絕人者故人莫不知公後世之將大顯以
審而以公之仕不充其志爲無憾也公年六十三以
[illegible]卒之三年葬潁州之某鄉某原初公嘗過游潁之
[illegible]嘗[illegible]御其母家焉而以公於葬至是回之友臨
[illegible]其追銘墓比實至和二年也銘曰
[illegible]王出不一宗公先河南實相於雄來閩四世
乃流以生其來則否其去而亭歸忠于君播惠在毗
[illegible]新人嚴發以作世不載德孰爲榮名謂公有後
其道公鄉

孔處士墓誌銘

先生諱旼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
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
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于汝州之龍興
山而上葬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
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
先生爲恥慶曆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
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勑州縣除其雜賦
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
爲不肯屈除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
以爲言乃召以爲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
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爲其屬縣者於是天
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來先生又辭辭未聽而六月某
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爲之請命者乃特

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曙葬先生於兗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爲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桑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貧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于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爲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行殆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徙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放成俗故當世處士之聞獨多然後世乃至於今知名爲賢而處者蓋亦無幾豈世之所不尚遂湮沒而無聞抑士之趨操亦有待於世耶若先生固不爲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生好絜而無尤匪佚之爲私維志之求

右領軍衛將軍致仕王君墓誌銘

君王氏諱乙字次公其望在太原而實家大名之元城不知其始所以徙曾祖諱安當周世宗時爲閤門通事舍人祖諱廷溫開寶中泰寧軍節度副使考諱奉謹右班殿直贈左武衛大將軍君嘗舉進士不中因獻其所藏書祕閣而上書言先臣其逮　許王於先皇帝有一日之幸臣實其子天子下其問驗以爲

三班借職累遷至内殿崇班閤門祗候淮南東路都
巡檢使皇祐二年年七十三以右領軍衛將軍致仕
卒於海州而以嘉祐二年葬眞州之揚子縣某鄉某
原以後夫人劉氏祔於是先夫人林氏旣葬矣君强
記博聞剛毅而聰明好讀書雖老矣讀書未嘗少止
於窮人賤士苟義所在樂與之爲膠漆一欲以不直
迦我雖嚴貴人義終不爲受也數上書言事皆中世
病而用事者多不聽聽者兩言耳又事之小者然當
時蒙其利言楚州可去堰爲歸歲省卒二十二萬七
千八錢一百三十萬米六萬八千石又言河陰可以
斉陞墓入汴河漕之河北爲十說以排三司之難三
司家難納其一此當時蒙其利者也　宋興百年大
定於　太宗至　眞宗内外富矣内外自是遂務以
無爲善息天下朝廷所尚賢良進士而將相大臣之
世用君方慨然懷古人趨走功業之意欲起貧賤不
勢左右而以其辯智當人主衆圜獨方用非其時卒
以不合嗚呼甚可悲也然天下不肖多畏惡君以其
伉直而幸其齟齬不得意以老獨賢者哀之耳君子
越石宗州觀察判官其次子仁傑爲進士女二人嫁
進士若度陳州項城主簿宋造余嘗爲君僚而與其
子越石同年進士也銘其葬曰
强能吾羸吾與之爲抗羸者惴惴吾與之爲讓卒羸
于强以窒于行維其心之享以實其聲也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知安州軍州事管內勸農
事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張君年五十六以皇祐二
年十二月十一日卒以熙寧元年某月某日葬君諱
徇字聖休餘杭人曾祖曰浩祖曰文資弗仕考曰延
遇仕至左侍禁贈官至左驍騎將軍君少孤與其弟
祗皆文行知名以布衣教授宗室後中進士第歷宣
州宣城縣主簿撫州司法參軍用舉者遷大理寺丞
知雅州名山洪州奉新兩縣監海州榷貨務通判池
廣兩州乃自尚書屯田員外郎召拜殿中侍御史用
磨勘遷侍御史劾奏殿前都指揮使郭承祐恃恩驕
愎論宦官雖高不當坐侍燕而謝請求者又論不當
禁諫官御史風聞言事 仁宗皆以爲然君之爲人
也數決疑獄所至稱治及是言事又能不失其職方
是時爲御史者拔舉多不次君素寬裕靜退恬以彈
治人得用未幾即稱疾求出乃知安州州大治會卒
人追喪車慟哭初驍騎府君監湖州烏墩葬卞山至
是君從葬以夫人京兆縣君施氏祔施氏生一子稚
恭爲進士一女適信州司理參軍王汝孫大正大成
太亨大鈞今尚幼君事母孝友其弟甚篤於權勢財
利能廉吏治尤可紀在廣州奏請城之未及築外郛
而召後儂智高反州人賴君所築活以不辜功爲根
銘曰
有嘉張君質靜寬徐進非所好人用稱譽視利在前
蹲循弗趨退施一州用智之餘嘻其葬矣尚有銘書

謝景回墓誌銘

君姓謝氏諱景回字師復以泰寧軍節度掌書記諱崇禮者爲曾大父以太子賓客陳留公諱濤者爲大父而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陽夏公諱絳者之少子也幼好學有大志聰明卓然不類童子年十九所爲文辭已可傳載於是得疾不可治以嘉祐四年十二月丙子棄世於漢東人莫不爲謝氏哀之諸兄以八年十月乙酉葬君鄧川穰縣五壟原之兆而臨川王某爲銘曰

攻乎其爲良決乎其爲精吾見其質吾聞其聲如或毀之用不既於成哀以銘詩亦慰其兄

眞州司法參軍杜君墓誌銘

眞州司法京兆杜渙濟叔年三十七以皇祐四年四月辛酉卒子男某尚幼自將以下合貲財以葬於北城之野而留其孥以遺杜氏世占永寧之博野父詢嘗歷江寧府司錄參軍遂葬家焉有子五人濟叔最少賓慶曆六年進士臨川王某銘其葬焉銘曰

猗嗟杜氏博野之良有官于南遂宅以藏是生司法以節自強頎而陽陽一作異而才其生可懷死矣皆傷江之北垣南墓在望奚葬不歸卜者曰祥後有子孫旣實而昌來藏厥初來考銘章

金溪吳君墓誌銘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繇甚可聽也嘗所讀

書甚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葬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溪縣歸德鄉石廩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尚幼三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嗚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歎彼耶然而不得禄以行其意以祭以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銘曰

蕃君名字彥弼氏吳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晃巖
獨成之難由以折厥銘維甥訂君實

太常少卿分司南京沈公墓誌銘

皇祐三年十一月庚申太常少卿分司南京錢塘沈公卒明年子披子括葬公錢塘龍居里先公尚書之兆十十月甲戌吉與其宗謀銘則書公官壽行世來以請予論次其書曰沈氏自沈子逞以身爲社稷書於春秋文學終勞功名不騰于史而武康之族尤獨顯於天下至八公高祖始徙去自爲錢塘人大王父某當錢氏時匿不仕王父某官咸平端拱間至大理寺丞父某學行顯聞早世無爵位由長子同及公贈兵部尚書公諱同字望之少孤與其兄相踵爲進士起家掾漢陽從事高郵用舉者入大理爲丞監蘇州酒知簡之平泉縣人銘其政於石遂自封州守佐蘇

州由蘇州爲侍御史有以丞相指謁公者不爲聽居頃之出刺潤州又刺泉州其爲治取簡易訟有可已者輒諭以義使歸思之獄以故少泉州舊多盗日暮市門盡閉禁民勿往來公至除其禁而盗亦以止佐開封訟數年不遣者以自數公斷治立盡嘗代其尹爭獄於上大臣爲公白紬三司使請鑄大錢下其書議議者無敢忤公爲其判官獨曰壞四錢爲之可以當十民盗鑄舊錢且盡鑄之爲誘民死耳不如無鑄議上如公言於是天子以江東之按察爲已悉聞公寬厚即以爲使盡歲無所劾而部亦以治稱然公已老不樂事權自請得明州明年遂以分司歸第三月卒夫人許氏六安縣君兩男世世家一女子已嫁

公靜寬愼貌和而內有守春秋七十四更十三官而不一挂於法鄉黨故舊聞其歸則喜喪哭之多哀而無一人恨望者銘曰

公生四方卒於故里先君之從祭則孫子有檟有松有鬱其岡不陁不騫萬世之藏

吳録事墓誌

君諱蕡字成之世爲撫州金谿人曾祖某不仕祖德筠尚書屯田員外郎父敏尚書都官員外郎君以蔭入官任吉州太和袁州萍鄉縣主簿尉蘄州石橋茶場廬州司理亳壽州江寧府録事參軍以某年月日卒于家享年若干君事親孝友于兄弟與厭侈父母兄弟窶窮困身妻子故老妻長子人不勝憂也義不

忍貴親遺産悉推兄弟比没世妻子遵約鄉人賢以爲難君嘗議獄上官指教冉三君弗許冉三上官頗歎許舉京官君弗謝乃終弗舉後他上官率以質直弗舉也二男子偉豪長有志行如君二女子歸晏脩睦王令季有特操如令紫養寡姉妹嫁孤甥夫婦華孳鄉人又以爲難卜以元豐八年某月日葬于唐州桐栢縣淮源鄉官李村臨川王某誌

宋贈保慶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東陽郡

公宗辯墓誌銘

公諱宗辯字慎徽祖諱元佐是爲恭憲王考諱允升太師平陽郡王謚曰恭靖公平陽第十三子生敏成而平陽□事□□女子兄弟好讀書□□□晝夜當獻所爲文得試學士院兄弟四人皆中優等遷官而仁宗遇公甚寵嘗親書近親才賢好文博古八字賜之公既好書又嗜醫方所蓄方甚衆每躬自治藥以振人之疾其惻隱不倦葢天性也以熙寧元年七月己卯終于睦親北宅享年四十六官至右衛大將軍金州防禦使爵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戸食實封五百戸贈保寧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東陽郡公夫人李氏封德安郡君贈尚書中書令漢瓊之孫子男十五人仲富右内率府副率仲壽右羽林軍大將軍黎州團練使仲綰右武衛大將軍雅州刺史仲瑝右武衛大將軍彭州刺史仲緘右千牛衛將軍仲洐右監門率府率仲琨右内率府副率仲富前公卒餘亦

皆蚤死女子十九人嫁者四人未嫁而死者九人餘尚幼也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猗歟賢公蕃此皇國耀其藻章以賁明德能不外勸維家之飭厥承詵詵餽我無射如何不怡遂永竁穸

贈虔州觀察使追封南康侯仲行墓誌銘

公諱仲行字德之故婺州觀察使諱宗迥之子贈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國公諱允言之孫魏王諱元佐之曾孫母曰齊安郡君梁氏慶曆四年賜名除太子右衛率府率右監門衛大將軍爵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年二十二以治平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卒贈虔州觀察使追封南康侯夫人張氏封壽昌縣君子男士任早卒士杲右監門率府率士季與女皆尚幼君仁而好學其卒也宗室皆憐傷其葬也以熙寧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府永安縣銘曰

爵之尊祿之殖維年之卑不配德

贈華州觀察使追封華陰侯仲庬墓誌銘

公諱仲庬字子厚濮國公宗樸之子濮安懿王諱允讓之孫魯恭靖王諱元份之曾孫也母曰蕭國夫人王氏以皇祐元年賜名除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二年改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嘉祐五年改右千牛衛將軍八年改右監門衛大將軍治平二年領嘉州刺史四改右武衛大將軍領雅州團練使熙寧元年年二十四以三月三日卒上爲不視朝一日內出司賓祭

爭贈華州觀察使追封華陰侯公生而秀麗長而聰敏於宗室爲好學上承下撫無不得意故其卒哭者皆爲盡哀妻尚氏封安平縣君女一人尚幼公以熙寧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府永安縣銘曰

維濮世封實承安懿公緒厥慶尚終有嗣奄其衰矣一女之存歸銘幽宮以慰公魂

贈奉寧軍節度使追封祁國公宗述墓誌銘

公諱宗述字子著韓恭懿王諱元偓之孫而東平郡王名允弼之子也以天聖元年生以景祐元年賜名除右侍禁歷太子右司御率府右監門衛將軍左屯衛大將軍廉州刺史隰州團練使濰州嘉州防禦使熙寧元年正月十八日以不起聞上幸其第臨奠之贈奉寧軍節度使追封祁國公歲明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縣公重厚寡笑言內行治未嘗有論樂振施知音樂善射尤爲東平王所愛妻任氏樂安郡君子男七人仲璆仲俶仲誘仲尪仲酺仲璆早卒兩人未名而死銘曰

維德之嘉維能之多惟命之不遐宗室之嗟

右千牛衛將軍仲夔墓誌銘

君諱仲夔字彥之曾祖諱元佐是爲魏恭憲王祖諱允言贈安遠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密國公父宗悅前左屯衛大將軍池州團練使祁國公君官至又千牛衛將軍坐法廢熙寧元年年二十二以

五月二十五日卒至某年某月某日葬河南府永安
縣妻郭氏有六男子死者四人士[illegible]今爲右監門率
府率一人尚幼銘曰
託靈皇宗慶之多終以無祿傷如何棄此白日營山
阿

贈右屯衛大將軍世仍墓誌銘

君諱世仍字季遷宣城郡公從審第十子宣城以越
懿王諱德昭爲祖以安定郡公諱惟和爲考君母曰
渤海郡夫人吳氏實山南東道節度使元扆之孫娶
潘氏鄭王美之孫也年二十二生二男子一女以熙
寧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卒於是官至右千牛衛將軍
制以右屯衛大將軍告其第用二年三月十九日葬
[illegible]府永安縣君[illegible]尚[illegible]
[illegible]飲酒以故得疾死銘曰
有昭其明有韡其榮維其弗馮以隕其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八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九

墓誌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揚州進士滿夫人楊氏墓誌銘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黄氏墓誌銘
太常博士楊君夫人金華縣君吳氏墓誌銘
長安縣太君王氏墓誌
永安縣太君蔣氏墓誌銘
建陽陳夫人墓誌銘
李君夫人盛氏墓誌銘
金太君徐氏墓誌銘
楚國太夫人陳氏墓誌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九

墓誌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揚州進士滿夫人楊氏墓誌銘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太常博士楊君夫人金華縣君吳氏墓誌銘
長安縣太君王氏墓誌
永安縣太君蔣氏墓誌銘
建陽陳夫人墓誌銘
李君夫人盛氏墓誌銘
金太君徐氏墓誌銘
楚國太夫人陳氏墓誌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CENTRAL LIBRARY R.O.C.

寧國縣太君樂氏墓誌銘

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右武衛大將軍黎州刺史世岳故妻安喜縣君李氏墓誌銘

仁壽縣君楊氏墓誌銘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濟州鉅野人尚書駕部員外郎諱晟之子翰林侍讀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譙公諱嶠之孫贈太子太師諱浦之曾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謝氏諱絳之夫人太常博士通判汾州軍州事景初之毋年二十三卒後五年葬杭州之富陽於是時陽夏公為太常丞秘閣校理博士生五歲矣而其女兄一人亦幼又十五年康定二年博士舉夫人如鄧以合於陽夏公之墓而臨川王某書其碣曰

夫人以順為婦而交族親以謹以嚴為毋而撫媵御以寬陽夏公之名天下莫不聞而曰吾不以家為恤六年於此者夫人之相我也故於其卒聞者欲其有後而夫人之子果以才稱於世嗚呼陽夏公之事在太史雖無刻石吾知其不朽矣若夫夫人之善不有以表之隧上其能與公之烈相久而傳乎此博士所以屬予之意也予讀詩惟周士大夫侯公之妃修身飭行動止以禮能輔佐勸勉其君子而王道賴以成蓋其法度之教非一日而其習俗不得不然也及至

後世自當世所謂賢者於其家不能以獨化而夫人卓然如此惜乎其蚤世也顧其行治雖列之於風以爲後世觀豈愧也哉

揚州進士滿夫人楊氏墓誌銘

揚州進士滿涇之夫人楊氏者著作元賓之女也年六十有一以治平四年十月庚戌卒而以熙寧二年八月庚申葬其墓在江都縣馬坊里之南原有子七人建中居中執中存中方中閎中求中皆嚮學建中壽州壽春縣令執中潁州萬壽縣令居中舉進士女二人孫男女八人夫人性温恭靜約事當意與否未嘗形於言愠以亡有吾母也故思其父愈久而猶悲以不逮吾姑也故事其舅愈勞而不懈承其夫以順勵其子以善而汎接於族人也又能以惠振其貧以慈撫其賤以恕掩其過以篤悛其悍也久矣歲時尚先諸婦以莅祭祀蓋夫人之性行可稱者多至如此而其子又懇懇不已以求余銘故勉爲之銘曰

滿氏有家保族衍大夫人來嬪德協內外夫喜而謂偕我船指子衍以盡温清之愛奚命之嗇使棄弗逮維前之祥德則弗諼惟後之祥有子才賢銘慰諸幽亦賁新阡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夫人江寧黃氏兼侍御史知永安場諱某之子南豐曾氏贈尚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諫議大夫諱某之妻凡受縣君封者四萬年江夏遂昌雒陽受縣

太君封者二會稽萬年男子四女子三以慶曆四年
某月日卒於撫州壽九十有二明年某月葬于南豐
之某地夫人十四歲無母事永安府君至孝修家事
有法三十三歲歸曾氏不及舅水部府君之養以事
永安之孝事姑陳留縣君以治父母之家治夫家事
姑之黨稱其所以事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若嚴上
然畜子慈畜子之黨若子然每自戒不處白人善否
有問之曰順爲正婦道也吾勤此而已處白人善否
靡靡然爲聰明非婦人宜也以此爲女與婦其傳而
至於没與爲女婦時弗差也故內外親無老幼疏近
無智不能尊者皆愛罪者皆附卑者皆慕之爲女婦
在其前者多自歎不及後來者皆曰可矜法也其言
色在視聽則皆得所欲其離別則涕泣不能捨有疾
皆憂及喪來弔哭皆哀有餘於戚夫人之德如是是
宜有銘者銘曰
女子之德柔順愉愉教隱弗行婦妾乖夫趨爲亢厲
勵之顯愚倚嗟夫人惟德之經媚于姑姻柔色淑聲
其究女初不傾不盈誰疑不信來監于銘

太常博士楊君夫人金華縣君吳氏墓誌

銘并序

錢塘楊蟠將合葬其母縗絰以走吾陵而問銘於其
守臨川王某王某曰古者諸侯大夫有德善功烈其
子孫必爲器以銘而國之人必能爲之辭越國而求
銘子未之聞也今杭大州以文稱於時者蓋有而蟠

也釋其殯千里以取銘於予蓋所以當其親之終而
欲信其善於後世如此其慎也予豈敢拂其意以愛
不腆之辭乎於是爲之序曰故太常博士知婺州東
陽縣事楊君諱翺字翰之之夫人金華縣君吳氏世
爲婺州之金華人自其大父文顥始占籍於杭州之
錢塘而楊君亦自其父徽始去處州之麗水而爲錢
塘人而葬於錢塘之履泰鄉龍井之原楊君之卒也
年六十七以慶曆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從其先人
以葬而夫人後君十六年以卒卒時嘉祐二年年七
十三而以明年二月二十日祔于楊君之墓楊君少
以文學中進士甲科而晚以廉靜不苟合窮於世夫
人有馴德淑行協于上下內外無怨楊君有子十一
人其一人與尊也夫人母其孽子猶吳氏之甥雖鄉
人之習於楊君者不知爲異母既楊君卒教養嫁娶
皆各不失其時而子端子蟠同時以進士起家爲密
和二州推官鄰里歎榮以爲夫人榮然夫人不爲之
喜也至楊君之弟子完及進士第乃喜曰吾姒老矣
此亦足以慰其心也蓋其仁如此夫人生男女十人
卒時子輔國子端與其女子七人皆已卒而蟠獨在
爲泗州軍事推官銘曰
博士有家夫人實紹博士有子夫人實教遊其門庭
弦誦之聲御其堂奧賓祭齋明皇命淑人維君郡縣
問名考德夫人實賢歸哉萬年博士之丘銘以昭之
無有春秋

長安縣太君王氏墓誌
長安縣太君臨川王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太師中
書令兼尚書令濮國公諱益之女尚書左丞張公諱
若谷之婦尚書比部郎中諱奎之妻國子博士覯開
封府雍丘尉覿之母十四而嫁五十一而老五十六
而卒其卒在穎州子覿官舍實元豐三年正月己酉
君爲婦而婦爲妻而妻爲母而母爲姑而姑皆可譽
歎莫能閒毀工詩善書強記博聞明辨敏達有過人
者循循恭謹不自高顯晚好佛書亦信踐之衣不求
華食不厭蔬慈哀所使不治小過欲歸歸之欲嫁嫁
之君二女長不慧不可以適人其季殿中丞龔原妻
也十六年葬江州德化縣兄安石爲誌如此弟安

永安縣太君蔣氏墓誌銘
毗陵錢公餗公謹公輔公儀公佐以皇祐六年三月
戊子葬其母永安縣太君蔣氏方是時太君年七十
矣公謹爲鄭州新鄭尉公輔爲太常丞集賢校理五
子者卜明年之三月七午祔于皇考府君屯田員外
郎贈兵部員外郎諱治之墓而具書使圖所以昭後
世者叙曰蔣氏常之宜興人世以財傑其鄉而其族
人有以進士至大官者太君年二十一歸于錢氏與
兵部君致其孝兵部君沒太君進四子於學惡衣惡
食御之不慍均親嫡庶有鳲鳩之德終不以貧故使
諸子者趨於利以適己既其子官於朝豐顯矣里巷

之士以爲太君榮而家人卒亦不見其喜焉自其嫁
至於老中饋之事親之惟謹自其老至於没紉縫之
勞猶不廢子婦嘗諫止之曰吾爲婦此固其職也子
婦化服循其法嗚呼不流於時俗而樂盡其行已之
道窮通榮辱之接乎身而不失其常心今學士大夫
之所難而以女子能之是尤難也女六人皆有歸孫
七人皆幼云銘曰

詩始關雎士莫不知孰能其家内外無違閨豈在多
善成於好於惟夫人孰輔而告婦功之修毋道之行
宜休而勸不羞以明紹良配淑式穀爾後勗哉其與
以克有嗣

建陽陳夫人墓誌

夫人建陽陳氏嫁同縣人余君爲繼室余君諱楚有
子四人其二人則夫人之子夫人之少子翼生三歲
而余君卒余氏世大姓也夫人盡其産以仁先毋之
子而使翼之四方游學戒曰往成汝志必力無以吾
貧爲恤於是翼年十五蓄在外十二年而後以進士
起家爲吏歸見夫人於鄉里方此時夫人閉門窮寠
幾無以自存母子相泣閭巷聚觀歎息曰賢哉是母
有子食其祿宜也蓋食其子之祿十四年翼尉宿松
而夫人年七十八以某年某月卒於宿松之官舍某
年某月某日葬宣州宣城縣鳳林鄉竹塘里夫人之
子長曰某死矣翼有文學善議論雖久困無所合然
一時文人多知之者其卒能追榮夫人乎於其葬臨

川王某銘曰

在句之陰有幽新宅誰筮葬毋瘞銘斯石子聞余姓毋氏惟陳榮其行婉婉其仁善祿有終名則不泯

李君夫人盛氏墓誌銘

夫人盛氏其先錢塘人曾大父諱某某官贈某官父諱某某官贈某官實始徙上吳有里籍於沐夫人之幼季父文肅公稱其智曰宜以某字遂名之年二十三歸隴西李某為某官以後生三男子皆進士某某官其季曰某女子四人其長嫁某官某次嫁某官某處者其季也春秋若干先李君卒卒於寧海之官舍卒之某年葬某所實皇祐四年夫人事舅姑以孝聞持喪哀臞事齋飭甲衣衣以其餘推親黨能讀易論語孝經諸子之書親以教子子男女娶嫁必問賢否宜秩貴以請者李君輒不聽維夫人有助云銘曰

夫人之德順愼明祇來齊有家婦子師師維師之難我敏為之誰為女史視此銘辭

金太君徐氏墓誌銘

夫人天性篤於孝謹女工婦事不懈以敏恭儉有節仁於宗族故以事其舅而順以相其君子而宜以臨其子孫而治以有賢子大其家室其享諸福終于壽考銘曰

婉婉女工彼徐之子來嬪金宗有行其姑鄱人大家相望而有誰則無父無姑無母帝嘉汝子服位在朝賜邑用書象首錦縈孝祇順慈俯仰皆宜考終榮祿

於慶有施偉歟夫人叶此銘詩

楚國太夫人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氏故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定國文簡程公諱琳之妻也陳氏世家壽春其先潁川人漢太丘長寔之後也夫人曾皇考諱讜左班殿直皇祖考諱誨皇考諱京皆不仕而皇考愛賢夫人不欲以妻鄉邑乃徙居京師擇所居得定公以嫁當是夫人年十九定公尚爲進士其後公至將相終于位夫人用公自臨頴縣君九封而爲衛國夫人用公子加號陳國夫人再封而得楚國夫人莊而仁儉而禮上承下御無不得宜故在父母家爲淑女旣嫁爲令妻其卒有子爲賢母公薨六年當嘉祐七年夫人年七十一以十一月戊午薨于開封武成坊之第室至明年二月甲申而公子以夫人祔于河南伊闕縣神陰鄉定公之墓於是公子四人嗣隆爲尚書屯田員外郎嗣弼爲國子博士嗣恭爲尚書屯田員外郎嗣先爲大理寺丞女子五人公壻榮諲爲尚書刑部郎中韓續爲侍御史晁仲約爲尚書屯田郎中潘士龍爲殿中丞王偁爲試將作監主簿銘曰

程公克壯萬夫所嚮奮功發名乃取將相去誰公配嬀姓氏陳文武自出大姬之孫歸佐休顯自公初也序歷爵邑爲君夫人公旣樹懋以相爲伯帝曰嘉矣夫人好德能勸其夫使有嘉績往以朕命賜封大國

出書五色戉首金葩襃之重錦來告于家有豫不怠有盈不侈致好內外具宜福積絳仁鳲鳩以毋諸子歲時振振爲壽在廷手笏腰章亦有公甥維子之才而甥又獻維貴維富而兼壽善嗟此姚姚考終得願作詩并藏爲識新竁

寧國縣太君樂氏墓誌銘

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河南府西京留守司事陳君諱見素之夫人樂氏太常博士諱黃裳之子尚書職方員外郎直史館贈尚書兵部侍郎諱史之孫而贈尚書刑部郎中諱璋之曾孫也其先自京兆遷江南爲臨川人至李氏國除而史館君歸仕於　皇朝子孫多顯者於是又遷其家于河南人焉夫人以祥符八年歸嬪陳氏封萬年縣君又以其子封寧國縣太君年七十五以嘉祐八年二月辛巳卒于京師十以三月丙寅祔葬河南唐興鄉屯田君之墓於是夫人之子男三人其一人爲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其一人爲祕書丞集賢校理其一人爲祕書省著作佐郎開封府戶曹參軍女子六人存者三人皆已嫁諸孫男女十九人曾孫一人尚幼也夫人少知讀書能略識其大指微諫數當故博士君特愛而賢之欲有所爲多與之謀及歸陳氏不逮養皇姑矣屯田君二弟皆尚幼也夫人鞠視如已子出匳中物以助施族人游士之貧者蓋其家薾然也而無慍色治諸子有節法誨厲敎督造次必於文學故諸子皆以執自奮名稱

一時以至諸孫亦多有爲善士先人與屯田君皆祥符八年進士昆弟又與夫人子爲同年友故其葬來屬以銘銘曰

夫人既嚴兮又順以祥來配君子兮是生三良以才自致兮名聲之揚慶暨諸孫兮學問文章象服命書兮寵禄方將氣寃天游兮體魄在牀往營新宮兮嶷洛之陽作詩幽石兮示後無疆

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况女子乎當是時仙居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而閑居躬爲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阨久矣而無變志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受封于朝而爲里賢母嗚呼其可銘也於其葬爲序而銘焉序曰魏氏其先江寧人太君之曾祖諱某光祿寺卿祖諱某池州刺史考諱某太子諭德皆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除而諭德易名居中退居于常州以太君爲賢而選所嫁得江陰沈君諱某曰此可以與吾女矣於是時太君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生兩子而沈君以進士甲科爲廣德軍判官以卒太君親以詩論語孝經教兩子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迵爲進士子遘爲殿中丞知連州軍州而太君年六十有四以終于州之正寢時皇祐二年六月庚辰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江陰申港之西棟仁里於是遘爲太常博士通判建州軍州事而沈

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
山朝千躋其下惟谷纘我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
博士其家二子曩曩莩跗其華詵詵諸孫其實其葩
孰云其昌其始萌芽皇有顯報曰維在後碩大蕃衍
封牲以告視銘考施夫人之故

右武衛大將軍黎州刺史世岳故妻安喜
縣君李氏墓誌銘

安喜縣君李氏連州刺史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繼
昌之曾孫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贈太師中書尚
書令秦國文和公遵勗之孫供備庫使贈安武軍節
度使端愿之子是為皇族右武衛大將軍黎州刺史
世岳之妻溫柔靜恭内外親稱之治平四年年二十
五以十一月二十四日感疾死至二年二月十七日
葬河南府永安縣銘曰
懿懿獻穆下歸以祉有來肅雍施及孫子厥嬪皇宗
莫醜具美噫乎終藏兆此新里

仁壽縣君楊氏墓誌銘

太子中允致仕晉陵孫君貫之之夫人仁壽縣君楊
氏者其先青州千乘人曾祖諱元祖諱從皆不仕父
諱寡為進士數舉不遂初徙其家常州之無錫夫人
年十七歸孫氏舅姑曰吾婦之承我也孝夫曰吾妻
之助我也仁至生子而成為士能賢以有名則又曰
吾母之能誨我也自内外族親以至州里之言則又
皆以其舅姑夫子之言為信嗚呼可謂賢矣夫人生

三男子伯曰舜卿季曰昌言皆早死曰昌齡爲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治平二年自尚書屯田員外郎召爲御史五月十四日次高郵而夫人卒享年十六十四以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銘曰

猗嗟夫人女德之茂中允之妻御史之母孝其舅姑以順其夫又善教子終成御史官封偕老祿養卒齒歸安新丘送者空里其哀無窮其榮則多已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九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一百

墓誌

鄞女墓誌銘
太君羅氏墓誌銘
縣君王氏墓誌銘
太君曾氏墓誌銘
夫人吳氏墓誌銘
郡君翟氏墓誌銘
郡君齊氏墓誌銘
郡君劉氏墓誌銘
太君徐氏墓誌銘
縣君陳氏墓誌銘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048668 v.24

王夫人墓誌銘
縣君康氏墓誌銘
太君李氏墓誌銘
縣君武氏墓誌銘
夫人李氏墓誌銘

鄞女墓誌銘

鄞女者知鄞縣事臨川王某之女子也慶曆七年四月壬戌前日出而生明年六月辛巳後日入而死壬午日出葬崇法院之西北吾女生惠異甚吾固疑其成之難也噫

仙遊縣太君羅氏墓誌銘

仙遊縣太君羅氏世家南劒州之沙縣祕書少監陳諱某之妻比部員外郎偁古田縣尉侁衛尉寺丞佩同學究出身偉殿中丞偁之母年八十三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卒女一人適張氏孫男女若干人太君有賢行事皇姑蕭氏順焉諸姒無其所爲後亦皆稱孝婦繼紀内治能勤不懈以至於老少監君行治勞烈稱天下有施於後世其子孫蕃衍能中其家法皆由太君實相其夫而能教子陳氏之所以興太君與有力焉銘曰

嗚呼夫人有德有祉婦于嚴姑燕食無喜乃相君子陳宗以興乃教衆兒有以賢稱秉其室家以暨孫曾歸然壽寵宜後之承

壽安縣君王氏墓誌銘

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使少府監廣陵孫君之夫人壽安縣君太原王氏其先自汾州之清池從河南世有顯人六府卿諱某者皇曾祖也庫部員外郎贈禮部侍郎諱某者皇祖也屯田郎中贈吏部侍郎諱某者皇考也至夫人諸兄亦皆爲郎尚書而多以材藝稱當世夫人好讀書善爲詩辭專而能謀勤約以有禮吏部君愛之尤而擇所嫁女是少府君爲大理評事參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以夫人歸焉皇姑曰自見有婦内外族人加親而吾食寢甘焉少府君朴能爲朝廷所信以至休顯其盡心外事不以家爲卹者以夫人爲之内也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夫人卒年五十三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揚州之天長縣秦陵鄉皇姑之兆子男二人某某女六人一嫁蘇州節度推官晄陵張誨一尚幼四先夫人卒銘曰

竭竭少府有儀有聲誰相其祁以迄休成維王淑女順婦慈母内誥尊卑燕及婢友錦籍象軸告命之華序章爵邑維榮有家方大菲祿以宜寵服嗚呼其徂葬有吉卜

河東縣太君曾氏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臨川吳君諱某之夫人河東太君南豐曾氏尚書吏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諱某之子諫議君伉直以擯死而都官君尤孝友忠信鄉里稱爲長者夫人於財無所畜於物無所玩自司馬氏以下史所記世治亂人賢不肖無所不讀蓋其明辨智

識當世游談學問知名之士有不能如也雖內外族
親之悍強頑鄙者猶知嚴憚其爲賢而夫人拊循應
接親踈小大皆有禮焉嘉祐三年某月某甲子年七
十四終于寢有子四人苘秘書丞貰亳州錄事參軍
其次蕃蒙曾出也皆進士而蒙爲濠州司戶參軍於
是苘蕃皆已卒苘蒙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夫人某
縣某鄉某所之原某貰夫人之外孫而夫人歸之以
其孫者也涕泣而爲銘曰
靜專幽閒女子之方閎覽博考乃士之常猗歟夫人
學問明智其德女子其能則士我求于往孰與比齊
嗚呼公父穆伯之妻

曾公夫人吳氏墓誌銘

夫人吳氏太常博士南豐曾君之配世家臨川二十
四歸曾氏三十有五以病終于男三肇牟宰女一時
博士方爲越州節度推官某年月日乃窆其殯臨川
葬南豐之某地前葬肇謀於宗之長者而請於博士
曰夫人事皇姑萬壽太君承顏色教令一主於順斟
酌衣服飲食盡其力皇姑愛之如已女於大人得輔
佐之宜於族人上下適其分今其葬宜得銘祕之墓
中於以求末延夫人之德無不可者博士曰然乃來
求銘夫人固早沒不及見其存時雖然博士先人行
也而又肇於友莫厚焉於夫人之葬而銘也其何讓
銘曰
宋且百年江之南有名世者先焉是爲夫人之子葬

夫人於此於戲

樂安郡君翟氏墓誌銘 并序

尚書主客員外郎錢塘沈君名扶之夫人翟氏者鄂
州節度推官諱希言之子太子左清道率府率致仕
諱守度之孫利州葭萌縣令諱令圖之曾孫少則賢
孝父母稱之及嫁爲婦則舅姑稱之如父母處娣姒
能和以有禮畜妾御能正以有仁閨門雝雝上下順
治自皇舅尚書公以才爲時用繼以主客及夫人之
子而沈氏日大矣夫人之德善亦日以顯內外親皆
悅服而歸之以謂其必大享爵祿終於壽考乃以治
平三年九月十日卒于京師享年五十七初主客自
河北提點刑獄移知明州而長子方領開封府事治

有異狀爲　上所禮以夫人久疾請於　上留主客
京師詔特聽留以佐三司於是諸名醫治夫人無所
不爲然終不起始封長安縣君進京兆樂安二郡君
生五男三女男曰　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
曰遘泰州軍事判官曰遼將作監主簿監壽州酒曰
邁漳州漳浦縣主簿曰迥試將作監主簿女適秘書
省著作佐郎顏處恭邢州堯山縣令王子韶太常博
士監察御史裏行蔣之奇翟氏濟州金鄉人商州團
練使守素者當　太祖時親信任事族人因多爲武
吏而皇考獨好文學舉進士中第負特任氣不肯有
所屈以終不得意夫人之兄嚴亦知名又早卒夫人
傷其家替每獨歎息　今上即位翰林守杭州其季

舅惟康以奉獻得仕今爲道州寧遠縣主簿夫人旣
卒詔以主客知蘇州十二月某日葬夫人杭州錢塘
縣龍居山舅姑之兆銘曰
沈侯世獻得祖惟媛歸嬪于宗誨子而彥相之斯何
德則有儀誨之斯何慶則有貽始周姓姬後氏爲翟
於梁曰黄實佐其國至漢高陵又以才稱世降弗嗣
乃隮女子許公之妻公武之母昭於銘詩無盛與衰
彼暴而興亦遄其沮我以吾仁其昌孰禦梴梴中丘
萬木如茨往從舅姑協我初龜

高陽郡君齊氏墓誌銘

夫人故翰林侍讀學士贈開府儀同三司王公諱洙
之妻故光禄寺丞力臣今太常寺太祝欽臣祕書省
著作佐郎陟臣祕書省正字曾臣之繼母也齊氏好
讀書能文章有高節美行治平二年年五十五以五
月初三日終于亳州其子之官舍治平三年十月初
八日祔葬於南京虞城縣古諸鄉田丘里初夫人自
哀早孤誓不嫁以養母及公失初妻諸子幼聞夫人
賢行求之曰是必能母吾子於是母兄強嫁之及歸
果能母諸子聰明而仁恭儉以有禮閨門欣欣無一
異言始封縣文安又封郡高陽而公卒即舉家政屬
之子婦齋居素服不御酒樂以至没齒雖時爲詩然
未嘗以視人及終乃得五十四篇其言高潔曠遠非
近世婦人女子之所能爲又得遺令一篇令薄葬其
言死生之故甚有理齊氏祁州蒲陰人夫人曾祖諱

某故不仕祖諱安故不仕考諱永清莫州防禦推官兄悛弟惲皆知名公四男一女女嫁尚書職方員外郎陳安道夫人既善撫諸子而諸子亦多賢能致孝於葬來求銘銘曰

在冀中山有孝李齊少孤恃母悲不忍離及以義行乃終順慈勉勉王公學問文章族為大家爵祿寵光來繼來助其賢則與銘詩幽宮以告齊終齊終有始自其為子

同安郡君劉氏墓誌銘

尚書戶部侍郎致仕廬陵王公贄之夫人同縣劉氏女也父諱某祖諱某曾祖諱某三世皆弗仕然常為州大姓方公少時夫人父知公必貴故歸以其子夫人之在父母家既以孝聞及嫁舅姑又稱其孝能相其夫以順又能畜其婦子以慈公當 仁宗時以御史見聽用閣天章龍圖樞密二學士夫人亦累封為同安郡君治平四年十一月七日終於廬陵宣化坊之私第有二子儀殿中丞前死億今為尚書都官員外郎女一人嫁撫州軍事推官蕭迅公之告老詔以億通判本州以養及是喪夫人能自致焉明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銘曰

於美夫人明祗順飭來嬪王宗時藉其德公榮在朝皇命所特出使入侍往來赫赫登為大家自我承翼有田有廬偕老而息亦有孝子婦于朝夕噫乎終哉凡此幽宅

仁壽縣太君徐氏墓誌銘

夫人徐氏饒州浮梁縣人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夫曰尚書屯田郎中金君諱某同縣人也生子十一人男四人君著君佐君卿君佑皆進士君卿今爲尚書職方員外郎女七人皆適士族孫十九人男六人女十三人已嫁者十二人曾孫男女十四人外孫四十七人夫人以職方故封金堂壽安二縣君又封仁壽縣太君後郎中之没九年卒年七十七卒于池州官舍實治平三年八月十三日以四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某里祔郎中之葬夫人天性[illegible]孝謹女功[illegible]事不[illegible]又歛約儉有節仁於宗族[illegible]宜以貽其子孫而治以有賢子大其家室其享諸福終于壽考臨川王某銘其葬曰

娓娓女工彼徐之子來嬪金宗有衍其始鄱人大家相望而有排則無父無姑無母常嘉汝子服位在朝賜邑用書象首錦衣孝祇順慈俯仰皆宜考終[illegible]祿於慶有施偉歟夫人協此銘詩

永嘉縣君陳氏墓誌銘

陳氏於蘇州爲大姓夫人者太子中允諱之武之子某官贈太常卿諱郁之孫左贊善大夫諱質之曾孫而太常博士王君諱逵之妻也聰明順善動有禮灋以不及養舅姑也故於祭祀尤謹博士祿賜盡之宗族朋友不足則出衣服簪珥助之而不言選飾妾御

進之不忘然博士終無子蓋吾聞於博士者如此撫
博士之兄子如己子哭博士三年未嘗如陳氏除喪
大負顯者求以爲妻族人強之不可又強之則涕泣
自誓居頃感疾以死蓋吾聞於博士之兄子景元者
如此然夫人之行非特出於二人之言凡習陳氏王
氏者皆知其爲賢而哀其志其封曰永嘉縣君其卒
於蘇州以治平二年十一月九日年三十八其葬以
三年十一月某日從博士於閶門之西原銘曰
穀也從於此塋也隨先歸義與命奚傷乎無子

王夫人墓誌銘

右侍禁知循州興寧縣事海陵周君諱彥先之夫人
王氏我叔祖尚書主客郎中贈[illegible]
之子年二十三嫁周氏嫁六年生一子淵而周君卒
後十八年子濤爲秘書省著作佐郎知汝州梁縣事
而夫人年四十八以疾棄世於梁縣子濤等護其喪
歸以嘉祐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庚申葬海陵城北
之兆夫人心雖而行厲氣和而色嚴撫接內外親疏
皆有恩意而於人終身不校嗚呼其賢如此銘曰
於嗟夫人少憫憂艱專靜嘉好衆化克協婦子祠春
秋方胥有家裕厥羞不永于享其何尤序哀以銘款
諸幽

右監門衛大將軍世耀故妻仁壽縣君康
氏墓誌銘

皇族右監門大將軍世耀之妻康氏爲內殿崇班閤

門祗候遵度之子祖曰廷翰皇任磁州防禦使曾祖
曰碩皇贈左千牛衛大將軍以嘉祐三年爲宗婦甘
仁壽縣君生一子令優爲右千牛衛將軍而以熙寧
元年六月九日疾病死享年二十有六自爲女子以
至於爲母卑尊幼長無所非議故於其死皆哀憐之
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銘曰
芒乎其孰致而來奄乎其孰推而往爲之幽宫覆以
新壕魂浮氣游變化恍惚宛其德音尚可追想

壽安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新喻蕭勃狀其母行使來求銘以葬惟夫人姓
李氏於邑里實大姓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皆弗
仕而曾祖以其孫德成公故贈官至太子太師夫人
柔順靜專仰俯有儀年十有五而嫁是爲鼎州團練
推官蕭君諱貫之妻年二十有二生渤淇澈三男一
女子而寡執節不嫁父母欲奪之不得卒就其男宦
學歸其女爲士妻孫曾誌沉饋祀裕如鄉人歸高稱
諺歎息治平三年渤用尚書駕部員外郎選主廣濟
河漕而夫人年六十有八以九月八日卒于東都之
私寢越明年某月十有一日合葬新喻某鄉某里於
是推官君以渤故贈右諫議大夫夫人封壽安縣太
君銘曰
有幽新宮在阜之陽慶既造冢乃繇同藏共伯之妻
文伯之毋於嘉夫人亦緒厥後磨石揣丹詒銘永久

右千牛衛將軍仲焉故妻永嘉縣君武氏

墓誌銘

皇族右千牛衛將軍仲䓁之妻故永嘉縣君武氏內殿崇班捧之子故左班殿直昭遜之孫贈尚書工部侍郎崇亮之曾孫年十八以熙寧元年十二月十四日棄世以明年二月十十日葬河南永安縣君在襁褓父母以爲婉及嫁節儉慈仁人稱之銘曰

象服之粲兮容車之䑋兮歸于陵陂哀歌以相挽兮摛銘壙石識幽以告遠兮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尚書祠部郎中贈戶部侍郎安陸鄭公諱紓之夫人追封汝南郡太君李氏者尚書駕部郎中贈衛尉卿文蔚之子也光州仙居縣令贈工部員外郎諱恬之孫以祥符九年嫁至天聖九年年三十二以八月壬辰卒於其夫爲安州應城縣主簿之時後三十七年爲熙寧元年八月庚申祔於其夫安陸太平鄉進賢里之墓於是夫人兩子獬爲祕書丞知潭州攸縣獬爲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一女子嫁郊社齋郎張蒙山夫人敏於德詳於禮事皇姑稱孝內諧外附上下裕如鄭公大姓嘗以其富主四方之游士至侍郎則始貧而專於學夫人又故富家盡其資以助賓祭補紉澣濯饎爨朝夕人有不任其勞苦夫人歡終日如未嘗貧故侍郎亦以自安於困約之時如未嘗富鄭氏蓋將日顯矣而夫人不及其顯祿嗚呼良可悲也於其葬臨川人王某爲銘曰

於嗟夫人歸孔昭兮窈其爲德婉有儀兮命云如何
壯則萎兮烝烝令子悲慕思兮有嚴葬祔祭配祇兮
告哀無窮銘此詩兮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一百

王臨川文集後序

邑侯應君雲鸑刻荆公集成余適東
探禹穴窺石梁鴈蕩而歸屬序其後
嗚呼是文獻之所存也夙志繫焉雖
不敏其何敢辭惟公文章發於經術
雄偉精深長雄一代然其未嘗刻意
殆亦天授視昌黎所誌子厚者遠矣

乃顧寥落不得與歐蘇諸集並流天下撫雖公桑梓之區而亦無梓爲豈非世儒疵公相業橫議不明使然耶夫公之相業明道象山之論公矣精矣或疑明道不非新法而訾陸黨爲此與兒童之見何異然竊嘗怪之公以間世之英氣覸蓋世負伊周之志

宗孔孟之學其不邇聲色不殖貨利難進易退之介固已信於天下遇大有爲之君而師行先王之法意雖其條理弛張或未盡善彼其志盖昭然可覩也然而新法一行群議鼎沸一時攻訐成風至詆爲奸邪其故何哉聖道絕而學術裂也夫聖人是非之

準也春秋賢卿大夫其見稱於孔子者不少矣而獨多管仲之功曰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及其攝相未幾而誅亂政大夫鄧師郈費豈群情之所趨哉彼亦睿聖獨見治亂之原耳况夷狄之逼中國豈魯三都比耶乃有洞見亂原以先

王之道匡天下而不爲管仲者非夫子之所深與哉世衰道千有餘年非實得其墜緒如濂溪明道者固難優於春秋賢卿大夫至其東私見而擧故習雖賢者不免焉則是非之謬於聖人久矣何者見有所囿則蔽於覩遠意有所詮則樂於黨同其勢然也

昔充國平羌之策裴度伐蔡之議此特一事耳自其成而觀之雖庸人無疑也而其始舉朝異之况大取天下之弊法而更張之者哉宋之中葉國勢寖弱民志不振夷狄交侵遼夏為急猶人癰疽並發于肩臂而神力俱疲咸以其無甚作楚因謂之安公既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洞見天下之勢逆知夷狄之禍而獨深憂之故每啓昭陵以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而拳拳以晉武梁武趨過目前為戒蓋欲早為之所也其相裕陵以更化蓋將通壅滯實臟腑而攻潰之洗瘡痍而登之太和也一時諸賢既罔或齊公之見惟其作用而乘

客氣勝心以逞者又復攘臂其間訐以爲直不遜爲勇夫子之所惡也而世以爲賢甚至攖人心挾天變以要其上不幾於亂政者哉元佑盡罷新法則雖幽厲之政宜可反而中興復文武之竟土矣乃頓因循坐致靖康之禍卒使中國淪於夷狄一如公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憂者果誰執其咎而顧撗加諸公是尚爲有是非之心乎使繼相者有君明道以大公之學善其後則予公有光矣豈至淪胥以敗哉當時問相之對愽舉而不一及之者亦以其素不排公故耳雖然公自謂用志精則知人明乃亦不知薦以自代何邪一時

英望之去多公素與公意爲天下悉之欲俟法行還之與樂成耳知者行之仁者守之明道已不可其說而公不從卒貽後悔非亦有所蔽與公謂未有不得先王之道而能行先王之法者是也其憂斯民之左衽不以身家貳其志豈非自任以至誠惻怛得先王之道乎而不知其激於群言果於行法者已不免意必偏黨之私其心之於哀矜而有所忿懥矣烏能得其正而不辟哉是公之所以爲蔽不精於聖學之過也於諸賢何獨尤哉至其洞見幽遠圖患於未形雖聖人不易也其後忠定因水災而憂虜變

蓋公之餘明也而天下服其忠知欽高相之不下裕陵之倚公者以此然其鄉黨懷復諸策亦卒奪於讒議而幾危其身況公圖之於未形乎於乎有宋夷狄之禍極矣使公不能制之於未亂之前而忠定不能救之於既變之後則横議之禍流也夫學術不明使下無公論上無信史蔽人心而奪國是卒亡宋於虜豈獨使公負重毀於後世哉此余所以重爲千古發慨而不能已也若夫新法之未始皆不善也介菴子序之詳矣後世亦多祖而用之故余畧爲特取其大而隱者著之耳昔陳申公述鄭亞之言以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序李集謂其蘊開物致君之才居丞
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策重經
天緯地之文公雖未盡得先王之道
也將不優於斯語乎善讀公集者當
自得之矣應保寧波人公嘗令鄞邑
稱循吏而廟食爲民至今神之其法
施於民也保習聞之故梓其集於臨

川云

嘉靖丙午秋九月鹿堂邑後學陳元

川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臨川文集後

嘉靖丙午秋八月臨川邑侯象川應君刻荊國王文公集成謂裒邑人也宜有以序其事昔我象山陸文安公序公祠堂扵宋草廬吳文正公序公文集扵元二公皆命世大儒其事核而精其文直而肆公之純疵得失猶

方員之囿於規矩也予末小子安敢復有所贅然竊惟公之相業所以未能成先資之信快人心之公者直以變法之故爾二公之言雖已抉發隱義提挈宏綱而其端緒曲折尚若有未暇及者故雖不敏不敢過避焉夫善觀人者必驗乎心跡善為治者必

核乎名實心跡不明則名實不正名實不正則爵祿廢置生誅予奪皆失其道而天下之治靡矣若公與神宗之事豈非千萬世名實不正之最甚者乎宋之有天下燕雲盡失契丹已強於北元昊繼起兵力又奪於西不能數戰則其勢不得不出於求和轉

輸金繒每歲不貲卑禮甘言惟恐挑
禍漢之文景國辱而民不困時則有
文景之辱而無文景之利此蓋禀然
不可恃以常安之勢也治平熙寧之
際上刓下弊綱紀法度根本枝葉無
不受病譬如中年之人雖容色言動
無異少時然縱恣之餘腠心肝鬲之

寒[illegible]膠錮待時而發此蓋斷然不
容忽玩愒之時也神宗深知天下
之勢將欲大有所爲而又不御游畋
不治宮室春求義徳典圖治理誠曠
世一出人臣所當效力致死之君也
乃公之節行文章既已大過於人而
道德經濟又獨惓惓以身任之當仁

宗在位之日使回一書究極治體直
欲化義三代以趨時變與區區隨世
遷就諸人規模夐別繼論時政則語
意益切岌然如禍亂之逼乎其後賈
太傅之痛哭劉賢良之剴切可謂異
世同符矣有臣如此蓋亦曠世一出
人君所當虛己委任共享天心者也

夫其君臣相遇之盛如此而時勢所
值又當否泰安危往來消長之際然
則公與神宗所以悉心謀議創制立
法而將以伸其大有爲之志於天下
豈但君臣之分義則然固亦天命人
心所不容已也今考當時常平倉司
馬公所謂三代之良法放青苗錢之

害小麼常平倉之害大者也然積滯不散侵移他用平時旣無補於貧民必待年凶物貴然後出糶而所及者又皆城市游手之輩况穀貴則減價而糶惟富民爲能應其糶穀賤則增價而糴惟富民爲能應其糴貧民下戶旣無可糴又不能糴勢不免於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貸蘇潁濱曰天下之人無田以爲農無財以爲商禁而勿貸不免轉死於溝壑使富民爲貸則用不仁之法收太半之息不然亦不免脫衣避屋以爲質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周官之法使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其貴賤而以國服爲息今可使郡縣盡貸

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頡濱此論則公所行青苗錢之法也考之於古景公之於齊子皮之於鄭司城子罕之於宋既皆以貸而得民驗之於今則前此陜西一路已翕然稱便矣然則青苗錢之放乃所以救常平之失而修耕斂補助之政也古者民多則國強民少則國弱兵無非民故也宋自雍熙端拱以來西北多事朝廷爭言募兵既募征行之兵又募力役之兵大率非游手之徒則亡命之輩於是始聚百萬之兵而仰食於縣官非如漢唐之初有事則擐甲胄以蹈行陳無事則服田積穀以廣軍儲冗而無

制則老弱衆半而不堪戰鬬聚而不散則偃蹇驕惰而易於爲亂而上下以爲得計方且盡用衰世掊刻之術剥吾民以啗之及不可用則又爲之俛首以事驕虜而使此輩自安於營伍之中况是時京東京西淮南諸路劇盜如王倫張海輩肆意横行建旗

囂譟官吏逢迎入城與之宴飲犒賚番戍之兵如入無人之境兵制之壞莫甚於此此公保甲之法所自行也其要在於訓練齊民使皆可藉稽侶府兵之舊以減募兵紓民力當時蘇東坡極言養兵之害而欲訓練州縣之土兵以省禁兵意亦如此然必襲

甸就緒乃以漸推之於天下始但隸
於司農以捕盜賊相保任繼乃肄習
武事定其賞罰而隸於兵部其政令
一聽於樞密蓋公所以計之者審矣
民情莫不欲富亦莫不欲逸也宋至
中葉後法大壞產破家亡視爲常事
而衙前州役爲甚韓絳則言民有父

自經死冀免其子逐嫁祖母與母析
居以圖避免者司馬公則言自置鄉
戶衙前以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多
種一桑多置一牛畜二年之粮藏十
疋之帛則已目爲富戶抉充衙前吳
充則言鄉役之中衙前爲重至有家
貲已竭而逋負未除子孫既沒而鄰

保尤逮田地不敢多耕骨肉不敢義聚者然則當役之家出錢以雇役坊郭女戶品官之家斂錢以助役官又爲之賣坊場給閒田以充雇直固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之意也況公之爲是法也揭示一月民無異詞乃著爲令令下之日物情大快於是始行諸天下而亦各從其便以爲法此則雇役法之大畧也諸路上供歲有定數年有豐凶故出辦有難易道有遠近故勞費有多寡典領之官專務取贏內外不相知饒乏不相補四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

斂散之權而農民重困國用無餘於是均輸之法行焉先王之於商也夫嘗不欲抑之以懲游末亦未嘗不欲厚之以通貨賄其於民也固嘗補助於耕斂之時又欲周給於祭祀喪紀困迫之日此周官泉府之法所以爲要也今雖窮空之邑然貨之滯而不售民之欲賒且貸者已不貲矣而況都會之地哉公之所以創爲市易之法者固將抑兼并以厚商賈備經制以利民用而必量取一分二分之息者亦欲其仁可繼爾諸監既廢賦牧地以佐芻粟諸兵騎戰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之馬復從官給畨部養馬

既不常行各邊市馬又患不足此戶馬保馬之法所由以行也然戶馬則蠲科賦保馬則蠲征役而馬又皆從官給也藉使尤或少厲於民則亦斟酌脩改之而已國固可使乏馬馬顧可使獨在邊番而成周丘甸所出之馬豈皆官養之邪若夫熙河一帶西控吐番東蔽涇京夏人右臂實維兹地若使彼閒而取之則豈惟鄜延一路不解甲哉將秦隴復受兵矣而西域之不可通無論也此公所以銳意於王韶之策歟宋之於北虜雖歎於納賂亦怯於用兵惟怯故彼得肆無厭之求惟歎故此常懷憤恨之意然

既不能攻之以雪其憤則亦驕之以圖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而睢盱以幸目前之安者此公所以割地畀遼且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也他如銷弁軍營脩復水利罷詩賦須經義與夫方田之法之類雖若紛然並出於一時然君以堯舜其民之

心堅主之於上臣以堯舜其君之心力賛之於下要皆以爲天下而非私已也諸臣若能原其心以議其法因其得以救其失推廣以究未明之義損益以矯偏勝之情務在恊心一德博求賢才以行新法宋室未必不尚有利也而乃一令方下一謗隨之令

日閧然而攻者安石也明日譁然而議者新法也臺諫借此以賈敢言之名公卿藉此以徼恤民之譽遠方下吏隨聲附和以自托於廷臣之黨而政事之堂幾爲交惡之地且當是時下則未有不逞之民指新法以爲倡亂之端遠則未有二虜之使因新法而出不遜之語而搢紳之士先自攻排橫潰洶洶如狂人挾勝心牢不可破祖宗之法槩以爲善其果皆善乎新創之法槩詆爲惡其果皆惡乎抑其爲議有一人之口而自相牴牾如蘇潁濱嘗言官自借貸之便而乃力詆青苗錢之非司馬公在英宗時嘗

言農民租稅之外當無所與衙前當
募民爲之而乃力詆雇役之非蘇東
坡嘗言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
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而乃力
詆熙河之役之非又如已非雇役不
可行而他日又力爭雇役不可罷之
類是也有事體相類自來行之則以
爲是公行之則以爲非如河北弓箭
社實與保甲相表裏蘇東坡請增脩
社約并加存恤而獨深惡保甲法之
類是也青苗錢之放專爲資業貧民
不使富民乘急以邀倍稱之息司馬
[illegible][illegible]署公既稱言此錢不可放則亦
兼所以抑兼并而振貧弱可也乃徙

詆此之非利而不顧彼之爲害何邪蘇東坡論崔役至謂士夫宣力之餘亦欲取樂若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似此之類既非眞知是非之定論亦非曲盡利害之計謨宜公槩謂流俗而主之益堅行之益力也一時議論既如此矣而

左右記注之官異時紀載之筆又皆務爲巧詆至或離析文義單摭數語而張皇之如三不足之說公之所以告君者何嘗如是也然則當時所以攻新法者非實攻新法也惡公而并反其法爾昔者桓公舉夷吾於士師而委之以國夷吾乃爲之作內政興

鹽筴委幣以歛州縣之穀守準以御輕重之權舉齊國之政而更張其太半且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桓公卒賴其計以成九合之功子産之相鄭也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作丘

賦制參辟鑄刑書舉鄭國之政而更張其太半雖國人孰殺子産之謡叔向將亡多制之書士文伯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不火何為又六月火現而鄭果灾之先見明驗亦銳然行之而無所疑畏卒之鄭賴以安雖晉楚之强莫能加焉又其下如衛鞅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孝公盡取秦法而更爲之盡取秦民而束縛馳驟之雖甘龍辨說之煩秦民言令不便者以千數而鞅終不爲沮卒之國内大治諸侯重足屏息爭西嚮而割地彼數子諸侯之貴臣爾然皆以其計數之審果敢堅忍大得逞於其國而公以世不常有之材

當四海爲家之日君臣相契有如魚水乃顧落落如彼者時勢異而娼忌衆故也夫國内多故四竟多敵譬彼舟流不知所届惟才與智衆必歸之此管仲諸人所以得志也宋之治體本涉優柔貞仁而降此風寖盛士大夫競以含糊爲寛厚因循爲老成又

或高談雅望不肯破觚觧攣以就功名而其小人晏然如終歲在閑之馬雖或芻豆不足一旦圉人翦拂而燒剔之必將趯然蹄而齗然齧當此時而欲頓改前轍以行新法無惑乎其駭且譁矣公之所以不俚於口者此也賈誼年少羨才疏遠之臣慨然欲爲國家改制立法當時絳灌之徒雖甚害之而未至若是之甚者以誼未嘗得政而文帝直以衆人待之也公今問廣譽傾一世既已爲人所忌加以南人驟貴父子兄弟蟬聯禁近神宗又動以聖人目之而寄以心膂及攢議蠭起公又悍然以身任天下之

悉力與之抗而不顧公之所以不俚於口者此也古人自脩身正家以至治國平天下莫不有法而懿德善道實行於其間未有捨法度而可以為仁義者也或乃謂公不務其本而專事法度然則孟子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之說非耶古者水土初平即

底慎則壤以制國用周官一書理財㝡備而大易明著理財正辭禁民為非之訓蓋古之人未嘗諱理財也後儒始忌諱尔而或病公專言理財然則國非其國可恥宋之儒者大率據經泥古尊三代而羞漢唐至有欲復井田封建之法者然亦幸其未試尔

如其試焉能不如公之叢謗乎當時一伊川在朝其事權視公不啻十分之一而已不勝其醜詆之多則於公又何言哉元豊之末公既罷相神宗相繼徂落群議既息事體亦安元祐若能守而不變循習日久膏澤自潤孰謂非繼述之善也乃毅然追慰心

欲盡罷熙豊之法公以瞑眩之藥攻治之於先司馬公又以瞑眩之藥潰亂之於後遂使國論屢摇民心再擾夷想當時言新法可不罷者當不止於范純仁李清臣數子特史氏排公不已不欲備存其說尔不然哲宗非漢獻晉惠比也何楊畏一言而章惇

即相章惇一來而黨人盡逐新法復行哉悲夫始也群臣共為一黨以抗君終也君子小人各自為黨以求勝糾紛決裂費時失事至於易世而尤不知止從古以來如是而不禍且敗者有是理哉公昔言於仁宗謂晉武帝因循苟且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棄禮義捐法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淪於夷狄者垂百餘年文謂可以有為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恐有無及之悔由此觀之靖康之禍公已逆知其然所以苦心戮力不畏艱難不避謗議而每事必為者固公且天未陰雨綢繆

牖户之心也況熙豐之用章惇公爲之也元祐之用章惇亦公爲之乎而古今議者乃以靖康之禍之獄獨歸於公無亦泰人梟轘叅夷之習未忘乎名實者政事之本治亂之原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卿大夫之心跡莫不詳其[illegible]權其輕重而

折諸天以正名議辟美惡功罪不相掩也夫是以天理明而王法著禮樂刑政可得而措焉由公而前若唐晋兩漢之世由公而後若崇觀宣靖紹興開禧之間大臣之賢不肖可知也然或幸而得免於司寇之議或雖議而未盡其罪或適得本罪而未誅其

意乃公獨以體國之忠救時之志而蒙衆惡皆歸之謗使後世幹蠱興事之臣戒於覆轍而妬賢嫉能之輩引以藉口此吾所以痛悼於千萬世名實之不正也雖然公亦不得無罪焉夫天地之道浸言以漸也況於人事哉而公乃謂論善俗之方始欲徐徐

而變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於施爲坐此蔽而欲速之獘不免矣古者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聖人於革之時必以已日乃孚革言三就爲訓而公乃謂以物役已則神志有交戰之勞以道徇衆則事功無必成之望坐此蔽而自用之獘

不免矣當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不能果斷下之人持上太急而動生謗議公之意見偶蔽於此故於異議之人槩以譏說罷之然禹皐吁咈反以相和周召異同不妨共政公不以此自勉而欲以誅罰勝之豈子產安定國家必大焉先之道耶公嘗謂

洪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而諸臣之才惟鯀優於治水故雖妨命圮族而不能捨鯀其平昔議論如此所以不恤衆論而用章呂者亦曰姑取其才以濟吾事尒然豈有欲求善治而用小人既用小人而無後悔者耶數者公之罪也雖不無不幸於其間然律

以皇極無有偏黨好惡之義誰能爲
公諱也公之文集凡百卷邑以公重
故集以地名自宋以來文章名家累
数十往往退讓下風而莫敢争列草
廬日星海嶽之喻盖定論也夫以公
所立之高所任之大旣如彼其文之
精易及又如此徒以大中未協偏蔽

尤存不能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以通
天下之志渙天下之群故雖遭逢誼
辟而沮撓牵奪之餘非惟不足以酬
其堯舜君民之志反以增重異議者
之勢使之勇於附和以抑蔽其君臣
相與之至情正義於天下後世然則
後之儒者其毋以影響未試之學而

自許太過也夫其尚克偏去蔽以爲王治之本而毋以議論勝事實也夫或曰使神宗享國比於殷武而公之行政得如管仲將群疑終不亡而事功終無成乎子曰嘻此予所以重爲公慨也此予所以知天之無意於宋也不然以彼之君臣乘崇高富貴之勢而久於其道乃顧出齊桓管仲諸人之下耶是爲序

嘉靖丙午秋八月望日邑後學章袞

汝明謹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